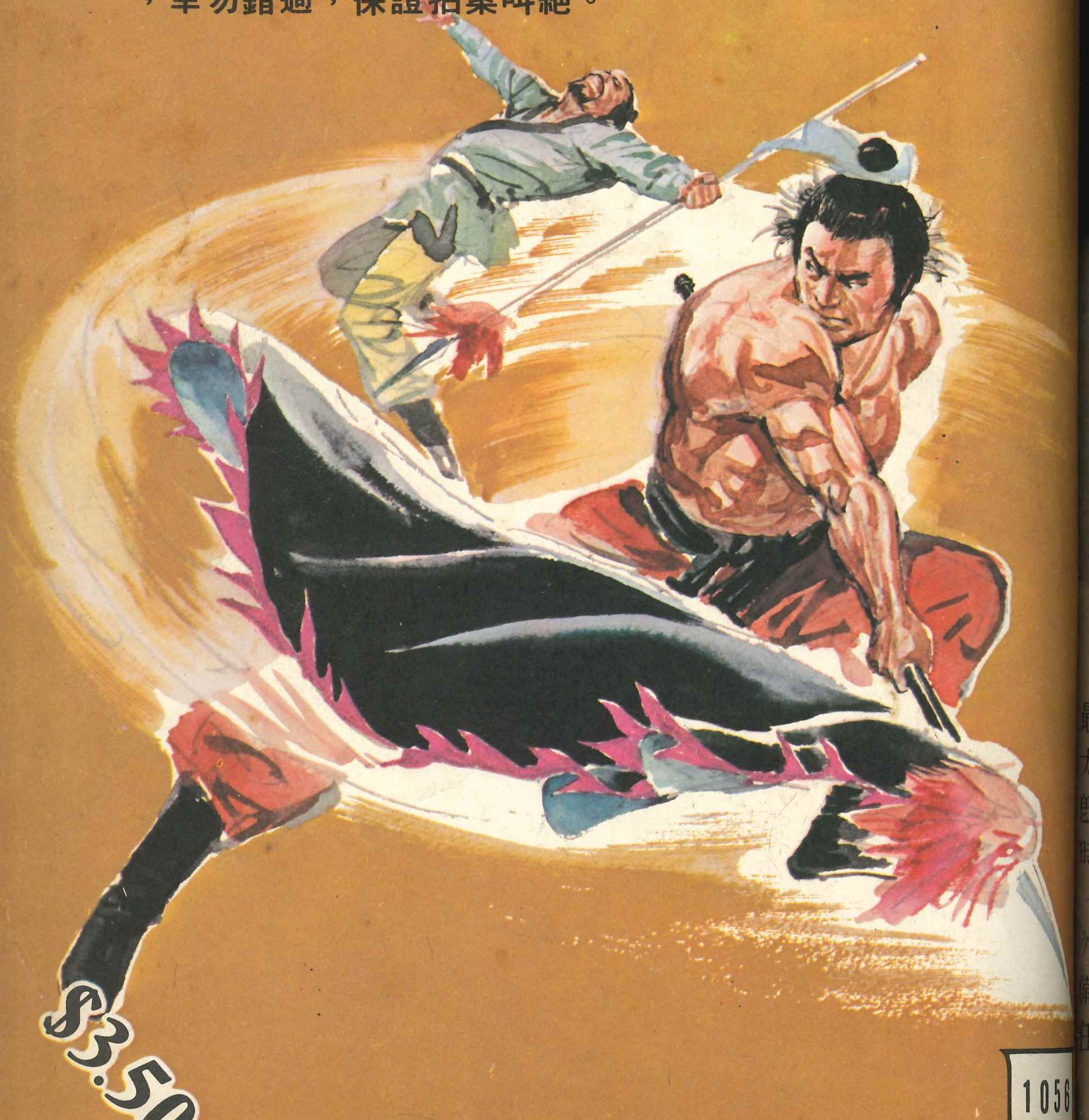
4649

武俠世界

鐵旗英傑（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代魔王回頭是岸，却是惹來陰惡波濤。本文故事構思獨特，情節新穎緊凑，武戰場面，尤為驚心動魄，扣人心弦，佳作當前，幸勿錯過，保證拍案叫絕。



$3.50

1056

編者話

出版一本定期性精采完善的武俠說部雜誌，殊非易事，我們在過去一段悠長的出版歲月中，往往爲了投合一般讀者口味不一而費煞思量，在安排稿件甄選刋出動盡腦筋，因爲本刋的宗旨，素以寧缺莫濫爲前題，絕不濫竽充數馬虎塞責。因此，在內容方面，題材的選擇，時代的背景，描述的忠肯……在在皆需顧及。當然，在目前爲止，我們還未臻盡善盡美階段，時有掛一漏萬之所失，有賴讀者們不斷時加賜教指導，幸甚！

＊＊　＊＊　＊＊

龍乘風君的作品，內容俱屬「爾虞我詐，互逞詭謀」之情節見稱，他的雪刀浪子故事集刋出以來，深爲讀者讚譽，歎爲觀止。今期我們所刋之「鐵旗英傑」，也是一部難以多睹的精采小說，場面偉大，壯觀熱鬧，主角人物，空羣而出，過程驚心動魄，扣人心弦，足以給予愛好刺激閱讀朋友之享受

＊＊　＊＊　＊＊

下期裡，除了恢復刋出「一身是胆」中篇外，巨型小說選刋一部以塞外爲背景的故事「碧眼孃」，由高峯先生撰作，屆時敬希拭目一看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鐵旗英傑（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代魔王回頭是岸，惹來險惡湖海波濤……文中要角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衛空空……等衆俠，傾巢而出，任務維艱，展開了一頁不遺餘力龍虎鬥……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情　鎖（俠情短篇故事）

人間情關難破　武林道義爲先……醉仙樓主 39

天目風雲（兩期完俠義小說）◀下▶

陰狠甲天下　痛苦蓋古今……凌　波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兩廣豪傑（神州奇俠故事）◀二▶

劍似游龍矯　刀如猛虎撲……溫涼玉 64

劍歸何處（俠情中篇連載）◀二▶

單騎闖天下　仗劍覓仇踪……秦　紅 75

英雄槍下美人血（俠情倫理故事）

血濺海星堡　火併海三爺……龍乘風 82

雲海雙英（俠義奇情中篇）

禪唱剔俊俠　拚死爲紅顏……諸葛青雲 91

玉劍傳奇（楚留香新傳）

羣雌粥粥叫　教我怎得了……古　龍 9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恩仇）

笑傲江湖行　跪地求劍法……黃　鷹 105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衛廠傷强敵　公主逮魔徒……蕭　逸 113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故事）

劍芒如閃電　智深賽海洋……臥龍生 121

英雄人物·武林軼事

黃淳耀（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11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 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鐵旗英傑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絕情三異　聯袂出擊

（一）

秋雨又濕又冷，路上泥濘又污又爛，這本是連豬都不願意逗留的地方。

一向愛潔成癖的燕大公子，却在這一個開始寒凉的秋夜裏，躺在這條又髒又臭的長街上。

（二）

燕翔樓揹着燕大公子的劍，負着十七道大大小小的傷痕，不眠不休的趕了兩晝一夜的路，來到了求名階。

求名階是一座高樓的名字。

這裏雖然沒有賭博，也沒有可以讓男人床頭金盡的美人兒，但却依然是只有有錢人才能逗留的地方。

這裏除了供應來自各地的佳釀美酒，和湖北名廚張大巧主理的精美小菜之外，最特出的就是這裏的公證人。

無論是誰想公平的決一死戰，求名階都可以供應最佳的公證人，保證在決鬥中沒有人能作弊，也絕對不會受到外來的干擾。

現在是九月初三。

在今年八個月另三天之內，決勝台上總共有十一個人被抬出去。

這十一個從決勝台上被抬出去的人，只有一個人還能活着。

他就是燕翔樓現在要去見的人。

（三）

雨已停。

決勝台下，擺放着一張特別放置的桌子。

一個冷傲的年青人，像石彫像般坐在桌旁，面對着十二樽香醇的江南女兒紅，和六道製作精巧的冷盤小菜，動也不動。

他在等待。

他等待的，是一百天前，在這決勝台把他擊敗的人。

那是燕大公子，也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金燕子」燕勝侯！

×　×　×

燕勝侯熱愛江南，但也熱愛江南女兒紅。

求名階雖然不在江南，但這裏供應的女兒紅却比江南人所能喝到的更香醇，更陳舊。

敖少勳知道燕勝侯一定會來，而且一定會喝酒。

他已打算奉陪六樽。

他雖然平時也喝酒，但却很少喝女兒紅。

他願意奉陪六樽，是因爲他尊敬「金燕子」燕勝侯。

雖然燕勝侯是他在決勝台上的敵人，但他尊敬他。

敖少勳只尊敬君子，絕不會尊敬卑鄙無恥的人。

燕勝侯是個君子。

君子重諾。

他一定會在這一天之內來到求名階的決勝台上，讓一百天前敗在他劍下的對手有再決雌雄的機會。

他很有信心，他相信燕大公子一定會來。

（四）

求名階建在高台上。

無論是誰要到求名階，無論他的目的是要上去決勝台跟別人決一死戰，還是只不過想去喝一杯酒，他都必須登越九十九級潔白整齊的石階。

九十九級石階就算不能算是太長，也絕不能算是太短。

×　×　×

疲累的馬已拴妥，燕翔樓一顛一簸的拾級而上。

他的左腿還在流血。

他彷彿連這九十九級石階也不能支撐上去。

但他仍然咬着牙，儘量以迅速的步伐拾級而上。

就在他的脚步停留在第五十八級石階略作喘息的時候，第六十三級石階上突然出現了三個臉色凝重的人。

這三個人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道士，還有一個是滿臉金錢廯子的虬髯大漢。

和尚的頭很大，道士的雙手比誰都更長，髯虬大漢却有一雙粗大的拳頭，就像是兩隻砵子一樣。

他們的年紀都超過了五十歲，就算年紀最輕的髯虬大漢，也比燕翔樓的年歲大上一倍。

他們都認識燕翔樓，燕翔樓也同樣認識他們。

那個大頭和尚，是個嫉惡如仇的空門怪俠，江湖上的歹人若落在他的手裏，實在是生不如死。

他叫斷魂大師，三十年前他的大悲斷魂手才練到第四層境界，但已罕逢敵手。

現在他的大悲斷魂手已練到第八層境界，這十年來，甚至已沒有人能與他戰成平手。

雙手頎長，臉上神態老是森冷如冰的道士，是魯東紫雲觀主陰鶴道長。

紫雲觀在魯東是一座規模極爲雄偉的道觀，觀中道士少說也在逾千之上，近十年來更是勢力膨脹，觀中道士多數深黯武技，其中更不乏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難怪近年來已有人把它和武當派相提並論。

陰鶴道長極少在江湖上行走，但每次出現，例必與斷魂大師聯袂一起，而且還少不了梅髯王的一份兒。

梅髯王就是那個拳粗如砵，身材魁梧宛如巨石般的大漢。

雖然他現在也已年逾五旬，但渾身肌肉依然銅澆鐵鑄一樣，他使用的兵刃，還

是那一張柄長三尺，刀鋒四尺的雷霆斬鬼刀，一眼望去，那副模樣簡直比鍾馗還更「嚇鬼」。

他的外號是「斬鬼天王」，所以他嚇的不是人，而是鬼。

許多人雖然活着，但却比鬼還更可惡，比鬼還更兇猛。

梅髯王的雷霆斬鬼刀，就是要斬殺這些惡鬼一般的人，至於眞正的鬼，他却反而從來都沒有遇見過。

（五）

燕翔樓在第五十八級石階上停下，他的人有如飄浮在半空之中。

雖然他的視綫漸漸模糊，但他仍然一眼就認出了這三個神態嚴肅的人。

他們都是燕大公子的朋友。

燕大公子相識滿天下，他的朋友有富甲一方的百萬富豪，也有終年累月與貧窮結下不解之緣的流浪漢，至於和尚和道士雖然都是方外人，但他却也同樣有不少朋友是和尚、道士，甚至是尼姑。

像梅髯王這種豪氣、霸氣兩者兼備的江湖人，當然更容易成爲燕大公子的朋友了。

但在三天前的一個晚上，燕大公子的朋友都似乎已跑光了。

這三個人呢？

假如他們知道燕大公子的事之後，他們是否也會一起跑掉？

× × ×

梅髯王的手粗糙如岩石，但他的手裏却握着了一隻光滑碧綠的玉瓶子。

他把玉瓶子遞給燕翔樓，道：「這是續肌生骨散，你拿去。」

他的說話並不冗贅，聲音却是有如擊木。

但燕翔樓却沒有把玉瓶子接下。

斷魂大師低喧佛號，沉聲道：「燕檀樾，你太自負了。」

燕翔樓沒有說話，一雙黑白分明的目光橫掃着這三個成名已久的武林高手。

斷魂大師緩緩接道：「雖然你的劍法很不錯，但你若以爲可以替燕大公子報仇，那未免是癡人說夢。」

燕翔樓沉默了很久，終於說道：「燕二此番登上求名階決勝台，本就沒有活下去的打算。」

斷魂大師冷冷道：「你以爲自己能代替燕大公子？」

燕翔樓胸膛起伏，道：「燕二雖然萬萬及不上燕大公子，但他的決戰絕不能沒有人赴約。」

梅髯王喝道：「這是燕大公子的約會？還是你燕二的約會？」

燕翔樓道：「這本是燕大公子的約會，但他不能去，所以我去！」

梅髯王瞪着他，一字字的說道：「你簡直是去送死！」

燕翔樓的態度還是很堅決，他說：「就算是送死也要去，世間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身不由主的。」

斷魂大師道：「有誰强迫你去？」

燕翔樓道：「假如說是有的話，那麼强逼我去決勝台的人就是我自己。」

一直沒有說過半個字的陰鶴道長突然冷笑道：「荒謬！」

燕翔樓道：「燕二並不覺得自己有甚麼荒謬的地方。」

陰鶴道長道：「姓敖的是個小魔頭，他的師父更是個連我們三個人都未必惹得起的大魔頭，連我們都要從長計議的事，你却憑着一股蠻勁就要去闖刀山跳火海，你若死在決勝台上，我們這三副老頭骨怎樣向燕大公子交待？」

燕翔樓凄然一笑，道：「這一點不勞三位費心，燕二本來就是個無名無姓的孤兒，若不是燕家老太爺把我收留，燕二早就……」

梅髯王打斷了他的說話，喝道：「英雄莫問出處，你的出身怎樣我們絕對不會理會。」

陰鶴道長贊同梅髯王的說話，道：「我們絕不能讓你去送死，就算你要送死，最少也得等我們戰敗之後，你才能去！」

燕翔樓一楞。

「你們……」

斷魂大師又是一陣低沉的佛號喧起：「絕情三異殺的是絕情的人，姓敖的逼人太甚，我們當然要跟他拚到底。」

梅髯王盯着燕翔樓，道：「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到決勝台，無論用任何手段，都要把他除掉！」

燕翔樓怒道：「不行！」

梅髯王冷冷道：「這是咱們絕情三異所決定的事，就算是閻王來到這裏，也絕不能左右咱們的任何決定。」

燕翔樓道：「但這是燕家的事……」

斷魂大師道：「燕大公子的事，也就是絕情三異的事，倘若在這個時候咱們還縮在快活林裏喝酒賞花，豈不是變成了三頭老烏龜？」

梅髯王道：「我們可以死，但絕不可以變成三隻縮頭烏龜。」

燕翔樓呆住了。

燕大公子的朋友沒有跑光。

最少，他還有這三個講義氣，寧可拋却頭顱都要爲燕大公子報仇的好朋友。

他忽然很羨慕燕大公子。

因爲他知道自己絕對沒有這種朋友。

（六）

站在第五十八級石階的燕翔樓，忽然消失了影踪。

陰鶴道長出手把他的穴道制住，接着有三個道士出現，把他送到老遠。

絕情三異既不能讓燕翔樓白白送死，只好採用强硬的手法把他送離求名階。

求名階非但是有錢人才能逗留的地方，而且也只有有本領的人才能站得住脚。

燕翔樓的武功也許並不是眞的那麼差勁，但他現在身負十七道劍傷，以陰鶴道長的點穴手法，自然很容易就把他制服下來。

燕翔樓走了。

但黑夜中，求名階下却同時出現了十二個神秘的蒙面灰衣人。

他們的行動都很迅速，頃刻之間已登越九十九級石階，來到了求名階的第一重大院外。

× × ×

求名階是很多人都可以來的地方。

只要你有錢，你就能來。

你若無錢，但有本領在決勝台上與敵

人決一死戰，也可以來。

但這十二個身份神秘，蒙住臉孔的灰衣人，必然不會受到歡迎。

在這裏，人人都知道求名階的老闆，是最客氣，也是最不客氣的老闆。

他對待客人極客氣。

但對待存心搗亂的人，他的臉孔可以拉得比馬還長，他的子母奪魂刀隨時隨地都可以殺人，而且動手的時候絕不眨眼。

還有求名階的二十八個護院武師，全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高手，他們絕不會徇私賣帳，無論是誰立心不良，最少都會挨刀吃劍，能够活着出去的人，實在絕無僅有。

這十二個神秘的蒙面人，的確沒有受到歡迎，但却也沒有人走上前去把他們攔截。

因爲他們雖然是蒙着臉而來，但當他們到了求名階第一重大院的時候，却紛紛把臉上的布巾解脫。

那是十二個道士。

十二個來自魯東紫雲觀的道士。

無影三鴿　釘梢碰釘

（一）

決勝台下的敖少勳，等候了大半天，依然沒有等到燕大公子。

一百天前擊敗他的燕勝侯已不會再來，代之而來的却是斷魂大師、陰鶴道聖和梅髯王。

敖少勳雖然從來都沒有見過絕情三異，但梅髯王一上來就已告訴他：「咱們就是絕情三異。」

敖少勳冷傲的點了點頭。

在他來說，這已是很客氣的招呼。

他等待的人並不是絕情三異，而是燕大公子。

燕勝侯沒有來。

他只有再等。

但斷魂大師却冷冷笑道：「敖檀樾不必裝模作樣了。」

敖少勳也冷笑，一雙眼睛却連看都不看他們。

陰鶴道長忽然亮出了他的劍。

他雖然是一個出家人，但他的劍却鑲着六顆價值不菲的寶石，氣派顯得非凡之極。

敖少勳目光一亮，突然喝道：「我與三位素未謀面，何以在這時候干擾敖某與燕大公子的決戰？」

「廢話！」梅髯王一聲怒喝：「像你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豈敢堂堂正正的與燕大公子決戰！」

敖少勳的臉色有點發白，那不是驚懼，而是憤怒。

「梅髯王，只要你說出時間和地點，敖某決定接受閣下的挑戰。」

梅髯王冷冷道：「時間就是目前，地點就在決勝台上。」

敖少勳搖頭：「現在不行，我還要等待燕大公子。」

陰鶴道長冷冷道：「你們已廢了燕大公子的武功，何必還在裝傻！」

敖少勳的眼珠子直盯着陰鶴道長，目中射出刀一般銳利的光芒。

他沉默了很久，才突然大聲道：「是誰廢了燕大公子的武功？」

斷魂大師忽然長嘆了口氣，沉聲道：「這件事你們雖然在行動上儘量加以掩飾，但你終究還是給燕大公子認了出來。」

敖少勳的手心在發冷。

他本是個很冷靜的人，但這時候身子竟然忍不住微微顫抖起來。

他忽然冷冷一笑，道：「三位雖然在江湖上都是很有份量的高手，可惜你們現在所說的話，我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陰鶴道長臉色一沉，厲聲叱道：「你不必相信我們，我們也同樣不相信你。」

敖少勳看了看天色，道：「時候不早了，燕大公子也許眞的沒有空閒赴約，在下也要告辭了。」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移動，梅髯王、斷魂大師已分從左右攔住了他的走路，與陰鶴道長品字形般包圍着他。

除了絕情三異之外，還有十二個灰袍道士，也在一旁虎視眈眈，而且十二把長劍都已出鞘。

求名階的護院武師沒有出現，那些主持公道的公證人也不知躲到哪裏。

求名階的老闆也許很有勢力，但絕情三異挾着紫雲觀羣道的威勢，又有誰敢出面攔阻？

敖少勳的神情反而冷淡下來，他忽然開了一樽酒，一仰而盡。

酒香濃。

殺氣却已逼人眉睫……

（二）

求名階並不是專門讓人「決一死戰」的地方。

決勝台只不過是這裏的一個特色。

它最主要的業務，還是經營酒家的生意。

求名階總共有十八座獨立的廳院。

其中最接近決勝台的一座，就是金樽廳。

金樽廳富麗堂煌，在這裏吃喝一頓的花費可說是相當驚人的。

尤其是決勝台有人要舉行決鬥的時候，這裏的收費就更加厲害。

因爲金樽廳居高臨下，在這裏可以憑欄觀戰，確是雙重享受。

這一天，金樽廳已有人包了下來，那是兩個嗜酒如命的醉漢。

他們包下這一座廳院的時候，兩人都已酩酊大醉。

他們雖然醉了，但掏出來的每一張銀票都是嶄新的，而且絕對可以保證兌現。

醉漢不很好，但銀票很好。

天下間絕大多數的酒家都是認錢不認人，只要顧客能付得起賬，生意自然是照做可也。

但兩個人就包下了整座金樽廳，倒也罕見。

但更罕見的還是他們的酒量。

他們進來的時候已經酩酊大醉，看來隨時隨地都會雙雙倒了下去。

等到他們來到金樽廳之後，每人又再喝了十幾樽不同種類的酒，但他們居然還是那副樣子。

雖然沒有清醒過來，但却也沒有任何一人醉倒下去。

直到有人忽然發覺這兩個醉漢之中，其中一人赫然竟是杭州唐竹權之後，就沒有人敢說半句話了。

唐竹權不但是個大胖子，而且更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他平時喝酒用的是一隻大得嚇死人的大酒罎，這時候用樽子來喝酒，幾時喝得他醉？

但還有另一個酒徒又是誰呢？

是不是有酒囊之稱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還是喝起酒來隨時都可以爲酒而拚命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但立刻有人否定了這種猜測。

理由很簡單，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用的是一把長劍，而殺手之王司馬血用的也是一把軟劍，但這人懸佩着的武器却不是劍，而是一把刀。

於是，立刻有人猜出，這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

女兒紅，竹葉青，茅台，大麯，葡萄酒，玫瑰露，蓮花露，甚至燒刀子等等，每樣酒他們都嚐試了不少。

這樣子喝酒特別容易醉，何況唐竹權和龍城璧本來就已喝得酒氣冲天？

但他們沒是一醉不起。

縱然他們連坐都坐得不太穩固，但你若果用兩條牛去拉他們，也未必會拉扯得動。

唐竹權喝酒速度奇快，但當熱騰騰的小菜端到桌上的時候，他就只吃不喝。

他的確很餓了。

他的胃口極佳，簡直可以一口氣吞下下八萬隻熟鷄蛋。

當然，在求名階的金樽廳內，他是不必用熟鷄蛋來充飢的。

他叫了八道熱葷，四碟冷盤，另外還有兩隻燒得香噴噴火辣辣的大燒鵝。

「唔，不錯！老子從來都沒有吃過這麼好的燒鵝。」

龍城璧盯着他，笑道：「這裏的燒鵝有何特別出色之處？」

唐竹權一面大咬大嚼，一面也盯着龍城璧：「你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又笑了笑，道：「我若知道，就不必問你。」

唐竹權忽然壓低了嗓子，道：「這裏的鵝一定是怪物，居然會有四條腿，兩雙翅膀。」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眞的還能算得那麼清楚？」

唐竹權幾乎跳了起來，罵道：「你以爲老子喝醉了？連一隻鵝有多少條鵝腿和多少雙翅膀都算不出來？」

龍城璧悠然道：「你沒有算錯，你的確是吃了四條鵝腿，四隻鵝翅膀。」

唐竹權咧嘴一笑：「所以嘛，你說這裏的鵝是不是特別古怪？」

龍城璧搓了搓鼻子，搖頭道：「一點也不古怪，假如你只吃了兩條鵝腿和兩隻鵝翅膀，那才稀奇萬分。」

唐竹權一呆。

「你醉了？還是瘋了？這一隻鵝有何稀奇之處？」

龍城璧淡淡道：「你剛才吃的燒鵝不是一隻，而是兩隻。」

唐竹權又是一陣發楞。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拍拍自己的腦袋，哈哈的笑了起來。

「你沒有醉，你沒有瘋，瘋的是老子，不好，老子……老子要……吐啦！」

他彎下了腰，嘴裏不斷又嘔又叫，從他的聲音聽來，的確是痛苦到了極點。

但他的表情却不痛苦，眼角間居然還像露出一種狡黠的笑意。

龍城璧嘆道：「我早已勸你喝酒的時候別過份拚命，從今天早上到現在，你最少已喝了五十多斤……」

龍城璧雖然在嘆着氣，但臉上的表情却並不是在關心着唐竹權。

他關心的地方是這座金樽廳的屋頂。

就在他「唉聲嘆氣」的時候，唐竹權忽然像是一隻遇上了大風的鳶子，呼的一聲直向飛簷上衝了上去。

（四）

唐竹權的身材雖然未必「胖甲天下」，但自從北海大盜海鯨王逝世之後，江湖上已很少胖子少在體重方面與他相比。

這一點並不是唐竹權值得驕傲之處。

他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是他的輕功，居然勝過不少身輕似燕的武林高手。

這才是他最大的本事。

這種輕功本領出現在這麼一個大胖子的身上，的確是一項奇跡。

連龍城璧都看得有點痴了。

他在想：「假如自己忽然變得像他那麼胖，別說輕功，就算能否舉步行路也是大有問題。」

所以，唐竹權最值得別人佩服的本事共有三件。

第一：酒量。

第二：輕功。

第三：唐門五絕指法。

× × ×

你若以爲唐竹權眞的不知道他剛才吃的燒鵝總共是兩隻，那可是大錯特錯。

龍城璧沒有說謊，他在這一天之內，的確已喝了五十多斤酒。

但五十多斤酒絕不足以讓唐竹權變成一條糊塗蟲。

龍城璧認識這個唐大少爺時日非淺，對他的性格有相當深刻的瞭解。

唐竹權越是糊塗的時候，想對他不利的敵人就越容易遭殃。

這一點，可說是百試百靈。

而這第一着，也可以說：是「扮豬吃虎」。

唐竹權的身材雖然像豬，但頭腦却比花菓山所有的猴子，包括齊天大聖孫悟空加起來還更聰明八十萬倍。

屋頂上當然有人，而且這些人都以爲唐竹權眞的醉了，唐竹權正在嘔吐不止。

但忽然間，他們只覺眼前一花，一張又圓又胖的大臉出現在眼前，接着就全都不能動彈。

（五）

屋頂上共有三個勁裝漢子，年紀俱在三十五六之間。

他們的腰間都有刀。

他們的刀又重又鋒利，沒有刀鞘，刀鋒外露，散發着寒氣逼人的光芒。

他們其中兩人的手已按在刀柄上，顯然已準備把刀拔出。

但他們的刀還沒有拔出，氣海、肩井，志室三大要穴已被一隻又粗又胖的手指點住。

唐竹權眯着眼睛，淡淡笑道：「想不到連屋頂上也有三隻肥鵝。」

龍城璧在金樽廳裏悠然道：「這裏的菜都已給你掃光，這三隻肥鵝最好用來下酒。」

唐竹權笑道：「老子以爲自己的胃口特佳，原來龍老弟的胃口也很不錯。」

他一面說，一面把那三隻「肥鵝」拋了下去。

三隻「肥鵝」都摔得頭昏眼花，臉腫鼻青，但却沒有一隻能叫得出聲來。

唐竹權沒有眞的喝醉，他也沒有半點糊塗。

他早就把他們的啞穴全部點住，就算現在有人用尖刀利叉活生生切開他們的大腿，他們都不可能發出半點叫聲。

他們的臉色當然變得很難看，像這種遭遇，他們還是第一次遇上。

在此之前，他們一直都以爲自己的輕功很了不起，釘梢追踪，刺探別人秘密的本領更是天下無雙。

這也不能怪他們，這十年以來，「無影三鴿」每次行動，都是無往而不利，幾曾碰過這麼大的釘子？

但這一次，他們釘梢却釘出一個大釘子來了。

他們雖然一早就知道這個大胖子並非尋常人物，但却想不到他原來就是杭州唐門大少爺，更想不到和這個大胖子在一起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假如他們早一點知道的話，就算他們再長出十八顆豹胆子，也未必敢幹這種事情。

但現在後悔未免是太遲了。

他們已變成了三隻連叫都叫不出來的肥鵝。

鬼郎中、小大夫

（一）

鴿子變成肥鵝，這種滋味眞不好受。

幸好龍城璧對這種鵝的興趣並不太大，最少沒有咬他們一口。

唐竹權從屋頂上飄然降下，那種姿勢確然蔚爲奇觀。

他從高處降下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像洩氣皮球般，緩緩降下，着地毫無聲息，就算面前站着一隻警覺性極高的獵犬也會爲之一陣發怔。

而另一種降下的方法，却是笨拙非常，就像是一塊千斤巨石，從高處滾下來一樣。

這種方法，當然比「雁落平沙」之類的姿勢難看得多，但却也是一種很大的本領。

一個人能够從高處墮下，無論他的姿勢多麼難看，無論他所發出的聲音是多麼驚人，就算他把地上的泥土撞穿一個大洞，只要他這個人沒有受傷，這就已經是一種很不錯的本領。

唐竹權具有這種本領。

這種本領很有趣，唐竹權甚至覺得自己從高處「跌」下來所發出的聲音，實在是世間上最悅耳，最動聽的音樂。

但現在並不適宜發出隆然巨响，所以唐竹權落下的時候，了無聲息，脚步比貓兒還更輕盈得多。

× × ×

唐竹權橫掃了他們一眼，冷冷道：「三位是不是和家中的老婆拌了嘴，閒得發慌，所以一直跟隨着老子？」

三人完全沒有反應。

他們既無法出聲，而且連點頭或是搖頭都在所不能。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假如我沒有看錯，他們就是無影三鴿。」

「無影三鴿？」

「不錯。」

「嘿嘿！那倒是老子錯了，」唐竹權皺着鼻子，道：「老子還以爲他們是鵝，想不到原來都是鴿子。」

龍城璧望着他們的臉龐，緩緩道：「他們已跟踪了我們大半天。」

唐竹權氣呼呼的道：「可惡！太可惡了！」

他突然跳了起來，右手雙指迸伸，指間挾着一顆黑色的藥丸。

無影三鴿臉色鐵青，知道不妙，但却又苦於穴道被制，既逃不得，更是無從反抗。

其實，以他們的武功，就算是穴道沒有被點住，也逃不過唐竹權的厲害手段。

唐竹權非但酒量厲害，對付敵人的手法更是別有一手。

無影三鴿只覺得舌尖一甜，唐竹權已在每人的嘴裏塞進了一顆藥丸。

三人想吐，但那藥丸一到口中便溶化爲水，而且他們的舌頭肌肉也已僵硬，那裏吐得出來。

唐竹權哈哈一笑，臉上的肥肉不停的在顫抖。

「這是唐門獨具的藥丸，名爲九夜穿腸化骨丹，非但名貴，而且極難配製，就連老子的身上也只有三顆，就算你們再想多吃一顆也不行了。」

無影三鴿臉如土色，其中一人竟自嚇得褲襠濕了一大片。

唐竹權眉頭一皺，搖頭道：「這位兄弟幹嗎如此興奮？」

他伸手把這人的穴道全部解開，然後緩緩說道：「你可以走了。」

那人瞪了他半晌，突然以首叩地，顫聲叫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笑道：「老子沒有說過要纏着你不放，你大可以離開這裏，就算是大搖大擺走出去也不妨，沒有人會揍你的。」

那人跪在地上，那裏敢爬起來。

唐竹權嘆了口氣，接着問道：「閣下高姓尊名？」

那人牙關打顫，戰戰兢兢的說：「小的叫林二飛。」

「林二飛？」唐竹權點點頭，道：「你是無影三鴿的老二？」

林二飛道：「正是。」

唐竹權道：「老子是不是欠了三位銀兩？」

林二飛忙道：「豈敢！豈敢！」

唐竹權道：「老子若是欠你們銀兩，

難怪三位一直苦苦追纏，既無欠帳，何以一直鍥而不捨，莫不是老子很像楊貴妃，漂亮動人得要命。」

林二飛苦着臉，道：「大爺……說笑了……」

唐竹權突然寒着臉，冷笑道：「老子對甚麼事情都會有興趣，就是不喜歡開玩笑。」

林二飛連忙點頭不迭：「是！是！」

唐竹權冷冷道：「是甚麼人指使你們一直跟踪着老子的？」

林二飛吸了口氣，忽然伸手向決勝台指了一指。

這時候，決勝台下熱鬧非凡。

敖少勳已被絕情三異包圍着，一場兇險的厮殺立刻就要開始。

龍城璧霍然站立，冷冷道：「就是因為這兩天來我們一直都陪伴着敖少勳，所以他們派三位向我們釘梢？」

林二飛喘息着，道：「這……這是梅先生的主意……」

唐竹權哼的一聲：「這老王八老子一早就瞧得不順眼，還有那個大頭和尚，甚麼斷魂大師，老子呸他娘祖宗個鳥！」

林二飛哭喪着臉：「兩位大爺行行好，我們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們胆敢跟踪老子，足見胆大包天，既然胆子這麼大，又豈會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林二飛又跪叩道：「小的若知道你老人家就是唐大少爺，小的就算有八顆腦袋也不敢冒犯你老人家，小的……」

「別再小的前小的後，他奶奶的蹩扭得噴飯，」唐竹權忽然伸手解了其他兩人的穴道，揮手道：「你們統統回老家去，以後休再碰見老子。」

無影三鴿你瞧我我瞧你的，那裏敢離開金樽廳？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們還是走罷。」

林二飛忙道：「那九夜穿腸化骨丹的解藥……」

龍城璧笑道：「這種毒藥無藥可解，他根本就沒有解藥在身上。」

唐竹權忽然瞪了龍城璧一眼：「你怎麼知道老子的秘密？」

龍城璧悠然道：「你的事情也許可以瞞得過別人，但却瞞不過我，因為我是你肚子裏蛔虫的精靈化身，我敢用一切打賭，你根本就沒有解藥。」

唐竹權苦笑一聲，道：「的確沒有解藥。」

三人的臉色更是有如死灰之色。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三位不必担心，雖然他身上沒有解毒，但在下却知道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保證可以把三位身上的奇毒解除。」

三人臉上掠過一絲興奮的神色，但却又不免有點半信半疑。

龍城璧的神態却變得一本正經，道：「在下雖然是個浪子，但這種人命關天的事，決計不會欺騙各位。」

林二飛忙道：「龍大俠的說話，我們自然是十足相信的。」

龍城璧正色道：「那很好，你們現在的確可以回去了。」

林二飛道：「那毒……」

龍城璧淡淡道：「這種毒唯一最忌的，就是酒，三位只要在一年之內，滴酒不沾唇邊，保證不會有事。」

無影三鴿你望我我望你的，臉上都是一片訝然的神色。

唐竹權呆呆的盯着龍城璧，道：「這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這秘密若連我都不知道，天下間還會有誰知道？」

這不能算是很合理的解釋，但却又是唯一的解釋。

唐竹權沉聲道：「你們都已聽見了？還不快滾？」

無影三鴿齊齊抽了一口氣，其中一人對龍城璧道：「龍大俠，我們相信你的說話，大恩不言謝，再見。」

他們很快的，就在金樽廳裏消失了踪影。

過了很久，唐竹權才嘿嘿一笑，對龍城璧道：「你知道這種方法一定靈驗？」

龍城璧道：「只要他們不喝酒，必然無事。」

唐竹權道：「但假如他們在一年之內喝酒呢？」

龍城璧悠悠笑道：「那也不妨，你給他們吃的根本就不是毒藥。」

唐竹權瞇着眼睛，皮笑肉不笑地：「所以他們喝不喝酒都沒關係，但他們却上當了。」

龍城璧道：「他們也許是上了我的當，但令他們上大當的人却還是你。」

唐竹權淡淡笑道：「這是攻心之計，又何必真的出動到穿腸毒藥？」

雖然他喝了五十幾斤酒，但他沒有醉，而且比任何人都還清醒。

幸好這裏還有一個人比他更清醒，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從外表看來，他們却都已醉得那麼厲害，就像是連站也站立不穩似的。

（二）

決勝台下，敖少勳的劍已刺在一個道士的胸膛上。

這道士是紫雲觀中著名的快劍手，他是突然發難，向敖少勳刺出一劍的。

但他的劍尖還沒有沾着敖少勳的衣衫，敖少勳的劍已穿過了他的肋骨。

陰鶴道長冷冷一笑：「果然不愧是一代魔王的弟子。」

敖少勳冷冷道：「誰是魔王，日後江湖自有公論。」

斷魂大師厲聲叱道：「狂妄兇徒，這世上容你不得，吃貧僧一掌。」

他的大悲斷魂手隨即施展。

呼！

掌風呼嘯，氣勢奪人魂魄。

敖少勳身子不動。

等到斷魂大師的左掌幾乎已貼到他腰間的時候，他忽然身子猛地一擰，欺身閃了開去。

他的劍已出手，隨即揮砍斷魂大師的手。

但就在同時，一種可怕的殺氣從背後湧至。

那是梅髯王的刀。

一刀擊出，雷霆萬鈞的雷霆斬鬼刀。

× × ×

絕情三異能在江湖中享有盛名，絕非倖致。

梅髯王粗魯不文，但他却絕不是絕情三異中最弱的一環。

他這一刀擊出，如旋風、如暴雷，恍似天地雷神之威都已被貫注在刀鋒之上。

敖少勳已不能去動斷魂大師的手，否則，他立刻就會給梅髯王一刀揮砍成為兩段。

他雖然並不是個怕死的人，但却沒有在這個時候跟敵人同歸於盡的打算。

他可以敗，也可以死。

他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絕不能敗，更沒有認為自己能永遠屹立不倒，甚至長生不老。

但現在他絕不能死，更不能死在絕情三異的手裏。

燕大公子發生了什麼事，以致今夜不能赴約，這一點他還沒有算清楚。

但他已隱約覺得，自己已被人推落到一個萬刼不復的陷阱裏。

死在陷阱裏，死在冤屈中，他是萬萬不甘心的。

對於口口聲聲說自己的師父是一代魔王，顯見他們對自己的來歷已知道不少。

正唯如此，他更不能死。

他不能讓「魔王」這兩個字繼續冠在師父的頭上。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的師父縱然以前是「一代魔王」，但現在他已放下了他的刀。

但梅髯王的雷霆斬鬼刀，反而在這裏咄咄逼人。

刷！

刀鋒急落如電。

敖少勳堪堪避過這一刀，但在此同時，他忽然聽見了自己肋骨斷折的聲音！

陰鶴道長一雙厄長的手，已雙雙按在敖少勳的胸膛上。

（三）

敖少勳敗了。

在絕情三異聯手之下，他的戰敗並不是意外。

但龍城璧和唐竹權却想不到他的落敗竟會來得這樣早。

梅髯王一聲大吼，雷霆斬鬼刀再向敖少勳迎頭急落。

驀地，一蓬銀白色的刀光捲起，把雷霆斬鬼刀生生的震開。

梅髯王的臉色立刻發青。

他那一把沉重、無堅不摧的雷霆斬鬼刀，竟然被震開一個缺口。

對於梅髯王來說，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陰鶴道長、斷魂大師同時脫口驚呼：「風雪之刀！」

× × ×

他們沒有看錯。

把雷霆斬鬼刀砍開一個缺口的，赫然正是昔年風雪老祖縱橫江湖的風雪之刀。

金雷老祖已物化，但他的刀還是那麼鋒利，那麼令人震懾。

梅髯王青白的臉露出驚異之色，恐喝道：「你就是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冷冷應道：「你不必理會我是誰！」

敖少勳突然道：「你走！」

龍城璧目光一閃：「你叫誰走？」

敖少勳道：「當然是叫你走。」

龍城璧眉心一皺：「你為甚麼叫我走？難道你認為我不配為你的朋友？」

敖少勳搖頭。

「不！我要你走，是因為你這件事根本與你無關。」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是在怪我多管閒事？」

突聽一人粗豪的嗓子怪笑起來，朗聲道：「他不是怪你多管閒事，而是不想你惹禍上身。」

這人右手捧着一瓶酒，左手捧着他那又肥又大的肚子，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他的說話剛响起，梅髯王就已冷笑道：「這是咱們絕情三異與敖魔頭的糾葛，浪子雖然不凡，倒也不必勞動貴手加也干涉。」

唐竹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梅髯王，突然笑道：「看你並不像個蠢材，怎麼偏偏蠢得這麼厲害？」

梅髯王怒道：「你是誰？」

唐竹權嘻嘻一笑：「你真的不知道老子是誰？」

陰鶴道長突然沉聲道：「唐大少爺，閣下就算不知自愛，也應該愛惜唐老人的名譽，敖魔頭是一代魔王的弟子，人人得而誅之，兩位偏袒於他，恐怕是大大的失策。」

唐竹權臉色忽然沉下，冷冷道：「誰是一代魔王？」

斷魂大師道：「當然是他的師父金笛神魔屠六。」

龍城璧冷冷道：「屠六已經死了。」

斷魂大師望着龍城璧的臉，道：「他是甚麼時候死的？」

龍城璧嘆道：「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

斷魂大師冷冷一笑。

陰鶴道長、梅髯王也同時冷笑。

斷魂大師背負雙手，道：「龍檀樾的謊話說得實在不太高明，倘若你說他在近幾個月之內死去，也許可以令人相信。」

龍城璧悠悠道：「大師何以不肯相信在下的說話？」

斷魂大師森冷的目光上下一掃，冷冷道：「在一年之前，武當花道人和少林千字輩的高僧都曾經見過屠六。」

龍城璧搖頭：「大師此言差矣，他們所見的並非屠六。」

斷魂大師嘿嘿冷笑：「武當花道人與少林千字輩的高僧，法眼無差，豈會看錯人？」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屠六已死，他們所見的是悔燈和尚……」

陰鶴道長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是悔燈和尚也好，金笛神魔屠六也好，反正都同是一人。」

龍城璧正色道：「道長此言差矣，屠六放下屠刀，皈歸佛門，以是昔日之屠六已死，而悔燈和尚却是個濟世為懷的空門奇俠。」

斷魂大師道：「笑話！」

陰鶴道長道：「荒謬！」

梅髯王道：「一派胡言！」

唐竹權氣得頷子都粗脹了，大聲吼道：「你們都是混蛋！不通人性！混他媽的帳！」

斷魂大師一怔：「唐檀樾，這算是甚麼鬼話？」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老子說的是人話，你們嘴裏放的是狗屁！豬屁！烏龜王八屁！」

他的唐門五絕指法和輕功雖然精采，但比起他的罵人功夫，却還是略見遜色。

陰鶴道長叱道：「你太放肆了！」

斷魂大師冷冷道：「就算是唐老人，也未必敢在貧僧等三人面前如此無禮。」

唐竹權冷冷一笑：「大師枉有空門奇俠雅譽，想不到心胸却是如此狹隘。」

斷魂大師伸出左掌，內力源源貫注，突然就向唐竹權拍去。

唐竹權還沒有動，敖少勳反而已搶先撲了上去。

唐竹權怒道：「你瘋了？」

敖少勳大聲道：「這本來就是我的事，你若是我的朋友，就不能……」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左肩又已經挨了斷魂大師一掌。

幸虧唐竹權見形勢不對，早已一手把他拉開，掌力卸去不少，否則這一掌極可能會要了他的性命。

斷魂大師一動手，陰鶴道長和梅髯王當然也不會閒着。

雷霆斬鬼刀被砍開一個缺口，梅髯王驚怒交集，他畢竟還是怒多於驚，他知道自己的武器無法在風雪之刀身上砍開一個缺口，但他却要把龍城璧一刀揮砍爲兩段，替自己的刀報仇。

陰鶴道長更是下令紫雲觀的道士蜂湧而上，一起圍攻龍城璧。

敖少勳怒叫道：「你們倚多爲勝，還算是光明磊落的大俠麼？」

陰鶴道長根本就不理睬敖少勳的說話，臉上的殺機更是濃厚。

唐竹權見形勢緊張，不敢怠慢，唐門五絕指法悉數施展，瞬即把兩個道士傷在指下。

斷魂大師臉呈寒霜，冷冷道：「讓貧僧來會你一會！」

說着雙掌直擊出去。

唐竹權眼角跳動，突然响起了一聲暴喝。

他們的脚步雖然移動得極慢，但彼此雙掌的變化却是極快。

兩步跨出，兩人已互拆了十八招。

唐竹權一雙眼睛忽然暴睜，最少，比平時漲大了兩倍。

「好厲害的大悲斷魂掌！」

斷魂大師目光一落，忍不住也道：「唐門五絕指法果然獨步天下，貧僧佩服，佩服！」

他口裏不斷說佩服，雙掌下的內力却是源源增强，漸漸地連緩慢的脚步也開始加速了動作。

他要採取絕對的主動，以泰山壓頂的姿勢壓倒唐竹權。

但唐竹權「份量」不輕。

他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座巨石，甚至像是一座大山，斷魂大師的大悲斷魂手固然威猛無儔，但唐竹權竟然雙腿紋風不動，而且五絕指法不斷的向斷魂大師展開反擊。

龍城璧也陷入苦戰之中。

他不但以寡敵衆，還要負起保護敖少勳的責任。

敖少勳傷勢不輕，他已沒有反抗敵人的力量。

就在激戰最烈的時候，決勝台上忽然站着了一個皮袍人。

× × ×

天氣雖然開始寒涼，但距離「寒冷」二字還有很遠。

但這人穿的皮袍很厚，就算是大雪天也不愁會凍着，而他的年紀也並不老，只有四十歲左右，看來也不像是個身體太孱弱的人。

梅髯王瞪着眼，喝道：「這裏沒有你的事，快滾！」

皮袍人淡淡一笑：「梅兄此言差矣，辛某再窩囊，到底還是這裏的老闆。」

龍城璧一面與梅髯王、陰鶴道長二人交手，一面朗聲笑道：「辛老闆，久仰大名了，想不到第一次見面，竟會在這等不愉快的場合中。」

皮袍人悠悠道：「只要你們不再打下去，大家就不會不愉快了。」

唐竹權冷冷道：「現在老子却是不打不愉快！」

皮袍人道：「辛某還是勸告各位，別在這裏鬧下去了。」

梅髯王冷喝道：「辛馳，你雖然是求名階的老闆，但這件事你還是管不着。」

這皮袍人正是求名階的老闆辛馳，雖然梅髯王一再對他無禮，但他仍然微笑着，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

辛馳微微一笑，道：「梅兄既然不肯給辛某半點面子，辛某只好告退。」

他說走就走，決勝台上，已再空無一人。

決勝台下仍然打得很劇烈。

但忽然間，空蕩蕩的決勝台又出現了一羣青衣武士。

他們的手裏都有了强弓毒弩，隨時都可以把弓箭、毒弩如飛蝗般射過來。

絕情三異的臉色同時一變。

他們一直都以爲求名階的人絕不敢插手理會這件事，但他們料錯了。

辛馳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般懦怯。

他們又聽到了辛馳的聲音自遠方飄來：「你們現在離去還來得及，否則全都死無葬身之地！」

他的聲音變得很冷漠。

斷魂大師抽了口氣，突然道：「好，我們走，現在就走！」

他是絕情三異中的老大哥，他說走，陰鶴道長和梅髯王都沒有反對。

他們走了，走得比任何人想像中還要快。

龍城璧透了口氣，道：「若不是辛老闆出手相助，這一場惡戰的結果如何，實在是難以逆料。」

唐竹權暗暗一笑，忖道：「這浪子越來越沉實了，這一仗咱們雖然以寡敵衆，但最少還有八分勝算，他顯然是不想在辛

馳的面前暴露自己的實力。」

龍城璧確有此意。

唐竹權也很聰明，立刻就猜到了他的心意。

當絕情三異和紫雲觀的道士離去後，辛馳又回來了。

他咳嗽兩聲，道：「你們並不是來搗亂的，所以你們可以不走。」

龍城璧瞧了唐竹權一眼。

唐竹權忽然大笑：「我們的酒還沒有喝光，當然不會走。」

龍城璧却道：「我們要走。」

唐竹權一呆。

龍城璧道：「你若不走，可以留下，但我却不能和你就在這裏。」

唐竹權的目光忽想轉移到敖少勳的身上。

「不錯，咱們不能留下，」他拍了拍自己的腦袋，道：「敖少俠的傷勢並不尋常，非要趕快找個醫術高明的大夫治理不可。」

突聽一人冷笑道：「難道他的傷只有時九公才能治得好嗎？」

辛馳、唐竹權與龍城璧全皆一愕。

只見決勝台東方一株矮樹下，緩緩地出現了一個白衣老人。

白衣老人更矮小。

雖然他的身材很矮小，但有一點却是很奇怪的，就是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當然比陰鶴道長的手還更長。

唐竹權臉上露出茫然之色，問龍城璧：「他是誰？」

龍城璧搖搖頭。

白衣老人除了一雙手長得怪異之外，他的鬍子也很長。

他的鬍子雪白，但臉上却連一條皺紋也沒有，令人無法猜得透他的年歲。

白衣老人走到敖少勳的面前，像是岳丈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女婿似的，幾乎是由頭看到脚跟之下。

敖少勳苦笑道：「這位老丈，我這個人有甚麼好看？」

白衣老人沉吟着，道：「你還沒有嚥氣，你還沒有死。」

敖少勳瞪目道：「我還能够站在這裏說話，當然還沒有死。」

白衣老人乾笑一聲，道：「你雖然還沒有死，但却已連站都站不穩。」

敖少勳的身子確在搖晃。

白衣老人冷冷一笑，接道：「老夫最喜歡看的人，並不是如花似玉的美女，而是你這種人。」

敖少勳道：「我是那一種人？」

白衣老人道：「你現在是屬於既沒有嚥氣，但却又連站都站不穩的病人。」

敖少勳吸了口氣：「我沒有病？」

白衣老人說：「你雖然沒有病，但却有傷，傷與病本來就是差不多的。」

敖少勳閉上了嘴巴。

白衣老人乾笑一下，接道：「無論是有病的人也好，有傷的人也好，他却必須找個大夫治療，否則傷病一沉重，就得完蛋大吉。」

敖少勳皺了皺眉。

白衣老人對龍城璧一笑，道：「龍城璧，你覺得老夫的說話是否很有道理？」

龍城璧悠悠一笑：「除了白痴之外，誰都不能說你這一番說話沒有道理。」

唐竹權道：「所以我們現在已準備去找個大丈替他治傷。」

白衣老人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子，笑道：「老夫從十二歲開始，就已經是個大夫了。」

唐竹權忽然跳了起來：「難道你就是小大夫高丈二？」

白衣老人哈哈大笑：「老夫正是小大夫，也有人叫老夫鬼郎中，高丈二是眞名實姓，可惜矮父生矮子，先父身高不滿五尺，希望生一個高高大大的兒子，那知兒子不爭氣，居然比老父更矮，唉，慚愧，慚愧！」

聽見「鬼郎中」高丈二的名號，連辛馳亦爲之一陣動容。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鬼郎中高丈二與金笛神魔屠六是生死至交，屠六固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高丈二的手段可也兇殘毒辣得很。

雖然他是個大夫，但他殺人遠比救人爲多。

高丈二年青的時候，最喜歡在酒樓、賭場之類的地方搗亂，直到十年前，他的性格還是沒有改變。

有時候他會無緣無故的揍人，直到對手幾乎不能動彈的時候，他却會出手把他的傷勢治好。

他對老朋友說：「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能打死對方並不困難，但要把奄奄一息的人救活過來，却不容易。」

殺人容易救人難的道理，他的老朋友當然很明白。

高丈二的「老朋友」只有一個，那就是金笛神魔屠六。

在十年之前，江湖上的人聽見高丈二和屠六這兩個人的名字，都難免會眉頭大皺。

辛馳雖然從未見過高丈二和屠六這兩個人，但對於有關他們的故事，却已聽過不少。

你若是無名階的老闆，必然也和辛馳一樣，不會歡迎高丈二這種人「大駕光臨」的。

但高丈二是一隻脾氣古怪的老虎，只要他喜歡停留在某個地方，就算你用八條牛也絕對無法把他拉動。

他已向辛馳提出了要求：「老夫需要一間房子，越清靜越好。」

辛馳沒有拒絕。

高丈二很快就被帶到一間寬敞而幽靜的房子裏。

血豹吼山掌

（一）

房子裏燈光明亮，但敖少勳的眼睛却黯淡無光。

高丈二忽然沉下了臉，對龍城璧說：「你可知道他中了甚麼掌力？」

龍城璧道：「是陰鶴道長的五寒七傷手？」

高丈二搖頭。

「不對。」

「不是五寒七傷手?」

「若是五寒七傷手，他的眼皮絕不會發紅，而是發黑。」

龍城璧與唐竹權同時向敖少動的眼皮上望去，果見他的眼皮已紅腫得很厲害。

高丈二也凝視着敖少動片刻，又道：「陰鶴道長怎樣出手，老夫來遲一步沒有親眼看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使用的掌力絕不是五寒七傷手，而是另一種更厲害的武功。」

龍城璧目光一落：「哦！這是甚麼掌力?」

高丈二嘆息一聲，道：「假如老夫沒有看走了眼，這應該是血豹吼山掌。」

唐竹權立刻脫口道：「這是血豹上人不傳之秘，而且他已在二十年前投崖自盡了。」

高丈二瞧了唐竹權一眼，道：「你雖然看來又胖又蠢，知道的事却還不少。」

唐竹權道：「老子還知道兩件事。」

高丈二哦的一聲：「直說無妨！」

唐竹權搓了搓胖大的肚子，猶豫半晌才道：「第一件事的確直說無妨，但第二件事說了出來，却是不怎麼好聽。」

高丈二道：「都不妨直說。」

唐竹權道：「第一件事，是老子知道血豹上人並不是個好人！」

高丈二道：「他在江湖上的聲譽雖然並非絕佳，却也不壞，你怎知道他不是個好人?」

唐竹權嘿嘿一笑：「老子當然知道，至於老子怎樣知道，這一點我不想說。」

高丈二點點頭。

「你不想說就不必說，還有第二件事呢?」

唐竹權瞧着高丈二，淡淡道：「你也不是個好人。」

高丈二怔了一怔，但隨即笑道：「你半點也沒有說錯呀，老夫的確不是一個好人。」

但唐竹權立刻又道：「但那是十年前的事，現在你是否仍然那麼可惡，老子却是不敢妄說。」

高丈二大笑：「說得好！說得好！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鬼郎中高丈二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惡賊?你若說老夫是個好人，那才應該掌嘴。」

唐竹權也笑了，他的笑容看來是那麼愉快、那麼率直。

但高丈二接着的一句說話，却讓唐竹權再也笑不出來。

高丈二說：「你對老夫的判斷雖然沒有錯，但仍然應該給老夫掌嘴。」

唐竹權凜然一驚，身子突然像一隻碰見了老虎的兔子，「呼」的一聲就向後逃跑。

其實他並不像隻兔子。

兔子沒有那麼胖大，也沒有他跑得那麼快，那麼機靈。

高丈二也不像是一隻老虎。

他的身材太矮小了，而且整個人由頭到脚尖，完全沒有半點老虎那種威猛的氣勢。

但當高丈二的身子一動的時候，一切都變了。

唐竹權雖然跑得比兔子吃錯藥還快，但高丈二追上去的時候，那種速度却連老虎也為之望塵莫及。

唐竹權跑了八步。

他這八步，比「八步趕蟬」的輕功還更快得多。

但高丈二却只跑了三步，居然就已趕在唐竹權的前頭。

唐竹權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幾乎忍不住要大叫：「龍城璧，救命！」

× × ×

唐竹權這句說話沒有叫出來。

就算他真的叫了出來，龍城璧也絕不會去救他。

因為他已知道高丈二為甚麼要掌他的嘴巴，而且也知道這一記耳光絕對不會把唐竹權打死。

所以，他淡然置之，就像是在舞台下看別人做戲。

(二)

唐竹權這個人，表面上似乎「乏善足陳」。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人。

他的本領是包括多方面的，其中一套絕學，就是怎樣去摑敵人一個耳光。

他的一雙手雖然又肥又大，但無論是左手還是右手，都可以在一刹那間連續給別人獎賞幾個耳光，而對方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但他却沒有想到，自己也會遇上了一個「打耳光」的高手，而且這人還是一個比自己矮了半截的瘦小老頭。

啪！

啪！

左一記，右一記，總共兩記耳光，打得清脆玲瓏，打得挺够响亮。

唐竹權的表情變了。

看他的表情，簡直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

但龍城璧却居然笑了。

他笑得很愉快，臉上充滿「幸災樂禍」的表情。

唐竹權忍不住走了過去，問道：「你笑甚麼?老子的臉上又沒有被打出一朵玫瑰花。」

龍城璧淡淡笑道：「幸好我不是高先生，否則你這兩句說話，又得再挨兩記耳光。」

唐竹權怒道：「這算是甚麼道理，難道老子……老子……」

說到這裏，他的怒容忽然消失，一雙眼睛瞪得比銅鈴還大。

龍城璧悠然道：「你現在應該明白，高先生為甚麼要給你兩記耳光了。」

唐竹權的身子彷彿有點軟了。

高丈二忽然又站在他的眼前。

高丈二伸出右手的食指，幾乎一下子就指在唐竹權的鼻尖上，冷冷道：「算來算去，老夫都是你的前輩，而你却老子前老子後的，算是那一門的規矩?」

唐竹權答不出。

龍城璧却代替他作出回答，說：「這是無禮門的沒規沒矩。」

高丈二聽得一呆，繼而大笑道：「不錯，不錯！原來是無禮門的沒規沒矩，那好極了，從今後起，你就是無禮門的門主，妙極，妙極！」

唐竹權怔怔的站在那裏，雖然他的臉還是被打得火熱辣的，但他現在已不覺得疼。

他覺得很妙，很有趣！而且也很有意思！

他忽然怪笑一聲，說道：「你們的建議很好，日後有機會，老子一定成立無禮門，讓天下間最沒有禮貌，最不成體統的混蛋全都成為老子的下屬，豈不妙絕?」

龍城璧搖搖頭：「那不成。」

唐竹權道：「有何不可?」

龍城璧道：「令尊一定會反對。」

唐竹權搖搖頭：「他不會反對，老子又不是去殺人放火，又沒有敗壞唐門的聲譽……」

龍城璧打斷了他的說話：「別再胡思亂想，還是讓高先生清靜一點，給敖少動治療傷勢。」

唐竹權果然閉上了嘴巴。

× × ×

直到很久之後，江湖上一直沒有出現過甚麼「無禮門」，但却出現了一個很古怪的幫會，而首領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與起創門立派之心，完全是因為高丈二打了他兩記耳光，而龍城璧又跟他開玩笑開出來的。

但這是後話。

後話當然不必提，因為那已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三)

漫長而艱苦的黑夜終於渡過。

對於高丈二和敖少動來說，這一夜都是畢生難忘的。

高丈二雖然醫術高明，但要把敖少動的血豹吼山掌傷治好，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強把敖少動從死亡邊緣挽回過來！

× × ×

晨曦斜照在高丈二的臉上。

他的臉很蒼白，但臉上神態却帶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他對龍城璧的第一句說話是：「好險呀！」

唐竹權本已睡得很熟，但忽然插口就問：「如何險法?」

高丈二吸了口氣，道：「假如昨天老夫來遲一刻，而你們又把他帶去醫谷找尋時九公醫治的話，那麼他現在已是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唐竹權霍然站起，道：「難道你以為時九公的醫術比不上你?」

高丈二搖頭。

唐竹權道：「難道你以為時九公醫不好這種掌傷?」

高丈二又搖頭。

「時九公醫術天下無雙，老夫就算對別人不服，但不能不佩服這個老怪物。」

唐竹權贊同他的說法：「這老頭兒的確是一個怪物，就只是頭上欠缺兩隻角而已。」

高丈二瞪他一眼，叱道：「無禮！」

唐竹權立刻閉上嘴巴。

高丈二輕輕嘆息一聲，道：「時九公雖然有本領可以治好血豹吼山掌，但當你們去到醫谷的時候，却已太遲了。」

龍城璧聞言，不禁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果然好險。」

高丈二嘆了口氣，道：「雖然他現在已性命無虞，但他的武功……」

唐竹權目光一閃：「他將會喪失了武功?」

高丈二點點頭：「可能性極大。」

唐竹權忽然跳了起來，大吼道：「陰鶴牛鼻子，老子要拆了紫雲觀，把裏面所有的道士……」

說到這裏，忽然又嘆了口氣，道：「那些道士未必個個如此可惡，但陰鶴却萬萬不能放過！」

高丈二凝視着他，半响才道：「敖少動是你的老朋友?」

「不是老朋友，是新朋友。」

「既然不是老朋友，你何必這麼關心他?就算他的武功丟了，性命也丟了，你都不必這麼緊張。」

唐竹權道：「這可不對，朋友就是朋友，無論是相識數十年的朋友也好，相識只有三天的朋友也好，只要你把對方視為朋友，就應該關心對方，豈能連朋友的死活都置諸不理?」

高丈二大笑：「說得好！果然不愧是杭州老祖宗的好兒子。」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但求高前輩別再給我獎賞耳光，晚輩已十分感激了。」

「晚輩」二字出自唐竹權之口，倒是一件破天荒的妙事。

唐竹權就是一個這麼妙的人，你若有一個這麼樣的朋友，一定可以胖起來的。

他是一個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的人通常也會被他感染得很愉快。

愉快的人比較容易胖，這一點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

(四)

辛馳把自己房子騰了出來，給敖少動作為治療傷勢的地方，可說是大方得很。

但他的大方却給自己惹來麻煩，而且這個麻煩眞還不小。

× × ×

在求名階不遠處有一間小小的客棧。

客棧雖小，但却地方雅緻，客棧背後，還有一口湖水清澈的綠水湖。

秋風吹縐湖水，枯黃了的梧桐葉一片一片的落下，其中一片隨風飄舞，飛入了湖中。

就在這時候，湖中竟然冒出了一個水淋淋的綠袍人。

那片枯葉落在他的手中，他緊緊的揑着不放，就像是揑着一塊黃金，甚至是一塊無價之寶。

雖然他的年紀只有三十歲，但臉上却有太多皺紋，以致今天覺得他已快五十。

他的眼睛白多黑少，眼神中充滿凌厲的殺氣。

他的腰間繫着一柄狼牙棒，一般的狼牙棒的長度最少超過六尺，但他的狼牙棒却是只有三尺而已。

但他的狼牙棒份量不輕，因為它是用天山寒鐵鑄煉而成的。

江湖上只有一柄這樣子的狼牙棒，它的名字是「鐵牙」。

「鐵牙」的主人也姓鐵，他叫鐵苗。

鐵苗是江湖上的殺人王，他殺人從來

不必有很充份的理由，全憑一念好惡而行事。

所以，江湖上也有人叫他做「殺人瘋子」。

鐵苗在十一歲的時候就已開始刦殺鏢旅。

十五年前冰火鎭上，他曾遭遇到八間鏢局的高手追殺，但結果仍然給他逃脫。

三年後，這八間鏢局的遭遇可慘了。鐵苗回來找他們報仇，在短短三個月之內，這八間鏢局剩下來的活人恐怕還不够三十。

這三十人可說很幸運，也可以說是很悲慘。

他們目睹鏢局中人，紛紛死在「鐵牙」之下，雖然鐵苗只是單身一人，但却根本沒有人能給他多大的威脅。

虎入羊羣的場面，是很可怕，令人爲之毛骨悚然的。直到十年前，鐵苗這個人在江湖上消失了影踪。

江湖中人都鬆了口氣，但那些鏢局却已陷入了萬刦不復之境，再也沒有一間能够重新在江湖上崛起。

那是一筆血債！

這筆血債，縱然傾盡長江之水，也難以洗刷乾淨。

（五）

從湖底冒出來的怪人，就是鐵苗。

顯然，他是從這一口湖的彼岸，潛泳渡過來的。

但他的目的是甚麼呢？

× × ×

已是黃昏時候，辛馳坐在客棧靠近窗子的一副座頭裏，喝着一杯酒味還不算太壞的玫瑰露。

這裏的酒當然絕不能跟求名階相比。最少，在價錢方面也相差得很遠。

但辛馳還覺得這裏很舒服，甚至比他自己的房子還更舒適。

他一直都很想住在這間客棧，因爲這間客棧的老闆已在五年前病逝，而他遺下來的老婆却是辛馳一直暗戀着的邱三娘。

邱三娘還沒有嫁給這間客棧老闆的時候，辛馳一直都很喜歡她，但結果她却寧願嫁給小客棧的小老闆，也沒有答應辛馳的求親。

辛馳沒有怪她。

姻緣這種事，本來就沒有人能够勉强的。

但邱三娘的運氣並不怎樣好，她成親還不滿一年，就已成爲寡婦。

辛馳還是沒有忘記這個女人，她一直都是他的夢中人。

他是很痴心的。

他比那些初嚐愛情滋味的少年，還更痴。

他知道邱三娘並不是討厭自己，也不是對自己全無好感。

但昔年她的選擇却不是求名階的大老闆，而是這間小客棧的小老闆。

沒有人能說她錯。

她唯一的錯，就是運氣不好。

但又有誰能知道自己將來的命運呢？

× × ×

邱三娘在廚中燒菜。

她的心的確已給辛馳打動。

她已暗中決定，只要辛馳再向自己求親，她就答應他。

她並不是個蕩婦，但却也不願意孤零零的過一輩子。

她是個女人，一個成熟的女人。

成熟的女人，往往比十七八歲的小丫頭更難忍受寂寞。

殺人瘋子

（一）

邱三娘是淮揚人氏，她現在燒的正是淮揚菜餚。

她親手爲辛馳泡製的菜是醬爆田鷄腿，三絲魚卷，水晶蝦餅，還有一隻紅燒野鴨。

能讓邱三娘親自下厨掌杓的人並不多，就連她以前的丈夫，也很少機會能嚐到她親自泡製的菜餚。

田鷄腿已在鍋裏爆得又香又滑，這第一道菜已接近完成的階段。

邱三娘臉上露出了滿意之色，雖然近來她已很少入厨，但烹調的功夫還是保持着極高的水準。

淮揚菜一向以製作精細，風味絕美膾炙人口，邱三娘更是箇中能手，她的烹調功夫自然不會讓男人感到失望。

田鷄腿好香。

但就在邱三娘準備把田鷄腿上碟的時候，一隻青筋怒凸的怪手從她脅下穿過，幾乎一手就把鍋裏所有的田鷄腿抓起來。

邱三娘立刻張嘴呼叫。

但她只是張大嘴巴，却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這一隻可惡的怪手，竟然用其中一條田鷄腿骨，迅速地把她的啞穴點住。

邱三娘懂武功，她知道自己的啞穴被點，立刻就要反抗。

但她的反抗完全於事無補，她雖然懂武功，但却絕不是個高手。

她的武功只能對付那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遇上了這一隻突如其來的怪手，她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根本無法跟對方相比。

她的反抗行動剛開始，忽然腰間一麻，整個人立刻就變得像是一尊木偶。

接着，她看見了一個身穿綠袍，面目猙獰的男人，正用一種可怕的目光緊緊盯着她。

他的左手有一塊濕淋淋的枯葉，而他這個人也是濕淋淋，就像是從湖裏撈上來似的。

事實上，他的確是從湖裏走上來的。

綠袍人把那塊枯葉在邱三娘的眼前晃了一晃，忽然冷冷道：「妳可知道這是甚麼？」

邱三娘知道。

那是一塊梧桐葉，而她的丈夫的姓名，却是葉梧桐。

這綠袍人顯然是來找葉梧桐的。

綠袍人沉聲道：「他在哪裏？」

說着，他把她的啞穴解開：「妳若敢大呼小叫，我立刻就斃了妳。」

他說完之後，居然把手中燙熱的田鷄腿連骨帶肉的塞進嘴裏，而且很快就完全嚼爛，嚥下。

邱三娘凝視着他：「你很餓？」

綠袍人冷冷道：「我不但很餓，而且已很久沒有親近女人了，妳的回答若令我不滿意，我保證今天之內可以把妳强姦七次！」

他的說話並不像是用來唬嚇女人的。

沒有人能懷疑他的說話，邱三娘也不能。

綠袍人那肥膩的右手忽然摸在她的臉龐上，又問：「葉梧桐在哪裏？」

邱三娘盡量保持鎭靜，回答道：「他已死了。」

綠袍人冷笑又冷笑，突然在她的臉頰上狠狠的揑了一把。

邱三娘不敢叫出來，極力忍着痛楚。

她只是奇怪，店裏的馮二厨和雜役小厮爲甚麼忽然全都不見了。

還有她的一個小侍婢春棠，也沒有走進厨裏。

綠袍人似已看穿了邱三娘的心事，冷冷道：「他們不會走進這厨房，因爲他們的腦袋都已變成一團肉醬。」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邱三娘已赫然發覺厨房門外，躺着了一個血淋淋的人。

那是她一直都很寵愛的侍婢春棠。

春棠也懂武功，而且比邱三娘本事得多，但她現在却已變成了死人。

綠袍人沒有說謊，他的說話的確不是用來嚇人的。

（二）

這間小客棧的老闆本來並不叫葉梧桐，在這裏，人人都叫他老韓。

老韓當然是姓韓的，他的名字也不叫梧桐，而是天生。

但這綠袍人要找的是葉梧桐。

葉梧桐也就是韓天生，這兩個完全不相同的名字原來就是同一個人。

綠袍人微微一笑，道：「他雖然易名姓韓，而且躲到這裏來，但我現在還是找到來，妳若不說，只會白白的賠上一條性命。」

邱三娘吸了口氣，胸膛起伏的說道：「他的確已死了。」

綠袍人冷冷道：「妳不必瞞我，他一定仍然活着，他一定是躲了起來。」

邱三娘嘆道：「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帶你到他的墳墓。」

綠袍人彷彿怔了一怔，但隨即又道：「你們玩的是甚麼把戲，想把我騙到甚麼地方？」

邱三娘初時的確很害怕，但現在她却變成氣極了。

她沒有說謊。

她知道韓天生的名字是葉梧桐，而且也知道葉梧桐在江湖上有不少仇家。

但有一點千眞萬確的事實，就是葉梧桐已經死了。

葉梧桐也許武功極高，但武功極高的人未必就不會生病，而且因病逝世絕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但這個可惡的綠袍人却不肯相信。

邱三娘忍不住說：「你可以殺了我，也可以强姦我，但你永遠都不會找到葉梧桐，除非你馬上死掉，到地獄裏去找。」

她的說話很堅決，十足十的肯定：葉梧桐已經死了。

綠袍人又呆了一呆，突然獰笑。

無論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當他臉上露出這種笑容的時候，通常都是一種極危險的訊號。

邱三娘當然看得出。

但看得出又怎樣？

她現在就像那些被宰殺的田鷄，一切的命運都掌握在別人的手裏，要剮要殺，要剝皮砍頭，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她索性閉上了眼睛。

那隻肥膩、醜惡的手，竟然摸在她的頸子上，而且還向下徐徐蠕動。

邱三娘咬着牙，想哭。

但她沒有哭出來，她早已不是個小孩子。

任何人都可能會有給惡犬咬一口的時候，哭泣只是驚慌害怕的表現，絕對不會把惡犬趕去或是嚇走。

惡犬是沒有憐憫之心的，也許你越害怕，越哭泣得厲害，牠反而會咬得更深，咬得更狠。

所以，她只能忍受着。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們都聽見了一個人冰冷而憤怒的聲音，冷冷的叱喝道：「你若果敢動她一根毫髮，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綠袍人臉上肌肉一陣跳動，他似是考慮了半晌，終於把手縮了回來。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穿看得整齊而華麗的男人，正用着一種深沉的目光盯着他。

綠袍人冷笑：「你就是求名階的辛大老闆？」

那人點頭頭。

綠袍人沉吟着，道：「你可知道我是誰嗎？」

辛馳的目光更深沉。

他的目光凝注在綠袍人腰間繫着的「鐵牙」，終於道：「閣下就是年紀輕輕就已令到江湖八大鏢局家破人亡的殺人瘋子鐵苗？」

綠袍人乾笑一聲：「好眼力。」

辛馳道：「你是不是個男人？」

鐵苗冷笑道：「難道我居然會像個女人？」

辛馳道：「你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而是根本就不像一個人。」

鐵苗冷冷道：「辛大老闆的意思我已明白，你是要我放了葉梧桐的老婆。」

辛馳道：「你若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還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鐵苗忽然嘆息一聲：「如此看來，葉梧桐果然已經死了。」

辛馳點點頭道：「你是從那一點看出來的？」

鐵苗不假思索的道：「倘若他現在仍然活着，也不必輪到辛大老闆來保護這個女人。」

辛馳道：「你並不愚蠢。」

鐵苗道：「葉梧桐隱姓埋名，想不到最後還是難逃一死的厄運！」

辛馳道：「你找葉梧桐，是爲了要斬草除根，還是要報仇雪恨？」

鐵苗冷冷一笑：「既是斬草除根，也是要報仇雪恨？」

辛馳動容道：「葉梧桐曾做過對不起

你的事？」

鐵苗目中燃起了仇恨的火燄，冷冷道：「若不是他，十五年前我豈會被一百零八個高手追殺於冰火鎮上。」

辛馳點點頭，這一點他是同意的。

但他却接着說道：「但你可知道，你把八大鏢局害得有多慘？」

鐵苗冷哼一聲：「他們爲奸商惡吏護送財物，其中多半都是不義之財，正是刦之不枉。」

辛馳冷笑道：「簡直是强詞奪理，一派胡言。」

鐵苗的目光遙望着遠處的湖水，冷冷道：「聽說辛大老闆的劍近年來已很少殺人。」

辛馳沉默半晌，才道：「你莫非要讓辛某大開殺戒。」

鐵苗冷冷道：「只要你能殺我，我這條命是隨時都願意死在辛大老闆劍下！」

一直沉默着的邱三娘突然尖叫起來：「不，辛老闆，你是打不過他的。」

辛馳身子猛然一震。

他的身子震動，並不是因爲驚懼，而是因爲感激。

邱三娘說出這些說話，最少證明她也同樣關心自己。

辛馳當然不會走。

就算他只剩下一條腿，一條臂膀，他都絕不會退縮。

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鐵苗實在是一個極厲害的强敵。

（三）

辛馳的劍突然出手。

他這一劍來勢並不兇悍，但招式却是出人意表的奇異。

他一劍刺出，鐵苗身形也隨即移動。

雖然這一間厨房面積不能算細小，但動起武來却是未免太狹窄。

鐵苗只覺得劍氣蕭蕭，直侵肌膚之內。他立刻施展輕功，人如急箭般從一個窗戶飛躍出去。

辛馳窮追，也從這窗戶穿了出去。

但當他的身子還沒有完全穿過這窗戶的時候，「鐵牙」已像一枚巨炮般向他迎頭擊至。

鐵苗顯然早已料到辛馳會從這裏追出來，而他出手之快捷、兇狠，也着實令人佩服。

幸而辛馳的反應同樣敏銳，他並非盲目追趕，而是隨時隨地都在留意對方會採取反擊的行動。

鐵牙還未擊中他的頭，他的身子已飛彈起來，凌空向上射了出去。

但這也是鐵苗最希望所見的事。

這本來就是他給自己製造的機會，辛馳人在半空之中，姿勢雖然美妙，但當他落下來的時候，亦難免會有一陣子的手忙脚亂。

倘若辛馳的對手不是鐵苗，他也許還不會忙亂。

但他的對手是鐵苗，鐵苗的殺人手段，辛馳雖然沒有親眼見過，但却也聽人說過不少。

鐵苗的脚步一直穩如泰山的屹立在地上，而辛馳的身子已開始急速下墮。

對於鐵苗來說，這正是突施襲擊的大好時機。

從十一歲開始，就已擅於殺人的鐵苗，他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殺敵的機會。

他一點也不放鬆，混身氣力凝聚在鐵牙上，再次全力揮出。

他這一次出手，威勢更是驚人。

辛馳只覺四下旋風激蕩，鐵牙上每一枚尖刺發出森冷的寒氣，襲上他的胸膛。

辛馳雖然連絕情三異都敢趕跑，但對着這個神秘可怕的殺人瘋子却是有點心悸的感受。

但爲了邱三娘，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

（四）

鐵牙已幾乎砸在辛馳的胸膛上。

但辛馳畢竟還是辛馳，雖然他落在下風，但他的劍仍在手中。

只要有劍在手，他就能應付危險，絕不會在劣勢中坐以待斃。

鏗！一陣燦爛的星火飛濺，辛馳總算以全力一劍，震開了鐵苗的鐵牙。

鐵牙無恙。

但辛馳的劍却正崩開一個缺口。

鐵苗獰笑，怪叫道：「好劍？」

辛馳却笑不出了：「我的劍已崩缺，還算是甚麼好劍？」

鐵苗道：「你的劍若不好，現在恐怕已斷爲數截。」

辛馳一聲咆哮，劍招又再發動。

他的劍一發動，就連他自己也未必能够制止。

他的精神、氣力、生命中所有的精髓，都已溶化在這把劍之上。

劍雖已缺，劍招却是更爲駭人。

倘若他的對手不是鐵苗，他每一招都可立斃敵人於劍下。

劍網重重，劍網已落下。

但鐵苗還是站得那麼穩定，絲毫沒有驚亂的現象。

「殺！」

鐵苗突然一聲暴喝响起，他手中的鐵牙也同時向劍網一飛冲天。

「嗤」的一聲，兩件兵刃拉鋸着，發出一陣極刺耳的聲响。

鐵苗縱聲狂笑，脚步一滑，欺身向辛馳左方逼上。

兩件兵刃，仍然如膠似漆的黏在一起，但鐵苗的左掌却已臏了出來，挾着嘶嘶之聲向辛馳右肩上拍去。

這一掌絕非尋常可比，也許比鐵牙更毒辣，更令人防不勝防。

辛馳立刻驚覺，身形倒飛逾丈，整個人縮進一大片比人還高的蘆葦中。

蘆葦之後，就是那一口湖水清澈碧綠可愛的小湖。

鐵苗攻勢大盛，鐵牙又再向辛馳的胸前飛來。

辛馳身形雖然不慢，而且已迅速地還擊了十二劍。

但鐵苗的身手却比他更快。

鐵苗捲入劍網中，劍網一下子突然四散消失。

鐵苗一聲暴喝：「倒。」

辛馳臉如死灰，呼吸急速，眼神變得全無光澤。

鐵牙已嵌進他的小腹，他渾身的眞氣

已無法再凝聚，更無法發揮劍上的威力。

辛馳慘然一笑，嘶聲道：「你殺了我，你一定要殺了我？」

鐵苗把鐵牙收回，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道：「我要你活着，讓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知道，鐵苗已再回到中原武林。」

辛馳怔怔的站在哪裏，恨不得一劍自刎。

但就在這時候，他的身邊突然悄悄的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用抱歉的口吻對他說：「對不起，當在下知道這裏有事發生的時候，我已趕到來，但却還是太遲了。」

這人的手按在辛馳的背心，一股灼熱的內家眞氣源源輸入他的體內。

辛馳目光一亮。

他在瀕臨絕望的時候，忽然獲得了一絲生命的光輝。

他實在想不到會在這個時候看見雪刀浪子龍城壁。

四大神魔

（一）

龍城壁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他總是喜歡在別人最危急的時候突然出現，有時候甚至有人會以爲他是個「神仙」。

龍城壁不是神仙。

但他却比絕大多數的神仙，更關心別人。

也許世間上許多傳說中的神仙，其中絕大部份是根本不存在的。

眞正存在的神仙，有多少，你能知道嗎？

×　×　×

遺憾的是，龍城壁雖然曾經被人以爲他是個神仙，但他畢竟不是。

他若是個神仙，能够預卜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或者他的行動能像神仙一樣快，可以騰雲駕霧早一點來到這裏的話，辛馳就不會被鐵苗擊至重傷。

他的出現，確是未免遲了一點。

但他畢竟來了。

他來了，鐵苗就不能走。

而且鐵苗也不願意走。

對於這個突然出現在辛馳身旁的年青人，他似乎有着一種濃厚的興趣。

他轉過身，冷冷的看着龍城壁，忽然說出了三個字：「你很帥。」

龍城壁淡淡道：「假如你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這三字最少可以使在下自我陶醉大半天。」

鐵苗搖搖頭，用一種奇特、充滿肅殺氣味的聲音說：「我指的不是你的臉孔，而是你的輕功。」

龍城壁笑了。

他的笑容很愉快，就像是骰寶桌上的莊家剛撤了一手豹子：「原來我的輕功很帥，可惜這件事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

鐵苗道：「你若早一點知道，那又怎樣？」

龍城壁悠然一笑，不答反問：「你可知道輕功最大的用處是甚麼？」

鐵苗冷冷道：「不太清楚，我一向都是個糊裏糊塗的人。」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輕功最大的用處，只有一個字。」

「逃？」

「不錯，你還不算太糊塗。」龍城壁輕輕咳嗽兩聲，接着說：「我若早一點知道自己的輕功很帥，當我遇見痲煩，或者是看見別人有痲煩的時候，我一定會逃得老遠，而且越遠越好。」

鐵苗冷笑道：「這還算是男人嗎？」

龍城壁道：「就算不像男人，最少也强勝於變成一個死人。」

鐵苗冷冷道：「你的說話好像很有道理。」

龍城壁道：「本來就很有道理。」

鐵苗道：「但你現在沒有逃，而且還自動走了上來。」

龍城壁嘆道：「我一直都以爲自己的輕功並不好，就算要躲要逃也逃避不了，所以只好把心一橫，索性闖進漩渦裏。」

鐵苗沉吟着，忽然道：「今天你若不死，將來年紀老了，大可以成爲一個說書先生。」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又道：「你的說話很動聽，而且能够把絕對無稽的理論說得頭頭是道，所以當你說三國演義的時候，就算說張飛喝斷長板橋之後，一口氣又把斷橋吹到黑龍江，相信別人也會深信不疑。」

龍城壁道：「閣下一言驚醒，將來我老了，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鐵苗淡笑：「那倒不必。」

龍城壁目光一落，道：「難道你已認定我絕對活不過今天？」

鐵苗把手中的鐵牙揚了一揚，道：「除非是奇蹟出現。」

龍城壁抱拳微笑：「在下雖然只是一個無名小輩，但却最喜歡與高手較技。」

鐵苗又再重新打量了他一眼：「你既常與高手較技，絕不會是庸手，既非庸手，又豈會是無名之輩？」

龍城壁道：「尊駕是……」

「鐵苗。」

「十一歲就令到江湖上八間鏢局家散人亡的鐵苗？」

「不錯，別人還叫我殺人瘋子。」

龍城壁一聲喟嘆，道：「尊駕是否瘋子，在下不敢妄下判語，但殺人如蔴，心狠手辣，却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鐵苗沉着臉道：「鐵某殺人，本來從不問對方姓名，但你例外。」

龍城壁道：「何以例外？」

鐵苗冷冷道：「你絕不會是個尋常的武林人物，今天你若死在鐵牙之下，我一定會爲你立碑。」

龍城壁淡淡道：「如此豈不太隆重了一點？」

鐵苗叱道：「別多廢話，你若在拖延時間，希望援兵趕到，那是白費心機！」

那知他語聲未落，不遠梧桐樹下已响起了一個人的笑聲：「他不必拖延時間，老子早就已經在這裏，老子若要插上一手，此刻你已歸天去也！」

鐵苗神色不變，也沒有回頭望過去，只是冷冷道：「這個大胖子是誰？」

那人大聲道：「老子是你的老子，你

要叫老子一輩父親大人，豈可他奶奶個熊如此無禮！」

「老子」加上「他奶奶個熊」，再加上如此古怪的說話和聲調，這人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鐵苗總算嗅到了一蓬濃烈的酒味，突然脫口道：「是杭州唐竹權？」

唐竹權哈哈一笑：「龜兒了還不太笨哩！」

龍城璧怔了怔，忍不住道：「你是他的父親大人，他却是個龜兒子，你算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一愕，道：「你聽錯了，老子不是叫他龜兒子，而是叫他乖兒子。」

龍城璧道：「這種兒子一點也不乖，他剛才打傷了辛老闆。」

唐竹權皺了皺眉，道：「唉，兒子不乖，兒子不肖，龍老弟，你就給他重重一頓教訓也罷。」

這兩人你唱我和的，一點也沒有把鐵苗放在眼內。

但鐵苗居然還是很沉得住氣，一點也沒有發怒的樣子。

（二）

一陣西風吹過，鐵牙突然逆風向龍城璧擊去。

龍城璧的刀還沒有出鞘，鐵苗已展開了兇悍的攻擊。

鐵苗臉上湧起一片凌厲的殺機，他的身形，比一條剛從山林裏竄出來的豹子還快。

龍城璧脚步一滑，退到一株比人還矮的小樹旁。

鐵牙如電急追。

唐竹權怪叫道：「龍老弟可得當心，這畜生可不容易收拾。」

龍城璧沒有輕敵。

鐵苗能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威震綠林，自然不是一號簡單的人物。

雖然他們年紀相差不遠，但鐵苗出道遠比龍城璧爲早，江湖經驗也比龍城璧爲豐富。

他的動作很快，鐵牙寒光閃動，又再急劃龍城璧的胸腹。

在殺人方面來說，鐵苗的確是個專家，除非他根本不想殺害對方。

就在這一刹那間，辛馳已明白到自己剛才爲甚麼沒有死。

× × ×

辛馳敗在鐵苗手下之後，他整個人已陷入崩潰的狀態。

鐵苗若要殺他，實在是易如反掌。

但鐵苗却讓他活着。

鐵苗要讓他親眼看見自己心愛的女人被汚辱！

那實在比殺了辛馳還要更殘酷得多。

當辛馳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全身都已被冷汗所濕透。

他突然跪了下來，不住的在顫抖……

（三）

鐵苗一面揮動鐵牙，一面冷笑。

他的笑聲並不好聽，既尖銳又刺耳。

但更難對付的，却還是他手中的一柄鐵牙。

冷笑聲中，忽然又响起了一聲咆哮。

咆哮聲也是鐵苗口中發出來的，自從接戰以來，龍城璧的嘴巴一直都沒有發出過任何的聲音。

鐵苗忽然咆哮，原來他的鐵牙竟然被龍城璧的刀砍崩了一小塊。

鐵苗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他不相信自己的兵刃竟然也會被別人的兵刃所損壞。

他不再急攻，脚步漸漸緩下。

他的脚步變得沉重，他混身眞氣都凝聚在鐵牙之上。

× × ×

雙方的動作由快轉慢，但形勢却變得更加兇險。

鐵苗對付辛馳只用半力，依然猶有餘刃，但在龍城璧的刀下，他却是無法輕鬆起來。

四道目光在半空中交迸，他們的目光越來越森冷，殺氣也是越來越重。

這一次，開始發動攻勢的是龍城璧。

他的刀剛劈出，鐵苗也已欺身迎了上去。

雙方的動作都不太快，但却連遠處蘆葦叢中的鴉雀也被驚飛。

鐵牙忽然冲天飛起。

鐵苗的人也飛起，然後，又再迴翔落下。

他的姿勢很美妙，和他醜惡猙獰的外表完全相反。

當他的人落下之際，龍城璧的雪刀已急劈二十一刀，揮斬目標，盡是鐵苗的雙腿。

只要把鐵苗任何一條腿卸了一條下來，這一戰的勝負已可分明。

但鐵苗的腿沒有被卸下。

他用鐵牙配合着美妙的姿勢，在半空中接下龍城璧這二十一刀。

也許他是有點勉强，但無論怎樣，龍城璧這二十一刀並未能使鐵苗受到半點的傷害。

就憑這一下子看來，鐵苗已不愧是個一等一的頂尖高手。

但在鐵苗心目中「頂尖高手」這四個字，是屬於龍城璧的。

他現在已知道對方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而且也有了下一步的打算。

他下一步的打算並不是繼續打下去，而是逃！

（四）

殺人瘋子並不是一個不要命的瘋子。

他要別人的性命，也要自己的性命。

倘若對方只有龍城璧一人，鐵苗必然會跟對方拚個明白。

但他却還有一個忌憚。

——杭州唐門的大少爺，正在虎視眈眈！

他不相信唐竹權會袖手旁觀。

他覺得自己的形勢極其不利，就算他能擊敗龍城璧，仍需兼防唐竹權。

這一戰他沒有多大的把握。

既無把握，何苦戀戰？況且他本來要追殺的對象，並不是龍城璧和唐竹權。

鐵苗連接龍城璧二十一刀之後，突然又再翻身，瞬即撲進湖中。

他諳熟水性，在湖中就像是一條靈活的魚兒，很快就完全消失了踪影。

唐竹權微微一怔，喃喃道：「此人精通水性，老子實難望其背項！」

龍城璧沒有追上去，他現在最急切要辦的事，就是把邱三娘和辛馳帶回求名階去。

× × ×

敖少勳的傷勢已略見起色。但高丈二又要忙着替辛馳治傷。

他一面替辛馳治理傷勢，一面嘆道：「連殺人瘋子也出現了，江湖大亂，恐怕就在目前。」

龍城璧沉吟着，忽然說道：「鐵苗要找尋的人是葉梧桐，而葉梧桐與鎭山鏢局的總鏢頭頗有淵源。」

辛馳喘着氣，道：「他們是結義兄弟……咳！咳！……」

高丈二拍桌怒道：「葉梧桐是甚麼東西干你鳥事？你傷勢如此沉重，還要開口說話，並非不要命了？」

辛馳一怔，只好長長嘆了口氣，閉嘴不語。

龍城璧也是一愣，一時間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高丈二用金針療穴法爲辛馳治傷，但却並不見得怎樣「聚精會神」，他倒是很輕鬆的。

但他確然醫技高明，辛馳原本痛苦萬狀的，但經過高丈二的針療後，痛苦程度已然大減。

高丈二忽然冷冷一笑，道：「鐵苗這小子不愧是個練武奇材，但却死性不改，有到現在還是幹着傷天害理的事。」

唐竹權原本在房外喝酒，忍不住插口道：「高前輩以前豈非也幹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

高丈二臉上並無慍色，而且一口就承認下來，道：「傷天害理的事老夫以前的確幹過不少，所以老夫已隨時準備別人來找老夫報仇，奪取老夫的性命。」

唐竹權又喝了一口酒，大笑道：「高前輩原來也和悔燈和尚一般，放下屠刀，不再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他笑聲漸止，又道：「這種決定很好，但你爲何不跟隨悔燈和尚削髮爲僧？」

高丈二「呸」一聲，道：「老夫既不吃齋，又不戒酒，如何能皈依佛門？」

唐竹權笑道：「花和尚也不是吃齋，又不戒酒的。」

高丈二怒道：「你再胡說八道，老夫可不客氣。」

想起了高丈二打耳光的絕技，唐竹權不由雙肩一聳，果然不敢再說甚麼。

過了大半個時辰，高丈二總算又救了一條寶貴的性命。

他以前殺人多，救人少，但現在却是剛好相反。

龍城璧走到唐竹權面前，淡淡道：「他們的確變了。」

唐竹權一呆。

「他們是誰？」

「悔燈和尚、高丈二，還有不少以前曾在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的惡魔，邪派高手。」

「那些人又是誰？」

龍城璧沉默了半晌，道：「據我所知，其中還包括了四大神魔。」

唐竹權目光一亮：「悔燈和尚豈非也是四大神魔之一？」

龍城璧點點頭，道：「悔燈和尚是四大神魔中，排名第二的金笛神魔屠六。」

唐竹權道：「他已看破紅塵，且願意窮有生之年，爲以前所幹的壞事贖罪。」

龍城璧道：「不錯。」

唐竹權道：「其他三人又如何？」

龍城璧道：「其餘三大神魔，其中有兩人也已改邪歸正，而且對以前所幹的事深感懺悔。」

唐竹權抬起了頭，道：「他們是不是青竹神魔宇文昌，和銀手神魔盧雁本？」

龍城璧點頭道：「你說的不錯。」

唐竹權怔了怔，道：「還有鐵狠神魔勾千毒呢？這老混蛋又怎樣？」

龍城璧遙望着遠方的一片灰雲，道：「勾千毒早在十五年前，便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唐竹權道：「這老混蛋莫非已經下了第十八層地獄？」

龍城璧道：「他若下了第十八層地獄，自然天下太平，但他仍然活着，而且還教出了一個很有本領的徒弟。」

唐竹權想了一想，忽然脫口道：「那鐵苗莫非就是勾千毒的徒弟？」

龍城璧點點頭，道：「正是。」

唐竹權吸了口氣，道：「難怪這小子十一歲就能在江湖上弄得天翻地覆，原來是鐵狠神魔背後給他撐腰。」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勾千毒是四大神魔中的老三，但本領却比青竹神魔宇文昌和金笛神魔屠六還更厲害。」

唐竹權道：「鐵苗的武功已是極高，勾千毒豈非更加可怕？」

龍城璧道：「四大神魔成名江湖垂數十年，昔日連風雪老祖雖然神通廣大，却也未能對他們施以制裁。」

唐竹權道：「莫非連風雪老祖都對付不了這四大神魔？」

龍城璧搖搖頭，道：「這並不是能力和武功上的問題，而是風雪老祖根本就無法找到他們的巢穴。」

「他們的巢穴叫甚麼名字？」

「就叫神魔穴。」

「那必然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江湖中人並非沒有人進去過，而是進去之後從來沒有人能再活着走出來。」

唐竹權搔了搔頦子，笑道：「這倒有趣，有進沒出，如此生意包賺不蝕。」

龍城璧忽然坐在地上，閉目沉思。

過了許久許久之後，他才問唐竹權：「你敢不敢跟我去神魔穴？」

唐竹權連想都不想，立刻就回答說：「只要你敢去的地方，老子堅決奉陪。」

他這句說話，可說是「奉陪到底，義無反顧」之至。

以龍城璧的性格而言，天下間又有甚麼地方是他不敢去的？

唯一可以難倒這個浪子的地方，也許只有一個，那就是杭州唐家，而且剛巧唐老人又在家中。

他最怕見的人是唐老人。

但他最想見的人，却是唐老人的女兒唐竹君。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玄妙，玄妙得可以讓人茶飯不思，玄妙得可以讓人每個晚上

都睡不着覺。

幸好龍城壁沒有因此而消瘦。

他這個人雖然狂放不羈，到處闖禍，但却絕不會故意折磨自己。

雖然別人吃飯的時候他可能不下箸，雖然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可能還睜大眼睛看着天上的大月亮，但他仍然不會使自己缺乏營養，也絕不會把自己弄成「斯人獨憔悴」的樣子。

他要去神魔穴，自然是要去會一會鐵狠神魔勾千毒，雖然這件事可能很冒險，但他本來就是個喜歡冒險的人。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和唐竹權都聽見了高丈二的聲音在耳朵邊響起：

「你們若要去死老夫不反對，但你們要做勾老三的活靶子，老夫可不贊成！」

× × ×

高丈二的身材實在瘦小得可憐，但他的耳朵似乎比兔子還長，居然隔得老遠仍然聽見龍城壁和唐竹權的談話。

唐竹權咳嗽一聲，笑道：「高前輩以前豈非也是神魔穴的常客？」

高丈二搖搖頭，道：「常客二字倒談不上，老天與屠六相交多年，但神魔穴却只到過一次。」

唐竹權眉飛色舞，笑道：「一次已經很足够，晚輩也想去一次。」

高丈二冷冷道：「你以為神魔穴是銷金窩？還是個大酒窖？」

唐竹權道：「晚輩此行的目的，是要把勾千毒抓出來。」

高丈二嘿嘿冷笑：「勾千毒若容易對付，盧雁本也不會跳崖自盡了。」

龍城壁和唐竹權聞言，一齊呆住。

高丈二的神態也不再冰冷，而是一片黯然之色……

英雄末路

（一）

銀手神魔盧雁本跳崖自盡，這本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但龍城壁和唐竹權都沒有聽人說過。

高丈二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十年前宇文昌、屠六和盧雁本，都厭倦了為非作歹的、傷天害理的事，他們決議要重新改過，創立鐵旗門，容納那些眞正要悔過的江湖黑道人物。」

唐竹權道：「誰是鐵旗門的首領？」

高丈二道：「是青竹神魔宇文昌。」

龍城壁道：「四大神魔能改過以往胡作胡為的作風，實在是武林一大喜訊。」

高丈二道：「但鐵狠神魔勾千毒却堅決反對鐵旗門的成立，並且霸佔了神魔穴，自封為王。」

「自封為王？」唐竹權雙眼一瞪：「他想謀朝篡位造反？」

高丈二並不理會他的說話，接道：「他自封為『神魔之王』，並暗中網羅江湖上怙惡不悛的頑劣份子，要建立一個神魔王國。」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這厮野心勃勃，待晚輩去把他的心肝挖了出來下酒。」

高丈二冷冷道：「當年盧雁本曾講過幾句話，幾乎就和你的意思一模一樣。」

唐竹權大聲叫好，道：「有種！」

他大叫「有種」，却並不指明是盧本雁，那是說：「盧雁本有種，唐竹權也有種。」

龍城壁和他在一起這許多年，當然聽得出這種說話，不禁為之莞爾一笑。

高丈二却聽不出來，只是道：「盧雁本確很有種，而且立刻直闖神魔穴，要對付勾千毒。」

唐竹權一呆：「其他兩位神魔為甚麼不跟着去？」

高丈二嘆了口氣，道：「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盧雁本這一次的行動。」

龍城壁道：「據說盧雁本是個很自負的人，他幹甚麼事情都喜歡獨自進行。」

高丈二又嘆息一聲：「也就是因為過於自負，他終於着了勾千毒的道兒。」

唐竹權道：「勾千毒怎樣對付他？」

高丈二嘆道：「盧雁本中了他的裂骨蝕魂散。」

唐竹權一怔道：「裂骨蝕魂散是蜀中唐門的獨門暗器！」

高丈二道：「勾千毒神通廣大，連蜀中唐門的暗器也弄到手，但却不該用在自己人的身上。」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盧雁本中了這種毒，恐怕除了蜀中唐門之外，就連勾千毒也未必會有解藥。」

高丈二道：「勾千毒有沒有解藥，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知道，但他既然下得了手，又怎會替盧雁本解毒？」

龍城壁目光一閃，嘆道：「盧雁本的下塲，必然悽慘無比。」

高丈二黯然道：「他苦戰大半個時辰，總算勉强衝出了神魔穴，」

唐竹權道：「他能負傷衝出神魔穴，顯見勾千毒對於裂骨蝕魂散深具信心。」

高丈二嘆道：「他終於衝不過這一關，無法抵受那種痛澈心肺的痛楚，終於跳崖自盡。」

唐竹權冷笑一聲，道：「倘若晚輩中了這種毒，恐怕也未必能够令晚輩無可奈何。」

高丈二瞪目道：「你是唐門的人，當然不怕唐門的毒，但盧雁本却不是。」

唐竹權淡淡一笑：「所以晚輩認為，盧雁本雖然無法對付勾千毒，但我們却未必一定會輸。」

高丈二道：「但你們現在根本連神魔穴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

唐竹權笑道：「我們雖然不知道，但你知道也是一樣。」

高丈二搖搖頭，道：「絕不一樣。」

唐竹權道：「何以絕不一樣？」

高丈二冷冷道：「老夫知道神魔穴在甚麼地方，那是老夫的事，但老夫絕不會告訴你們知道。」

唐竹權忙道：「前輩，這豈非太不够朋友嗎？」

高丈二冷笑：「誰是你的朋友？老夫是你的前輩，並不是你的朋友。」

唐竹權氣得七竅生烟，忍不住道：「你以為老子眞的怕了你？」

他的牛脾氣一發作，就連龍城壁都無法把他按住。

龍城壁嘆了口氣，他以為唐竹權又要

挨耳光了。

但這一次高丈二沒有給他一記狠辣辣的耳光，却說：「你不必怕任何人，但却一定要小心一個人的性命。」

唐竹權道：「老子從都不替自己的性命担憂，因為這種担憂簡直是多餘的。」

高丈二嘆了口氣道：「老夫要你小心的並不是你自己，而是敖少動的師父！」

龍城壁道：「悔燈和尚？難道他已來到了這裏？」

高丈二說：「他若來到這裏，自然會和老夫這個老朋友在一起。」

龍城壁道：「你知道他的下落？」

高丈二嘆道：「老夫若知道他的下落，早已去找他。」

龍城壁道：「前輩的意思，是說有人想殺害他？」

高丈二冷冷一笑：「別的不提，單是紫雲觀的道士，就已人人都想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龍城壁道：「他們與悔燈和尚有何深仇大恨？」

高丈二搖頭：「沒有。」

龍城壁吸了口氣，道：「莫非是有人暗中懸賞，要殺悔燈和尚？」

高丈二點點頭，道：「不錯，他的腦袋值五萬兩。」

「五萬兩？」

「不是銀子，是金子。」

龍城壁和唐竹權一齊透了口氣。

「是誰這麼大手筆要取悔燈和尚的性命？」

高丈二沉吟着，道：「從表面上看來，暗中懸賞的人該是陰鶴道長，但老夫却認為陰鶴道長也只不過是受人所控制。」

龍城壁道：「能够控制陰鶴道長的人，世間上又有幾人？」

高丈二道：「鐵狠神魔勾千毒就是其中之一！」

龍城壁道：「勾千毒要對付的，又豈只是悔燈和尚而已，青竹神魔宇文昌，也是他要對付的目標。」

高丈二淡淡道：「還有老夫！」

「不錯，」龍城壁頷首道：「你們每人都很清楚勾千毒的底蘊，而且宇文昌更成立了鐵旗門，對於勾千毒的神魔王國，自然是極之不利。」

高丈二道：「所以他一定要除掉我們，而我們也不能放過他！」

（二）

黃昏，古塔外。又見秋雨。

塔外原本有一片廣塲，以前附近的鄉民經常在此舞棒弄刀，練習武藝。

但現在廣塲上已長滿荒草，昔日經常在此練武的壯男也已不復見。

他們去了哪裏？

答案是：他們都在一次火併中，給另一條鄉村的人打死了。

他們練武的目的，是為了要防禦別人的侵襲。

但結果，他們還是逃避不了悲慘的命運。

× × ×

古塔外豎起了二十六座墳墓，他們都是三年前在大火併中被殺的「勇士」。

他們的同鄉都稱呼他們是「勇士」，但這些勇敢的人却一倒不起。

新墳已變舊，但那一塲兇險的火併，人們還是沒有忘記。

他們固然傷亡慘重，但他們的對手也同樣獲得了一個沉重而可怕的教訓。

決鬥是殘酷的。

但更殘酷的却是暗襲。

決鬥是公平的，只要其中沒有勉强的成份在內，無論是任何一方吃了敗仗，都不能抱怨別人，也不必抱怨自己。

許多時候，決鬥是無可避免的。

尤其是在江湖上、戰塲上、情塲上，無論是誰都會遇到必須決一死戰的時候。

燕大公子不怕決戰！

他曾經歷過不少決戰，雖然他常贏，但也敗過一次。

他不怕決戰，縱使有一天他在決戰中倒下，他也不會覺得遺憾。

但他現在渾身都已虛軟，全身上下每一處肌肉甚至每一根神經都在崩潰的狀態中。

他的家遭遇到可恥的暗襲。

他也遭遇到可怕的襲擊。

他的兩隻手，十根手指，已脫離了他的軀壳。

對於燕大公子來說，世間上已沒有任何事比雙手齊斷更殘酷，更可怕……

（三）

燕大公子一向愛潔成癖，自他出生以來，他每一天都是那麼乾淨、整潔。

但經過了五天流浪漢一般的生活，他已變得面目全非。

昔日鮮衣怒馬，英挺不凡的「金燕子」燕勝侯，現在已變成了一條比乞丐還不如的「泥蟲」。

他全身上下都是爛泥漿、污漬甚至包裹着他的每一根頭髮。

雖然現在又已下雨，但雨水並未立刻使他回復本來面目。

他已很餓了，他很需要食物。

他居然去吃樹皮，吃草根。

又有誰能相信這個比乞丐還不如的人，竟然就是燕大公子？

× × ×

秋雨來得突然，它停止的時候也是那麼突然。

燕勝侯忽然想吃鷄。

他想起了京城玉香軒的酒蒸鷄，醬爆鷄丁。他又想起了淮北名厨江小灼的翡翠鷄片，桃仁鷄，還有隴中錢麻舖的椒麻鷄和宮保鷄丁。

但最令他懷念的，還是他妹妹親自下泡厨製的珊瑚水晶鷄。

他的妹妹！

一想起了她，燕勝侯的心立刻絞成一片片，他突然想大叫：「勝男！勝男！」

燕勝男就是他的妹妹。

他唯一的妹妹。

他他張大了嘴巴，却叫不出來。

他的氣力已衰歇，他甚至連呼叫聲都發不出來！噗！

他頹然倒下，身子隱沒在野草叢中。

他絕望地倒下，他看見夕陽漸漸沉在西山裏……

（四）

雨停了，太陽也下山了，秦老爹又再

開始他今天的工作。

秦老爹是個賣酒的老頭，他的小酒舖永遠只賣一種酒，那是他自製的五香燒。

五香燒並不算是好酒，但也不太劣，要形容這種酒的滋味，大可以冠以「不過不失」四字。

秦老爹老了！

最少，他的第五個孫子都已娶了媳婦，他的年紀有多大，實在不難想像。

秦老爹的兒孫並不窮，其中有兩個兒子在二十年前便已發了大財，兩人總共討了十七個老婆。

但秦老爹並沒有因此而享福。

他還是和幾十年前一樣，喜歡自食其力，無論他的兒孫給他甚麼都一律不要。

有人暗中接濟他，但他堅決不接受。

他的脾氣極硬，就和他出售的五香燒一樣，數十年來酒味一成不變，價錢也是一成不變。

雖然他兒孫滿堂，但他孤獨！

他喜歡過着這種孤獨的日子，誰也無法改變這個老人的脾氣。

× × ×

秦老爹的小酒舖，永遠只在晚上才開始營業。

他賣的酒只有一種，用來下酒的食物也不多，通常都是花生、豆腐、糟鴨肝之類的東西。

這間小酒舖的生意當然不會太好，但秦老爹數十年如一日，雖然他只能賺取微不足道的金錢，但他已很滿足。

太容易滿足的人，通常都很難飛黃騰達，而且在其他事情上也很難會有甚麼突出的成就。一個平平無奇的賣酒老人，當然從來都不會令人引起注意。

但這一天，却有一個身穿青袍的年青公子，不斷的在打量着他。

（五）

在這種只有窮人才會光顧的小店裏，忽然出現這麼年青的公子，實在難免令人觸目。

但現在這酒舖除了秦老爹和一個老和尙之外，已別無他人。這老和尙不喝酒，他是來吃花生，吃鹵豆腐的。

他的身上懸掛着一隻皮水袋，他喝的就是皮水袋裏的清水。

和尙的年紀雖然很老，但比起秦老爹，却似乎最少還得年輕十五、六歲。

青袍公子喝了半斤五香燒，又再要了半斤。

秦老爹把酒端上的時候，青袍公子忽然問他：「老丈姓秦？」

秦老爹似是微微一怔，看了青袍公子大半天，才道：「老漢正是姓秦，公子高姓？」

青袍公子回答道：「在下姓衛，衛空空。」

秦老爹臉上一片茫然之色：「衛空空？……老漢好像沒有聽過這名字……」

青袍公子淡淡一笑，道：「秦老爹，難道你忘記三年前，在下曾在這裏喝得酩酊大醉？」

秦老爹似是思索了好一會，才猛然省悟的說道：「老漢記起來了，不錯，是在三年前……」

酒壺已放在桌上，秦老爹又道：「衛公子還要些甚麼下酒？」

衛空空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花生剝吃太麻煩，鹵豆腐也吃膩了，在下從來不吃鴨肝……」

秦老爹笑道：「今天還有鹵牛肉。」

衛空空搖搖頭，說：「也不好。」

秦老爹道：「那公子想要的是……」

「腦袋。」

「腦袋？」秦老爹眉頭一皺：「公子想吃鴨頭？鵝頭？還是豬頭肉？」

衛空空忽然沉下臉：「是人頭。」

「人頭？」秦老爹嚇了一跳，顫聲道：「公子想吃誰的人頭？」

衛空空冷冷的瞧着秦老爹，很久很久才道：「你的人頭！」

秦老爹的臉已變得很青白，道：「衛公子，你……喝醉了……」

衛空空霍然長身站起，冷冷道：「朋友，你就當我喝醉好了。」

刷！

他的長劍忽然出鞘，而且一下子就架在秦老爹的頸子上。

秦老爹顯得手足無措的樣子，脚步一陣踉蹌，險些跌倒在地上。

但他沒有眞的跌了下去，而且很快就跳躍起來。

他跌下去的時候老態龍鍾，狠狽可憐，但當他忽然跳躍起來的時候，他彷彿就刹那間完全的變了另一個人。

就在這時，一道森寒的刀光在閃動。

秦老爹寬大的衣袖中竟然暗藏鋒刀。

刀鋒青碧如水，這個老弱的老人一刀在手，居然令人有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感覺。

一直坐在一旁喝水吃花生鹵豆腐的老和尙突然低宣佛號。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他唸出這八個字的時候，秦老爹竟然已向衛空空一口氣刺出十五刀。

他的刀很快，比任何人霎眼還更快得多。

衛空空總算把這人的眞功夫逼出來。

但倘若他的武功稍差一點，他現在說不定已變成一隻割斷了頸的死公鷄。

這可不好玩。

幸好他畢竟還是天下無雙的偸腦袋大俠衛空空，雖然他絕非天下無敵，但能三招兩式就把他打敗的人，還不多見。

這老人顯然並非其中之一，所以，他連發十五刀，仍然是徒勞無功。

但這十五刀已很嚇人，最少，他已把一個過路的鄉下人嚇得目瞪口呆。

這個鄉下人認識秦老爹，而且一直都以爲自己很了解他。

這鄉下人從來都沒有想到，秦老爹動手殺人的時候，竟然是那麼兇悍。

他急急的走了。

其實他想不到的事情還有很多，就算他把腦袋想爆了，也絕對難以想像出來。

鄉下人離開小酒舖不久，立刻就聽到秦老爹發出一陣混濁的咳嗽聲和呻吟聲……

一代高僧

（一）

在咳嗽聲和呻吟聲响起的同時，老和



尙的佛號又再宣起。

「善哉！善哉！施主畢竟沒有妄開殺戒，老衲在此謝過了。」

衛空空淡淡一笑，對老和尙道：「這人雖然鬼鬼祟祟，却沒有把他置諸死地的必要。」

秦老爹握刀的右腕骨已折斷，他的人也跪倒在地上。

他已再無反抗之力。

此際衛空空要取下他的人頭，實在是易如反掌之舉。

秦老爹咬牙道：「勝爲王，敗爲寇，你就算一劍把老漢的頭顱砍了下來，老漢也絕無怨言。」

衛空空悠悠一笑：「好硬的嘴。」

老和尙却搖頭說：「這位施主的說話，未免不切實際。」

衛空空道：「未知大師有何見解？」

老和尙微微一笑，說道：「衛施主若是一劍把他的頭顱砍了下來，他已是身首異處，自然不會發出怨言，又何必多此一說？」

衛空空大笑。

「大師之言果然一針見血，此人乃是胡說八道，嘴裏不怕死，心裏其實怕死怕得要命。」

秦老爹臉如土色，剛才寧死不屈的表情也一掃而空。

衛空空凝注着他很久，才冷冷說道：「朋友，你的把戲已被揭穿了，你究竟是誰？」

這人原來根本就不是秦老爹。

雖然他曾經過易容，而且最少有八九分和秦老爹相似，但却仍然瞞不過衛空空的一雙眼睛。

那人喘着氣，終於把臉上的假鬍子除下，又伸手在臉上左抹右抹。

過了不久，這張蒼老的臉變了，變得最少年輕五十歲。

衛空空忽然嘆了一口氣：「假如我沒有記錯，你本來是個道士。」

那人滿臉驚惶之色，顯然已承認衛空空的說話是正確的。

衛空空冷冷一笑，接道：「你本是武當賢字輩弟子，但據說五年前你已被逐出師門，投奔在紫雲觀下。」

那人臉上的神色更是陰晴不定。

衛空空冷冷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人道：「貧道一潭。」

衛空空道：「你在這裏是誰指使？」

一潭吶吶道：「是紫雲觀掌教陰鶴道長。」

衛空空冷冷一笑：「你們要對付的是衛某，還是另有其人？」

一潭吸了口氣，良久才道：「掌教囑咐，要貧道留意一個老和尙……」

衛空空向老和尙伸手一指：「是不是他？」

一潭吶吶道：「大概……是的。」

衛空空目光一沉：「秦老爹呢？」

一潭噓了一口氣，道：「他……他死了。」

衛空空怒道：「是你下手的？」

一潭雙手亂搖，忙道：「不！不！貧道不敢殺人。」

「你竟敢說不敢殺人？」衛空空厲聲叱道：「剛才我的手脚若慢一點，此刻已成爲你刀下之鬼。」

一潭苦着臉，道：「貧道是逼不得已，才會向衛大俠動手的……」

衛空空冷冷道：「哼！好一個逼不得已！」

老和尙突然插口道：「得饒人處且饒人，衛施主就饒過他罷。」

衛空空遲疑片刻，終於放走了一潭。

一潭剛走，小酒舖外突然掠現出幢幢人影。

衛空空和老和尙都感到有一股濃厚的殺氣，包圍着這間小酒舖，包圍着他們兩人。

老和尙長長的嘆息一聲，又垂眉閉目，唸誦佛經。

衛空空看着這個老和尙，不禁看得有點痴了。

在十年之前，又有誰會把金笛神魔屠六，和眼前這個老和尙聯想在一起？

但世事多變幻，人類更是最善變的動物。

昔日一代魔王，現在已成爲一代高僧了。

雖然小酒舖外人影閃動，小酒舖內殺氣重重，但這老和尙仍然是那麼鎭定。

他現在已不是金笛神魔屠六。

正如龍城璧所說：「屠六已死。」

現在活着的老和尙，是悔燈和尙。

（二）

衛空空爲了要找尋悔燈和尙，不多不少剛好花費了一百天。

他對和尙一向都沒有多大的興趣，無論是大和尙小和尙或是老和尙都是一樣。

他不多不少都總算有一點賭癮。

有賭癮的人，無論癮頭或大或小，都可以算是賭徒。

賭徒一向忌憚和尙尼姑，還有腹大便便的孕婦。

當然，認爲和尙尼姑孕婦對賭徒不利市的觀念，根本是一種迷信，但賭徒又有多少是完全不迷信的？

就算他本來不迷信，但當地賭輸了的時候，這筆帳自自然然就會賴在和尙尼姑和孕婦的身上。

這是人類的劣根性。

衞空空並不是個聖人，也不算迷信。

但他有點賭癮，所以可以列爲賭徒。

他既是賭徒，當然不會對和尙有多大的興趣。

然而，他却有不少和尙朋友，其中還包括悔燈和尙在內。

× × ×

悔燈和尙本來並不認識衞空空，更不是衞空空的朋友。

但當衞空空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他已遭遇到七個高手的圍攻。

悔燈和尙不願殺人，只守不攻，却因此落在下風，幾乎死在這七人的手下。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衞空空突然出現，而且一出手就解決了兩人。

悔燈和尙大難不死，全憑衞空空從天而降，替他解除厄運。

衞空空花了一百天時間才找到悔燈和尙，當然不希望他變成一個死和尙。

找悔燈和尙並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

他是受人所託，要把一塊鐵牌交給悔燈和尙的。

當悔燈和尙接到這一塊鐵牌的時候，不禁黯然神傷。

因爲他知道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鐵旗門主宇文昌已經死了！

（三）

青竹神魔宇文昌是死在衞空空的懷裏的。

宇文昌成立鐵旗門的事，衞空空在很久以前便已知道。

對於鐵旗門，衞空空比龍城璧瞭解得更多、更深切。

宇文昌、屠六、盧雁本都已覺悟前非，昔日的四大神魔，已有三人放下屠刀，遠離魔道。

衞空空一直都想拜會這三個江湖上的異人，但等到他有機會的時候，宇文昌却已垂死。

宇文昌的青竹杖已化爲數截，他全身上下最少有二十幾道傷口。

但眞正致命的傷口只有一個，位置是在他的左胸之上。

兇徒已遠颺，宇文昌的血還在奔流。

衞空空呆住了。

宇文昌好像反而比他更清醒。

他臨嚥氣之前，再三叮囑衞空空，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悔燈和尙，而且一定要把一塊鐵牌交到悔燈和尙的手上。

他再三叮囑，終於氣絕在衞空空的懷裏。

× × ×

鐵牌是冰冷的。

但對衞空空來說，這塊鐵牌却不啻是一個又大又燙的山芋。

可是，他已把它接住。

無論這是燙山芋也好，臭牛糞也好，他都只能把他接住。

唯一能令他放手的人，也只有悔燈和尙。

但這可難了。

衞空空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金笛神魔屠六，更不知道屠六變成悔燈和尙之後是怎麼一副樣子。

假如他永遠找不到悔燈和尙的話，那麼這麻煩之大，當眞大如泰山再加上十八隻駝鳥蛋也。

當然，衞空空可以置之不理，反正宇文昌已經死了，自己又不是和他有甚麼深厚的交情，而且當時也沒有別人在場，只要他把鐵牌丟掉，又有誰會怪責衞空空不負責任。

但衞空空沒有失信。

他對活人固然不會失信，對死人更不失信。

他也是一個牛脾氣的人，明知找尋悔燈和尙並非易事，但他仍然抱着「非找到他不可」的精神，到處尋訪。

他其志可嘉！不愧是個眞正的大俠。

（四）

大俠有幾多種？

很難說。

有些大俠是僞君子，眞小人。

有些大俠是名氣極大，本領却得打上好幾個折扣。

有些大俠在江湖上藉藉無名，甚至從來都沒有人用「大俠」這兩個字來形容他們，但他們眞正是大俠，甚至是大俠中的大俠。

有些大俠很驕傲，很自負，但也有些大俠謙虛有禮，從來都沒有擺過半點架子的。

× × ×

衞空空是「偷腦袋大俠」。

一個專門偷取別人腦袋的人，居然被人稱爲「大俠」，你說他是不是「大俠」呢？

當然，由於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同，所以每個人對衞空空的評價都並不一樣。

但有一點却是人人都不能否認的，就是衞空空重言諾，輕生死。

一個連自己性命都看得不太重要的人，你說他的志氣該有多大？

衞空空不知道。

他只知道只要這塊鐵牌一朝在手，他就一定要找到悔燈和尙。

假如他倒楣的話，這塊鐵牌就會一輩子纏着他。

衞空空倒不担心他自己的未婚妻會吃醋。

吃鐵牌的醋。

× × ×

女人吃醋的本事，遠比男人打獵的本事更厲害。

男人打獵，再瞎的瞎子也不會把一塊石頭獵回來。但女人吃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她們未必一定吃女人的醋。

往往男人喜歡的東西，却同樣可以成爲她們吃醋的對象。

例如喜歡寫字的丈夫，他朝夕花費光陰在墨硯之上，她的妻子就極可能會吃醋吃到墨汁上去。

女人若不吃醋，世間上的男人將會少掉許多樂趣，但却也可減省大量的麻煩。

平情而論，閣下認爲女人吃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當然，當女人吃酸醋鷄蛋的時候，那不僅是好事，還是喜事哩。）

× × ×

衞空空終於不必担心未婚妻薛惜瑤會吃鐵牌的醋。

他花費了整整一百天時間，終於找到了悔燈和尙。但他找到悔燈和尙，並不是整件事情的完結，而是僅僅開始。

開始的時候他已接住了一個燙山芋，接着他又會碰到甚麼遭遇！

奪旗血戰

（一）

秦老爹艱苦經營的小酒舖，就在這一天忽然化爲灰燼。

假如秦老爹仍然活着的話，他一定會感到很疼心，說不定會大哭起來。

但現在，秦老爹既不會心疼，也不會哭。

而且他也不會知道，他的小酒舖已給人放火燒掉。

死人是全無知覺，也是一無所知，一無所有的。

× × ×

雖然四周的火燄燃燒得很猛烈，但衞空空和悔燈和尙仍然坐得四平八穩，好像一點也不關心自己的性命。

包圍着這間小酒舖，而且還縱火燒店的人，全是道士。

三十二個道士，三十二把長劍，三十二雙餓狼一般的眼睛。

除了這三十二個道士，還有一個銀衣人。

銀衣人腰間懸佩着兩把刀，一把長三尺三寸，另一把却只有尺許。

在夜色中，他身上的衣裳銀光閃閃，但臉龐却是一片青藍之色。

本來只有在死人臉上才會出現的青藍色，現在却出現在這個銀衣人的臉上。

這銀衣人當然並不是個死人，雖然他的臉色這樣古怪，但却還是給人一種神氣十足的模樣。

沒有人會喜歡這一張臉，衞空空也不例外。

這張臉絕不好看，但衞空空却不能不看。

直到火燄濃烟隔開衞空空視綫之後，他突然和悔燈和尙携手向上飛躍。

這間小酒舖本來就不太牢固，經過烈火焚燒一段時期之後，更是出現搖搖欲墮的景況。

衞空空和悔燈和尙很容易就離開火塲，憑他們的輕功這種火勢實在還難不倒他們。

（二）

要命的並不是這一塲火，而是那三十二個道士，那三十二把鋒利的長劍。

衞空空和悔燈和尙剛脫離火塲，又已陷入劍陣之中。

但他們並未覺得意外。

假如他們脫離火塲之後，居然會沒有人走上前加以對付，那才是一件怪事。

× × ×

怪事沒有出現，所以他們立刻就被困在劍陣之中。

三十二雙如隼如鷹的目光，一齊落在衞空空和悔燈和尙的身上。

這一僧一俗，一老一少面上毫無懼色，尤其是衞空空，他的樣子更是峻冷，充滿肅殺之氣。

對付充滿殺氣之敵人，要蓋過他們的殺氣，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比對方更具殺氣。

但悔燈和尙並不如此。

他的身上沒有殺氣，目光也並無半點殺機，雖然他給敵人重重包圍，但臉上的神態仍然有如老僧入定，彷彿對眼前的險境全然無動於中。

他的修爲有多深多厚，實在令人難以看破。

悔燈和尙不動，但衞空空却擺出了迎戰者的姿態。

雖然他的劍只有一把，與對方的數目相差數十倍，但他的目光却還是那麼充滿信心。

那個臉色青藍的銀衣人站在遠方，冷冷道：「你們已成網中之魚。」

衞空空目光突然暴縮，眼睛眯成了一綫：「閣下是誰，好像很面熟？」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銀衣人，也並非眞的覺得他很面熟。

在衞空空的記憶中，這張臉孔，這把嗓子，這人的身材，全都是很陌生的。

他只是在試探。

但銀衣人却根本不答覆這個問題，只冷冷道：「我只想要一件東西，只要你們把它交出，我可以叫這三十二人撤陣。」

衞空空冷笑道：「想不到閣下居然是個盜賊，可惜你找錯對象了，我們都是窮光蛋，身上除了一些爛銅廢鐵之外，其他甚麼東西都沒有。」

銀衣人冷冷道：「爛銅廢鐵正是我想要的東西。」

他的聲音很怪異，顯然是在僞裝着，不讓別人認出他本來的聲音。

衞空空和悔燈和尙不期然的互望一眼，他們都已想到了銀衣人的目的。

他想要的東西，是那塊鐵牌。

那塊鐵牌在一般人的眼中，無疑是爛銅廢鐵，但在鐵旗門來說，它的意義那是極其重大的。

因爲那是鐵旗門的最高令符——鐵旗神令。

無論是誰擁有這鐵旗神令，他就是鐵旗門主，由此可見它的重要性是何等之大了。

銀衣人要得到鐵旗神令，不啻是公然向整個鐵旗門挑戰。

但在這裏，鐵旗門的力量實在是太單薄了。

銀衣人是不是個道士？

他是不是紫雲觀的人，甚至是陰鶴道長的化身呢？

陰鶴道長在江湖上，一直都以正派高手自居，但這人是否眞的很正派？

這都是衞空空心中的疑問。

(三)

銀衣人怪異的聲音又再响起。

「把鐵牌交出來，我可以給你們一條生路。」

不等衞空空回答，悔燈和尚已然沉聲說道：「老衲可以死，但却不能出賣任何人、任何事物。」

銀衣人縱聲狂笑。

「好一個金笛神魔，好一個悔燈和尚，既然你冥頑不靈休怪我們心狠手辣。」

三十二把長劍不停的在閃動，在茫茫夜色中就像是羣蛇亂動，聲勢駭人已極。

劍陣本來已靜止，但現在又再開始緩緩移動。

銀衣人冷冷一笑，接道：「這本是武當派的天光劍陣，但他們却把這陣去蕪存菁，而且又再添增了三十二種變化，兩位若能闖出這一陣，算你們本事。」

悔燈和尚沉聲對衞空空說道：「你不必理會他的說話，他是要讓我們分神。」

衞空空一凜。

這老和尚到底是昔年綠林上的老江湖，非但見多識廣，而且對敵人的詭計也往往能知道得很清楚。

這三十二個道士使用的是不是天光劍陣，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同樣的一種陣法，在不同的劍手施展出來，其威力自然有所分別。

現在他和悔燈和尚所面臨最重要的事，是怎樣從這三十二把長劍的劍網內衝出去。

× × ×

這三十二個道士顯然受過極嚴格的訓練。

這一座陣法表面上看來共分內外二層，但實際上却最少可以變成七層，換而言之，被困陣中的人，必須連續過七關，才可以突圍而出。

劍陣已展開，由靜轉動，三十二道凌厲的劍風，不斷的在衞空空和悔燈和尚的耳邊呼嘯。

銀衣人背負雙手，冷眼旁觀這一戰。

但他的臉色突然沉下。

他的警覺性極高，他已發覺在自己背後，剛剛來了一個人。

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也不敢在這個時候走到這裏瞧熱鬧。

這人是個高手，銀衣人從他的脚步聲和呼吸聲已知道得很清楚。

這人的脚步比貓還輕盈。

這人的呼吸幾乎全無聲息，彷彿他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鬼。

銀衣人沒有回頭。

他只是冷冷的問：「來者何人？」

背後一人用極平靜的語氣說出了四個字。

這四個字已足够讓許多武林人為之魂飛魄散。

他說出的四個字是——

「殺手司馬！」

(四)

聽見「殺手司馬」四個字之後，銀衣人雖然並未致於魂飛魄散，但臉上的表情却也不怎麼好看。

殺手之王司馬血畢竟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名字。

銀衣人終於緩緩轉身，目光在一個灰衣人的臉上。

「你就是鼎鼎大名，位列江湖殺手龍虎榜第一名的司馬血？」

「不錯。」

「閣下每次在江湖上出現，據說通常都只會做兩件事。」銀衣人的臉漸漸變得全無表情，淡淡道：「第一件事是賭博，第二件事是殺人。」

「你說漏了很多。」

「哦！」銀衣人淡淡道：「除此之外，你還有別的嗜好？」

「當然，在下並不是個吃齋的和尚，除了賭博殺人之外，女人、喝酒、偷盜，每一種有刺激的事我都喜歡幹。」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嗜好嗎？」

「當然還有，例如救人。」

「救人？」

「不錯，救人也是一種很有趣的事，而且很够刺激，既有趣又充滿刺激的事，殺手司馬通常絕不會錯過的，這一點閣下不妨記住了。」

銀衣人盯着他，道：「還有一件事情是很够刺激的，今天你也不妨試試。」

司馬血沉默着。

銀衣人冷冷的接道：「死亡豈非也是一件很刺激的事，而且你以前一定從未嚐試過。」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當然沒有嚐試過。」

銀衣人腰間的長刀霎聲先出：「今天你倒非要試一試這種滋味不可。」

司馬血搖頭。

銀衣人冷笑：「你害怕？」

司馬血道：「不是害怕，而是這種事雖很刺激，但却毫無趣味，我不喜歡。」

銀衣人冷冷道：「只可惜無論你是否喜歡，同樣非死不可。」

司馬血瞳孔暴縮，目光忽然變得比劍還更鋒利。

「我現在只想問你一句話。」

「直問無妨。」

「血洗燕家一案，你是否主謀？」

銀衣人冷笑，不答反問：「你是燕勝侯的朋友？」

司馬血道：「我不認識燕大公子，燕大公子也不認識我這個人。」

銀衣人冷笑道：「既然如此，這樁事你又何必强自出頭？豈非自尋煩惱？」

司馬血冷冷望着銀衣人，道：「我是個職業殺手，只要有人付得起價錢，就得為僱主殺人。」

銀衣人道：「哦！有人付出酬勞要殺我？」

司馬血道：「血洗燕家之人，一律殺無赦！」

銀衣人道：「代價多少？」

司馬血道：「這一點你不必知道。」

銀衣人冷冷道：「你憑甚麼認為我與血洗燕家一案有關？」

司馬血摸了摸鼻子：「不憑甚麼，只憑我自己的判斷，便已足够。」

銀衣人冷笑道：「如此妄自推斷，豈不太武斷一點嗎？」

司馬血淡淡一笑，碧血劍已亮出。

「就算殺錯人，對我這種人來說，也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只算你今天太倒霉好了。」

銀衣人目光一寒：「你狂妄！」

司馬血不再說話，左手輕拭劍鋒。

碧血劍曾飲過多少人的鮮血？以致劍鋒隱隱傳出暗紅的色澤。

司馬血沒有計算過。

他只知道，在自己有生之年，碧血劍可以再殺許多人，但却絕不能殺錯任何一個好人。

眼前這銀衣人絕非善類，這種人絕對殺之不枉。

× × ×

銀衣人忽然冷冷一笑：「這一宗生意，恐怕你是要賠本了。」

司馬血淡淡道：「世間上沒有包管賺錢的生意，就算賠本，我最少賠得起。」

「你不惜為別人賠本？甚至賠命？」

「當然不怕，幹我這一行的，性命本來就比天上的浮雲更虛幻，雖然有時候看起來很美麗，但却又會隨時隨地消失了影踪。」

銀衣人喃喃一笑，道：「你是一朵浮雲，我又是甚麼？」

「垃圾！」司馬血毫不猶豫就回答：「你是一堆垃圾，溝渠裏的垃圾！」

銀衣人的臉色沒有變。

他的臉本來就是青藍有如死人，誰都不可能看見他真正的臉色究竟起了甚麼變化。

但司馬血却看見了他的手在發抖，輕輕的發抖。

他是驚懼？還是憤怒？還是悲哀？

司馬血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自己應該要做的事，就是趁着這一刹那間出劍。

他必須把握機會，儘快解決這個銀衣人。

他不知道這個銀衣人的真正身份，但他知道殺了這人，絕不會是濫殺無辜。

所以，他出劍。

驚鴻般絢麗燦爛的劍光，已在刹那間刺到銀衣人的咽喉上。

× × ×

劍光急飛如閃電，銀衣人的刀却也不慢。

鏗！

刀、劍刹那間交迸，碧血劍被震開三尺。

銀衣人的刀順勢滑下兩尺，刀尖直指司馬血的心臟。

他剛才也許曾經驚懼、憤怒、悲哀，但他的刀仍然力足自保。

不但刀力足自保，而且猶有反擊的餘力。

他的刀勢似極繁雜，又似極簡單，森冷的刀氣直向司馬血迎面而至。

「嗤」的一聲，司馬血右臂上忽然出現了一道半尺長的血口。

鮮血飛濺如雨，司馬血踉蹌後退了兩尺。

司馬血一聲苦笑，道：「很好！我已很久沒有領教過這麼快的刀法。」

銀衣人嘆了口氣，道：「剛才那一刀若是換上別人，現在已經橫屍地上。」

司馬血用左手握劍，道：「如此說來，我還不算是太差勁。」

銀衣人冷冷一笑，道：「你現在已經受傷，要殺我恐怕不容易，遑論要到劍陣中救人了。」

就在這一刻間，劍鋒中連接响起了幾個人的慘叫聲，其中一個竟然還有衞空空的悶哼聲响。

鐵狼神魔

(一)

劍陣中血肉橫飛，這是一場很可怕的廝殺。

悔燈和尚沒有殺人，但却也出手擊傷幾個如狠似虎的道士。

在這種環境之下，他仍然沒有施下殺手，只是折斷敵人的手臂、腿骨的地方，可見他出家之後，昔日暴戾的脾氣已大大的改變。

但這一來，他自己却難免陷入險象環生的境地。

他背上、腿上、甚至臂部已被敵人的利劍劃傷，若不是衞空空處處替他掩護，悔燈和尚恐怕已經變成了死和尚。

其實，以悔燈和尚目前的武功而論，只會在衞空空之上，而絕不會在衞空空之下。

但一來他並無兵刃在手，而且對敵人處處手下留情，在這種情況之下與强敵接戰，自然難免大大的吃虧。

本來以衞空空和悔燈和尚的武功，就算短時間之內不能破陣，最少也不會弄得很狼狽的，但悔燈和尚手下留情，而敵人却絕不相讓，此消彼長之下，情況就變成大大不妙了。

衞空空為了掩護悔燈和尚，終於右脇下捱了一劍。

他的身形雖然仍然很矯捷，但劍上的力度難免為之削弱。

那些道士當然不肯放鬆，劍如碧海浪潮，一層又一層的湧了上來。

衞空空雖然受傷，而且傷勢不輕，但他們仍然咬牙力拚，神態仍然極為鎭靜。

突聽悔燈和尚大聲道：「你們再不罷手，老衲只好破戒殺人了。」

羣道有人發出訕笑，又有人大喝：「先斃了這個老秃賊再說。」

悔燈和尚臉色不由一變。

他並不在乎，對方罵自己是個老秃賊，但對於道士們兇悍的態度，却是不由又驚又怒。

倘若被困在陣中的只是他自己一人，他現在是否願意破戒殺人，實在還是大有疑問。

但現在衞空空也在陣中，而且他更是為了自己而受傷，悔燈和尚並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但却不能對衞空空的死活置諸不顧。

又有兩把長劍捲向悔燈和尚的胸前而來。」

悔燈和尚不再客氣，劍鋒剛欺前，他已閃電般繞到這兩道人的背後，每人狠狠的給了一掌。

這兩掌清脆玲瓏，而且力度沉猛，這兩個道士如何禁受得起？登時向前仆出數

丈，雙雙倒地，連動都不能再動。

衛空空雖然受傷，但看見悔燈和尚忽然大發神威，不由精神抖擻，劍上威力也陡增不少。

這是一場苦戰，但衛空空和悔燈和尚總算勉強贏取到勝利。

三十二個道士所組成的劍陣已徹底崩潰，只剩下八人，雖然他們仍然有一戰之力，但他們的信心和勇氣都已喪失。

悔燈和尚宣唸佛號，然後對這八個道人說：「你們都回去，以後切莫再興殺人之念。」

八個道士彼此面面相覷，走也不是，戰也不是。

就在這時候，衛空空突然脫口叫道：

「小心——」

衛空空這一聲警告並不算慢，但這八個道士只不過略略呆了一步，背後已分別中了八枚毒鏢。

（二）

毒鏢。

那是絕對致命、幾乎是見血封喉、歹毒無比的毒鏢。

八個道士剛中毒鏢，身子就已痙攣，臉龐也同時變成一片紫藍。

噗！

八人同時中了暗器，同時倒了下去。

夜色中，一條黑影，恍似幽靈般飄然出現。

× × ×

黑如大地的衣衫，蒼白如皓月的臉龐，冰冷如霜雪的眼瞳，再加上一股無影無形、但却逼人眉睫的殺氣，就是來者的特點。

他的臉龐上似沒有皺紋，但却又似是皺紋處處，甚至比悔燈和尚還更蒼老。

悔燈和尚喟然長嘆。

「你終於來了。」

黑衣人臉上木無表情，淡淡道：「多年不見，你還認得小弟，可見手足情長，義氣深重。」

悔燈和尚又嘆了口氣：「三弟還是沒有變。」

這黑衣人原來竟然就是昔年四大神魔中，排名第三的鐵狠神魔勾千毒。

勾千毒淡漠的說道：「小弟一向都活得很愉快，又何必改變自己？」

悔燈和尚搖頭道：「總有一天，你會覺悟前非的。」

勾千毒冷冷一笑，道：「你這些說話，還是留着對別人說，小弟從來都不相信甚麼因果循環，更沒有覺得自己有甚麼過錯。」

悔燈和尚一怔，隨即緩緩嘆道：「你令老衲太失望了。」

「小弟對你又何嘗不失望？」勾千毒冷冷道：「憑咱們的本領，若能携手聯成一氣，必可闖出一番驚人的霸業。」

「霸業二字，休再提起。」

「你沒有說錯，小弟的確沒有變，」勾千毒沉聲道：「但你却變了，變得軟弱，變得消極，花花世界裏，充滿樂趣事物何止萬千，你甚麼不好幹，居然幹起大和尚，實在成何體統？」

他是三弟，但却對二哥用「成何體統」這種字句，當眞是不客氣到了極點。

但悔燈和尚毫不介意，他仍然希望勾千毒能改邪歸正。

但他的說話，勾千毒根本就完全沒有聽進耳朶裏。

衛空空站在一旁，甚不滋味。

他的目光並不是注意着這兩個江湖上的老前輩，而且緊盯着司馬血與銀衣人的一戰。

（三）

司馬血右臂受傷，僅以左手握劍迎敵。他很少用左手劍，他的左手劍威力如何，也許只有一個人看見過。

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當然，除了龍城璧之外，也有人領教過司馬血左手劍的滋味。

但那些人已沒有一個活着。

× × ×

「王」，並不易爲。

要成爲一個行業裏的「大王」，更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無論你是賺錢大王也好，吃飯大王也好，能夠眞眞正正被人稱之爲「王」的，這人絕不簡單。

當然，自吹自擂的乃是例外。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這四個字並不是自己冠在自己的頭上的。

這些年以來，曾有不少人想把這四個字搶到自己的身上。

這些年來，司馬血殺過不少人，也被人追殺過無數次。

最公平的决鬥，衆寡懸殊的困獸鬥，突如其來的暗襲，神奇巧妙的陷阱，種種形式的生死搏鬥他都嚐試過。

但直到現在，他仍然活着，而且活得比絕大多數的人更輕鬆，更愉快。

難怪他能成爲殺手之王。

難怪他的左手劍比起右手劍毫不遜色了。

銀衣人剛才一刀得手，以爲自己最少可以佔到七成優勢。

但他錯了。

司馬血不但換了一隻手使劍，而且還索性換了另一種劍法。

極快的身形。

極快的劍法。

劍如閃電，人亦如電閃，司馬血出手的迅速，着實驚人。

銀衣人一凜，身如旋風轉動，弧形般揮出五刀。

刀快，司馬血的身形更快。

銀衣人的刀還未擊到，他的身子已飛彈起來，劍勢一落一偏，急削銀衣人左半邊臉龐。

他的人在半空。

銀衣人身子一矮，避開這一劍，突然也飛躍起來，而且一躍幾及兩丈。

他躍得比司馬血更高，而且隨即以左手撒出一蓬暗器。

破空聲驚心動魄，暗器却是帶着一陣腥味，誰也不知道這種暗器有多厲害、有多歹毒。

司馬血也不知道。

但他最少知道這一點，倘若中上一枚這樣的暗器，自己這一輩子就算走完了。

他並不怕死。

但他却不想在這個時候死，最少，燕

大公子滿門血債，正在等待他去伸雪。

他不想死，他沒有死。

銀衣人的暗器雖然快、狠、準，厲害非凡，但殺手之王畢竟還是殺手之王，而且他本來也是個暗器上大行家，要在這種情形之下閃避開這種暗器，他最少還有好幾種法子。

他只用了最簡單的一種，就已把對方的暗器完全避過。

他只不過是把身子向後暴退兩尺，所有的暗器，就全部在他的胸前、脚跟下飛過。

這麼一退，實在太簡單了。

但有一點不要忘記的，就是當時他的身子仍在半空之中，根本就是無處着力。

一個人在平地上暴退兩尺，就算是三尺小童也不難辦到。

但人在半空之中要做到這種動作，就絕對是兩回事，而且銀衣人的暗器又是來得這麼快速，他若閃慢一點點，後果實在是難以想像。

（四）

滿地俱是暗器。

那是五寸長的五步斷腸釘。

司馬血總算看清楚了這種暗器，不禁爲剛才的險況捏了一把冷汗。

銀衣人的身子也開始落下。

刷！

他的刀如輪旋轉，急罩司馬血天門。

這一着並不出乎司馬血意料之外，他一揚手，碧血劍又和他的刀交迸在一起。

銀衣人冷笑，冷笑中另一股刀光同時閃起。

那是他的第二把刀。

× × ×

刀氣森冷，一下子就射到司馬血的前額上。

司馬血沒有動，依然站立原地。

當銀衣人的短刀幾乎就要在他額上刺穿一個大洞的時候，司馬血竟然以右手抓向刀鋒上去。

這把刀鋒利無匹，難道他竟然不要這一隻手了？

司馬血的右手雖然受傷，但使用起來的時候，速度仍然快得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銀衣人似乎是一陣驚詫，但他的刀仍然沒有縮回去，反而更添上幾分力度。

他以刀迎向對方的手掌，乃是大佔便宜的事，就算明知對方可能有詐，也要先拚了這一刀再說。

刀急落，手急抓，刀鋒一下子就被司馬血的手抓住。

鮮血如泉水般從司馬血的指罅湧出。

銀衣人冷笑，右手長刀再斬司馬血小腹。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司馬血趁勢用右手一推，勁力透過短刀，把銀衣人推後兩尺。

銀衣人兩把刀的走勢全部被這一推之力而改變。

銀衣人簡直爲之一陣窒息。

司馬血目光如電，左手碧血劍全力刺出，目標是刺向銀衣人的咽喉。

銀衣人忽然笑了。

那是苦笑，也是他畢生最後的一個笑容。

× × ×

薄而鋒利的劍鋒，如魚入水般滑入了銀衣人的咽喉。

銀衣人似乎沒有感到痛苦，他只是感到絕望。

極度的絕望，不會使人感到痛苦。

痛苦已被絕望所痳痹，就像一個被冰雪困繞，而且快要嚥氣的人，他是不會感到寒冷的。

他迸盡了最後一口氣，突然呼叫出兩個字。

他叫出的兩個字是：「勝男！」

× × ×

「勝男！」

這一聲絕望的嘶叫，比月夜狼嗥還更凄切百倍。

他是誰？

他叫的「勝男」又是誰？

燕家逆子

（一）

「勝男」是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她姓燕，名勝男，是燕勝侯的妹妹。

銀衣人臨死前還呼叫着的名字，也就是燕大公子在古塔外野草叢中輕聲呼喚的名字。

× × ×

燕勝侯的身子本已極虛弱，他也許快要在這裏活活餓死。

他本已無法再站立，更無力量可以像常人般行走。

他甚至連爬的力量也已消失。

但當他忽然聽見黑夜中有人呼喚「勝男」這兩個字的時候，他站起來了。

那簡直是奇蹟。

一個連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奇蹟。

但更奇蹟的奇蹟接着出現。

他不但能站起來，而且還能一跛一拐的向着小鎭上走去。

他走得並不快，比起一般人走路的速度最少慢了一半。

但對此刻的燕大公子來說，這種速度已是非常驚人的，簡直就可以用「風馳電掣」來形容。

他的腿沒有受傷，但不知怎的，他走路的姿勢一跛一拐，好像曾經斷了好幾根腿骨似的。

他以爲自己會死在那古塔外的野草叢中。

但一種神奇的力量，使他再度站起，而且還朝着一個目標走去。

他聽見了「勝男」這一聲嘶叫，也聽出了這個人的聲音。

燕大公子的心在跳，跳得比青蛙還快速。

他終於來到了一個令他嘔心的地方。

在這裏，他看見了一大羣道士。

全都是死道士。

（二）

除了道士之外，燕大公子又看見了一個身穿銀衣，臉上顯然經過易容的人，倒臥在血泊之上。

他又看見了一個使他終生無法忘懷的人。

「殺手司馬！」他喃喃叫了一聲。

他瞧着司馬血，司馬血也瞧着他。

燕大公子看的是司馬血的劍，但司馬血看的却是他的手。

燕大公子已無手。

對燕勝侯來說，這是何等殘酷，何等可怕的事？

× × ×

燕勝侯跪在銀衣人面前，一雙眼睛瞪得比銅鈴還大。

他的眼球彷彿要滴出鮮血，他的臉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雖然燕大公子已完全的變成另一個人，但司馬血還是認得他。

燕大公子也沒有忘記司馬血。

他們曾經是朋友，現在也是。

將來也是一樣。

× × ×

燕勝侯望着銀衣人的屍體，看得像是個白痴。

司馬血沒有騷擾他。

他知道燕大公子非但很衰弱，而且也很傷心。

過了很久很久，燕勝侯才說出了七個字：「你可知道他是誰？」

司馬血吸了口氣。

他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說道：「我本來不知道，但現在也許已可以猜到。」

燕勝侯的目光漸漸變得呆滯。

「你知道他是誰？」

「我不想說。」

「你說！」

「我既不想說，也不敢說。」

「爲甚麼？」

「我怕自己猜錯，想錯，說錯。」

燕勝侯嘆了口氣，喃喃道：「我知道你已猜對。」

司馬血默然。

燕勝侯不再跪着，却頹然躺在銀衣人的屍身旁。

「令燕家遭遇慘禍的主謀雖然不是他，但他却是其中一份子。」他的聲音漸漸又變得很微弱。

「他錯了。」

「他一直都在嫉妒我，他一直都沒有把我當是他的親哥哥。」

「你本來就不是他的同胞兄長。」

「話雖如此，但你可知道我們在他的身上花費了多少心血？」

司馬血又默然。

雖然他知道的事已不能算少，但別人的家事他也絕不會知道得太多。

燕勝侯忽然彎下腰嘔吐。

但對於一個已飢餓到快要死亡的人，他還能嘔些甚麼出來？

他嘔的是黃色的水。

他嘔的是苦水，也是血水。

他想，自己也許要死了。

死亡，並不是一件值得他恐懼、悲哀的事。

現在能令他產生恐懼和悲哀的人，只有兩個。

令他恐懼、担憂的人，是他唯一的妹妹燕勝男。

他想起了燕勝男，也想起了她親自下廚泡製的珊瑚水晶鷄。

倘若他現在能看見勝男，倘若他現在還有機會吃到她泡製的珊瑚水晶鷄，就算死又何妨？

令到他悲哀痛苦的人，也只有一個。

那是燕翔樓！

他一直視燕翔樓如親手足，親骨肉，但最後燕翔樓却出賣了他；而且還搶走了勝男。

× × ×

燕翔樓本不姓燕。

就連他都不知道自己原本的姓氏。

他本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若不是燕老太爺把他收養，這個人很可能就餓死在街頭上。

燕老太爺是行好心。

可是，他却萬萬料不到，他收養這個孤兒，居然會在日後變成了一個極大的禍胎。

燕翔樓不但嫉妒燕大公子，而且還垂涎燕勝男的美色。

燕勝侯一直把他當親弟弟，但他却暗中視大哥爲仇人。

燕勝男一直把他當是親哥哥，但他却暗中立下重誓，非要把她弄到手不可……

燕老太爺活着的時候，燕翔樓已暗中與神魔王國勾結。

陰鶴道長和紫雲觀的道士，本來就是神魔王國的一份子。

在神魔王國的暗中支持下，要打跨燕家，搶走燕勝男，實在並不是一件難事。

燕翔樓終於辦到了。

在求名階，他誘騙斷魂大師和梅髯王出手對付敖少勳，除了陰鶴道長心知肚明之外，斷魂大師和梅髯王，都受了他的利用。

當時燕翔樓的「受傷」，根本完全是僞裝的。

這個年青人倒有一手，最少連斷魂大師和梅髯王這兩個老江湖都被他騙過。

敖少勳、燕大公子都是神魔王國要對付的人。

敖少勳是金笛神魔屠六的弟子，而燕大公子，却已在兩年前加盟在鐵旗門下，成爲鐵旗門的總堂主。

總堂主一職，在鐵旗門中地位僅次於門主之下，可說是極其重要的職位。

神魔王國與鐵旗門已成火水不相容的局勢，鐵狠神魔勾千毒當然不會放過燕大公子。

燕大公子不怕神魔王國，而且早就隨時準備會遭遇到對方的襲擊。

襲擊終於來了。

但誰都想不到，令燕家一敗塗地的人，竟是燕翔樓！

如果不是燕翔樓，燕家最少還有一戰之力，甚至極可能擊退神魔王國的來犯。

但這一戰他們輸了。

他們輸在燕二公子的手上。

（三）

勾千毒與悔燈和尚的談判已破裂。

其實他們兩人之間，已沒有甚麼好談的。

他們以前是一丘之貉，但現在他們的距離却是太遠太遠。

勾千毒來來去去，還是希望逼使悔燈和尚把鐵旗神令交出。

鐵旗神令一旦落在勾千毒的手上，鐵旗門便算是完了。

悔燈和尚自然拒絕。

勾千毒冷冷一笑：「二哥，你一定要逼我對付你？」

悔燈和尚嘆道：「不是老衲逼你，而是你逼老衲。」

勾千毒冷冷道：「我們以後還會有碰頭的日子，再見。」

他一聲「再見」，人已在十丈之外。

悔燈和尚喟然道：「他畢竟還當老衲是他的二哥，他畢竟沒有向老衲出手。」

衞空空聽得爲之一呆。

悔燈和尚是不是有點神經病？居然會以爲勾千毒不忍心向他出手？

倘若這裏只有悔燈和尚，勾千毒恐怕早已對他不利。

但此刻他若動手，最少還得兼防衞空空，還有剛剛殺敗燕翔樓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勾千毒並不愚蠢。

他絕不會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貿然動手對付悔燈和尚，搶奪鐵旗神令。

他最高明的策略，還是暫時退避，等候時機再與鐵旗門一決勝負。

悔燈和尚眞的以爲勾千毒不忍向自己下手嗎？

不。

也許他剛才這番說話，只不過是在自我安慰。

他仍然希望鐵狠神魔勾千毒能早日覺悟，別再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在半年前，河南傅家堡慘遭刦殺，一雙碧玉獅子，十二箱珠寶同時不翼而飛，兇徒誅殺傅家老幼五十三口。

悔燈和尚已查出，這又是神魔王國的傑作。若在十餘年前，這一票買賣必然少不了他的一份兒。

那時候他還是金笛神魔屠六。

但現在，他已是悔燈和尚。

午夜戰書

（一）

林木蒼鬱，落葉滿徑。

這是求名階下的無名林。

林無名，葉落却有聲。

落葉聲，秋風聲，還有一個人唏噓的嘆息聲。

葉已變成枯黃，人呢？人也老了。

辛馳忽然覺得自己已經老了。

× × ×

人，往往會在重病、重傷痊癒之後，產生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其實辛馳並不老。

他才中年，正是一個男人踏進黃金時代的時候，他一切的事業正發展蓬勃，如日方中，他這個人又怎會老？又怎能覺得自己已老？

但他現在只有一種感覺。

「老了，我已老了。」

他彷彿是一本書，現在已掀過了一大半，快將掀到最後的一頁。

他爲甚麼會有這種感覺？

難怪，原來邱三娘忽然不辭而別，離開了求名階，也離開了辛馳，甚至拋下那間小客棧不顧而去。

當辛馳知道這一件事的時候，他沒有發怒。

他只是發呆，而且一呆就呆了三天。

「情是何物……」辛馳在林中喃喃一笑。

他在戰陣上敗過，但在情場上吃敗仗，却還是第一次。

所以，他老了。

最少，他自己認爲自己已經老了。

（二）

秋燈下，斗室中。

辛馳坐在小客棧的一間小房子裏，盯着客棧背後的湖水看得出神。

坐在這裏不但可以看見那座清澈的湖，也可以看見那間客棧的廚房。

邱三娘曾在這裏爲他下廚燒菜。

但他的口福實在太淺薄，他連一口菜都沒有機會嚐試到，鐵苗就來了。

那可惡的鐵苗！該剮千刀的鐵苗！

辛馳不由自主的咬牙，拍桌而立。

但他隨即坐下，深深的透了口氣，心想：「自己的神經是不是有點毛病？」

× × ×

辛馳的神經沒有毛病。

他很正常，和所有完全正常的人同樣正常。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看見了一件絕不正常的怪事。

就是在這口湖面之上，居然出現了五艘船。

× × ×

船！

船不是在大海中，就是在河流、湖面之上，這本來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但辛馳在這裏活了大半輩子，當然很清楚這一口湖的環境。

這只不過是一口很細小的湖，而且湖的四週沒有甚麼人居住，有的只不過是一些獵戶。

獵戶要找尋獵物，絕不會到湖裏去找，他們只會朝向山裏走。

獵戶不須用船，這裏從來也沒有出現過任何一艘船。

但忽然間，辛馳在這裏看見船。

而且不是一艘，是五艘。

（三）

這五艘船雖然並不很大，但已令到辛馳感到極度的意外。

那情況就像是一個讀書人，忽然看見書本裏走出一個活生生的絕色麗人一樣。

那簡直是神話。

但辛馳現在見到的絕不是神話，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五艘船直向小客棧划至，每艘船上都有五個白衣人，合共是二十五個。

難道他們是來進攻求名階？

求名階並不是一個幫會，也不是江湖上任何一個派別，但它也和任何幫會門派一樣，終於惹上了麻煩。

幸好辛馳現在已不怕麻煩。

他從前已不怕麻煩，現在更不怕。

但當他看見第一艘船上，一個白衣人手捧着一襲衣衫的時候，他的臉色變了。

× × ×

船上有燈籠，燈光一直照在那一襲衣衫之上。

辛馳的眼睛還是和以前同樣銳利，他已認出這一襲衣衫，是屬於邱三娘的。

邱三娘的衣衫怎會在這些人的手裏？他呆住。

他呆得就像隻三天都沒有吃食物的呆鳴。

幸好他呆住，幸好他沒有衝動地闖出去。

因爲他忽然又發覺，這二十五個白衣人的武功都很高。

單打獨鬥，辛馳自有絕對的把握。

但對方却有二十五個人，二十五件殺人的武器。

× × ×

手捧女服的白衣人，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白衣人一起登岸。

其餘二十三人仍然在船上。

這兩人來到客棧大門前，一個把邱三娘的衣衫高高掛起，而另外一個却用刀把一封信插在大門上。

辛馳總算明白了，原來他們是來下戰書的。

（四）

邱三娘已落在敵人的手裏，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發出戰書的是神魔王國。

神魔王國要挑戰的人，已在戰書上寫得很清楚，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杭州唐竹權，求名階辛大老闆，偸腦袋大俠衞空空，殺手之王司馬血，悔燈和尙，鬼郎中高丈二，還有燕大公子。

辛馳接下戰書，回到求名階。

唐竹權一看見戰書，不怒反笑道：「妙極，老子早就想一把火搗了神魔穴，咱們有誰不去他就是烏龜蛋裏的王八蛋！」

誰知他的話剛說完，立刻就有人說：「我不去。」

唐竹權眉頭一皺。

他剛才的說話，原本就是激將法，希望人人肯去。

但有人立刻就說：「我不去」，唐竹權登時涼了一截。

一開口就說「我不去」的人，就是鬼郎中高丈二。

唐竹權嘆了口氣，走過去低聲道：「前輩……」

高丈二立刻就打斷了他的說話，道：「不必多言，你儘可以罵老夫是烏龜蛋裏的王八蛋，總之老夫不去。」

唐竹權皺眉道：「神魔王國連戰書都已下了，而且邱三娘又落在他們手上？」

高丈二冷冷道：「就憑我們幾塊材料，就想去直搗黃龍？」

唐竹權一挺胸膛：「咱們並不差呀，咱們每一個都是身經百戰，不怕艱苦、不怕死傷的好漢。」

高丈二冷笑道：「你不怕老夫怕！」

唐竹權忽然沉下臉，道：「你眞的不去？」

高丈二道：「老夫說不去就不去，沒有甚麼眞的假的。」

唐竹權忍不住大吼一聲，大聲道：「好！你可以不去，但你得要把神魔穴在甚麼地方從實招來。」

高丈二懶洋洋的斜躺在一張高背椅上，淡淡說道：「老夫不說。」

唐竹權磨拳擦掌：「你眞的不說？」

高丈二盯了唐竹權一眼，忽然嘆了口氣，又忽然笑了一笑。

「唐大少爺，你是不是在引老夫發笑，無論問甚麼都要加上『眞的』兩個字，豈非太多餘一點麼？」

唐竹權怒道：「你才他媽的多餘！」

高丈二道：「你想罵老夫是個儒夫，胆小鬼，對不對？」

唐竹權冷笑着，道：「你倒有自知之明，老子第一次遇見你，就覺得你極不順眼。」

高丈二道：「既然瞧不順眼，只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第一是滾開老遠，第二是不妨用唐家金針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唐竹權呆了一呆，滿口罵人的說話忽然全都吞回肚子裏。

因爲龍城璧已走了進來，而且第一句話就是：「這一戰我們不能亂碰亂撞。」

唐竹權嘆了口氣：「你甚麼時候變成這麼謹慎的？」

高丈二冷笑。

唐竹權怒道：「你笑甚麼？」

高丈二冷冷的說道：「枉你是龍城璧的老朋友，居然完全不瞭解他，你若以爲他甚麼事情都馬馬虎虎，只憑一股衝動蠻勁做事的話，那可是大錯特錯。」

唐竹權的臉忽然沉下。

「高前輩，你是否以爲晚輩是個很馬虎的人？」

高丈二冷冷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連我們現在的實力有多少都不清楚，就要去神魔穴送死，那不但是馬虎，而且是個蠢材。」

唐竹權嘆了一口氣，轉身問龍城璧：「龍老弟，你看我是否很馬虎？又是否蠢材？」

龍城璧淡淡一笑：「看來很像，但也只是像而已。」

唐竹權笑了笑。

「很好，你說得很好，」他又對高丈二說：「很像皇帝的人未必就是皇帝，土頭土腦的人也許比老子的老子還更精明，還更厲害，高前輩，你懂不懂？」

高丈二楞住。

他笑了笑，又搖了搖頭，那是不折不扣「似懂非懂，非懂却又似懂」的表情。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高丈二道：「唐大少爺主張應戰，是因爲他已很瞭解我們的實力。」

高丈二楞住。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一聲清朗的佛號。

「阿彌陀佛！」

高丈二皺了皺眉，唐竹權却怪笑道：「天下間的和尙都是這麼古怪，來也阿彌陀佛，去也阿彌陀佛，莫不是少唸這四個字就當不成和尙？」

高丈二瞪着他：「偏就是這許多瘋言瘋語。」

但轉念一想，又覺得唐竹權的說話也並非完全無理，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直到一個眞和尙出現在眼前之際，他又楞住了。

「果然是悔燈和尙。」

悔燈和尙淡淡一笑，說道：「正是老衲。」

高丈二大笑：「你來得正好，據說你已成爲本門門主。」

悔燈和尙喟然長嘆，道：「宇文門主不幸逝世，老衲只好勉力而爲。」

高丈二道：「宇文門主雖然逝世，但本門的實力却是有增無減，正當與勾老魔決一死戰。」

悔燈和尙道：「聽說神魔王國已下了戰書？」

高丈二道：「不錯，但却沒有說明決戰的地點。」

龍城璧道：「對方的意思其實是要我們到神魔穴去赴戰。」

高丈二道：「敵暗我明，勾老魔必然在神魔穴中佈下陷阱。」

唐竹權冷笑道：「所以你不敢去？」

高丈二哼的一聲：「只要門主下令，就算刀山火海，老夫必跳了下去再說。」

悔燈和尙嘆息一聲：「只怕這又是一塲可怕的浩刦！」

高丈二道：「神魔王國不除，後患更是難以估計。」

悔燈和尙道：「所以這一戰我們已無法避免。」

高丈二道：「敢問門主，這一戰我們有幾分把握？」

悔燈和尙道：「最多五分，最少也同樣是五分。」

高丈二道：「對儒怯的人來說，只有五分把握的事絕對幹不過，但對勇敢的人而言，五分機會已很足夠。」



悔燈和尙道：「我們不必太勇敢，但也毋須太儒怯。」

高丈二道：「邱三娘、燕三小姐都已被神魔王國的人擄去。」

悔燈和尙嘆道：「如此說來，我們更要兼負救人重責。」

唐竹權插口道：「老子已手癢無比，非要揍一揍那些兔崽子不可。」

悔燈和尙一怔，看了唐竹權好一會，却是欲言又止。

龍城璧忽然把高丈二拉到牆角，悄悄的對他說：「有件事非勞煩前輩不可。」

高丈二臉色一變，道：「莫不是又有人受了傷要麻煩老夫？」

龍城璧透了口氣，道：「前輩精明，一猜就中。」

高丈二「唉」的一聲：「這種事老夫倒不希望猜中，但既已猜中，難道還能不答應你的要求？」

龍城璧道：「受傷的人姓衞……」

高丈二立刻道：「衞空空？」

「不錯。」

「那很好。」

「他受了傷，你覺得很好？」龍城璧一怔。

「不！咳！咳！」高丈二雙手亂搖，道：「你別誤會，老夫是說他這個人很好，不愧是江湖上三大奇俠之一。」

龍城璧立刻帶高丈二去見衞空空。

高丈二看見了衞空空的傷勢，頻說：「傷的不輕！傷的不輕！」

龍城璧眉頭一皺。

高丈二又轉身對他說：「你放心，他是絕對死不了的，但神魔穴一戰，他絕對不能參與，否則只有一條死路。」

衞空空聞言，快快不樂。

但他的傷勢確然不輕，他不能不遵從高丈二的命令。

他並不是貪生怕死，而是他已被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培養了一種習慣，這習慣就是「乖乖聽醫生的說話」。

以前衞空空絕對沒有這種習慣，甚至曾經把保好了的藥潑進溝渠裏。

但這幾年來，他三番四次被時九公從死亡邊緣挽回性命，時九公的說話，他實在是不能不聽。

時九公是大夫，高丈二亦然。

時九公的說話他必須聽，高丈二的命令他也同樣要遵守。

時九公叫他不要喝酒，他就不喝。

高丈二叫他不要參與神魔穴的一戰，他也同樣答應。

所以，衞空空的性命總算保存下來。

他忽然想起了蘇惜瑤。

他快要成親了，蘇惜瑤將會成爲他的妻子。

想到這裏，他覺得自己必須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堅强，活得愉快。

他絕不能讓蘇惜瑤感到失望。

他曾答應過她，將來結爲夫婦之後，就聯袂闖蕩江湖，成爲人人欽羡的江湖俠侶。

× × ×

葉舞西風，辛馳覺得有點驕傲。

求名階現在已成爲羣雄會師之地，他們將會從這裏出發，到神魔穴與神魔王國

決一死戰！

無論這一戰或勝或敗，都是求名階的光榮，也是辛馳的光榮。

他在暗自祝禱。

他祈求蒼天庇祐，使鐵旗門能消滅了神魔王國，把燕勝男和邱三娘一起救出。

就在他暗自祝禱的時候，窗外突然有一團黑影飛了進來。

辛馳凜然一驚。

一看之下，又是再吃一驚，差點沒嚇了一跳。

從窗外飛進來的東西，赫然竟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怒火一刀

（一）

半夜深更，忽然從窗外飛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實在是一件很驚心動魄的事。

辛馳雖然是老江湖，但這種事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刹那間，他眞的担心這顆人頭，會是從邱三娘頸上割下來的。

幸好不是。

這顆人頭是屬於男人的。

但辛馳怎樣也沒有想到，這居然會是陰鶴道長的腦袋。

×　×　×

門外還有另一個人的腦袋。

這腦袋沒有毛病，更沒有被人砍了下來。

辛馳也認識這個人，他就是絕情三異的梅髯王。

梅髯王的臉色蒼白得很可怕，甚至比陰鶴道長的人頭還難看。

陰鶴道長的腦袋莫非是被他一刀砍下來的？

辛馳不敢肯定，但這個可能性卻是極大。

梅髯王不但把陰鶴道長的頭顱拋了進來，而且肩上還扛着另一個人的屍體。

這人赫然竟是斷魂大師。

辛馳呆住了。

他眞的完全呆住了。

就在他發呆的時候，梅髯王輕輕把斷魂大師的屍體放下，然後又恭恭敬敬跪在他面前，重重的叩了三個響頭。

他這三個響頭叩得的確很響，辛馳甚至覺得連地上的石階都在震動。

斷魂大師死了。

但辛馳卻無法看得出他的致命傷在那裏。

梅髯王叩了這三個響頭之後，額角上已然高高腫起一大塊，但他仍然沒有感到半點痛楚。

他突然又站了起來，對辛馳道：「辛老闆，咱們都中了陰鶴的詭計。」

他口中的「咱們」，是指他自己和斷魂大師。

辛馳嘆了口氣。

他問梅髯王：「你可曾聽過神魔王國這個名字？」

梅髯王目露悲哀之色：「俺早就聽過，但卻從來沒有想到，陰鶴竟然會是神魔王國的一名護法。」

辛馳目光一閃：「是你查出來的？」

梅髯搖頭，赧然道：「俺沒有這種本事，俺是個老粗，除了吃飯打架殺人之外，其他的事既不想去調查，也無能力去調查。」

辛馳道：「是斷魂大師發現了陰鶴道長的秘密？」

梅髯王點頭。

「俺從來都沒有想到，陰鶴竟然會是一個這麼險惡的大壞蛋，咱們一直都被他利用着。」

他說到這裏，眼睛紅得竟像是一灘鮮血。

他的聲音也變得哽咽模糊，他說：「燕大公子一向都是俺最尊敬的人，這一次燕家慘遭暗襲，原來陰鶴竟是其中之一份子。」

辛馳嘆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這本來就不能怪你和斷魂大師，只好佩服陰鶴道長的掩飾功夫罷。」

梅髯王冷冷一笑。「但他的秘密到底還是給斷魂查出來。」

辛馳道：「他們拚過同歸於盡？」

梅髯王點頭。

辛馳道：「梅大俠此番前來的意思，是……」

梅髯王忽然又跪了下來，沉聲道：「俺要贖罪。」

辛馳忙扶起他，微笑道：「梅大俠忠肝義胆，江湖上人人都是敬仰萬分，雖然你給陰鶴所蒙騙，卻又何罪之有？」

梅髯王目中閃過一種堅決的神色，道：「俺要衝進神魔穴，把那些惡賊殺個天翻地覆，鬼哭神號。」

辛馳心中一陣激動。

他本來也是個有熱血、有正義的男子漢。

他緊緊握着梅髯王的手，道：「我們一起去。」

梅髯王一聲唏噓，忽然閃電般點了辛馳身上八個穴道。

（二）

這一次，辛馳不但又呆住，而且簡直是無法動彈分毫。

梅髯王滿臉激動的神態已一掃而空，換上了一副比霜雪還更冰冷的臉。

辛馳中計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梅髯王這一個「老粗」，居然會有如此上佳的演戲本領。

陰鶴的頭顱是眞的，

斷魂大師人已斷魂，這件事也絲毫不假。

辛馳並不愚蠢，他已知道了事情的眞相。

絕情三異中，唯一還與神魔王國毫無關係的人，就只有斷魂大師一個。

斷魂大師一直都備受陰鶴道長和梅髯王的利用，間接地爲神魔王國出了不少力，但他自己卻懵然不知。

但最後，斷魂大師還是知道了。

他立刻找陰鶴道長和梅髯王算帳，結果與陰鶴道長同歸於盡，但梅髯王卻安然無恙。

梅髯王看似粗魯愚鈍，其實卻是個智計百出的陰險小人，陰鶴和斷魂雖然已經死了，但仍然給他利用，終於騙到了辛馳，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求名階的大老闆輕易

制服。

梅髯王很愉快。

他知道自己在神魔王國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最少可以取代昔日的陰鶴道長。

辛馳連啞穴都已被封住，現在他已面臨到一個可怕的遭遇。

斬鬼天王的雷霆斬鬼刀已舉起。

梅髯王冷冷一笑：「俺會把你和陰鶴道長的頭顱，一起埋葬！」

刷！

刀光一閃，人頭應聲掉落。

辛馳雖然穴道被點住，但他全身的肌肉彷彿都在這一刹那間扭曲。

他看見了一顆人頭冲天般飛了出去，但這人頭卻並不是他自己的。

（三）

雷霆斬鬼刀掉在地上。

刀鋒無血。

但梅髯王卻已渾身是血。

他已手中無刀，頸上也無頭。

砍人頭者，人亦砍其頭，這本來就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　×　×

令到斬鬼天王梅髯王腦袋搬家的刀，赫然正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握刀殺人，並非奇事，但一刀就把敵人的頭顱砍了下來卻是少見得很。

幸好衞空空不在這裏，否則他一定又要跟龍城璧算帳，因爲龍城璧用的雖然是刀，但使出來的卻是劍法。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砍腦袋劍法。

剛才那一招，是「醉斬天魔」，論到勁度和威力，猶在「法場斬首」之上。

辛馳死裏逃生，不禁揑了一把冷汗。

龍城璧若來遲片刻，他現在那還有命在？

×　×　×

一葉知秋，神魔王國的進襲已然開始了。

羣雄一直以爲勾千毒在神魔穴恭候着，但卻都料錯了。

在小客棧的下戰書，其實只是一種烟幕。

眞正的進襲就在這一天的拂曉時分開始。

×　×　×

求名階風雲變色，每一個守衞都不敢有半點鬆懈，嚴防敵人來犯。

尤其是守衞隊的蕭領班，他更是連片刻睡眠也甘願放棄。

他叫蕭飛虹，從二十歲開始一直都是辛馳最信任的人。

但他今天卻令人很失望，居然連梅髯王扛着一具屍體，捧着一隻人頭闖上來都沒有發覺。

辛馳沒有怪他。

但他卻在自己怪責自己。

幸好雪刀浪子及時趕到，否則辛大老闆必然身首異處。

蕭飛虹現在三十五歲，他打算再幹五年，就回鄉娶妻，然後就在鄉下做一個莊稼漢，不再涉足江湖。

那是五年後的事。

但他現在，必須站穩崗位，力保求名階。

但有一點很可悲的，就是他的武功雖然不錯，若和神魔王國的高手相比，卻是差得太遠了。

所以，儘管他很盡心盡力，但卻完全無法抵禦敵人的第一擊。

×　×　×

神魔王國的進襲終於開始。

他們的第一擊出現在蕭飛虹的身上。

那是鐵苗的鐵牙。

蕭飛虹只是剛剛發現自己面前出現一條人影，接着就已腦袋開花，隨即暈迷不省。

鐵苗捲土重來，而且先攻第一陣。

求名階那九十九級石階，幾乎每一級都有人疾衝上來，他們不是穿黑衣就是白衣，還有另外一批卻是紫雲觀的道士。

這種大規模的進攻，簡直可以到少室峯去威脅少林寺。

雖然蕭飛虹無聲無息地死去，但求名階上鐵旗門的人，也已發覺神魔王國的侵襲已開始。

唐竹權早已磨拳擦掌，怪叫道：「來得好，老子正悶得想去跳湖。」

話猶未了，一枚毒鏢已迎面向他的臉龐射至。

唐竹權急閃。

窗外五個黑衣人像排山倒海似的向他各攻五刀，這二十五刀最少可以把唐竹權劈開幾十塊。

但唐竹權並非無能之輩，雖然對方的刀又急又狠，但赤手空拳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居然一下子就把其中兩人的刀搶了過來。

那兩人猶自一怔，唐竹權已把原刀奉還。

他們的刀原本握在手裏，但唐竹權卻把刀砍在他們的頸子裏。

其餘三人各自發出一聲大吼，各揮三刀，分別攻向唐竹權的上、中、下三路。

但唐竹權這一次並不奪取他們的刀，卻在他們的心臟、咽喉部位揑了一把。

這三人刀法極快，而唐竹權身軀肥胖目標極大，照說是沒有理由劈不中他的。

但他們這九刀偏偏就全部落空，而且還給唐竹權用五絕指法狠狠的揑了一把。

給女人揑一把的滋味，他們視爲享受，視爲人生莫大的樂趣。

但給唐竹權揑一把，那可不過癮。

只不過他們以後都不會嚐試到這種滋味了，無論是給男人揑一把或是給女人揑一把的機會都已不再存在。

因爲他們已給唐竹權「揑死」。

（四）

高丈二一直看守着衞空空，寸步不離，簡直比妻子伺候丈夫還更仔細。

求名階內外形勢一片緊張，打得天翻地覆，好不熱鬧。

高丈二當然聽得很清楚。

但他更加不能離開衞空空。

衞空空傷勢不輕，而且剛剛包紮好傷口，他目前既不能與人動手，更不能遭遇到任何的襲擊。

他現在就像是一隻玉瓶子，一定要小心保存，否則隨時都會被摔破。

若在十年前，衞空空是死是活，高丈二絕對不會放在心上。

那時候他根本就不喜歡救人，他殺人的數目遠比救人爲多。

但現在，他變了。

他變得很關心別人。

尤其關心自己的病人。

他絕不能讓衞空空再受到絲毫的傷害了。

× × ×

砰！

終於有人破門衝進。

衝門而進的是殺人瘋子鐵苗。

高丈二看見他手中的鐵牙，心中就已無名火起。

「鐵苗，你跟隨着勾千毒爲非作惡，今天你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鐵苗冷冷一笑：「我若死了，是否有葬身之地都不是一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我們之間，誰會最先躺下去。」

「好狂妄。」

「神魔王國必可摧毀鐵旗門，你以爲悔燈和尚是我佛如來？可以……」

「住口！」高丈二怒喝一聲：「你滾出去，叫勾千毒進來，憑你還不配與老夫交手。」

鐵苗向躺在床上的衞空空瞧了一眼，冷冷道：「這位朋友的傷勢似乎不輕。」

高丈二冷冷道：「這一點不勞閣下担心。」

鐵苗目中露出一些殘酷的笑意，顯然，他已看出了高丈二對這個受傷的年青人，極爲關注。

他哈哈一笑：「那眞是好極了，一老一少，共赴黃泉，絕對不愁寂寞。」

狂笑聲中，鐵牙向高丈二迎頭急落。

高丈二身形矮小，很輕易的就避了開去。

鐵牙又再揮動。

但這一次，他襲擊的不是高丈二，而是躺在床上毫無反抗能力的衞空空。

高丈二怒喝一聲：「無恥小輩，吃老夫一掌。」

鐵苗根本就不理睬高丈二的叱喝，仍然向衞空空襲擊。

他的確心狠手辣，而且也的確卑鄙無恥。

但高丈二沒有放鬆他，雙掌推出，一股大力直向鐵苗的背心湧去。

鐵苗終於閃避。

高丈二去勢已老，鐵牙又再旋風似的捲落，疾擊他的天靈。

高丈二身形矯捷，雖然去勢已老，但仍然給他再次避過。

鐵苗似佔優勢。

但他却沒有想到，高丈二的身上最少還有十幾種暗器尚未出手。

所以他的洋洋自得，未免還是太早一點了。

× × ×

鐵苗的攻勢，一招緊接一招，此起彼落，有如驚濤拍岸，不時攻向高丈二，也不時想向衞空空下手，當眞是兇悍到了極點。

但高丈二全力保護衞空空，絕對不肯讓他受到傷害。

一時間，戰局陷入彼此俱覺無可奈何的境況。

但高丈二的暗器終於出手。

十二顆毒蓮子，挾着一蓬毒砂，分從左右弧形夾擊鐵苗。

鐵苗一凜，身形急變。

這兩種暗器雖然歹毒，但總算給他避過了。

但這一來，他在戰局上的優勢已消失於無形。

高丈二的暗器仍然源源不絕。

毒針、透骨針、三角石、鎖喉鏢……總之，花樣百出，令人嘆爲觀止。

鐵苗也慣用暗器，在高丈二未曾發動暗器攻勢之前，他本就已有使用暗器的打算。

但他的暗器還未出手，高丈二的暗器却已排山倒海，接二連三的湧了過來，簡直令他看得眼花繚亂，無從應付。

高丈二出盡法寶，無論如何都要把這個殺人瘋子收拾下來。

鐵苗現在還很年青，但已不啻是一個殺人不貶眼的殺人王，而且手段卑鄙毒辣，此人不除，將來還不知有多少人會橫死在他的鐵牙之下。

鐵苗這一次總算嚐試到暗器高手的厲害。

饒是他身形奇快，屢次閃開高丈二的暗器，但時間一長，難免會有百密一疏的時候。

終於，一枚透骨釘穿過了他的咽喉，不待毒力發作，已然氣絕畢命。

高丈二終於解決了這可怕的殺人瘋子，爲江湖上除一大害。

但就在鐵苗倒下去的同時，高丈二的臉色也突然慘變。

一根鐵杖，內透出一截尺半青鋒，無聲無息的穿過了他的心臟。

衞空空胸膛起伏，他再也無法忍耐，便從床上跳了起來。

雖然他重傷未癒，但他握着長劍的時候，仍然是一個殺氣騰騰的偷腦袋大俠。

他看見了一個黑袍人。

這黑袍人手中的一根鐵狠杖，已告訴了衞空空，他就是弄得滿城風雨的鐵狠神魔勾千毒？

（五）

勾千毒的眼睛，如餓狼，如毒蛇，如同地獄裏的魔鬼。

他盯着衞空空的表情，就像是想一口把他整個人吞進肚子裏。

他冷冷一笑，道：「你完了，鐵旗門也完了，沒有任何人能挽救你們失敗的命運。」

衞空空挺起胸膛，冷冷道：「你以爲自己已很成功？」

勾千毒淡淡笑道：「最少還沒有失敗過。」

衞空空指着地上的鐵苗：「他已死了，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悲傷？」

勾千毒道：「我已爲他報仇，他已死而無憾。」

不錯，勾千毒已爲鐵苗報了仇，但高丈二呢？

高丈二的仇又要讓誰來給他伸雪？

憑衞空空的劍。

衞空空暗暗發愁，暗暗苦笑。

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本來就未必會

是鐵狠神魔的敵手。

而且他現在已身受重傷，連握劍都令傷口隱隱作痛，他又有甚麼能力可以爲高丈二報仇？

衞空空忽然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他絕望並不是因爲自己快要死在勾千毒的鐵狠杖下，而是因爲高丈二的死亡。

他痛恨自己沒有能力可以爲這個老人復仇，甚至連試一試的力量也沒有。

他絕望。

深深的絕望。

但就在他幾乎支持不住的時候，悔燈和尚來了。

× × ×

悔燈和尚的出現，使勾千毒也變得更冷靜，冷靜得令人連心裏都冷了出來。

悔燈和尚高宣佛號，然後對勾千毒說道：「你動手罷。」

勾千毒瞧了悔燈和尚好一會，忽然道：「你眞的不肯放棄鐵旗門？」

悔燈和尚嘆息一聲，緩緩道：「鐵旗門是代表正義的力量，老衲絕對不能放棄的。」

勾千毒一聲冷笑：「如此休怪小弟無情無義。」

他本來就無情。

他本來就無義。

殺悔燈和尚，本來就是他攻上求名階的最主要目的。

（六）

悔燈和尚太仁慈了。

昔日的金笛神魔，殺人不眨眼，每招出手，都非常狠辣，非要置敵人於死地不可。

但現在他的變化却是太大。

他居然在這種生死關頭的決戰裏，仍然希望只是擊敗勾千毒，廢掉他的武功，而不想一掌就把他的性命結束。

誰都不能說他這種做法不對。

但事實上，他却因此而大大的吃虧。

他處處手下留情，但勾千毒却每一招每一式都想把他殺掉，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悔燈和尚又焉能不吃敗仗？

悔燈和尚終於敗了。

他並不是在武功上敗給勾千毒，而是因爲他實在太仁慈。

勾千毒沒有領他的情，他只是存心存意要殺悔燈和尚，毀掉鐵旗門。

他成功了。

悔燈和尚終於死在他的鐵狠杖下。

× × ×

這是武林史上很殘酷、也很可怕的一頁。

鐵旗門的高手，接二連三陣亡，神魔王國的氣燄越來越兇，越來越盛。

勾千毒看着悔燈和尚的屍體，難免沾沾自喜。

他多年來的願望，總算達成，他將會再進一步發展神魔王國。

但就在這時候，一把寒光閃爍的刀出現在他的眼前。

勾千毒曾見過這把刀。

那時候，這把刀還在北極異人風雪老祖的手上。

× × ×

風雪老祖雖然死了，但這把刀的光芒仍然沒有變。

它還是那麼奪目，那麼懾人魂魄。

但勾千毒沒有太大的恐懼。

因爲這把雖然是風雪之刀，但握刀的人，却不是風雪老祖，而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他看不起年青一代的高手。

他認爲這些年青人的武功，始終有一個極限。

但有時候，許多事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得到的。

就以眼前這一戰來說，就連龍城壁自己都不相信，會這麼快就完結。

他在盛怒中發刀。

他盛怒是因爲高丈二死了，悔燈和尚也死了，而衞空空身受重傷，却還被逼要握着他的長劍。

龍城壁在那時候的感覺，只有「憤怒」二字。

憤怒的人，憤怒的一刀。

但就是這麼一刀，居然一下子就穿過了勾千毒的咽喉。

勾千毒不能相信這一刀這麼快。

就連龍城壁都不相信。

但這一刀的確已發出。

這一刀的確就是這麼快，快得驚人，快得令人詫異！

× × ×

神魔王國終於崩潰了。

鐵旗門雖然也已潰不成軍，但却沒有完。

辛馳成爲了鐵旗門的門主，承担了悔燈和尚所遺下來的重担。

最值得他慶幸的，就是他終於找到了邱三娘。

燕大公子雖然雙手已斷，但他仍然活下去。

因爲他也找回了他最關心的妹妹——燕勝男。

江湖人就是這樣子的，他們可以死，可以失掉一切，但却最不能忍受感情的失落……

（全文完）

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情鎖

人間情關難破　武林道義爲先

一、俠情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這是鄉野鷄毛店門口的一塊招牌。

鄉野鷄毛店雖然比不上城市的那份繁華，但却不失去樸厚與篤實的風味。

雖然比不上城市那種山珍海味，却是行旅所緊需要的場合。

鄉野鷄毛店的旅客不會太多，因爲那年頭在外行走的人並不多，但却經常有三五野老，把酒閒話，憑他們的經歷與見聞，各自道出了數十年來的感慨與看法。

這一家鷄毛店當然也不會例外，五間茅蓬，門對着官道，也有三五野老，正在把酒閒話。

有人說，年輕人生活在幻想裏，老年人生活在回憶裏，這話也一點沒有說錯，因爲老年人前路無多，那份應有的衝勁，在隨着他們的歲月消退，因此他們所想的，祇是已往一段坎坷旅途，或者是輝煌的成果。

回憶的時光，總是甜蜜的，但當回憶清醒的時候，那份落寞的心情，就不是年輕人所能體味得到。

這三個老人都在古稀之年，鬚髮師已經白了，但他們那充沛精力，却由眼神中透露出來，一個穿土黃色的長袍，一個穿黑色的長袍，一個是穿青色的長袍。

土黃袍老者道：「韶華似流水，忽忽七十年，在這七十年的歲月裏，我們浮沉人海，浪跡天涯，曾經得到過什麼，又抓住了什麼？」

青袍人道：「人生如戲，戲過境移，忽忽數十年光陰，誰也無法抓住什麼。」

黑袍人道：「不——你們都錯了，以我說，我們不但得到了，也抓住了。」

土黃袍人道：「哦，抓住了什麼？」

黑袍人道：「回憶，我相信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一段艱苦或者美好的回憶。」

青袍人道：「往事如烟雲幻滅，空留下一片不着痕跡回憶，與夢何異？」

黑袍人道：「不然，至少它可以充實老年人的心靈。」

土黃袍老人嘆道：「前程如夢，情何以堪。」

黑袍人鼓掌大笑道：「妙就妙在這個情字，因爲有了這個情字，才使少年人有了幻想，老年人有了回憶，爲愛，爲名，爲利，爲慾皆離不開這個情字。」

青袍人道：「說到這裏，到使我回憶一段往事，如今想起來仍似歷歷在目。」

× × ×

茫茫大漠，風沙飛揚，一個年青的女子，正策馬在沙土中飛馳，這個女子，約二十上下，一身水綠色的緊身小衣，背插長劍，在她的身後，有十數匹健馬，在揮鞭追趕。

沙漠中積沙深厚，本不易於馳馬，因此那少女逃未數里地面，那馬突然前蹄一

軟，已將她從馬身上翻了下來。

綠衣少女貼地一滾，緊接一個一鶴冲天之勢，破空飛三四丈高下，臨空一式平沙落雁，又輕輕落在黃沙之上。

此際她身後的十數匹馬已經衝到，十數人同時躍離坐騎，將她包圍在當中，這些人全是黑色緊身勁裝，有八個是持刀，五個是拿鞭的，合計十三人十三件兵刃，聲威赫赫。

綠衣少女摘下背上的長劍，冷冷的道：「你們緊緊追趕我一個孤身女子，到底是爲了什麼？」

其中一人道：「妳孤身一人，身無包裹，是以我們追趕妳，當然不會是爲了錢財。」

綠衣少女道：「本姑娘行道江湖，祇帶隨身銀兩，爲數不多，如果你們是爲了財，那可找錯了主顧了。」

另一人道：「妳行道江湖，剷强扶弱，除暴安良，雖也殺了不少人，但這些人與我們無瓜無葛，是以我們追趕你，也不是爲了仇。」

綠衣少女道：「本姑娘隻劍隨身，快意恩仇，如果你們是爲了報仇，我也祇好奉陪了。」

又一人道：「妳雖然快意恩仇，但我們彼此之間，毫無恩仇之可言，我們之所以追趕妳，祇是爲了一個字。」

綠衣少女道：「那一個字？」

那人道：「慾！」

綠衣少女滿面飛紅道：「看閣下等氣派，决非江湖中默默無聞之輩，怎地說出話來，却如此的下流無恥。」

另一人道：「生在沙漠，長在沙漠，沙漠中枯燥無味，更少雨露之施，我們這亦是情非得已啊！」

綠衣少女冷冷的道：「與你們這些人說話，本無是非可言，你們可以出手！」

先前那人一聲大笑道：「姑娘當眞是快人快語，姑娘已是不肯順從，那我們祇有用强了。」單刀一起，向綠衣女子右腿斬去，一刀起手，七刀相隨，八把刀同時將那綠衣少女困在當中。

綠衣少女長劍飛起一片片銀花，力敵八把單刀，八刀一劍，九道銀花，在風沙中飛舞，瞬息間已是百招左右，那八個持刀人猛地同時將身倒翻出去，向五個持鞭的道：「百招已過，現在看你們五兄弟的了。」

半空中發出啪啪五聲大响，五個持鞭人，各持長鞭，飛起五道鞭龍，盤空繚繞，將方圓五丈之內，交織成一塊鞭網。

綠衣少女長劍打閃，分向五個方向迎出，只是長鞭柔軟如蛇，變幻莫測，使人防不勝防，往往在手腕抖動之間，鞭梢已換了方向，是以綠衣少女勉力支持了五十招左右，已漸漸落於下風，其中一個持鞭人道：「怎麼樣，我兄弟的五條鞭可比你們那八把刀强多了吧。」

一個持刀的人叫道：「大漠五鼠畢竟比我們黃沙八龍强得多了。」

原來這十三人正是大漠五鼠呂氏兄弟，及黃沙八龍的龍氏兄弟，這十三人可全是關外的馬賊，在沙漠中打刦商隊，每個人都有一身很好的武藝。

綠衣少女微微一驚，心想，難怪這些人如此難纏，竟然是這十三個殺星，若不早些脫身，今日非栽在此地不可了！

她想到這裏，突然劍泛銀浪，向對方捲去，同時嬌軀劃空而起，向馬身上落去，那知她身形剛剛離地之時，一條右腿已被對方的長鞭捲住，沙漠中响起了粗獷的笑聲。

綠衣少女大驚，反劍向那長鞭斬去，就在此際，左腿也給另一條長鞭裹住，硬生生的將她拖回地面，同時，又飛過兩條長鞭，將她雙臂裹住。

綠衣少女的雙腿雙臂被裹，已無還手的餘地，芳心大急。

此際突聽得一聲長嘯，一條人影，從空而降，將落地面之際，身形一橫，在黃沙中連連翻滾，耳際更聽到幾聲慘叫，那兇悍的大漠五鼠，竟然一個個倒地死去。

綠衣少女此時才有機會解去長鞭，站了起來，定睛看去，見一個青袍中年人，赤手空拳的站在當地，他四週圍着黃沙八龍，八把刀映着日光在打閃。

藍衫人冷冷的道：「剛才死的是大漠五鼠，你們大概就是黃沙八龍的龍氏兄弟了。」

其中一人道：「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你殺了大漠五鼠，黃沙八龍也不會放過你。」

青衫人道：「你們在沙漠之中，打刦商隊，殺人如麻，實在也該死了，今日遇上了我，也是你們惡貫滿盈之期。」

那人大喝一聲，單刀如風捲起，向那青衫人疾快斬去，一刀之後，繼之七刀，八把刀如風捲殘雲，在青衫人的四面八方招呼。

青衫人一聲朗笑，身形一旋，貼地打了一個轉，那黃沙八龍，已有四龍倒了下去，另四條龍見形勢不對，返身便走，青衫人那容他們脫出身去，身形劃空急起，後發先至，已趕在他們面前的黃沙之上，隨即一個翻滾，那剩下的四龍，也倒了下去。

綠衣少女此時才走過說：「謝謝援手之德，尚未請教上姓大名。」

青衫人吃吃一笑說：「我乃海底針公孫柏。」身形急起，足踏黃沙，瞬息已失去踪跡。

× × ×

那青袍人剛說完了這一段話。

黑袍人道：「你講這段故事我也曾聽說過，據說當時你救那個女子，純是出於俠義之情，而那女子，也就是空門中的如音師太。」

青袍人道：「當時我之所救她，的確是出自俠情豪氣，我未曾問過對方姓名，若不是二十年後，那如音師太自己講出來，我還不知道當時所救的就是她。」

土黃袍人道：「你這種救人不居功的俠義胸襟，的確是令人敬佩，只是你救下一個女子，却惹得另一個男人染上了一身刻骨相思，這是始料所未及吧。」

青袍人道：「這件事我倒是第一次聽到，不知是誰因她惹上一身刻骨相思。」

土黃袍人道：「你看看我們三個之中，誰穿的黑袍子，那就是誰了。」

青袍人向黑袍人看了一眼道：「我確知你在二十年前迷過一個俠女，那女孩好

像叫什麼凌雲翠的！」

黑袍人道：「當年的凌雲翠就是今日如音師太，而今日的如音師太，也就是當年的凌雲翠。」

青袍人道：「哦，這一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你能將這種事情的經過說給我聽聽麼？」

二、戀情

黑袍老人仰首沉思，悠悠的道：「那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你救了凌雲翠沒有多久的光景。」

× × ×

黑夜蒼茫，晚烟籠罩，在開封城外的一座古廟之中，正躺着一個黑袍中年人。

這座古廟是在開封府的大門外，年久失修，早無香火，甚至大門上的金字，也早已剝落，也弄不清楚那是一座什麼廟了，廟中的神像神壇，都已破舊不堪，而且還佈滿了灰塵。

那黑袍中年人的右肩已負了傷，血從他的傷口中流出來，那血不是紅的，而是黑的，血怎麼會黑的，當然是中了毒，那麼那黑袍中年人的傷，一定是被敵人的淬了毒的暗器所傷了，毒氣攻心，是無藥可救的，那黑袍人不時發出輕微的呻吟。

此際廟門口人影一閃，又進來一個苗條的身形，黑夜之中，無法看清那人的面貌，黑衣人輕喝一聲：「什麼人？」

門口那人身形一頓說：「是一個求宿的女子，閣下又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是一個受傷無力的行路人。」

「你受了傷，是受的什麼傷，傷在什麼地方？」

「被毒鏢所傷，傷在肩頭。」

「可曾上藥！」

「在下無此解藥！」

門口那人隨手一晃，晃亮了火熠子，燃亮了神枱上的半截紅燭，名雖紅燭，實際經過日久的空氣剝蝕已快變成白燭了。

燭光一亮，彼此看得皆很清楚，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上下，穿水綠色緊身小衣的少女，她向那黑衣中年人道：「我可以看看你的傷勢麼？」

黑衣人無力的點點頭。

綠衣少女拉開他的肩頭一看，說道：「這好像是被子午追魂鏢所傷！」

黑衣人又點點頭。

綠衣女子又道：「這子午追魂鏢乃是花夢蝶所特有，中鏢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非得他的獨門解藥，無法可救。」

黑衣人又點點頭。綠衣女子道：「你怎麼會惹上這一號殺星！」

黑衣人道：「他是黑夜採花，我爲了救人，也就管不得那麼多了。」

「結果你才被他毒鏢所傷。」

「但我也砍中了他一劍，這一劍砍在他的頸子上，頭飛去好遠！」

「能一劍殺了花夢蝶的人並不多，你的武功不錯，只是當時你怎不在他身上搜出解藥呢？」

「當時在黑夜之中，我又怕驚動宅子的主人，以致皂白不分，所以就匆匆離開了。」

綠衣女子道：「你是在什麼時辰中的鏢？」

黑衣人道：「半個時辰以前。」

「現在是酉末戌初，離開子時也不過一個時辰，要救這條命，也祇有一條路可走了。」

「姑娘請說。」

「我身邊帶有保心靈丹，此丹雖然不能解去你身中的巨毒，但却可保住奇毒不致攻心，祇要毒不攻心，生命可保，然後我再帶你去求一個人，或許他能救你。」

黑衣人道：「求什麼人？」

綠衣女子道：「回天聖手葛長明，此人就住在南陽臥龍崗諸葛舊廬之中，路並不遠。」

她邊講間，從懷中掏出一個紅色小瓶，傾出兩粒丹藥，放入他的口中，又說：「你閉目將息一會，我去雇一輛車子來。」

天尚未亮，那女子果然雇了一輛馬車，將黑袍人扶上了車，她在車廂中照顧，車廂中芳香繚繞，春意盎然，使黑袍人忘了傷口的疼痛，而生遐思。

回天聖手葛長明是個性怪僻的人，並不願爲人治傷，但在那綠衣少女苦苦哀求之下，才勉爲其難的治好了那黑袍人的傷毒，兩人在這段長時間，情愫暗生，傷好後便聯袂江湖，做了很多濟弱扶危的事情，而兩人的情感更到了不可分離的地步。

有一天，他們行俠到江南金陵，兩人一時興起，夜遊秦淮，見隔壁畫舫中有一女子，盛妝艷抹，朝着那黑衣人招手。

黑衣人長笑道：「今日何幸，得遇麗姬。」

那麗人笑道：「良緣難再，何不請過舟一敍。」

黑衣人果然飛身過船，與那女子把杯閒話，樂而忘返，到他回來之時，與他同行的綠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他大吃一驚，遍訪金陵，再未找到那綠衣女子的行跡，不覺失魂落魄的離開金陵，這時才知他自己對那綠衣女子，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情感，只是後悔已晚，沒過兩年，便聽到江湖中傳說，那綠衣女子已出了家，改名爲如音師太，再行尋去之時，那已經是恍如隔世了。……

× × ×

青袍人道：「你所說那女子，就是凌雲翠，而那黑袍人，就是聞名江湖的孤雲客西門倩了。」

黑袍人道：「自凌雲翠出家爲尼之後，我才取名爲孤雲客。」

土黃袍老人道：「人生碌碌，難離一情，不管它是俠情也好，戀情也好，妒情也好，總之離不開一個情字，因此情之一字，擾人至深。」

黑袍人道：「不錯！」

土黃袍老人道：「正因爲這樣，使我也想起了一件往事。」

三、親情

黑袍人道：「什麼往事？」

土黃袍人道：「這件事情算來也有十七八年了，那是在……。」

× × ×

濟南府外的展家堡，位列武林三堡之一，展家堡的老堡主展飛鵬，乃是一個叫得開的響噹噹的人物，膝下有兩個兒子，長子展天鶴，長年浪跡江湖，行俠仗義，很難得回堡一次，次子展天鷹，一身武功得自展飛鵬親自傳授，藝業驚人，已算得上是江湖中頂尖高手，展飛鵬去世之後，這展家堡的担子，就無形中落在他的肩上，他也名符其實的成了展家堡的堡主。

展家堡除去展天鷹而外，尚有龍虎獅象四大高手，護堡武師二百多人，個個都可以稱得上江湖中的二流高手，聲威赫赫，盛極一時，誰知有一天晚上，那聲勢龐大的展家堡，竟然給人家毀了，全堡的人，上至展天鷹，下至婦孺，護堡武師，無一倖免，最後還一把火，將展家堡燒得一乾二淨。

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江湖，也傳進了一個人的耳中，這個人穿一件土黃色長衫，年約四十上下，雙目灼灼，英華內斂，他正在那濟南城中的一家酒樓中飲酒，聞言連夜出了濟南城，跑到了展家一探究竟，證實傳言非虛，那展家堡果然成了一遍廢墟，他流下了兩行清淚，原來這個人就是展天鶴。

展天鶴找遍了廢墟，發現了三百餘具屍骨，已分辨不清誰是他弟弟的屍骨了，便雇人挖了一個大坑，將那些屍骨葬在一起，大哭一場，飄然而去。

展天鶴是個深藏不露的人，也是個城府很深的人，他不露聲色，秘密尋訪仇踪，三年下來，竟給他找出些端倪。

這是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在徐州府西城外的一座荒林之中，出現了兩個人，一個是身穿土黃長衫的中年人，一個是短小精悍的黑衣人，兩人對面而立，那黑衣人道：「聽說是展大俠找我？」

原來這身穿土黃衣衫的中年人，就是展天鶴。

展天鶴拱手一禮道：「不敢，在下有事相煩。」

黑衣人道：「展大俠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展天鶴道：「在下是想向吳兄打探一個消息。」

這黑衣人是江湖上的一個混混兒，武功並不高，充其量祇能算是江湖上二流高手，但他耳目之靈敏，却無人能及，因此江湖朋友送他一個綽號叫萬事通吳不知。

吳不知一笑道：「展大俠所要打聽的消息，是不是有關展家堡的事情？」

展天鶴道：「當然，除去此事而外，再沒有什麼事能使我關心的了。」

吳不知道：「這個……。」

展天鶴道：「吳兄的規矩我知道，我展天鶴不會虧待你的。」

吳不知一笑道：「當然，只是事關重大，我……」

展天鶴道：「我可以增加酬勞。」

吳不知道：「好！那我就告訴你，這件事情是……。」

是字剛出了口，突然一道銀弧，從吳不知的後背射入，穿胸而過，原來是一枝長箭，吳不知也應聲倒了下去。

展天鶴大喝一聲：「什麼人？」身形如脫弦之箭，追了出去，果見一條人影，一閃而沒，展天鶴又倒回到荒林之中，見吳不知正躺在地上呻吟，原來那一箭雖然穿胸而過，但却未射中要害。

展天鶴道：「吳兄！怎麼樣了。」

吳不知道：「好狠毒的賊子，他們想殺人滅口。」

展天鶴道：「這一箭似未射中要害，你沉住氣，我給你療傷。」

吳不知苦笑道：「展大俠不必費心了，這一箭雖未射中心部，却已貫穿了肺部，已經無法治療，趁我有一口氣在，將消息告訴你。」

展天鶴道：「吳兄。」

吳不知道：「請記住，殺害令弟及毀了展家堡的人，是季家堡堡主，季龍羣所爲。」

展天鶴心頭一震說：「此話當眞？」

吳不知道：「錯不了，唉！生有時死有地，我死之後，就請展大俠將我葬在這遍荒林之中，這也算是你對我唯一的酬勞了。」

語聲剛了，人已斷氣。

展天鶴連叫了兩聲，已不見回答，知已死去，便用掌力，在林中打出一個土坑，將吳不知葬了，並在他的墓前拜了四拜，然後一聲長嘯，破空飛出荒林之外。

武林三大堡，除展家堡與季家堡之外，尚有張家堡，張家堡雖名列武林，但却很少與武林中人往來，而季家堡却在徐州府的南門外，佔地極廣，人口也多，堡主季龍羣乃少林俗家弟子，雖出身正派，但却不務正業，堡中養堡丁，雇打手，在當地自成了一股勢力連官府都要退讓三分。

這一天傍晚時分，季龍羣正在大廳中與家人閒話，忽聽得堡中一遍喧嘩，夾着喊殺之聲。

季龍羣大吃一驚，正欲查詢，忽見堡丁入報說：「堡主不好了，有人殺進堡來了。」

季龍羣怒喝一聲，道：「是何人如此大胆。」

堡丁道：「是一個身穿土黃長袍的漢子，武功甚是了得，堡中武師已被他殺了二十多個了。」

季龍羣罵道：「都是飯桶，那麼多人打不過人家一個人，我去看看去。」

季龍羣走出大廳，果見庭院之中亂成一遍，有一黃衣人正施展雙袖，袖銳如刄，在人羣中往返砍殺，由於季龍羣深居簡出，是以並不認識此人，雙手一分，推開混亂的人羣，已去到那人的面前道：「是什麼人大胆，竟敢來季家堡撒野。」

土黃袍人怒哼道：「你大概就是季家堡堡主季龍羣了，我是什麼人你不必管，待我殺光堡中之人，自會向你說。」

雙袖一分，又有兩三個武師倒了下去，季家堡這些武師，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江湖中也算是二流高手，但在那黃衣人的面前，有如泥人一般，任其宰割。

季龍羣大喝一聲：「住手。」

那黃衣人只是不理，反而殺得更爲起勁，除去那婦人女子不殺而外，凡是堡中的武師與堡丁，擋者立斃。但見他身似遊龍，袖如利刃，不到一刻工夫，堡中的二百多名武師及五百名堡丁，已傷亡大半，剩下的竟然出堡逃命去了。

季龍鞏又是一聲大喝，摘出腰間的厚背金刀，怒道：「寃有頭債有主，你這樣濫殺無辜，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

黃袍人道：「這樣也叫無辜麼，你毀掉展家堡的時候，連一個婦人女子都未曾留下來，難道他們不是無辜麼？」

季龍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黃袍人道：「展家堡堡主，展天鷹的哥哥，展天鶴。」

季龍鞏吃驚的退了一步道：「原來是你，難怪那手流雲飛袖，使得如此爐火純青。」

展天鶴道：「流雲飛袖展天鶴這個名字，不是白得來的。」

季龍鞏道：「你怎知我毀了展家堡，是誰告訴你的！」

展天鶴怒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一件事，是萬事通吳不知告訴我的。」

季龍鞏嘆道：「可惜我手下那一箭，竟然未將他射死。」

展天鶴道：「那祇怪你手下太膿胞了，他一箭未能射中要害，所以還讓他能有說幾句話的機會。」

季龍鞏道：「季家堡的人，除去了婦人女子，大部份的人都被你殺光了，你的恨也應該消了。」

展天鶴道：「沒有，因爲還有一個人沒有死去。」

季龍鞏一笑，說：「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展天鶴道：「你！」

季龍鞏哈哈大笑道：「我知道你說的是我，主兇未除，你怎能安心？」

展天鶴道：「不錯！」

季龍鞏道：「你上吧，我已經等了很久了，也很想見識一下你那手流雲飛袖的功夫。」

展天鶴冷冷的道：「這件事情已由不得你來決定了。」

大袖一展，已攻了上去。

季龍鞏的厚背金刀，光如閃電，已迎了上去，這兩人皆是江湖中頂尖人物！是以一接手之間，已是百招左右。

展天鶴的兩隻大袖，以內力運在袖上，銳如鋼刀，刀刀不離季龍鞏的要害。

季龍鞏的厚背金刀，一套龍虎風雲刀法，毫不相讓，他們由晚上打到半夜，由半夜又打到天亮，仍是未分勝負。

展天鶴心想：「此賊不除，難以心安。」突然身形變化，時若遊龍飛空，時如靈蛇穿地，這是他在深山古洞之中，精研的一套奇怪身法，定名爲龍蛇變化法，而這套身法，也正是季龍鞏那龍虎風雲刀的尅星，因此不到半刻工夫，那季龍鞏的左手，右肩，左背，皆受了傷，他步履不穩，連退了兩步說：「你這是什麼身法？」

展天鶴一笑道：「這是殺季龍鞏的身法。」雙袖急起，左袖削在季龍鞏的前胸，右袖削在他的右腰部。

季龍鞏已無再戰之力，身形向後倒摔下去。

展天鶴大叫道：「鷹弟，愚兄的爲你報仇了。」上步進身，一袖削在他的頸子上，斗大的頭顱，滾出好遠，展天鶴方一聲朗笑，身形飛出季家堡外。

× × ×

官道傍的鷄毛店，今天沒有遠客，仍是三個老人，在杯酒閒話，原來這三個老人，正是江湖上大名頂頂的人物，青袍老者是海底針公孫柏，黑袍老者是孤雲客西門倩，土黃袍老者是流雲飛袖展天鶴。

黑袍老者孤雲客西門倩道：「公孫柏老哥勇救俠女凌雲翠，是爲了俠情，老朽苦戀俠女凌雲翠，是爲了戀情，凌雲翠在秦淮含忿不告而別，是爲了妒情，而展天鶴老哥爲弟報仇，則是爲了親情了。」

青袍老人海底針公孫柏道：「不錯，情之一字，擾人至深，難怪古人說：天若有情天亦老。」

黃袍老人流雲飛袖展天鶴道：「但人若無情，豈非與草木同腐了？」

西門倩道：「有情也不好，無情也不好，請問兩位老哥，這個情字，應作如何安排？」

展天鶴與公孫柏兩人同時一愣，任他們武功卓絕，經歷豐富，但對這個問題，却有些難以回答。

公孫柏反問道：「以你說呢？」

西門倩道：「以我說應是在不有不無之間。」

展天鶴笑道：「這不有不無又是如何解釋？」

西門倩雙手一攤道：「這個麼，我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此際忽聽得「阿彌陀佛」，從門外走進一個花甲老尼，身着黃色緇衣，手持雲拂，雙手合十說：「三位施主久違了。」三人同時站了起來，吃驚的說：「大師是如音師太？」

如音師太就是凌雲翠，凌雲翠也就是如音師太。

西門倩站起讓坐，如音師太告了坐一笑道：「貧尼此來，是爲三位解答一個問題！」

公孫柏道：「是不是有關於情字？」

如音師太道：「不錯！」

公孫柏道：「不知師太對這情字，又作如何解釋？」

如音師太說道：「人非草木，孰能忘情。」

西門倩一笑道：「這樣說來，人仍離不開一個情字了。」

如音師太道：「不錯，但因人的稟性各異，因而用情亦各有不同，如當年公孫施主於茫茫大漠之中力誅大漠五鼠，黃沙八龍，而救了俠女凌雲翠，這是豪俠之情，凌雲翠在開封城外的古廟之中，爲西門施主設法療傷，這是惘人之情，西門施主感凌雲翠的救命之恩，因感恩而生情，這是由恩情而轉爲愛情，凌雲翠氣西門施主在秦淮就妓，一怒而去，這是爲了妒情，自西門施主因凌雲翠之去，愧悔異常，苦苦追尋凌雲翠的下落，這是痴情。」

展天鶴挿口道：「那麼那凌雲翠在一怒之下，竟然憤而遁入空門，這又是什麼情呢？」

如音師太道：「阿彌陀佛，這是本身之事了。這是由妒情而轉爲無情。」

公孫柏道：「如此說來人當以無情爲上了。」

如音師太道：「不然，無論是俠情，

惘情，恩情，愛情，妒情，無情，都有一個情字存在，如果着於這個情字，必然被情所牽，情生於心，心源於性，情迷則心亂，心亂則性蒙，故出世之道，妙在不着於這個情字。」

西門倩道：「如此說來豈不還是無情麼？」

如音師太道：「假如一個人眞的做到無情的程度，那將是六親不認，這樣就失去了爲人之道了。」

展天鶴道：「有情也不好，無情也不好，依師太之見這個情字將作何安排？」

如音師太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這並不是說天就是無情，若天眞的無情，就不能斡旋四時，化生萬物，妙在用情不知其所情，一個人如果到了用情而不知其所情，即是用心而不着於其心，心自能爲之不動，其外一切運化，則順其自然，其行爲雖運行人世綱常的規道上，而其道行則合乎自然之韻律而有生生不息之機，如此則凡緣自了，仙佛之緣漸生，我雖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即我，我雖運化於自然範疇之內，我即自然，如此則天地自然與我何異。」

公孫柏道：「照師太如此說法，其重點仍着重於自然二字？」

如音師太道：「雖云自然，不名自然，若着重於自然，便會走入了自然外道，凡有所相，皆爲虛妄，故云不可說！」

西門倩噓了一口氣道：「我懂了。」

如音師太道：「如果你眞的懂了，那也就是眞的不懂了。」

公孫柏道：「如是如是！」

如音師太點點頭道：「不錯，貧尼說了這麼久，無非是方便說法，其實已經落於第二門頭，佛說：『不可說！不可說』，既不可說，那裏有話可說，因爲你一說出口就錯了，西門施主本來是懂了，因他已經說出了口，所以就變成不懂了。」

展天鶴哈哈大笑起來。

西門倩雙手一拍道：「妙！妙！」

公孫柏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本無形象，何來分別。」

如音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全身透徹無落座，一遍空靈溶大千，貧尼的因緣已了，而三位尚有一段因緣待結，我要先行一步了。」

西門倩面色一變，急叫一聲道：「雲翠！」

如音師太肅聲道：「貧尼乃今日之如音，而非昔日之雲翠，白雲蒼狗，無可捉摸，施主靈台不淨，枉費我一番度化之功了。」

西門倩面色一熱，不由自主的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如音師太已飄然而去。

此際忽聽得門外的官道上，有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這已經是傍晚的時分了，在往常的慣例，官道上應該早已沒有行人才是，因爲過此以往，百里之內無歇足之處，這個人既是策馬趕路，必定有相當緊急之事了。

孤雲客西門倩與流雲飛袖展天鶴，海底針公孫柏三人互看了一眼，此時馬蹄聲至店門止，半晌之後，走進來一個風姿綽約的中年婦人，穿一身黑色緊身衣衫，雖然已是三十上下，但那份風韻猶存。

這中年婦人一進店便問：「請問三位老人家，這小鎭附近可有一個三隱莊？」

三人齊是一愣，西門倩道：「這位娘子，妳問三隱莊做什麼？」

黑衣少婦道：「這位老人家，你錯了，我尚未出嫁呢！」

西門倩一笑道：「那倒是老朽失言了，只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姑娘既未出嫁，因何開了臉而作少婦的打扮。」

黑衣少婦道：「那是因爲江湖朋友送了我一個綽號叫七絕娘子，我爲配合江湖朋友的雅愛，就不得不作少婦妝扮了。」

展天鶴朗笑了笑道：「我看姑娘這身裝束，就知是身在武林，但萬想不到姑娘就是江湖上人稱的七絕娘子古丹鳳。」

古丹鳳一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三位老人家的談吐與氣派，一定也是武林中人吧？」

公孫柏道：「從前是，現在不是。」

古丹鳳道：「如此說來三位老人家一定知道那三隱莊在什麼地方了。」

西門倩道：「當然知道。」

古丹鳳道：「不知三位老人家可否指點迷津？」

西門倩道：「那三隱莊離此不遠，但既爲三隱莊，必定難以尋找，就是老朽等告訴妳，恐怕妳也找不到。」

古丹鳳臉色一變，有些幽傷的說：「那祇有麻煩三位老人家帶路了。」

展天鶴道：「我看姑娘滿懷幽怨，必有疑難之事，要找那三隱莊，必定與這件事情有很大關連了。」

古丹鳳點點頭。

公孫柏一笑道：「既是如此，說不得老朽等祇有爲妳引路了。」

古丹鳳此時才展顏一笑道：「謝謝三位老人家。」

公孫柏與展天鶴及西門倩三人立時起身付賬，出了鷄毛店，古丹鳳跟隨在最後，向那三隱莊行去。

四、友情

太陽已經下了山，餘暉反映上來，飛起了半天的晚霞，這地方是平原中的山區，山雖不高，却迴旋環抱，中間有一座高峯，形成了衆星拱月之勢，此時有一行四人，正在那蜿蜒的山勢中飛馳，但見身形飄忽，左旋右繞，如入迷踪之陣，這樣整整行了半個時辰，方始到了那高峯之下。

原來這四人正是那展天鶴，公孫柏，西門倩，古丹鳳四人。

西門倩向古丹鳳道：「這一座高峯叫做紫雲峯，高約三百丈，那三隱莊就在這座紫雲峯的半腰之間。」

古丹鳳道：「從脚下過去，不知還要多少時辰。」

西門倩道：「大約有一刻鐘足够了，我們走吧。」

× × ×

三隱莊在紫雲峯之南，莊門面南而立，也不過是七八間茅廬，形成了一個三合院的房子，南面一道圍牆，莊門就開在圍牆的正中，當四人到達三隱莊之時，已經是一遍漆黑了。

西門倩開門入院，並在正堂上，燃了燈。

展天鶴讓古丹鳳落了座。

公孫柏並爲她送上一杯香茶才道：「三隱莊就是這裏，姑娘可說明來意了。」

古丹鳳恍然的道：「我眞該死，差點當面錯過，三位老人家大概就是江湖人稱的流雲飛袖展天鶴，海底針公孫柏，孤雲客西門倩三位老前輩了。」

西門倩哈哈大笑道：「姑娘總算是明白了，我們三個老不死的隱跡此處，已經近二十年不問江湖是非，姑娘此來，莫不是又要將我們捲入那江湖是非之中?」

古丹鳳眼睛一紅道：「請三位前輩念我不辭勞苦，千里跋涉，允於相助。」

展天鶴道：「姑娘可先將來意說清楚一點，我們再商量商量。」

古丹鳳道：「三位前輩可曾聽說過武林雙鳳這個名字?」

西門倩道：「武林雙鳳除去姑娘而外，尚有一位人稱爲五花仙子白音鳳。」

古丹鳳道：「不錯，我就是爲白音鳳而來。」

展天鶴道：「難道那五花仙子白音鳳出了問題?」

「正是。」

「據聞那五花仙子白音鳳久居東海五花島上，一向不與江湖中人來往，而且她有一身奇功，誰敢侵犯於她。」

「五花島已被人毀了，人也被人擄去了。」

「姑娘是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們已數年未見，數月前偶而去五花島看她，島上已經凌亂一遍，原有的蕊珠宮已被焚燬，我祇見她倉促間在地面留下的字跡。」

「不知是什麼人擄了那五花仙子白音鳳去?」

「那字跡有些含糊不清，好像有朱明兩個字，是以有人猜測是朱明山莊。」

西門倩一愣道：「朱明爲南方之象，朱明山莊遠在雲貴一帶，據傳聞此莊中人善用火器，而且每個人皆有一身剛烈的功夫，但這僅是傳聞而已，那朱明山莊到底在什麼地方，江湖中很少知道。」

古丹鳳道：「我知道。」

海底針公孫柏道：「姑娘又是如何知道的?」

古丹鳳道：「我爲了朋友，冒險遠赴雲貴一帶打聽出來的。」

展天鶴道：「姑娘除了知道那朱明山莊的地址而外，對朱明山莊的內部情形，不知尚知道多少。」

古丹鳳道：「我祇打聽到那朱明山莊於數月前，曾携一個女子進莊，我想此人必定就是那白音鳳了。」

公孫柏道：「五花七絕，馳譽武林，如今五花被擄，妳應該進入朱明山莊救她出來才是，怎地空手而回。」

古丹鳳臉一紅道：「朱明山莊神奧不測，憑晚輩一人之力，恐難成功，弄不好很可能影響到白音鳳的生命，是以才來厚顏相求，此亦情非得已。」

「看來武林雙鳳的情感的確不錯。」

「我們情同姊妹。」

「難怪姑娘如此爲她往返奔波，只是尚有一件事情，老朽想不明白。」

「什麼事?」

「那五花仙子白音鳳既是住在東海五花島蕊珠宮中，那蕊珠宮一定不小，總不會是她一個人居住吧?」

「她有八個弟子，武功都還不錯。」

「姑娘適才祇打聽到那朱明山莊擄了一個女子，如果這個女子是那白音鳳的話，那麼八個弟子又到什麼地方去了，是被人殺了，還是逃走了?」

古丹鳳聽得一愣道：「我怎地未想到這一件事情，是啊！她那八個弟子呢，如果是在島上因抗拒敵人被害，也該有個屍骨，可是我尋遍全島，也未發現到她們的屍骸。」

西門倩點頭道：「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古丹鳳突然雙膝一跪道：「三位前輩江湖閱歷豐富，武功又高，無論如何要救救我那朋友。」

七絕娘子古丹鳳在江湖上也是赫赫威名的人物，幾時曾向人下過跪，三人大受感動。

西門倩向展天鶴及公孫柏相看了一眼說：「兩位以爲如何?」

展天鶴朗笑道：「她爲朋友之情而來求我們，我們以道義之情去助她，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更何況那白音鳳雖久居海島，但在江湖中並無惡跡，說不得這件事情我祇好插手了。」

展天鶴爲三隱之首，他說了，當然算數。

古丹鳳這才站了起來。

西門倩嘆道：「想不到我們近二十年的隱居生活，尚無法斷絕江湖恩怨。」

公孫柏道：「不過這樣也好，我們也可以趁機出去活動一下了。」

西門倩道：「現在已經是初更左右了，我先去弄點吃的來，大家吃飽了好休息，明日一早上路。」

古丹鳳道：「前輩，我帮你去做。」

西門倩道：「姑娘遠來是客，不敢煩勞，我去去就來。」

西門倩去了，公孫柏道：「我們行程是五花島還是朱明山莊?」

展天鶴道：「我們還是先到五花島稍加偵察一下再說。」

古丹鳳道：「此去五花島約一月行程，待出了此山，晚輩去雇一輛車子。」

公孫柏道：「長途跋涉，當然需要代步，此事明日再說吧。」

不一會工夫，那西門倩已將飯菜端出，尚有一罈好酒，於是四人也不客氣，忽忽吃完，便各自回房休息，那古丹鳳被安置在客房之中，這雖云是客房，其實這三隱莊很少有人來，因此這一間房子尚是第一次有客人住，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回到那間官道邊上的鷄毛店，在店中打了尖，隨即上路，向五花島進發。

五花島位於東海之濱，原本是個無名的小島，自五花仙子據了之後，便從陸地移植了五種花卉，種在島上，這五種花卉乃是芍藥、玫瑰、牡丹、薔薇、白菊，因此便起名爲五花島。

五花島面積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數里方圓，島上怪石林立，海礁羅生，舟不能

進，祇有西面有一個小小的天然港灣，取名爲五花港，而那展天鶴、西門倩、公孫柏，及古丹鳳等四人，也就在這五花港口上了岸，但聽海風呼嘯，浪濤澎湃，五種五色花卉，散遍了全島，的確算得上是一個人間仙境。

西門倩嘆道：「這樣好的一個地方，能住在這裏的人，的確是一種福氣，難怪那白音鳳自入此島之後，便不想再履江湖了。」

公孫柏道：「可惜天不從人願，她住在這樣一個荒島之上，仍然會有人找她麻煩。」

展天鶴道：「武林中事本來就是難說得很，就算你不找別人麻煩，別人也同樣的會找你的麻煩。」

古丹鳳道：「白大妹子很少與江湖人結怨，猶其是那朱明山莊，八輩子也牽不上一點關係，這事眞是令人費解。」

展天鶴在港口迴視一週，並沒有什麼發現，向古丹鳳道：「姑娘可以帶我們到那蕊珠宮去看看。」

蕊珠宮在五花島的中心，佔地數十丈，雖被大火焚燬，仍可看出它毀前的氣魄，由此可見當年那白音鳳在建造這一座蕊珠宮時，不知道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與財力。

公孫柏在宮前巡迴一週，突然向地下一指道：「你們看。」

原來那地下有一灘黑色的血漬。

由於這一灘血漬，他們又連續發現了多處血漬，而這些血漬不是一點一點的，都是一灘一灘的。

西門倩道：「照此情形看來，當日曾發生極慘烈打鬥，而且還死了不少人。」

展天鶴道：「不錯。」

古丹鳳問道：「可是，這些人的屍體呢?」

公孫柏道：「那祇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被人帶走了，一個是被丟到了海中餵魚了。」

展天鶴道：「死的人不在少數，不可能會被帶走，一定是被丟到海中去了。」

古丹鳳道：「如此說來，我那白大妹子的八個弟子，也可能都死了。」

西門倩道：「在未發現她們的踪跡之前，的確有此可能。」

他們邊講問，已走到蕊珠宮的中心，但見焦木交錯，瓦礫遍地，一遍凌亂的情景，使西門倩想起了一事，他問道：「姑娘是不是常常到這五花島來?」

古丹鳳道：「每兩三年必來一次。」

「那麼這五花島上的情形，姑娘一定是很熟了。」

「不錯！」

「姑娘可知道這五花島上又有什麼秘道，這蕊珠宮下可有什麼秘室。」

古丹鳳恍然的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這兩樣東西都有，可惜我當時因痛那白妹妹被擄，竟然氣昏了頭，將這些事情都忘記了。」

「姑娘可知道那地下秘室與秘道的入口處在什麼地方?」

古丹鳳道：「那秘室與秘道相通，而那秘道的入口處，就在蕊珠宮後，你們跟我來。」

西門倩，展天鶴，公孫柏三人，跟隨在後，他們穿過了蕊珠宮，在後牆的側面，有一暗鈕，古丹鳳按下暗鈕，廳堂那機關消息尚未壞去，一陣軋軋的聲音，果然現出一道入口，有石階可下。

四人拾階而下，行未數丈，已到了地下秘室之中，裏面一遍漆黑，古丹鳳伸手掏出火熠子晃亮，突見到白影翻飛，有七八道劍光，向她全身招呼。

古丹鳳本是走在最前面，想不到這地下秘室中，竟然會有人偷襲，她嬌軀急退，定睛看去，偷襲的人也停止了前進，手把長劍說：「古姑娘，怎麼會是妳?」

原來這偷襲之人，是八個身穿白衣的女子，年長的不過二十五六，年輕的祇在十七八歲之間，她們竟然是白音鳳的八個弟子，號稱五花八鶯，分別以大二三四五六七八鶯爲名，因爲這八鶯全是白音鳳收養的無父母的孤女，帶到五花島，授以武功，名爲師徒，情如母女。

古丹鳳道：「奇怪，妳們八人怎麼會在這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鶯道：「恩師被人擄走了。」

「是什麼人擄去的，這件事情又是如何發生?」

二鶯道：「是朱明山莊的人，他們來了大批人手，恩師情知不敵，不願增加無謂傷亡，才命我們躲在秘密之中，她說萬一不敵，不准我們輕舉妄動，等古姑娘來了，再設法報仇。」

「所以妳們就一直躲在秘室之中，其實三月前我已經來過一次了，可惜未能遇上妳們。」接着她便將走雲貴，往三隱莊的詳細情形，說了一遍。

八個白衣少女齊向三隱老人跪下來道：「謝謝前輩援手。」

西門倩道：「姑娘等不必客氣，請起來說話。」

八鶯一齊起來。

展天鶴道：「祇要姑娘等仍活着，這件事情就好辦了。」

三鶯道：「古姑娘前次來此，爲什麼不到地下秘室來看看。」

古丹鳳道：「我因驚五花島之變，一時昏了頭，才忘了地下秘室，如今可好了，祇要知道擄去白妹子的確是朱明山莊的人，我們就可以設法救出，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那朱明山莊與白妹子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將她擄去?」

四鶯道：「這一點我們也不知道。」

西門倩道：「希望是無怨無仇的將她擄去。」

古丹鳳道：「前輩這話怎麼說?」

西門倩道：「如果是有怨有仇的將她擄去，那此刻恐怕人已不在人世了。」

此話一出，古丹鳳與五花八鶯同時大吃一驚。

古丹鳳道：「那我們得趕快設法救人了。」

展天鶴道：「人當然是要救，不過在未救人之前，我們先得將事情弄弄清楚，那朱明山莊到底爲什麼要刦去白音鳳?」

古丹鳳道：「我們都不知道。」

展天鶴道：「老朽有幾句話想問問諸位姑娘，希望能將實情說出。」

古丹鳳道：「前輩請問，我保險她們說實話。」

展天鶴道：「你們恩師與那朱明山莊可曾結過仇？」

大鶯道：「沒有！」

「白姑娘是不是也常常離開五花島，到各地走走？」

「有是有，也不過三五年一次。」

「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事發前的兩個月。」

「那次出去有沒有帶妳們一起去。」

「祇帶了三師妹一個人。」

展天鶴向三鶯道：「妳這一次隨妳師父出去，走了多少地方？」

三鶯道：「曾到過羅浮，福州。」

「不曾遇到什麼意外事件？」

三鶯想了一下道：「在羅浮山曾遇到一個武林人，他見恩師絕代風韻，曾出言加以挑逗，恩師不予理會，以後他曾跟踪我們一段時間，毛病莫非就出在這個人的身上。」

「姑娘當然會聽出那個人的口音。」

「口音生硬，不像是中原人氏。」

展天鶴低頭沉思。

古丹鳳道：「怎麼樣？」

展天鶴道：「如果老朽猜得不錯，這個人可能就是那朱明山莊的人。」

古丹鳳道：「何以見得。」

展天鶴道：「姑娘別忘了，那雲貴一帶，本來就不屬中土啊。」

西門倩點頭道：「不錯，老朽也有此種想法，此人不但是朱明山莊的人，而且還是朱明山莊的首腦人物。」

公孫柏道：「如果不是首腦人物，他怎麼會有力量帶出大批人來此五花島。」

展天鶴道：「他帶來大批人手，擄去了白姑娘，祇是為了一面之緣，因此可以斷定他的目的不是為仇，而是為情。」

西門倩道：「如果是為情的話，那麼白姑娘的生命就不會有危險。」

展天鶴道：「只是尚有一件事情值得懷疑。」

古丹鳳道：「什麼事？」

展天鶴道：「他既是為情，就不應該焚燬了蕊珠宮，而傷了白姑娘的心。」

西門倩道：「也許是他手下傷亡太重，因一時氣憤，才燒了蕊珠宮。」

展天鶴說道：「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了。」

公孫柏道：「尚有一件事情，我要請教古姑娘一下。」

古丹鳳道：「前輩請說。」

公孫柏道：「那白姑娘有多大了？」

古丹鳳道：「比我小五歲目下應是二十七了，只是她輕易難動情慾，看去仍是二十歲的人。」

公孫柏道：「這就不會錯了。」

展天鶴道：「如今眞相已明，我們可以準備救人了。」

古丹鳳道：「如今天色不早，我們不妨弄些吃的，明日一早上路。」

八鶯忙分頭工作，燒了些魚鳥之類的菜肴，秘室中尚存有幾罈酒，打開封泥，燒上一堆草，將地下秘室照得雪亮，十二人席地而坐，開始晚餐，江湖生涯，本是如此，吃完後以草鋪地，各自休息，第二天紅日初上之時，便上船登陸，向那雲貴方向行去。

五、殺情

性化為心，心發為念，念生為情，心本如如不動之天，不春不夏，不秋不冬，無寒無熱，無暖無涼，正如年之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時乃天心歸復正位之時，若天心一動，春氣已生，人心本合天心，老人心一動，亦如天心之動，百草發芽，遍地蒼青，故古人造字，以心加青為情，是以人心之動，不管是為善為惡，皆發於情，故好殺者，亦可稱之為殺情。

人之初，性本善，何來殺情，皆因形勢之所逼，正如古丹鳳之要救白音鳳，如果那朱明山莊不肯放人，必然會引起一場爭鬥，殺情也必因之而動，這雖非自然之本體，亦循自然而動也。

朱明山莊，是建設在一處萬山環抱之中，那地方生苗絕跡，並非是眞的沒有苗人。

而是所有的苗人，都被那朱明山莊的人殺了，其他的苗人，懾於朱明山莊淫威，都離得遠遠的，而不敢侵犯，是以那一帶週圍五十里地面，倒成了朱明山莊的一統天下。

朱明山莊本是一羣江洋大盜所居，莊主人稱飛天蜈蚣吳同，此人年約四十出頭，善施一柄鐵蜈蚣，長約三尺，每一根蜈蚣爪皆銳如鋒刃，兇狠無比。

吳同本是朱明山莊唯一的苗人，是苗人可為什麼要殺苗人，強盜行事，本無準則，一切全憑自己的好惡。

這一天天剛黎明的時份，朱明山莊的附近來了一批人，三男九女，共有十二人之多，而這批人正是那三隱莊的流雲飛袖展天鶴，海底針公孫柏，孤雲客西門倩，七絕娘子古丹鳳，以及五花仙子白音鳳的座下八個女弟子，五花八鶯。

古丹鳳道：「這地方離那朱明山莊，大約還有五十里地面，再向前去，便是那朱明山莊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西門倩道：「古姑娘上次來此，可曾往打探那朱明山莊共有多少人手，武功如何？」

古丹鳳道：「祇聽人傳言這朱明山莊有數百人之多，個個武功高强。」

西門倩道：「傳言不會確實，如果朱明山莊祇有二百人，別人就會說數百人之多，如果這些都是二三流脚色，別人就會說個個武功高强，因為傳言的人，大都些不懂武功的老百姓，以他們的眼光，去看武林中下三流的身手，也算得上是武功高强了。」

古丹鳳道：「不錯，如果我們將這些傳言打一個對折來看，那也就是那朱明山莊的眞正實力了。」

展天鶴道：「不！我們還是要根據傳言來制定對敵之策。」

古丹鳳道：「為什麼？」

展天鶴道：「這樣我們才能多加幾分小心，能多幾分小心，也就是幾分制勝的把握。」

公孫柏道：「身在江湖，刀頭舐血，因此凡作一事，祇能成功，不能失敗，萬一失敗，那就慘不忍覩了。」

西門倩道：「更何況我們現在客軍地位，強龍不壓地頭蛇，所以更不能不小心了。」

古丹鳳連道：「正是！正是！」

展天鶴道：「現在我們將人手分為三路，每路四人，距離不能超過二里，彼此互為呼應，古姑娘及大二兩鶯及老朽為一路，三四五鶯與西門老哥為一路，六七八鶯與公孫老哥為一路，分中左右向朱明山莊進發。」

西門倩道：「展老哥在中路，公孫老哥走左路，我走右路。」

公孫柏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的決定了，老朽笨鳥先飛。」講完帶了六七八三鶯，向左側行去。

西門倩也帶了三四五鶯向右側行去。

展天鶴帶了古丹鳳及大二兩鶯，由中間前進。

這是兩道山嶺所夾峙的一條山谷，展天鶴在山谷中向前走去，而公孫柏則是在左側山嶺上向前走，西門倩在右側山嶺上向前走，這三路人馬，相隔也不過二里左右，彼此皆能聲音相通，互相呼應。

展天鶴等四人行了約一刻鐘左右，突然兩邊山嶺上有一陣亂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下。

展天鶴展開流雲飛袖的功夫，將射來的亂箭，紛紛拍落。

七絕娘子古丹鳳從腰間取出一枝軟劍，撥打來箭，同時大二兩鶯也各以長劍撥打，無奈那些亂箭如飛蝗一般，愈來愈多，眞是防不勝防，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亂箭射中，正緊急間，忽聽兩山嶺上傳來一陣喊殺之聲，不久便沒有了，而且那些亂箭已隨那喊殺之聲而消滅。

此際聽到公孫柏在左嶺上傳聲道：「展老哥，你們沒有事吧。」

展天鶴道：「還好！」

西門倩也從右側嶺口傳聲道：「這些放箭的人有百來個之多，都被我們殺了，現在我們繼續開始前進。」

展天鶴道：「好！我們一起行動。」

他們又走了一刻工夫，右側山嶺上又傳來一陣喊殺之聲，顯然，打鬥得甚為激烈。

展天鶴道：「西門老哥那邊可能遇上敵人了。」

古丹鳳道：「我們要不要前去接應一下。」

展天鶴道：「且等一下再說。」

正說之間，那左側的山嶺上也傳來一陣喊殺之聲，聲音猶為猛烈。

展天鶴道：「公孫老哥那邊也遇上敵人了，看來這朱明山莊的勢力，比起傳聞中還要強大得多。」

古丹鳳道：「我們該怎麼辦？」

展天鶴道：「他們兩路既已遇上敵人，我們很可能也會遇上，如今要不被敵人各個擊破，唯一辦法只有集中實力了。」

古丹鳳道：「前輩的意思？」

展天鶴道：「我們先向右山嶺支援。」

語聲一了，人已向右側山嶺上撲去。

古丹鳳與大二兩鶯，隨後緊追，當她們離開嶺端尚有七八丈之際，那展天鶴已到了當場，而且已與敵人動上了手。

古丹鳳一提氣，嬌軀如蒼空遊龍，在降落地面的刹那之間，軟劍已經出手，連斬了兩名敵人，此時大二兩鶯亦已趕上，各舒長劍，加入戰圍。

敵人約有數十人之多，早已被西門倩及三四五鶯，斬殺了十多人，趁下的三十人見展天鶴等一到，心中一亂，又被古丹鳳殺了兩人。

這些人個個都算得只是江湖上二流高手，若以數十個二流高手結合在一起，其實力也相當可觀，可惜他們找錯了對象，不要說是西門倩與展天鶴功力如何，就是那古丹鳳也算是武林中頂尖高手，白音鳳的八個弟子，個個都算得上一流高手。

此時，西門倩大叫道：「諸位除惡務盡，這些人一個也不可放過。」

他雙手一展，身形貼地打旋，使用了孤雲身法。

已有七八個敵人倒了下去。

展天鶴的流雲飛袖，純是以內力貫注在衣袖之上，使雙袖其硬如鋼，其銳如刃，雙手隨便揮展之間，那一雙袖管就如兩把鋒銳的鋼刀，是以他與敵人僅幾個照面之間，已連殺了五人。

古丹鳳的軟劍乃緬鐵製成，軟硬隨心，再加上她的體形小巧，身法靈活，十幾招間，也殺了四五人。

大二雙鶯的武功是得自白音鳳的親傳，雖比不上古丹鳳，但已進入一流高手之林，雙鶯合力，兩柄長劍如靈蛇交舞，不到半刻工夫，也殺了七八人。

此時戰場上祇剩下四五個敵人，不數合間已將殘餘敵人殺盡。

此際左側山嶺的喊殺之聲仍在不斷的傳來。

展天鶴道：「我們尚未與飛天蜈蚣吳同照面，雙方已眞刀實槍的對上了，看來，要救那白音鳳，也祇有先毀了朱明山莊了。」

古丹鳳道：「為什麼？」

西門倩道：「我們尚未入朱明山莊，已先殺了他們百多人，那吳同怎肯罷休，他當然不肯放人了。」

古丹鳳道：「這些強盜一向是殺人放火，搶刦民財，就是將他們殺光了，也不傷天理。」

展天鶴道：「不錯，我們去救援左側去。」

當他們到達左側山嶺之上，那公孫柏與六七八鶯，正與百多人打在一起。

公孫柏以海底針絕譽江湖，海底針體積，比梅花針還小，專射敵人海底穴，中者必斃。

公孫柏武功高強，內力精純，是以百發百中！

六七八鶯的三支長劍，盤空飛旋，只是敵人太多，她們雖然已殺了十數個敵人，但那些人仍奮不顧身的羣打羣毆。

公孫柏雖然也殺了十多個敵人，畢竟對方是人多勢衆，是以雙方仍是打得異常激烈。

此際西門倩與展天鶴當先加入戰圈，接着便是七絕娘子古丹鳳，及大二三四五鶯，一柄軟劍，五枝長劍，同時加入。

這八個人一加入，勢力大增，瞬息之間，已殺了數十個敵人！

公孫柏大笑道：「我們已二十年未能

活動筋骨了，既已出來，就乾脆殺他個痛快。」

身形貼地飛旋，海底針不斷出手，又有十數個敵人倒了下去。

展天鶴道：「能毀了朱明山莊，也可爲江湖之上除去一大害。」

兩隻大袖飛展，又殺了七八人。

古丹鳳叫道：「八鶯列陣。」

那白音鳳底下的八個女弟子，立時擺下一個陣勢，八個人形成一個很大的圓圈，將剩下的百多個敵人，阻住去路。

這個陣式名叫五花八鶯奇陣，八人雖分八方站立，但其中會有五行生尅變化，再加上八鶯的身法靈活，無論受阻的敵人，想向那一個方向突圍，立時都會遭受到強大的反擊，而至傷身。

此陣一列，古丹鳳已提劍站在陣的中央，口中叫道：「三位前輩請退下稍息，這些人就交給我們來處理了。」

展天鶴道：「姑娘們小心。」

講完便與公孫柏，西門倩二人，退出圈外。

古丹鳳一劍飛起，施展了一套浪花舞雪劍法，但見雪花片片，滿空飛舞，這一套劍法，並不主動的去攻擊敵人，但却能使敵人感受到一陣凌厲的劍氣，形成了強大的壓力，使他們不敢當中集中。

敵人既不能向當中集中，也祇有分向四邊散開，這樣一來也正好碰上了八鶯所佈的五花八鶯奇陣，而使得八鶯的八枝長劍有所發揮，這種情形等於是逼到鴨子上架，因此那百多個敵人，不到半個時辰，已經傷亡殆盡。

西門倩呵呵大笑道：「這的確是一個好陣法，不過名稱要換上一換了。」

古丹鳳道：「前輩的意思？」

西門倩道：「她們五花八鶯佈成的陣勢，當然應該是叫五花八鶯奇陣，但加上了姑娘妳，就不能叫五花八鶯奇陣了。」

公孫柏笑道：「不錯，這應叫五花八鶯九宮陣。」

大鶯一聲嬌笑，說道：「謝謝前輩賜名。」

展天鶴看看天色道：「現在已快近正午，今日這一場架是打定了，我們先進些乾糧再說。」

乾糧原是八鶯携帶着，聞言忙將乾糧取出，每人吃了些，才繼續上路，此時離開那朱明山莊，也祇有二十多里路程了。

西門倩道：「如果這一路無人阻攔的話，最遲在午末未初時分，便可到達了那朱明山莊了。」

公孫柏道：「我們連續遇到了四批敵人，雖然一個未能漏網，但那喊殺之聲，可能早已驚動了敵人了。」

古丹鳳道：「前輩的意思是說那朱明山莊已早有準備了。」

公孫柏道：「不錯，就算他們聽不到喊殺之聲，也會有密哨報入莊中，是以他們應早有準備才是。」

西門倩道：「聽說那朱明山莊位居南方離火之地，善於運用火器，如果他們有了準備，我們就得更加小心了。」

展天鶴道：「衝破火網唯一的辦法，就是運用輕功提縱之術，不知八鶯的輕功如何？」

古丹鳳代答道：「她們的輕功雖然未入一流之林，但一躍三四丈高，七八丈遠，想無問題。」

展天鶴道：「那就行了，但有一件事情必需提醒各位！」

古丹鳳道：「前輩請說。」

展天鶴道：「火固然可以燃物，但必需以物投火，方能燃燒，如果物件在火中迅速而過，必然燃燒不着。」

古丹鳳道：「不錯。」

展天鶴道：「所以說無論敵人的火器有多厲害，如果我們以極快的身法，從火中飛渡過去，定然不會受傷。」

古丹鳳道：「前輩說得是。」

展天鶴接着又道：「我們現在可以行動了。」

一行十二人，又繼續向朱明山莊前進，他們這一次的行動，足下特快，因此不到一個時辰，已經到達莊外，但見那朱明山莊佔地約數十畝，屋宇比隣而建，雖然不是什麼高樓大廈，但可全是用磚瓦建造而成，倒也氣象宏偉。

西門倩道：「我們這一路行來，果然再未遇上敵人，顯然他們的確是有了準備，要不然不可能連崗哨都撤了。」

公孫柏道：「不錯，何況現在那朱明山莊，連一點動靜都沒有，我担心其中可能另有陰謀。」

古丹鳳道：「會不會是那朱明山莊的人手都已撤走，如今祇剩下一座空莊。」

展天鶴搖搖頭道：「不可能，那飛天蜈蚣吳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江湖上什麼大的陣仗他沒見過，不可能因我們這十幾個人，便連朱明山莊都不要了。」

古丹鳳道：「前輩的意思？」

展天鶴道：「以我猜想他們很可能隱伏在莊中的隱秘之處，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古丹鳳道：「我們是不是要進去？」

展天鶴道：「進當然是要進去，不過各位要留神兩件事情，第一是防備他們的火器，第二是防備他們的機關消息！」

西門倩道：「這一羣盜匪，都是草莽出身，不可能會懂得機關消息。」

展天鶴搖頭道：「不然，盜匪之中，未必就沒有能人，不說別的，光以他們這房屋建築分佈的情形來看，其中必定有善於運用機智的人物。」

公孫柏道：「你這一說我也看出來了，這屋宇是八面建立，很像諸葛先生當年的八陣圖。」

西門倩笑道：「你們愈說愈玄了，總不成諸葛武侯死而復生，又來爲他們佈置這八陣圖不成。」

展天鶴道：「這八陣圖源於奇門一術，分坎艮震巽離坤兌乾八方，配以生傷景杜驚死休關八門，內分甲子干支，六儀三奇，八星八神，更含五行生尅，這一門學識，雖然會的人不多，代有傳人，因此要擺此八陣圖，並非定要諸葛武侯重生。」

西門倩道：「想不到展老哥對奇門一術也曾涉獵，如此說來我們還要不要進入朱明山莊呢？」

展天鶴道：「當然要。」

西門倩道：「如何進入？」

展天鶴道：「今日是丙子，生門在天

沖，位於西南，我們祇要從西南方進入，便無妨礙了。」

古丹鳳一揮軟劍叫道：「晚輩來打頭陣。」嬌軀一弓之間，已向西南方撲去，十一人隨後跟上，這十二個人輕功不弱，因此當古丹鳳從西南方越入朱明山莊之時，後面的十一人也先後進入。

此際忽聽得一陣喊殺之聲，立時有七八十人各持刀劍，將十二人圍了起來。

古丹鳳嬌叱一聲：「擺陣！」

八鶯立時分成八方，將那七八十個敵人，堵將起來。

古丹鳳道：「請三位前輩阻止其他敵人的侵入，這些人都交給我們了。」

西門倩一聲朗笑，身形飛出圈外，面南而立。

接着展天鶴也面東而立，公孫柏面北而立，剩下來西面乃是他們進入之處，所以不必有人守護。

古丹鳳此時已展開了飛花舞雪劍法，劍如飛花點點，精芒奪目。

奪目的光芒，再加上奪魄的威力，迫得那些人紛紛向四下散開，這樣也正好中了八鶯的圈套，八枝長劍如砍瓜切菜的一般，不到半個時辰，已經全部消滅，但這並不表示八鶯的武功超絕，而是奇異的陣法發生了作用，五花八門九宮陣。

以八鶯的武功，再加上陣式的變化，那些二三流脚色，當然不是對手。

此際人聲喧嘩，一連又闖過來百多人，這朱明山莊眞正的實力，並不像外面傳說那樣渺小，實際上已經死在他們手上的，已經好幾百人，如今仍有大批人圍湧過來，這朱明山莊的實力，的確令人難以估計。

展天鶴一雙大袖一展說：「諸位姑娘暫且休息一下，這批人就交給我們了。」

語聲了，人影起，猶如冲天白鶴，臨空打了個弧形，輕飄飄的落在敵人的面前，施展出流雲飛袖的功夫，袖如銳刃，擋者不死即傷。

西門倩一聲豪笑道：「公孫老哥，我們可也不能偷懶啊！」雙掌齊發，內力透出三丈開外，連傷了五六人。

公孫柏一蹲身貼地迴旋，已滾入敵陣之中，雙掌不斷飛揚，打出了他獨門兵刃，海底針，立時又斃了七八人。

三老本來就是江湖中頂尖高手，再加上他們隱居近二十年，武功內力，日益深厚，是以如虎入羊羣，無人能擋，百多個人，又豈是他們的對手，不到一刻工夫，已經傷亡了大半，剩下的數十人，雖奮盡全力，仍難抵擋，此際突聽得有人一聲大喝：「你們給我退下！」

剩下的數十人一齊後退，場中現出五個人來，當中一人，身形碩壯，大眼睛，亂腮鬍，手中持着三尺長的一條鐵蜈蚣，兩邊四人全是五十上下，各持長劍。

展天鶴道：「來人大概就是朱明山莊莊主鐵蜈蚣吳同了。」

吳同冷冷一哼道：「正是，閣下等又是什麼樣人，因何無故闖我朱明山莊，還殺了我們很多兄弟？」

展天鶴道：「我們來自三隱莊，原意是想討個人情，請莊主將那武林雙鳳中的五花仙子白音鳳放出來，那知我們剛進入貴莊範圍之內，便遭多方截殺。」

西門倩道：「不錯，我們本不想殺人但却又不得不殺人，這是爲了自衛啊！」

吳同又是一聲冷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流雲飛袖展天鶴，海底針公孫柏，孤雲客西門倩，你們是爲了那白音鳳而來，本來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如今你們既已殺了我們數百兄弟，此仇已結，成爲王敗爲寇，我們祇有在手底下見眞章，白音鳳就在本莊之中，而且還活得好好的，祇要你們能殺了我，自可帶她離開此地。」

西門倩道：「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吳同搖搖頭道：「形勢已經形成，我也是騎虎難下，你們就上吧。」

古丹鳳一聲嬌叱，長劍舞起一遍銀花，向吳同身邊逼去。

吳同身邊的四個人立時持劍而出，與古丹鳳打在一起。

古丹鳳的一支長劍，柔而且銳，但見雪花亂舞，點點星寒，吳同身邊的那四個執劍人，雖然武功不弱，但仍難與匹敵，因此不到五十招，已有兩人傷在她的軟劍之下，而且傷得很重，另兩人一聲大喝，奮力攻上，古丹鳳却以一招葉底偷桃之勢，斬斷了兩人的右腿，其中一人一聲大叫道：「想不到我們點蒼四劍竟然會毀在一個婦人女子之手。」長劍一橫，自絕而死，但這一死，其他三人也羣起效猶，吳同想阻止已經不及，一聲長嘆道：「勝負乃兵家常事，你等何苦如此。」講完了向古丹鳳道：「如今朱明山莊已死傷殆盡，除去剩下的數十個兄弟外祇有我一人了。」

古丹鳳道：「如你能放出白音鳳，此事就此爲止。」

吳同搖搖頭道：「辦不到！」揮起了鐵蜈蚣，向古丹鳳的腰際掃來。吳同功力深厚，一招掃出古丹鳳已被逼退了三步。

公孫柏道：「古姑娘可以去收拾那些殘餘的強盜，此人交給我了。」身形貼地滾了出去，隨地打轉，每一轉之間，便有一針射出！

吳同連連閃讓，只是那針體積太小，使人防不勝防，三十招一過，吳同已被一針射中了海底穴，他身形一晃，已經倒了下去。

此際那古丹鳳已將剩下敵人除去，旋叫道：「八鶯火速尋找妳們師父。」

八鶯聞命，分頭尋找，終於在一處地下秘室之中，將白音鳳找到，古丹鳳替她解開了穴，說起救她的經過，便帶她叩謝三隱。

展天鶴道：「如今強盜已除，人已救出，這朱明山莊留着也沒有用了。」

於是放了一把火，將朱明山莊燒得片瓦不存，外面傳說這朱明山莊的人善用火器，事實上他們這一次來救人並未遇上什麼火器，倒反放一把火將朱明山莊燒了。

展天鶴道：「此間之事已了，妳們武林雙鳳刦後重逢，也該好好的敍敍，我們三個老不死的也該回莊了。」

白音鳳道：「可惜五花島被毀，要不我眞想請三位前輩到敝島小住時日，以表感謝之忱。」

西門倩道：「來日方長，有緣自可重見。」說完便與展天鶴公孫柏揚長而去。

——完——

正宗新派俠情 弍期完短篇

凌波・文
鐵翅・圖

天目風雲(下)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天目山突然來了靈山島主之後人丘維蘇與其弟子孫四柱,這就引起了江湖人物之注意,有北斗教,有落魂門,更有丐帮中人的插入,可是,他們注意的是什麼?本來隱居在天目山中的李氏兄妹及生性孤傲的江蟹,却在各派紛爭中救出了這一對受了重傷的靈山島來人,可也已困難重重不得不籌算如何闖出重圍,但這可是談何容易,江蟹深信那位老人家會帮助他們渡過此難關,就在他們呆怔間,在遠處天空,又飛起了一道烟花……。

陰狠甲天下 痛苦蓋古今

(一)

玉鐘先生是一言不發,呆望着天邊的烟花。李氏兄妹的茅屋已燒得無法可救,他不禁悠然一聲長嘆,江蟹與李氏兄妹已計議妥當,見玉鐘先生不參預其事,全是有所感應。

李天靈走近了玉鐘先生,沉聲叫道:「前輩!有何發現,有何不滿……」

玉鐘先生祇是搖了搖頭,依然是一言不發!

「我們已有決定,護送丘、孫兩位,離開天目山。」

「難!」只說了這一個字,又不開口了。

事實俱在,三人何嘗不知要携帶這一對廢人,闖出重圍是困難重重!不過,事情就算如何困難,他們也得闖啊!

現在,第一要點,先將這一對廢人找出來。

然後,有所解釋,希望他倆能夠明白,在天目山,在他們心目中的安全性,是個極不安全的所在,不可固執己見,不可太相信那些披了人皮的狠,也就是說;希望他們有所警惕,認清這些江湖敗類的眞面目——

離火燒地區有半里之遙的一片叢林,四個人鑽了進去。

然後,再左曲右折的走了幾個螺旋彎,來到了一個鋪滿長草地,前面却是一陡峭壁阻路,可是,李氏兄妹先跳上一塊突出的山石上,擧手叩壁,三頓一挫的,而山壁竟然發出「空空」之响,分明,這裏有座山洞在!

但是李天靈却是面色大變,為什麼?無人回答。出了事?

李天儀也發覺不妙,再不遲疑,伸手推草,而江蟹與玉鐘先生是面色萬分鄭重的,首先將李天儀阻住,李天儀由於心神緊張,她可是不容阻攔,也不理兩人之用意是好是壞!

她想揭開這暗門,然後闖進去看個清楚明白!

「白魚精的妹子,請你稍安毋躁,萬一裏面有什麼暗計埋伏,實實然的闖進去,中了暗算,吃了啞叭虧,犯得着犯不着啊?」江蟹是冷然的提醒着李天儀,這可令她心神俱震,不錯的啊!這樣的強闖硬掙,真可能就此受了些挫傷,再說;事已如此,也不在乎爭些片刻之光陰,她是面上一紅,不過,依然可以看到了她的焦急之神色——

李天靈已明白,中了調虎離山計,自以為佈排得萬分穩妥,想不到對頭實是勁敵,他們何嘗甘心受你愚弄?本來,在這個隱僻之所,李氏兄妹將丘、孫兩人藏身在內,還有,此地更有個師門前人在此,算是代他們看守。也可以說;他是保護兩人的安全,現在,暗號發出無回應,分明,隱僻已成公開,而保護者也是凶多吉少了!

請問,李氏兄妹那得不心震神顫——

進去怕有埋伏,死守也不是辦法,四個人只能互相提出意見,籌議入洞之策,這一次是議決了強闖!不過,是有計劃的強闖!

李天靈首先展開掌力,將那隱藏之石門推開,可是,當洞門才開,呼的一聲,一條黑影,迎面撲來,李天靈身法似風,何況有備而來,因此,當黑影現,他是一個「盤風打」,一掌護住門戶。一掌斜掙,好!李天靈掌着黑影,立即發現,此黑影乃是個死人!好個李天靈,掌勁一穩,將條黑影穩住了,月光下,看看清,乃是個道者,而背後,衣衫爛了一大幅,更且背後一大塊已被揭脫,血漬微凝,看來萬分之可怖……

「是秘魔門下,七修羅之一,玄門修羅田希啊……」玉鐘先生乃是魔教門下有名狠人,可也為這道者的死狀,有了驚惶失措之意,至於玄門修羅這個名,却令在場人全是一凜!想不到,這件事竟然連秘魔門也纏上了!唉!可怖,可怕,這一股武林風波,將會越演越烈,不知又有多少江湖好手,毀於此役矣——

「師叔,師叔……」李天儀尖聲呼叫!李天靈也已將這尸身放下,跟踪而入,江蟹與玉鐘先生發現李氏兄妹,如此緊張,一個是本性沉着,一個是多歷事故,明知這樣的亂闖亂撞,敵暗我明,將會增加三分危機,可是,事已如此,不強闖也難有個分明。如兩人緊隨其後,落得個全軍覆沒,未免不值。這兩人真是狠、穩得厲害,一人一邊,守住了洞口,並且,將那玄門修羅的尸體,也拉進了洞。然後,將個洞口移攏,現在,就靜以觀變!

很快,在遠處傳來了叫聲:「師叔……」然後是哭泣哽咽之聲,李氏兄妹在哭,那當然是兩人的師門尊長死了。又半晌,奇怪!沒打鬥之聲,也沒其他的動作,江蟹是身形一長,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玉鐘先生是與他一樣的心思,緊隨在後,走,走,走——

走前一步,一股血腥刺鼻,越走前,血腥味越盛,兩人全都明白,死人不少……才走了廿來步,好,有一股黃光傳來,循光走入,唉!兩人雖是江湖好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可也看了個目瞪口呆,只有兩個活人。當然是李氏兄妹,而其他,全是死人,有橫,有豎,有的倚壁,有的蜷曲……而中間却有一個頭大如斗,白髮盈巔的老人,雙手血漬淋漓,鬚髮戟張的,盤膝坐地!雙目圓睜,可惜眼無神光,分明也已死了!

點一點清,死人,竟然有八個之多!江蟹之眼光敏銳,分明看清了,死人中無丘、孫兩人在。

「人來了不少!」

「不少!」是玉鐘先生簡單的回答。

「這位大頭前輩,可算驚人!」

「嗯……」玉鐘的回答,分明是在說,江蟹說的是廢話!老實說;八個死者,洞門口一個,那一個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煞神惡宿,就算江蟹是小輩中,有名的強手,可是他自己也心中明白,憑仗自己的本領,別說對付九名高手,那怕三個,自己也只有出之一走的路,別說打,更別說殺了個尸橫就地——由此可見,老者的武功技藝,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而他,是李氏兄妹的師叔;唉!李氏兄妹自己說過,他們沒門沒派,並且,他們只是學了些不為世重的六合拳……

六合拳有這大的威力?

「師叔!你老人家死不瞑目,是我倆害了你!是我倆害了你啊!但是,師叔……」天靈是越講越痛,哭聲也越來越促,並且,好似有口濁痰阻住了他的咽喉,而逼使他的哭聲成飲泣!漸漸泣不成聲了!

一條人影突入,江蟹是反應奇快,在此,根本無外人可來,而來者一定不是好相與,他想乘火打刦,哼哼,這可不成,你來,我就打。人影還未進入圈中,江蟹的風雷掌,已挾狂飆雷轟之勢而去,江蟹是拚了全力,因為,他恨極了那些對頭。

不想;來人却是個強手啊!如此勁狠勢厲的九天風雷掌,他是毫不在意,更且是一掠而過,身法之輕之靈,就如行雲流水,江蟹的風雷掌,出手招招成陰陽,並且,風雷互輔,饒是你一等一的好手,如果要脫出其九天風雷圈,除非你掌力強過風雷圈,這才讓你突圍而出,否則,勢必行動受阻,而引起其傷,不絕的後天雷霆霹靂圈!從來沒有人可自由進出,而不被阻截的。

但是,來人事實已越過了江蟹的重圍,並且,令江蟹更吃驚的是;此人已一手扣住李天儀的寸關尺脈,一手更按住了李天靈的「大椎」穴!江蟹怒吼一聲,而此君却回過頭來,對江蟹微微一笑道:「朋友!請稍安毋躁!」

此言一出,江蟹是讓此人釘住了,因為,此人已雙手扣住了自己好友;李氏兄妹。如果自己再出手,此君分明可以將這一對兄妹,移在自己的勁力圈中!這一來,自己豈不是在打擊李氏兄妹了?

「兩位,切不可自怨自艾,唉!死生有命,令師叔之死,算得是死得其所,還有,你,和妳!千萬不可自暴自棄!得細細看看!」此君分明在幫助李氏兄妹緩氣,寧神,並且,言有深意!

本來,李天靈的確有着自責之意,他自以為是害死了師叔,如果自己不管這撈什子的閑事,那會將對頭引進了門!如果不是自己自作聰明,將丘、孫兩人交付師叔,更不會害死了師叔!因此,滿懷悲憤,心中抑鬱,這一哭,又哭不暢快,沒有

此君的來到，出手按穴，眞氣強壓自己的逆息，自己即使不死，心脈勢必受重傷！

在場人全已明白了此君之來意，這才靜了下來，也可看清了此君之面目！是一張平凡的面目。濃眉，細長眼，蒜頭鼻子，闊口，面色紅潤，不過，如果你再細細的觀察，此君不時流露出一點神色，是這樣的幽然，又是這樣的怨然！可不知他心中，還有什麼不滿來的？可是，無論如何，你會感到此君的誠懇，與及正直——

「我來遲了一步！唉！」這是一聲嘆氣，却已顯示了他萬分歉然之意：「……不過，這樣也好，濮叔叔對我說，讓他們走，也可讓這一對可憐人醒醒。唉！我眞是沒用，竟然毫不考慮到此地，竟然有這場血戰。如果，我不是保護你們，如果，濮叔叔不是去火燒陸莊，我應該可以帮助你師叔，我只求你們原諒我！」說着說着，此君也流下了眼淚，這就令四個湖海好手，全是莫明其妙而僵住了！

半晌無聲！此君是細細再看了看那大頭老者的身形：「兩位，請看！」李氏兄妹算是讓此君叫還了魂！只聽得此君是諄諄囑咐：「這是一招『通臂扣』，這是一招『六合翻』。這是一招『天門大開』，這是一招『平地風波』……」

李氏兄妹不禁目瞪口呆，並且，越看越心驚，本來，他們雖然明知是師叔毀了這八——不，九個江湖好手，可是，他們根本沒發現這手法什麼的，他們只是傷心於師叔之死！現在，此君是強加眞力，壓制了自己的傷心逆息，那想到，他還在提醒自己——師叔是用什麼樣的手法，屢摧強敵，而一招一招的提說，令李氏兄妹越看越心震——

「……兩位，你師叔是死而無憾，爲什麼，他已證明了一件事，就是武林中的一個要訣，門戶中的一着重點，他臨終還希望傳授他的心得。」

「你那會知道，你那會如此清楚！」

「靜心觀察，細心參研，唉！這位前輩令人拜服，實在，何必巧立名目，何必強加詭辭，老老實實，學技該如此，學招更該如此，苦功到，參悟到，心神俱到，那麼，什麼不是絕招，什麼不是殺人之利器？你師叔就是憑仗這三到，毀了那些自命不凡，挾技橫行的江湖好手！是普通的六合招，却是致命的神功絕招！兩位！如果你們能細細觀察，細細參悟，以後，除非碰到了比你們更專心的用功對手，否則，以你們的專一，定可執行江湖之道義，而不會豪強凌世，惡徒欺人了！」

「爲什麼你講給我們聽？」江蟹是充滿難以明白的心情，詢問這個穿粗布袍的漢子。

「爲什麼不該講？」

「實不相瞞，這江湖上，各有所悟，各秘其得！」

「這樣有什麼好？」

「至少，你可殺人！」

「你我是爲殺人而活的？」

「這——個——」

「兄台！我以爲，你我該奔波，該勞碌。該代民請命，該看人笑…笑！笑！」

「你不殺人……」

「希望不殺，如果爲了衆人笑，而非殺不可時，我會殺！不過，我始終認爲，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希望代他們贖罪！希望他們回過頭來！」

「這——個——」又悶住了……

「先生！爲什麼，你有這種的想法！惡人，豈可能容易悔過！罪人，始終是罪人……」

「是啊！罪人始終是罪人，深夜捫心，罪人是不輕容易過去的！因此，希望你們能少殺罪人，糾正罪人！」

「爲什麼？」

「因爲，我就是個罪人！」

啊！衆人可就全怔住了，此君是罪人，他犯什麼罪，如此敦厚，如此誠樸，又是如此的大方、坦白。他是罪人？不信，但是，他言之鑿鑿，信？不可能啊！

他不自私，他不守秘，他具極高之身手，他是罪人，看來，又有誰可以阻止其行兇，殺人爲非，作惡的？突然，四個人全有個明白，此人是個滿懷贖罪心情的好漢，他們全有股尊敬，肅然之意。

「大俠，請問尊姓大名！」

「大俠不敢當，我姓張名永——」

轟然一震，什麼？他就是令滿淸韃子，聞名喪胆，更且神出鬼沒的當今小輩英俠中第一能手的：俠聖張永，當他們再看張永時，只見他滿面愁苦之容，不過，在笑，笑得有些勉强。慢慢的，從懷中取出三頁黃紙道：「李先生！這是我在太行山得到的三頁六合訣，想必是你們前輩祖師所留，上面有不少口訣，尤其是修習鑽、翻、劈、打、崩、創這六合勁的，對你倆或者有極大的助力，我已看出來，你師叔是在自闢蹊徑，强將前人所提的六合勁，有所發揮，可惜，未見原本，無法依本門原有的途徑求進。唉！如果，我若早知令師叔是六合傳人，更且，可是個眞正有心人，將這三頁古訣送了他，我相信，他是不會傷在北邙雙怪手中，爲了謝我自疚自愧之意，請兩位收下你本門之物……」

李氏兄妹無論如何想不到，此君會如此大方，贈送這等寶物！當時之江湖，門戶之見極深，有了珍貴之拳訣劍譜，只要風聲外洩，勢必引起風波，是自己的，就得千方百計的希望保持，而不是自己的，就會百方千計的窺伺，設計的，希望攫爲己有。那有這樣的好人，竟然將與自己門戶有關的奇珍秘訣，這樣毫無條件的送給了人？

李天靈呆呆的看着這個漢子，他還在微笑，笑中還是看得見他那一絲自慚之色，李天靈是激動地道：「張大俠！你說你是罪人，不！你令我們都自覺有罪啊！」

「但願列位，心存此理，那麼，我相信，滿奴是不會佔得了中原太久的時間，即使他們佔得了朝廷，可永不能佔得了中原百姓的心！」

如暮鼓晨鐘，也如雷轟電震，在場人個個一陣心動，眞面目顯露了，此人，非但是個江湖中，難得一見的肝胆、血性人，還是個抗清排滿的鐵血漢子！連一生自傲，永不服人的橫行天君江蟹，突的有陣自慚之感。而張永已走了——

「且慢！」江蟹突的喝住了他，「請問大俠！你到那裏去？」

「我——得照顧那個可憐的孩子！」

「誰？」

「丘維蓀！」

「我們也不甘受辱，希望大俠允准我們，與你一齊進退！」江蟹在請求張永了！這可是他一生不肯做的事，但是，現在他自己認爲，求張永是天公地道的應該！

「人多，反爲不美，打草勢必驚蛇！」張永的回答是清楚而有理！

「我們奉命唯謹。」

「尊駕能代表其他之人？」

（二）

這一問可令江蟹有些面紅，於此可見，張永非但武功不凡，胸襟廣闊，並且分析力强，看事準而且穩，這一問，也等於說明了，江蟹的性急，照顧不週等缺點。但是，他是並無譴責之意，更無不滿之態，只是誠懇的提出了他的質疑！

「我們要共患難，又且拜聞高論，也不必有頭有主，份內之事，理該要同進共退！」

「玉鐘先生素不多言，今夜如此說法，可稱異數！」

「可惜，我是個爲正人不齒的魔教敗類！」

「閣下是玉鐘先生！」張永突然走到玉鐘先生的面前，「你失踪了已有七年了吧！」

「啊！」玉鐘先生面色大變！

「唉！你可知無影子已死了！」

「啊……」一聲狂叫，玉鐘先生那張古怪的面孔，變得越形扭曲難看！

「他至死沒負你，並且，他……嗨嗨，我今夜可算是個傳信使者了！」邊說邊由懷中，取出個荷包，由荷包中，他取出了一塊小玉珮，遞給了玉鐘先生：「他說，你一看。就會明白，他並無背負你！」

玉鐘先生已是淚流滿頰，當他取到了這玉珮，將這玉珮所附絲帶解了個結，又再解了扣，這一抽，這條小絲帶上竟然有一圈白影，看看清，原來是張薄如蟬翼的非綠非白的小紙張，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跡！

「魔教中，何嘗無君子，無影前輩是在下唯一的好友，他非但未做過半點有虧友道之事，更且，他爲了令郎，甘心代你贖罪，天刑環！更爲了令郎，他是甘願斷臂求釋！可惜，這些自命正教中人，却是言而無信，非但不放令郎，更且圍攻一個傷者！」

「啊！他！他就這樣…毀了……」

「沒有，我與濮叔叔剛剛經過了伏牛山，看到了這一幕慘事，無影前輩，拚死命搶得令郎在手，身上已中了摩雲翼朱青潮的一鐵翼，又讓萬翠花的破血鐝打斷了左腿，可是，他還是護住了令郎，要令郎覓路逃生，這就引起了濮叔叔的怒火，出手毀了梁天尺，重創鈕新，驚走朱青潮，才算解了圍，並且，救得了無影前輩的性命安全，也令我們明白了，這謠言之可懼！令郎是雖然爲無影救了幾次性命，可惜，他依然痛恨無影子，說他是害母，傷父的不世對頭，無影前輩從不辯駁！唉！玉鐘先生，你是爲謠言所苦啊！我那會看你不起，我只是可惜你如此人才，竟然會讓小人所算，而變得如此可憐而已！」

玉鐘先生是越來越痛苦，越來越難過，突然一聲慘叫，就如受了傷的狼那樣！他倒下了地！他再也不能起身。李氏兄妹，還有江蟹，個個是有所明白，玉鐘先生是有着一頁血淚史，可惜，猜不出他的傷心所在！現在，在場人依稀聽出來，玉鐘先生分明是中了宵小的惡言中傷，誤會好友，寃殺了夫人，可是，他們那裏知道，這其中包含着一個極大的陰謀，魔教之突然在江湖上消失，玉鐘先生竟然是這件大事的重要人物，此事暫且按過不提！

目下，他們個個在看顧玉鐘，張永是苦笑了笑道：「玉鐘先生，無影前輩垂死之言是：你我俱是魔教罪人，希望你先除內奸，澄清陰謀，重振魔教，再與江湖中的魑魅魍魎鬥一個你死我活！無影前輩的說話，是血淚交迸的說話，而你如此模樣，唉！這又該算什麼？哭，傷心，難過，於事何補？倒不如學我，明知犯罪，就得想法贖罪，也設法阻止別人犯罪。不理不睬，自坐愁城，卽使你愁死了，世上也不過是死了個大魔頭而已，並且會令親者痛，仇者快，何苦乃爾！」

對啊！張永的說話，沉痛之中，閃爍着眞理之光芒，朋友！站起身來吧！

「好！」衆人眼前光影一動，玉鐘先生已奪門而出，清清楚楚幾個字，在空間盪漾：「我是罪人，但是，我不會學你饒恕對頭，我會殺，殺，殺——」

四個人已跟踪而出，在黑夜山林之間，五個人就如首尾相啣般向前直竄，時間一長，好！可就看出了每人武功之深淺了，玉鐘先生是魔教中的好手，他的內外功別樹一幟，更且修爲日久，又能持久，再加上起步在先，幾個轉折，經已遙遙領前，不過，張永是更爲精妙，看來，他是緊貼在玉鐘之後，不徐不疾，輕描淡寫，分明是尙有餘力！至於李氏兄妹，初初尙是緊咬在張永之後，越來越有些跟不上，反而江蟹是後發步，而能再趕上。可是，與張永依然相差一段距離。可是，遠處却傳來了幾聲呼斥，三人已見玉鐘在前面與人放了對，不過，張永却突的失了踪！

三人全已看出來了，來人乃是一對黑衣人，正是落魂教門下好手，儲白骨、黃沙兩弟兄，兩人纏住了玉鐘，邊打邊叫：「老魔頭，老實說，你雖然本領不弱，但是，也難能走得過我祖師的『陰風十三式』，又何況，目下，你已是個無主孤魂，我奉我祖師之命，請你入我們壇下！與我們合成一夥，鬥一鬥天目山莊的陸魁，你看如何？」

兩儲雖說是邊走邊鬥，展開了他倆輕易不用的七煞陰風掌法，但是，玉鐘却已感到生平未有之辱，老實說，魔教的被毀，在他是認爲是生平未有之奇恥大辱，自己身爲魔宮東方主者，竟然成了魔祖壇下的毀教罪人，他已恨己如切骨，而今，這一對鬼東西，竟敢在他面前，直斥其事，試問他那裏忍得住，如果兩儲不是用上七煞陰風步法，玉鐘早已令他倆毀了！

饒是如此，玉鐘的面色越來越沉着，出手發招，越來越緩慢，如果，你們以爲他已是勢竭力消，強弩之末，那你就錯了，玉鐘現在是已將他久不施用的大天羅，滅絕禁圈組織而成，突然，聽得他是一聲極勁的厲嘯中，但見一道黃影飛天，一聲

極難聽的悶音，玉鐘一响，儲黃沙發覺不對，一個「鬼影乘風」，雙掌一圈一環，而儲白骨是怒嘯聲中，一股輕烟般，飛身而上，預備硬接一招，令其弟可以脫出勁圈——

玉鐘先生鬚髮戟張，玉鐘動，一股洞冥魔炁在鐘聲搖曳中，直壓而下，儲氏弟兄到底不是普通人，一發現四週勁力突緊，自己弟兄連施七種身法，也沒法掙扎出圈，就可見老魔果然比想像中更狠十倍。明知絕難討好，這才有相互捨身救同胞的打算。可是，儲白骨與玉鐘相接，立即胸口一悶，氣血被阻，這才發覺不妙，不過，人已爲其魔炁相束，極難脫身，怒嘯一聲，還想來個兩敗俱傷，不料，旁邊突的來了一股潛勁，一阻洞冥魔炁，一邊已將儲白骨後背心抓住，只一擲，立將這個落魂教下好手，擲出了老遠，再看看清，一條黑影已到，乃是自己兄弟儲黃沙。

「不可濫殺！」是如此的平靜，又是如此的自然，看看清，救出落魂教門下的，正是張永！

「姓張的！我已對你說過，不可阻我殺！我要殺，殺，殺……」

「你殺得盡那許多人？」

「不理，不理——」

「不理魔宮一切？你一意孤行，毀了魔教，現在，你要贖罪，就該重振魔教，可是，動不動殺人，玉鐘前輩，他弟兄說得對啊！你是個無主孤魂，請問，你憑一己之力，獨闖江湖，後果又會如何？」

「我不理，我也不許你理！」

「魔宮教祖，你也不理……」

「我不想思索這件事……」

「你必需想，玉鐘前輩，你必須想個清楚明白，還有死了的無影前輩，活着的令郎！」張永邊說，邊已向兩儲走去，看看兩人，不禁低聲嘆了口氣：「好厲害的洞冥魔炁。」

「我弟兄可不會說什麼客套話！」

「這就更加好，不說客套話的，勢必也不會虛僞作假，兩位實在不是這位先生的對手！」

「那可不錯！」

「還有，令師他，也不至於會死心不息！」

「這可未必！」

「好，就算是在下拜託，請你倆轉言令師，希望他不必淌這一次渾水。」

「我們想救人！」

「我們也想啊！」

「你是誰？」

「張永！」

「啊！你，就是助我七祖師得到太幽籙的俠聖張——張大俠！」

「大俠不敢當！」張永是面也紅了，「多多拜上令師，就說是我張某人阻他的好心了……」

「是是」聲中，這兩個看來陰狠詭異的落魂門下，走了個遠遠的，半晌，室中還盪漾着兩人的語聲：「張大俠，多多保重！」語聲中，充滿着深厚的關心之意。

「爲什麼不讓我殺人？」

「這兩個不是壞人！」

「落魂教下有什麼好人？」江蟹有些忍不住了。

「落魂教又有什麼不是了？」

「邪門邪道！」

「這位兄台，請問，所謂正、邪之說，如何分野？」

「這個——」江蟹可目瞪口呆了！

任何人只是說得出這兩個字，至於耍解釋這兩字，却就無法說得出眉目來。這就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直去講正邪：正邪，猝然一問如何分野，好！怔住了。

「正就是正，邪就是邪——」

「或者該說：正，是正人君子，名門正派，邪，是邪魔外道，卑險無恥！」

「對啊！對！」

「請問，落魂教作了些什麼卑險無恥之事了？」

四個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落魂教做過這些事。

「唉，本來，所謂正、邪，各執一詞，至於在下，根本不敢妄下批決。可是，我已碰見過不少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請問，他們却做了些什麼好事！喪心病狂，人頭畜鳴！可惜……唉，我又何必多說廢話，我們走吧！」

「到那裏去！」

「看看名門正派人，做好事啊——」

（三）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這裏是一座莊院的後進的一個地牢。陰森黑暗，一點豆大的燈光，宛如鬼火，令人看來更加不安。四週陰風慘慘，血腥味夾雜了些土腥氣，這股怪味簡直可以刺激得活人死過去，而死人活過來，而慘叫聲從此發出，這既可以表示了被困者的可憐，也可以看到了困人者之刻毒，殘忍。

「小主人——」可憐，這叫聲眞可以以鬼哭來比擬：「別叫，挺住——」

「四哥……說……說吧……別將……你我……死得……不值……」

「絕對不能啊！」此人說話，一樣是如此的斷斷續續！但是，他分明有着幾分豪氣——以後，他更說出了生與死的分野，並且，更說明了，即使死，也得來個兩敗俱傷，決不能讓他們得了便宜去。

可是那個小主人却是怕受這折磨，煎熬，他希望妥協，反正，既然如此，報仇已成夢想，自己已落人手，何不放漂亮些，落得個光棍！

「不，小主人，絕不可便宜了那些人頭畜鳴的東西，更不能助長了惡人之勢力，死了孫四柱，不過是滄海一粟，再說，人，誰又沒個死，也就是說死了個小主人，也是如此，不過，自己洩露靈山島的秘密，那可算是民族的罪人，武林的敗類，絕不可有所洩露——」

「哈——」一聲蒼勁的笑聲中，地牢中大放光明，只見十二個青衣，分兩行，各提宮燈，來到了此地，後面一個慈眉祥目，穿戴闊綽的老人，笑嘻嘻的來到了兩根石柱前，原來，在石柱上，每柱分明是困住了一人！看一看清，那左面一根困住的，是那個小主人丘維蓀，還有一根，困住了那個推車的孫四柱！

老人是笑聲一頓，哼哼！此人是說笑即笑，說停即停，不過，面色依然慈祥，笑嘻嘻的對那小主人道：「丘賢侄，看來

，倒是我錯怪你了，唉，其實，你也該明白，我與爾父交非泛泛，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已。何況，靈山島之被覆，老夫萬分痛心！可又萬分担心，試想，既然有人敢挑了靈山島，也應該考慮到，天目山莊之被翻，你說是與不是……」

「老……賊！」是孫四柱在怒吼：「你——人面獸心，你忘恩負義，你是個可惡的魔鬼，你再也別想在我們身上，問出些門路來——」

「眞的！孫四柱，你倒骨頭極硬！」

那老者依然是心平氣和的在說話，不過，邊說邊已走近了孫四柱那根石柱。

「你不明事理，你看人不準，你自高自大，唉，瞧在死去的老丘份上，我不來要你命，不過，有眼無珠，要這眼睛何用？」一聲隨指出，老人的大拇指與食指相扣，「叭」的一聲，隱聞「噗」的一响，隨後是一聲慘號，而老人却面帶微笑，斯理慢條的，取出一幅羅帕，抹乾凈了食指，而孫四柱又如何，左眼眶已空，鮮血盈盈而下，分明，這老人在談笑之間，已毀了孫之左眼！

常言道「眼爲心之苗」，一隻好好的眼睛，讓人强力所毀，試問：這痛又該如何？

但是，奇怪，孫四柱被點瞎一眼，突的神態一清，精神由極端的萎靡中，同陣痛的刺激下，突的一振。因此，他是哈哈哈一聲長笑中，他挺直了身子，傲然地望了望老人道：「蔡——魁！」

「小輩！你意欲如何？」

「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生死，我只是要問你一句，老賊你今年已七旬將近，實可算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請問，你還在爭些什麼！你希望成爲武林一絕，武林至尊？但是，你對人對事，究竟有什好處？至少，我就不明，爲什麼莫明其妙的，會與你也成了你寃家，而你這些所作所爲，又能得到些什麼？你以爲可以憑你們的殘忍，兇狠之手法，套問出島中之秘密，唉！老賊啊！你就別再作你的春秋大夢，因爲，你的走狗殺得了我兩個人，却忘記搜索這個小拜匣——」

「哈——」一陣狂笑中，那個老人還是滿面笑容的看着那獨眼的孫四柱，「你還想由我毀了你另一隻眼睛！」

「未嘗不是佳事！」

「爲什麼？」

「我又何必多看你這副鮮廉寡恥，人頭畜鳴的醜態！」

「小子——你！」

「且——慢——」是丘維蓀在說話！

「啊！老賢侄，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伶俐的人！」

「可惜，我父……無福……看到你——這一副面目！」

「哈……」又是一陣長笑，「老賢侄，我可是爲你們好！」

「是嗎？」

「老實說，你們之所以能夠來到天目山，是憑仗了何人之力！是老夫之佈排，如果，你不爲仇家破了氣門，你不爲長途跋踄，延誤了醫療時候，我是義無反顧，我一定得代你出謀籌策，將你調教成人，然後，出山復仇，現在，你們已形成了廢人，試問，我又如何能令你親手報仇？故此，不得不越俎代庖，如此而已！不想，你們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尤其是這個小輩，他是屢次觸犯於我，敎唆於你，哼！老夫也不求人諒，只能我行我素，老賢侄，我希望能分清是非，乖乖的，將你所知，將你所有，講出來，我答應你，一定會助你報仇！以慰我那老友他在天之靈……你看如何！」

「不可講，」孫四柱在苦求！不想，那個老人却是如此的陰毒，一邊笑面對人，另一面，他是一抖手，可憐，孫四柱是被鎖在石柱上，手脚被困，並且，身受重傷，根本無反抗還擊之餘地，而老人却已手法如行雲流水，萬分優雅柔和的，已封住了他七處大穴！

本來已是苦不堪言，現在，可更是受到了苦刑酷罰，一陣陣澈骨透心的陣痛，折磨得孫四柱，死去活來，活來死去，並且，更可憐的是，他爲了爭一口臨死之氣，他不哼，不叫，咬牙挺受，而冷汗如雨，在他額頭，四肢，全身迸流！

「老賢侄，你看如何？」

「何不殺了他？」

「只要你肯講，我可不想折辱這樣個小輩！」

「何不殺了我！」

「老夫，我可不是這樣個不念舊情之人！」

「如此，你就該放了我倆！」

「怕你們爲對頭所殺啊！」

「我們已不想活了啊！」

「唉！人死不能復活啊，老賢侄！」

「如此，也好，我再尊你一聲前輩，世叔，你可否忘了靈山島之事。」

「我可忘不了靈山島之物啊！」

「根本沒有！」

「哼，這可是你不尊敬我這個老前輩了！」

「事實俱在，我實在想不出，你又有何處值得我尊敬的啊！或者，我的說話太率直，不過，你也該心中明白！」

「哈——」一陣長笑：「想不到丘神通的後人，却是如此的固執不化！人來，」一聲震洞穴，少女分開，而步聲雜沓中。兩個赤身裸體，只穿一條犢鼻褲的粗壯大漢，挾了個滿身是血的人，來到了老人面前，老人微微一頷首，大漢將那血人一放，血人宛如一灘泥那樣，癱仆在地！

老人是手一抓，抓住了那人的辮髮，只一扳，面孔對了丘、孫兩人，兩人雖說是江湖後人，可也忍不住一陣噁心——爲什麼？原來，這血人是雙目只剩下了兩個血窟窿，而鼻子已無，口部有兩道血痕。分明是爲人用刀割裂，成了個笑面，可是，笑得極詭，極異——

老人手一放，此人是立即垂頭仆地，這已可看出了，此人，已無法支持抬起頭來。

老人又一拍手，一個壯漢是手一劃，此人背心的衣服已爲其居中劃破，而另一壯漢只一撕，聞得一聲極悶，極沉的慘叫，原來是壯漢撕衣時，將血漬半乾處的傷痕撕痛。而丘、孫兩人却看到了此人之背上，分明大椎骨寸寸裂斷，也難怪此人所以無法抬頭，他根本已無頸骨之支持，試

問又該如何抬得起頭來。

老人却是一抬腿，唉！血人是不得不由合仆變成了仰仆！兩壯漢是毫不怠慢，已將血人的血衣撕了個乾淨。又是一聲呻吟，而全身袒露下，丘維蓀不禁淚流滿面，因爲，血人分明是受盡了更酷厲的慘刑，全身已無半分好肉。可是，老人却有本領，可以令受盡了如此折磨之人不死！叫他乾受罪，成活死人。

「你以此示威！」

「想不想我依樣葫蘆，對付他！」老人指了指孫四柱。

「好陰狠的萬里雲！」

「這可是你自尋煩惱！」

「不，是我父送羊入虎口！」

「不理這些，我再稱你一聲老賢侄，你講是不講！」

「認命！」是孫四柱在呼聲……

「好，牛彪，成玠！」老人在呼喝，立即，兩壯漢拱手聽令：「將這小子帶出去，好好招待招待！」

在遵命聲中，兩壯漢已抓住鐵鍊，帶孫四柱出地牢。丘維蓀咬牙切齒，事實俱在，丘維蓀本來他是怕受苦受難，受折辱，想妥協，想設計騙過老人，伺機脫身，但是，越來，他是越看清了老人的猙獰面目，老賊做夢也想不到，這一番折騰，會將個弱者變成了强人，爲了一勞永逸，也爲了心切重寶，他希望用慘無人道的手法，來折辱，磨難丘、孫兩人，令其心寒，令其在無法支持下，精神崩潰，然後，順從己意。現在，他之折磨孫四柱，實在是個妙着，一則，示以威，二則，動以情，一個少年，江湖閱歷不豐，勢必會心動而神怯……

「別怕死！」是孫四柱被推押而走的叫聲。

（四）

半晌，遠處傳來幾聲悶吼，老人面色微變，突然，地牢門爲重力擊開，女子驚叫聲，此起破落，而燈光紛亂中，老人已看清，在那土牢門口，站立一個身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人，他面色極冷極沉，劍眉暗皺，而雙目微睜，兩道寒光直瞪老人。

「朋友。」老人依然神態從容，面帶笑容的在發問。

「我是你朋友了？」那中年的語聲極冷，神色更冷。

「哈……」一陣長笑聲中，老人踏前一步，沉着地看了看中年道：「既不是我朋友，想必是我對頭！」

「不錯！」

「在下不明白，幾時得罪了閣下！」

「因爲你不是人，」是如此直捷了當，滿以爲老人聽到了如此說話，勢必會怒發如狂，那想到他依然滿面笑容，神態從容，更且是語聲平穩的對中年人道：「或者，是你誤聞傳言了！在下可不敢有違國法綱紀！」

「是滿奴的國法綱紀而已！」

半晌無言，聽得出，是中年漢這一句話，算是兜心拳，打得這老人啞口無言！老人乃是個機智深沉，並且，狡計百出的武林人士，他擅長投人所好，他又善於利用時機，他更善於移禍江東，而自己得利，別人受果，卅來年中，他樹立了極大的英名，而卅來年中，他更得到了不少門戶之秘，巧取豪奪的，搜集了不少武林門戶之譜訣功要。目下，他乃是不出名的江湖能手，武林巨豪，又何況，他是看清形勢，他明白創業維艱，而守成更難之理，故而，天目山莊乃是個龍潭虎穴，他不是對付一般的江湖人，他須對付的，是滿清皇朝……

那想到，今夜，竟然有這樣個不知名的人物，可以倏然而來，他十分明白，此人決不是個好相與。所以，他該萬分小心的對付來人！又何況，他又提出了，不，簡直是直捷了當的將他的面目揭破——你是滿奴的走狗，這是他極大的隱秘，而他那會訪查出來的？

得好好的對付，盤算，如果稍有失措，可能會令自己一蹶不振。

他深明這「微風起於頻末」的涵意。

他更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至理。

今晚，他不能放過此人，可是來者不善，那麼，勢必有個極好的打算，否則，後患無窮。

「看來，尊駕是不會放過我！」

「我何必毀了你！」

「爲什麼？」

「因爲，你有你的報應！」

「領教！」語聲才畢，就見一條人影，簡直似石火電光般，向那身穿墨綠色長袍的中年人掩到，老人的聲勢不凡，更且有着股威靈顯赫的神色，但見掌影如瑞雪紛飛，向那中年漢子，環身擊到——

可就怪，這墨綠袍中年人，脚下不丁不八，背微拱，雙手環拱，既不架，又不接，你說他是托大，不見得，你說他輕視，更不像，因爲，此君之面色沉重，雙目寒芒四射，就這樣，老人如此雷厲風暴的出手招，竟然無法擊中，反而，有幾下狠辣殺手，幾乎爲一股莫明其妙的無形勁炁，反彈自身！

老人倏的記起了一個人，他是沉聲喝問道：「閣下莫非是龍山來客，又自名爲復仇之神的濮天興！」

「哼！陸魁！你放心，我可不會殺死你！」

老人心中一定，你是個成名的人物，不殺！那麼，自己至少不會血濺當地！

「沒的汚了我的手，可是，老賊，你就準備了，不出一年，你的眞正對頭會到，那時候，靈山島如何被毀。你也會親眼看到了報應！」

「多謝先生關照！」

「去吧！」濮天興語聲中，但見他的雙肩微微一抖，雙掌一揮一揚，老人面前突的大股勁力壓倒。老人乃是個武林奇才，前文已經說過，他是憑仗妙計，屢次火中取栗，着實爲其取得了不少門戶之秘，而功力深湛。並且，在博聚衆長，修己之短下，業已成爲一代怪傑。那想到濮天興是個別具懷抱，另有深心的人。他那玄武眞炁乃是方今武林中，別闢蹊徑之玄門神罡。何況老人又吃虧在太陰太狠的心機下，打人，殺人唯恐不辣，出手更怕不快，自己强取衆家之長，也未免有貪多嚼不爛的毛病，碰上比其低下，或者，相距不遠的對手時，尚還未顯，今夜，却就反受其

果了。玄武眞炁更加上了濮天興別有所得的天玄磁力相輔下，將老人的出手發招的神力，一一凝聚，現在，就如洪水崩堤般，全部向老人壓倒——請問，老賊又怎能强架强支？

這一股勁力，宛如排山倒海般壓來，老人發覺來人太强，立即提身錯步，希望後退。嗨，可就難了，濮天興的元磁引力，已將其硬生生的攝住，一聲悶哼中，老人全身如被電殛般，一交仆翻在地！

「老賊，讓你自作自受。看你的左右心腹，如何對付你？」

老人是心神煩躁，混身如綿，而且不克行動。自己到底是一代武學宗匠，不過，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會受到這樣的折磨，他心中明白，五官未失效用，十二少女是嚇得面面相覷，而噤聲抖戰。如果想命人前來圍攻濮天興，業已遲了。突的心中一痛，自己暗暗責備自己爲何如此托大，爲何不將手下召集，爲何不將護莊陣法來牽制此人！而今，唉！一敗塗地。

「前輩，我們該走了吧！」外面又傳來了一個清脆的女聲！濮天興雖緩步來到石柱前，也不見他如何動作，噗噗兩响，鎖住丘維蓀的鐵鍊，已爲天興所毀。然後，他是面色冷然的，托了丘維蓀出這大牢。經過形如一灘爛泥的陸魁身前時，他是對其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你的致命對頭。老賊！我收回一半功力，令你半身有力。功力不廢，然後，你就看看你的好朋友，如何對付你，哈哈，這叫做天理報應，絲毫不差！」語聲中，只見濮天興俯身在陸魁胸前，手法如風，連點七下，然後是一聲長笑中，濮天興已帶了丘維蓀，奪門而去矣！

十二少女到了這個時候，才算如獲大赦。可是，第一個念頭，竟然是蜂湧而出，根本不理會受傷仆地的莊主人，如今陸魁，果然是深沉得可以，一運氣，一寧神，而面色微微一變，又是一張笑臉。不過，誰又知道他的心中，却是充滿了殺人的惡意。

半晌，有種極紛雜的脚步聲傳來，牢門大開，燈光如虹般向陸魁臥身處走來。

「啊呀，老莊主，你怎麼啦！」

問安聲此起彼落，十來個看來是陸魁心腹手下，前來問訊，探視！略爲一停頓。這十來個江湖中人，各各用眼神示意，其中有一個面清目秀的文士，他是首先將陸魁身子托起。這一來，陸魁這軟綿綿的身子，算是半坐在地上，陸魁却突的發覺，自己背後這「大椎」要穴，已爲其有意無意的按住了，陸魁心中一動，他業已明白，此人不懷好意。旁邊却响起了此人的話聲，原來是他認爲最堪造就的陶池！腦中倏的記起了濮天興臨走之言：「天理報應，絲毫不差！」自己一生，化盡心機，謀奪他人之物，而陶池來個出乎爾，反乎爾？

「列位，稍安毋躁，我猜想列位對老莊主，並無半點好意！現在，天幸的，他也會爲人所敗，而且，形同廢人，哼哼，看來，你們的眞面目必將揭露了！」

「陶池，你別傷了老莊主！」

「喔！原來是華不疑！什麼，你是一片忠心對他！」

「至少，我可不想傷害他！快放他——然後……」

「然後又如何？救他，治他？唉！華不疑！請你看看清楚。老莊主所受的傷，豈是你我所能解救的？」

「可是，陶池！你也該知道，小莊主，還有那多的江湖好手！他們可不會放過你……」

「這可不錯，因此，小可雖則有計較，列位，如果你們肯與我合作，那麼，這天目山莊中，不乏武林重寶，大家分，也分不盡這多，事實俱在，誰又不知，陸莊主在這多年中，巧取豪奪，積聚的是絕不會少過靈山島的啊！」

衆人嗡嗡議論，這些人差不多全有個明白，有幾個根本是師承陸魁的一切，混入莊中，意圖不良。現在，已漸漸的露出了眞面目。

「你們如果有意分得一杯羹的話，來，你我就扣了此老，出大廳，奉家師爲主，共同均分，你們意下如何？」

「陶池，尊師是誰？」

「屆時自知！」突的，那陶池他對陸魁又是微微一笑道：「陸老莊主，你可知我是誰？」

「看來你是別有姓名！」

「對啊，果然不愧人稱智多星！」

「唉！你又何必挖苦我！如今，老夫已落在你手，想必尊師已扣住了我的好朋友！」

「眞聰明！」

「看來，是我一敗塗地了！」

「報應而已……」

「對，是報應，唉！」

「走吧！呃！列位。先請……」

衆人已看清了那個化名陶池的人，已提起了陸魁。並且，更看清了他雙手，明是托護，其實，分扣陸魁之大穴。反正，磨在此地，總究不是個好辦法，既然陶池的師父，希望篡奪天目山莊，自己這一行人，如果眞能分得多少，未嘗不是件好事，故而乖乖的，走出土牢。

但得這一行人走出土牢門，喋喋一聲怪笑中，「殺」字一响，幾聲慘嚎過去，陸魁笑了一笑，暗中言道：「賊殺賊，好！就該殺！」

一陣陣勁風傳來，一聲聲慘號之音，夾雜了幾聲聽來刺耳的笑聲，陸魁是面色微變，對陶池道：「小兄弟！這笑聲很陌生！是令師！」

「不錯！」

「好像我未見過此人。」

「見過一次，以後，你就永遠未見過他。」

「他走了！」

「不！一直在你莊中，可是，你永不會注意這個人。」

「爲什麼？」

「他只是個灶下的火伕，你那會注意及他？」

轟的一震，陸魁立即明白，這件事可眞棘手了，他本來機變百出，足智多謀，他喜歡謀算他人，當然，也明白被謀算者的可憐。現在，他想不到自己也變成被謀算者，又聽說此人肯藏身灶下，試問：不是所謀太大，江湖上人，豈肯自污如斯？

更有可能，此人與自己是深仇夙寃，處心積慮的，要求報復，如今，果然爲其找到機會，讓其乘虛而入，那麼，這後果是更爲慘酷無比。陸魁處身於如斯境地，他是越想越遇到，照理，他該心神如搗。又該心神俱哀，不料，他却是越來越平靜，漸漸的，一絲笑意，浮上了他的面上，爲什麼?天知道。

「孩子出來吧！」一個啞聲啞氣的蒼老聲音，在招呼人，那個化名陶池的，立即應了一聲，將個陸魁托出了土牢門口。現在，天際已現魚肚色，陸魁眼神本好，一出土牢門，已見地下，縱橫是人，血漬斑斑。而一個下人打扮的白髮老頭，正與一個形似學者的中年在低聲商談。

「老邢，想不到你是主謀！」

「不！陸兄，你弄錯了，我只是發覺有事，更且看出了，當年的七手龍王眞面目，我才想插手，解圍而已！」

「你！就是七手龍王解凌雲?」

「七手龍王早已死去！」

「唉，想不到你我今日尙會見面?」

「對啊！你想不到吧！爲你背後一擊，脅下一刀，七手龍王早已死了。今日，解凌雲只不過來向你討還個名目而已！陸魁！你好狠的心腸！」

「可是，你也未必是善男信女啊！」

「這可不錯，解凌雲素來殺人不眨眼，並且，專門的趕盡殺絕！」

「解兄！也不必這樣賣弄狠勁，哈……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又何況！眞的鬧翻了，一無所得，也非善策。想當年，你倆聯手對付洞庭君時，陸兄是的確過了份，不過，現在，陸兄的家底却是比前更富！依我之見，大家罷手不鬥，握手言和吧！」

「邢仁宜，你說的，可比唱的更好聽啊！」

「不！解兄，別逼虎跳牆。」

「解凌雲一生爲人，就是說到那裏，做到那裏。」

「這可是你的不是了！」

「就是我不是，又待如何，難道你敢插手?」

「爲了朋友之義，邢某安敢閃避！」

「哈——」怪笑聲中，一羣莊漢押了七個人，出現在他們眼前，再看個明白，赫然有陸魁之妻，明月仙姥韓婷，小妾墨牡丹金茉莉，長子陸元亮，媳婦居仙芝，次女陸靜，三女陸婷及年才九歲的陸聰。

「邢仁宜，你想分得一杯羹，你可與我商議，你想以此要挾，哈……你可知，你也已中了我的暗算，就如他們一般，我在最後一道點心中，放下了絕功散，哈……你們誰也無法可以出手，與我作對。」一回頭，他是陰惻惻的對陸魁道：「老賊！該交出你的玉龍匙來了吧！」

「有道理，有道理！怪不得我那些朋友，竟然會無法解救！原來，你這位龍王，不！該稱你爲閻王才對，是你在暗中搗鬼！不壞，不壞，不過，解閻王，老夫如果不交這玉龍匙又該如何?」

「哈……」一陣怪笑中：「推出那個小子來！」語聲才畢，就見一個壯漢，將陸魁幼子陸聰，推出人羣：「陸老鬼！你看如何?」

「你想殺我兒子！」

「不，我知道你，素來喜於作踐對頭，而我，哈……也得來學學樣，這幾個全是你的好伙伴，他們深得你的傳授，對折磨人，別有心得。他們能將個活人，弄得千死萬死，而又死不了，是嗎?」

「如果我交出玉龍匙呢?」

「解凌雲生平不說假話，死，是死定了。不過，我可讓他們來個痛快！」

「既然如此，我又何必獻匙！」

「你敢！」

陸魁是神色微變，然後，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寃孽！寃孽！」而那面已傳來孩子的慘叫聲，家人的驚叫，飲泣之聲。陸魁他不敢看，可惜，這個化名陶池的却是陰狠，他是一扣其頸骨，一股陰力，令其「天椎」穴受震，而不得不看到，自已訓練出來的劊子手，已將九歲的孩子，背後劃了一大條！血似泉湧中，更可看出，皮血被劍分，脊骨已露。第二步，將會挑斷這脊骨主幹！孩子這一生就算完了。

老賊殺人不眨眼，想不到，一生用以消遣他人的酷刑，今日降臨到自己的親生骨肉身上，他眞心如刀割，雖然，他明知，自己有足够實力，制服陶池，更可威逼陶池將其面對解凌雲，與之決一死鬥。但是，自己實在無法可以解救家人，因此，他强忍住怒火，他只能暗中盤算，只要三寸咽喉氣在，他是一定得報此大仇，一定要千萬倍還敬對頭。

「我看够了吧！」半空中，有人聲傳來。

「唉！其實，讓他們賊殺賊，殺個落花流水春去也，有何不可?」

在場人，個個一凜，有人來！是友是敵！

解凌雲做夢也想不到，江湖上有名的一島、三宮、雙莊的天目山莊，竟然有人可以來去自如——可是，他自己忘了，正是他的傑作，而今天目山莊形成不設防之所在。現在，他已看到了，四條人影，其中一個分明是女的，就是那個女的首先湧身入壯漢與陸氏家人羣中。先行護住了那幾個女客，後來的一條人影，出手奇快的，一揚手，一抖勁，爲其劈開了一條人衖。而那幾個壯漢，個個爲這猝然而臨的聲勢所懾，待到發覺來的是一對男女時，他們却是一窩蜂的滾了上來——

衆壯漢雖然身手不凡，並且跟隨陸魁學得不少高着妙招，但是，與李氏兄妹相比，却差了老大的一截，又何況，兩人分明是有計劃而來，只是保護陸氏家人。因此，只守不攻，令那些壯漢是根本無法取得上風。

至於解凌雲又如何，他面前却多了一個看來面容淡漠，眼神冷然的大漢，既高且傲的，看住了解凌雲，想那七手龍王成名垂卅年，十年前爲陸魁暗算墮海，僥倖其水性極佳，才算將條命撿回。十年來，他隱姓埋名，苦心孤詣，可以說武功技藝，更上層樓，而這個大漢看來卅左右，也可說當他成名時，這小子還未生呢，那想到，他竟然敢如此的對待自己。

「小輩，你意欲何爲?」

「打發你走！」

「你說什麼?你是何人門下?」

「我，好！講給你這個混賬東西聽聽也不妨！」

七手龍王幾乎讓這句話，氣堵了心胸。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方，竟然會遇見這樣個大膽妄爲的小輩！

「我乃巨靈殺手，橫行天君，姓江名蟹！」

名副其實，這八個字，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氣概。不過，亂吹大氣，誰也敢，眞憑實據，就得依仗本身之技藝，解凌雲冷冷一笑道：「好，出手吧！」

是你招呼的，也就不必客氣，並且是；說到即到，一股巨大的風雷勁，立即向解凌雲環身捲到，解凌雲這才陡的一凜，這股微聞風雷之聲的勁力，令其想起一個前輩高手來，就是那個巨靈門中的栢希玄來。怪不得這小子如此狂，原來是巨靈門中的傳人。不過，你想只管想，還、接、架、阻是不可停止。好個七手龍王，但見他身形一動，「鬧海訣」一領，一式「翻江倒海」堪堪將江蟹那股風雷勁阻住。這就可看出兩人的出手發招，其實全有些暗合，一個以風雲雷電之變幻爲主；而一個以海潮浪嘯的原理爲用。一個如九天風雷排盪下。而一個是滔天白浪平地起。即使江蟹出手迅勁，變幻無窮。但是，也難佔得解凌雲半分便宜。至於解凌雲又如何?功力是明顯的，高出一籌，可惜，年紀大了，又且傷勢隱伏，自保綽然有裕，反擊還算有力，不過，想攻破江蟹的九天烝，擊潰風雷煞，却是大大不足，故而，兩個人算是扯了個平手！

饒是如此，解凌雲已是心急如焚，事實俱在，他所憑仗的，只是那些個挾持的壯漢——十三刀手。還有是絕功散，及自已唯一傳人，化名陶池的秦世隱。時間不長，快刀斬亂蔴，篡奪得天目山莊，斯爲上着。逼出玉龍匙。席捲老賊歷年所得奇功異訣，走之乎也，斯爲中着。如果，稍有變故，引得計劃大亂，就該立即覓地藏身。再圖後舉，這已是筴之下下了。

一心以爲可以順利成事，現在，一個大兜亂，看來，凶多吉少矣！

「押了老賊走！」解凌雲是一聲厲吼中，身形一動，憑一股滾龍勁，强掙出圍，而向陸魁處投來。現在，陸魁依然爲秦世隱所扣！他是希望與徒兒雙雙突出重圍，不料，背後隱隱傳來一聲嘆息：「自投羅網！」這四個字，已鑽入了他的耳鼓。解凌雲心頭一凜，而面前已見陸魁的笑容，他又是一震，還未想及其他，面前一股勁風已到，解凌雲突的發現一股極强的無形勁力，將其全身束住——

「這是你想得到的擒龍訣中的縛龍烝！」是陸魁的笑語聲，解凌雲是厲嘯聲中，還想憑仗自己的鬧海訣，迸脫重圍，那想到陸魁是左手下沉，右手反壓，一股莫明其妙的勁力，將個解凌雲扯引得曲股彎膝。他發現不妙，自身將無法站立時，又聞得一聲輕笑，面前勁力全消，解凌雲心中一喜，還想退出蓄勢，對不起！人竟然似脫力般的，一交滑跌，連下來是：心跳氣喘，坐地不起了。

「還不抱我前去，看看令師的傷勢！」陸魁依然是語聲柔和，並且，如不看見他出手傷了解凌雲，你還會以爲，他是萬分的關心着這個七手龍王呢！

秦世隱又如何?可憐他是雙手本來扣住陸魁之大穴，現在，他反而讓老賊的內力所吸，非但無法可以對付老賊，反而讓老賊反尅了自己。因此，他只有乖乖的，奉命唯謹的，走到了解凌雲臥身之處，解凌雲奮力想起身，想運勁對抗，可惜，白費心機，他只能怒目圓睜的，看着這個深仇夙怨之人，來折磨自己！

「老朋友了，何必開這樣個玩笑呢！哈哈，拿出來吧！你我終不成，玩笑當了眞?」

「想拿解藥?」

「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深得吾心。哈——」

「沒有！」

「眞的！」

「我與你一樣的心思，寧死不辱，你不肯交出玉龍匙，我也不會交出解藥！」

「兩敗俱傷?」

「兩敗俱傷！」

「好！那麼你們呢?」陸魁在詢問十三刀手！現在，早已停了手，除了最小的孩子陸聰受了一刀之苦外，其他，終算落得個平安。不過，十三刀手又如何?陸魁在詢問他們，老賊依然是心平氣和的與他們說話。也可以說，他是毫不光火，更不動怒：「你們大概也已看出來，是他們先暗算老夫，並不是老夫心狠手辣，至於你們，唉！跟隨了我，已有多年，我一向視爾等爲心腹，今日之事，你們或者受人所脅持，而不得不爾，我當然不能太過深責，不過，也得看你們，如何將功贖罪！」

此言一出，十三刀手個個是跪下，雙手捧刀，齊聲道：「願莊主萬壽無疆！」

「好啦！以後，端視爾等之所作所爲了！先將這一對惡徒，廢了武功，押入土牢——」

「陸兄……你……好本領……」是邢仁宜的激動言辭！而一聲慘叫，一聲悶哼，眼前就可見刀手出手之快而準。解凌雲是左右肩胛骨下兩點血水沁出，分明琵琶骨已被挑斷。而另一刀手已將解凌雲扣住。秦世隱也不例外，讓十三刀手，擁住他們，步入土牢。

「幾位小友！敬請留步！」

「哈……，陸魁，我等非爾之友！」

「可是助我破去陰謀！」

「或者也是個陰謀，哈……」長笑聲中，人影幌動，四個人——張永，江蟹，及李氏兄妹，已翻身出牆，一幌不見。十三刀手已來復命，陸魁是微微一笑道：「張大勇！」刀手中，一個面容黝黑的壯漢現身了。「毀了邢仁宜！」

就如石破天驚，就算是陸之妻子韓婷也是驚駭萬分，明明邢仁宜是仗義執詞，明明邢仁宜也被挾制爲什麼他也要被毀。

「陸兄！你莫非弄錯了！」語聲中，那個張大勇已一刀向邢挑到，可就怪，邢仁宜是一偏身，避過來招。而一揚手，將張之單刀夾手搶了過來。這一來，在場人全是一聲驚叫，邢仁宜也有干連！

「露出馬脚來了吧！」

確是不錯，老賊的眼光如電，並且手法高明，他先毀了解凌雲師徒之後，這才開始對邢仁宜發難。如果邢仁宜眞的無法

連功使勁，當然，這一刀之危是免不了，不過，却可以落得個淸白。老賊即使萬分狠毒自私，在目前，他可不會眞正的毀了邢仁宜，甚或託以心腹，利用邢之聲譽，代他再召集班新班底。你這一出手，非但令老賊沾沾自喜。自以爲料無不準，謀無不中。更且令其吃準了邢仁宜一定淸楚解凌雲的底，還有，這解藥也可從他身上找出點綫索來！

邢仁宜並非弱者，張大勇單打獨鬥，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因此，陸魁又一個命令下來，十三刀手巳排了個刀陣，向邢仁宜圍攻。這一來，邢仁宜難免有些顧此失彼了。又何況十三刀手個個想立功免禍，這刀法，身法，步法，陣法，全巳發揮到了極致。邢仁宜本就怕陸魁之功力未失，更怕另外還有援手，心懷內怯，又且以一敵衆，幾方面的因素一湊，此長彼消的情況下，將個邢仁宜，陷入了極不利的陷阱中。

「還不取出解藥！」

「那，來什麼解藥？」

「你與解凌雲狼狽爲奸，如果，你沒有他的解藥，你就敢與他合作，對我施壞了？」

「好！陸魁！是你贏了！」

「那也不見得！僥倖而已！」

「給我一個痛快，我取解藥與你！」

「甚好！」

「你可得言而有信。」

「就得看你如何對待自己了！撤手！」十三刀手是停止進攻。可是，依然將個邢仁宜困了個結結實實！邢仁宜是面色慘然的，一聲苦笑，由懷中取出了一隻小白玉匣，他是手一抖，在朝陽光芒顯耀下，一縷玉光直向陸魁投到。

陸魁是笑容滿面的對邢仁宜道：「是眞的？」

「眞的！」

「好！取毒藥來！」

邢仁宜暗暗道聲苦，想不到這老賊是如此的難鬥，他那會不明白，取毒藥的用意是試驗毒、解之方。自己本不想將解藥交出來，並且，爲了希望能用假解藥，而引發眞毒藥的毒性，將在塲中毒者，一個個氣逆橫迸，個個落得個嘔血身亡之故。所以，他是假意順從，其實別具鬼胎。豈料老賊狡猾機靈，好！將他可圈住了，爲了巧計巳被識破，看來巳難逃出這老賊所佈陣法，他是自己廻擊一拳，直打心脈，他是要求個迸斷心脈而亡！

一拳才下，眼前人影一花，環身巳爲一股無形勁力所困。一聲怒吼中，陸魁是哈哈一笑，邢仁宜巳週身癱瘓的跌坐在地，嘶的一聲響，邢仁宜長袍爲陸魁所撕裂，而一隻隻、顏色各異的小匣墮地，陸魁是一一取在手中，冷冷對邢仁宜看了一眼道：「這是什麼？」

現在，邢仁宜巳知再難脫出厄運，也不敢强掙，更不能充字號，運剛强，他只能問一樣，答一樣，陸魁算問出了絕功散，也問出了解藥，可是，爲了怕上當，他依然命令刀手中人，服食絕功散，比較了毒發之症候，然後，餵下解藥，發現眞的無誤，這才解救了自己家人——

天目山莊回復平寧。可惜，江湖上巳發現了不少人被殺，並且，死得極慘酷。非但震動了江湖，更且驚動了北京的皇帝老子！爲什麼？因爲，漸漸的，巳牽涉到宮中鐵羽衞，還有血滴子中人！

（五）

「讓他們殺，哼哼！陸魁，現在，你是我手中之刀了！不過，我還得鑄另一把刀，而這把刀將會來殺你的。」是身穿墨綠色長袍的濮天與在自言自語。

這是一個江南莊院，在洞庭山麓，這裏以席，嚴兩姓爲大族，濮天與則居住在莊中西盡頭的嚴家院中。主人嚴仕恩服官在京，全家除主人赴京，這裏就成了個空宅。

濮天與與嚴仕恩有交，才能在此落脚，不過，莊中後進，本來不允外人擅入之處，却有一對少年在煉功——是丘維蓀與孫四柱。

當濮天與步入內院時，丘維蓀是萬分恭敬的稱呼他爲前輩。孫四柱則不言不語，不聲不響，突然，他是一個翻身，吐氣猛嘿！左右雙手，中指獨挺，嘶嘶兩響，雙指直點而出，懸掛在枇杷樹上的石板，本來爲風所吹，盪啊盪的，可是孫四柱雙指點出時，「噗」「噗」「噗」三聲極啞的聲響！這石板莫明其妙的停住，莫明其妙爲其雙指直透兩個洞！

濮天與看了看石板，又望了望孫四柱道：「只有三成功候！」孫四柱沉着的點了點頭。突然，他看了濮天與一眼道：「前輩！」

「怎樣？」

「爲什麼？你們對我與小主人，如此好？」

「因爲你們是靈山島人啊！」

「你我毫無淵源！」

「嗯！並無淵源！」

「弟子明知不該問，可不得不問！因爲，我希望明白，我與小主人，究竟是什麼？我的意思是……在前輩心目中，我們究竟是什麼？」

「復仇者！」

「喔！我倆仇人不少啊！」

「就該一步一步走，一個一個殺。」

「對！就該一個一個殺！」丘維蓀是咬牙切齒的說着。他眼中依稀可以看到火，他心頭的怒火。

「爲什麼你不殺？」

「我？哈哈哈，我巳殺了不少，是我對頭，或者是對頭的親屬，沾親帶故的。哈哈……孫四柱，你可知濮某殺了多少人？一百四十八個，連男帶女，年紀老的七八十歲，小的還在襁褓之中，我全殺，我毫不容情，爲什麼，因爲，我領略過他們殺人的手法，我又看見過，屍橫遍野，我也看見過，折骨斷肢，死嬰孩死命的抓住母親的手！一起死……」

「我們何嘗沒看見過？我們自己也幾乎慘死於這些昧艮無恥者的手中……」

「唉！小主人，難道你就看不出，這殺人！是如此之殘酷，慘無人道。又何況，你殺我殺，究竟是爲了什麼？」

「就該問問大破靈山島那些個江湖英豪！」

怔住了，這一對虎口餘生，刧後孑遺，想得很遠，很遠，有黃河帮，有淮陽帮

，有竹山教，有五虎門！還有多少江湖成名的前輩英俠。他們火燒靈山島，他們燒，殺，搶，擄，丘維蓀的父、兄家人，全都慘死在那些與他們稱兄道弟輩手中。最後，更發現了，自己父親認爲英名播武林，仁義滿九州的萬里雲，竟然是斯擧之主要策劃人。尙幸濮天與及張永的細心，他倆將自己那隻玉夔匣取走。引使陸魁露出了眞面目。這才算得將靈山島之精華，七部刀訣，一部寂心內照法訣，一套無名劍譜，十三柄古劍，讓那些兇徒得了手。

憑仗龍山來客，那個女子帶來了另一柄萬靈匙，總算將玉夔匣打開，看到了父親之留示，並加上父親命自己緊記七句口訣，在太湖、孤山脚下的玄靈磯石穴中，起出了重寶。

（六）

然後是煉功，三個月中，丘、孫兩人是受到了濮天與之指點與訓示。可是，丘、孫兩人却看出來，濮天與的眼神是如此的陰沉，狠毒。孫四柱自從經此大變之後，人，變得越形冷靜，現在，濮天與等人，對他倆如此週到，不得不引起他的疑心，眞的好心，抑或另有企圖。

本來，他不敢問，事實俱在，人家費盡心力，並且，大公無私，所有重寶，失而復得。

如果，他們眞的企圖奪寶，這些東西，早就不屬於他倆的了。不過，事情實在有悖常理，不得不有所詢問，希望能淸楚，到底有何企圖。今日，他問了，但是，他倆聽到的是；驚心動魄的說話，老實說，滿淸入關，將近九十年，所謂血巳乾了，民族之仇恨，也巳淡了。至於丘維蓀與孫四柱，雖說是江湖中人，但是，出身武林世家，幾時經歷過艱辛困苦來的？經濮天與的提起，兩人不禁別有所感，孫四柱也心中懼然。

不過，他倆又怎知道，另兩柄刀巳將鑄成了。

天目山莊中又如何？陸魁是拚命修習內功，希望將身受之玄武眞烝解除。現在，他是比較少露面，不過，時時可以聽到大牢中有慘厲聲傳來。

陸魁巳越來越不信人，也越來越担心身邊人。即使是自己妻妾，子女，全怕與其對面，他們親眼看見。好好的在飲酒敍談，不知是誰說了句：「人，爲何越來越少！」好！就見老賊笑嘻嘻的，倏一伸手，手中酒盃出手，一個近侍莫明其妙的，爲其酒盃擊中太陽穴，連哼也沒哼一哼，死了！然後，他依然笑瞇瞇的，對在座人道：「你們可看出來，我那天潛玄勁進步如何？」

他們那裏知道，濮天與的一句說話，令其中了毒，而陰影常存。「報應！」他眞是怕這兩個字，回顧自己一生。曆怨相交，在最後緊要關頭，反噬一口，更何況，他得了好處，自有人頂了個寬枉包，自己更可得個好名堂！

不料，走脫了丘維蓀孫四柱，他明白，自己的聲望勢必由這些人傳了出去！濮天與明明可以置自己於死地，可是，他要看活報應，所以，他是故意放過了自己。報應！報應！不，老賊就這樣，入了魔道。爲了擺脫玄武眞烝的糾纏，他是拚全力煉功，養氣，由於他歷年來，搜括得不少各門內外功訣，他是一意孤行，猛求晉進，那想到，他這樣，可就是煉入了魔道。

又何況；魔由心生！

更何況；他自己巳煉成了個魔頭。

他用活人作煉氣修功的靶子。果然，大有進境，但是，他那裏知道，他是殺人越多，自己的羽翼越少。魔念巳生，他是不克自制的，千方百計的，引人來莊，請人來莊，有那尙未知道其經歷的，還以爲他是滿淸的有力爪牙而自動上門的。只要言詞稍有不對其胃口，或者，引起其疑心的。

好！就變成了餵招的活靶子！

果然，他的功力越來越高，玄武眞烝在受傷後的第九個月，爲其淸除了。他狂嘯，他大笑，可惜，他忘了，天目山莊巳成了個廢墟相仿，如果沒有明夷陣法的保護，陸魁早巳死在自己人手中了！

他暴跳，他焦躁，家人是個個與他是避不見面。漸漸的，他自己也看出來了，他其實巳變成了孤家寡人了。他悚然自警，如果，有人找來，他又該如何？自己歷年所積蓄之財富，奇珍異寶，拳譜刀訣等等，他希望號令天下，他希望別樹一幟，他就是爲了這個目標，他佈排毒計，他出賣丘神通，只要靈山島的一切，爲其併吞，他就可成爲一個武林第一門戶，現在，又如何？

「不是件易事啊！」遠處傳來一聲極柔和的語音，聽來極慵懶，可是，自己宛如與此人對面一般！陸魁心神一寧，「左七、右三，走坤，踏兌……」這正是通行明夷陣法的口訣啊，這是何人，有如此神通。

再看一看淸，來了！前面兩個力士，各托巨斧，後面是兩個紅袍老人，再後面八個少女抬一張極爲精緻的椅子，上面坐了個白衣文士，看來年紀不大，椅子後面是廿來個僧俗俱有的人物。

文士是微微一揮手，低聲數說了幾句，紅袍老人中的黑面老者，越衆而出。他是雙手一拱道：「萬里雲，天目山莊莊主請了！老朽乃是北斗教下，壇前左護法，洪水先生；涂非一！特來向尊駕請教一件事！」

「什麼事？」

「天目山莊爲何人丁單薄？」

「此事與爾等何干？」

「可憐！可憐！唉！好吧！陸莊主，請指教！」涂非一身一定，門戶一立，這就可見此人之眞正面目，他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實在是個一代武術宗匠。陸魁又如何，他無論如何想不出，爲什麼有這樣個門派與自己作對，還有，此人既然敢出言討戰，如果沒半點把握，他是絕不會貿然出手，又何況，這個看來是男實女的北斗教主，分明是比此人更高出一籌，自己？突然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爲何人丁單薄？爲何人丁單薄？陸魁到底不是個庸凡之人，隱隱然，他巳發覺了其中別有隱情，可是，心中又有別一個念頭升起，而這個念頭將這個老奸巨滑的梟雄，弄得神思恍惚。

爲什麼？心魔陡起！好勝之心，油然而生，雖然習慣成自然，依然是一張笑臉

，並且，說話斯文從容，不過，在有識人士眼中看來，此人已步入了盡頭。

生命已爲無形魔頭所暗制——

一切做作，眞可作爲「欲蓋彌彰」之注脚。

雖然是斯文從容，雖然是不失一代宗匠之身份，並且出手發招，全具大宗師之風範，可惜，三招一過，眼中兇光畢露，面容自然而然的變得猙獰可怖。陸魁始終以爲自己是武林中第一人才，當眞全力修煉，擺脫了玄武眞悉，令其半身不遂之苦後，他以爲已可尅制玄武眞悉，他已步入了登峯造極，超凡入聖之境界，那想到與涂非一的交手，令他大起疑惑，好強，貪念，爭勝，陰賊之本性，立即抬頭，他不知自己的魔念又深一處，反而是咬牙切齒，想將涂非一當作了煉功之活靶那樣，任情糟塌一番，才稱心意。可是，當前一股外鑠之勁，崩開了，他苦心積聚之天潛玄勁時，他已聽到了那柔和的聲音——

「唉！可憐的陸莊主，你是該準備後事了！」

「你說什麼？」

「本以爲你是個不世出奇才，你能够將中原武林門戶中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一定有你不可輕侮之實力，今日一見，唉，我又輸了一塲，魔龍！果然不愧人稱之爲魔龍，我是眞正的服了你。」

「誰是魔龍？難道是那個九宮翻主人，我不怕，叫他來，來與我鬥一鬥。」

「可憐，你連我手下也無法勝得過，你能鬥魔龍？唉！陸莊主，你是讓他批中了！」

「魔龍批我？他批我什麼？」

「井底之蛙，本來，我也不太相信，現在，我不得不信！別這樣看我，老實說，只憑一個濮天興，令你身受重創，更何況；他只留下了一句話，令你走火入魔，他將你當作了一把刀，要你殺，殺，殺——殺盡那些自命不凡之徒，你果然辦到了，當你會成爲武林大害，濫殺無辜時，好，第二把刀來了！」

「第二把刀？是誰？是誰？」

「你等着吧。洪水先生！」那北斗教主是沉聲招呼了一聲，然後她是微微一嘆道：「我不得不認輸，並且，輸在這魔龍手下，我，心悅誠服，走吧！」

閧然一聲諾，後隊變前隊，開始退出這明夷大陣。風聲中傳來了這柔和聲音：「陸莊主，得備水洗頸了！」語聲才畢，這裏只剩下陸魁一個人。「備水洗頸」四個字，還在空中盪漾，而陸魁却似個活死人一般，兀立在天井中！

突然，一聲怒吼，陸魁是狂叫亂舞，指東打西，見物毁物，這裏本來有不少怪石假山，涼亭浮橋，那想到他簡直如瘋魔下凡般的，東打西擊，可憐啊！但見石屑紛飛，亭坍橋毁，不時可聽到他的呼號，似人言，又如獸嘷。半晌，他停手了，他大笑，不過，誰也可以聽出來，他的笑，比哭還難聽——

「濮天興，濮天興！你好厲害，你好厲害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原來是比我更可怖，你處心積慮，你將我陷入了這個魔窖中，我不能自拔，我只有殺人，殺人。殺人……我怕被人殺，我怕報應，我——懺悔！其實，我無時不在懺悔，我巧取豪奪，我心懷不軌，我害了中原武林，我更毁了不少名門長老，但是，你又怎會知我的底細，你……你又怎會將我陷入這個魔窖中，濮天興！濮天興！你出來！你出來啊——」

「他不會來的！」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清脆的語聲！

「你是誰？」

「你的對頭尅星！」聲到人到，兩條青影，已出現在陸魁的面前——

「啊！你是丘賢姪！」

「你還好意思與我論交！」

一陣狂笑聲中，老賊是指手劃脚，拍手拍脚的笑，好像他碰見了生平未遇之奇事，他根本不理來人的說話，也不理會來人言中含有諷刺之意，他只是笑——「我已是人家手中的刀，對啊！我殺了不少人，殺，殺，殺！有多少人，他們死得極慘，又有多少人，他們在我擺佈，作弄下死了！哈——我還能與誰論交，只有一個……一個……」

「誰？」

「不是你，是魔鬼！哈！丘維蓀，你來，你來，我是到今天才算明白了這句話：『自作孽，不可活』，哈哈哈！我幾乎連自己親人也殺了，你說怪不怪？」

「有什可奇怪，你！根本不是人！」

「你！你是孫四柱啊！」

「對！」

「你沒有死！」

「閻王不要，小鬼不拘，我，……我死不了！」

「好，殺我！殺我！快些殺我！」最後一句話，陸魁簡直是像鬼嘷那樣的叫出來，丘、孫兩人那會想得到，這個深仇大恨，罪魁禍首的魔頭，他變得如此的可怕，可憐！兩人不禁面面相覷，突然，孫四柱是長笑一聲，道：「老賊！你想我們殺你！」

「快，快殺我！」

「我又何必來成全你！」

「啊！啊！啊！」三聲狂叫中，這個不可一世的，一代梟雄，跪下了，在叩頭，在哀告，在哭泣。

「小主人！」

「四哥！」

「走吧！」

「我們該走了？」

「該走了。」

「我該報仇！」

「小主人，我們已報了仇了啊，到今日，我算是眞正的明白了，濮前輩的說話，我們是刀，而他何嘗不是刀？讓他代我殺人，殺人，殺那些不知廉恥的小人！」

丘維蓀恍然大悟，突然，他看着這個跪地叩頭的陸魁，這不是個人，是個孤魂，是個可憐而又無親無故的可憐虫！他自以爲了不起，他自以爲是武林宗師，但是，現在，他祈求死，求人成全他——

武林中人，還有誰比他更可憐，更可恥，更可卑！

丘、孫兩人滿懷心事，離開了天目山莊，可是，空中，依然盪漾着陸魁的哀號聲！

像狼嘷，像鬼哭——

（續完）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兩廣豪傑（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竟終帶領蕭秋水等人去找康出漁算賬，到達一公亭，鐵星月見康出漁正與屈寒山對飲，便即衝進去數說康出漁的罪惡——是權力帮派在浣花劍派的臥底。蕭秋水同時出面指證，並請屈寒山主持正義。但康出漁否認，其友江易海亦代爲辯護，但經一山四絕提出確證，康出漁即無詞以對。於是戰端遂啓，雙方在激戰中，屈寒山突然出手，竟助康出漁等人，反撲四絕，三絕相繼死於其劍下，最後，蕭秋水等人加入戰團，分擊康出漁等人，雙方仍在苦戰，勝負未分……

劍似遊龍矯　刀如猛虎撲

——還有蕭秋水自己論蕭東廣的劍法……活用了「浣花劍法」，用到每一事物、每一時機上去，甚至還加上了變化，但並不是自創一派。這一點讓我悟到，我們「浣花劍法」大有可爲之處，是我們尚未悟到的，而我們平時太不努力、太不注意，太把劍與人分開而不是合一了！

蕭秋水一想到這些，他的心人便沉浸於劍術之中，在一刹那，他使出來的有正宗浣花劍法，必要時甚至有變招，而且其中竟夾雜着他見辛虎丘、孔揚秦使出來的「三絕神劍」，甚至還隱含張臨意的「陰陽劍法」，這一輪使出來，令康出漁大爲震驚，眞是莫測其高深，這一仗下來，也不知險死還生，獨創奇招，過了多少次生死大限，只是兩人功力相去太遠，康出漁的觀日劍法，乃勞山峯頂，觀日十年所得，其精純豈是蕭秋水慧悟能比！

所以蕭秋水能以突有所悟勉强支持，但隨時將被康出漁手上的這一輪紅日灼焦、烤乾！

就在這時候，戰局又變了。

屈寒山突然停手，足尖一點，飄出丈遠。

他手上的鐵劍已沒有了。

劍柄留在顧君山的胸前，劍尖却在他背門露了出來。

屈寒山好像有一個癖好，一柄劍如果殺了人，他便不要那一柄劍，那劍便與殺死的人，連在一起，死掉，埋掉、掩滅掉，無論是多好的劍，他都一樣。

他認爲一柄劍只要殺過一人，殺氣便全消了，已稱不上是劍。

——他可有沒想過自己的一雙手，曾經殺過多少無辜的人？

顧君山捂着胸口，搖搖顫顫，吃力的望着他。

屈寒山笑道：「顧兄，我早已說過，你又何苦……」

顧君山突然狂吼一聲，拔天而起，曲尺直劈身後「瘟疫神魔」余哭余的「天靈蓋」。

余哭余本與文鬢霜對峙着，這一尺乃顧君山瀕死一擊，氣勢何等威壯，余哭余

大叫一聲，飛閃七尺，仍被尺風襲中，一隻右手痲痛得抬不起來！

文鬢霜痛喊一聲：「老大——」

顧君山落了下來，鮮血已染紅了衣衫，喘聲道：「快逃——」

文鬢霜悽聲道：「我不逃——」

顧君山怒道：「你逃不出去，誰來揭破這魔王的秘密！——」

文鬢霜一聽，一震，一抬頭，屈寒山也是一震，雙足不動，却已閃到身前！

顧君山的身子突然直直挺起，夾着一聲怒吼：「快走——」曲尺力劈屈寒山！

屈寒山沒有閃避，也沒有招架，只是在忽然之間，一揚手，把顧君山胸中的劍猝然拔出來！

這一劍拔出來，血狂噴，顧君山聲嘶而絕！

文鬢霜大吼一聲，一切都忘了，雙腿如電，向屈寒山踢了出去！

然而顧君山臨死前的幾句話，却打進了蕭秋水的心坎裏。

——你逃不出去，誰來揭破這魔王的秘密！

——我逃不出去，如何轉達浣花劍廬的警訊！

蕭秋水再也不顧一切，一口氣攻出三劍！

這三劍全無章法，康出漁立即把握時機，用實力龐大的觀日劍法，震飛蕭秋水的劍！

但是蕭秋水在劍未被震飛前已鬆手，這一下乃康出漁始料不及，因一個劍手乃當他自己手中劍爲生命，尤其在這生死一幾的關頭，怎可以隨便棄劍！

所以康出漁用力一震，反而把蕭秋水的劍震飛激射，目標是自己！

——練的不是手中劍，而是任何一事一物，只要心中有劍，皆成利器！

——棄劍亦是用劍之法！

這下離得極近，劍勢又來得甚快，康出漁眞是唬了一跳！

但康出漁畢竟名列七大名劍之一，這名頭豈是浪得，他的身形立時飛退，劍鋒一直激射，他一直飛退，雖不及往側閃躲，但飛出十尺後，劍勁不足，便落了下來，康出漁便一手撈住。

一方面這樣疾退，也可以免去蕭秋水的突襲！

他一旦得脫，大爲忿忿，恨不得馬上要把蕭秋水剁成肉醬——

可是蕭秋水呢？

蕭秋水已不在。

蕭秋水已在他避劍的一剎那，憑着他過人的智慧與反應，做了幾件破釜沉舟的大事。

× × ×

蕭秋水用怪招迫退了康出漁，立即滾翻於地，一躍而起，撒出一把砂子，大叫道：「天毒地毒鬼毒神毒百毒人毒絕毒大毒砂！」

這一把砂跟着大嚷，往千手屠滾面上撒了過去。

千手屠滾正是暗器之能手，懂得暗器的人，反而越忌畏暗器，屠滾一見一團黑霧，而又從未聽過這種怪名字，不禁心頭一震，不敢用手去接，或行險反攻，一連十幾個滾身，滾出丈外！

等到他滾出丈外時，沙子落地，他才知道是沙子。

那時他眞恨不得把他所有的暗器都打在蕭秋水的身上！

——可是蕭秋水呢？

× × ×

蕭秋水嚇退屠滾，即向唐方疾道：「衝出去！」

沒有多言，沒有解釋，然而蕭秋水話中的含意，唐方却全然了解。

他們之中也像「四絕一君」一樣，要衝出去，沒有一個衝出去，而是全部衝出去。

同時間，蕭秋水撲向江易海，唐方飛向柳千變。

唐方人未到，已打出暗器。

先打出三支飛燕稜，頓一頓，再打出四枚銀梭，停一停，又打出三隻紅蜻蜓。

柳千變原本正要向馬竟終猛下殺手，但背後風聲已到。

他的身法立時急變，他的摺扇點打拍落銀梭，唐方已飛到馬竟終身旁，疾道了一個字：「逃！」

那邊的蕭秋水忽然脫下身上的衣披，向江易海頭上罩下去！

江易海本與左丘超然擒拿手相互糾纏着，左丘超然盡落下風，這一件衣袍罩下來，江易海心中一凜，不知何物，忙鬆手飛退，蕭秋水向左丘超然大叫了一聲：「走！」

× × ×

這一聲「走」，無疑也向着鐵星月說的。

老大說走就走，不必置疑，一向都是鐵星月的觀念。

就算在戰鬥中，這觀念也無甚變易，只要老大也走，兄弟亦走，他自然也一樣走。

要是老大不走，或走不得，他却是誓死不走的。

這一聲「走」傳入他耳中，鐵星月大叫一聲，打了一個噴嚏。

噴嚏帶着鼻涕，盡噴在對面彭九的臉上。

彭九本來已用鐵枴封死住鐵星月所有的攻勢，而且隨時準備再踢出一腳——他不相信鐵星月還能受得住他再一腳！

那一個噴嚏，却打得恰逢其時。

彭九幾時見過這種打法，更從未喫過這種暗虧怒極狂吼，却忍不住舉手抹拭。

這一鬆手之間，鐵星月用力一推，把他推出七八步。

彭九畢竟是獨腳的，手上力氣雖大，但獨腳畢竟是頂不住鐵星月的神力。

等他再穩下來時，鐵星月已經「走」了。

× × ×

這些都是發生在一瞬間的事，屈寒山殺顧君山，文鬢霜含怒猛攻屈寒山，蕭秋水計退康出漁，嚇退屠滾，又唬退江易海，唐方逼退柳千變，鐵星月一個噴嚏，打走了彭九，都是片刻間做到的。

蕭秋水、唐方、左丘超然、鐵星月、馬竟終五人一聚頭，尚未決定行動，那邊的文鬢霜已發出一聲慘叫！

他的左腿有血濺出。

屈寒山手裏又多了一柄金光熠熠的寶劍。

文鬢霜的腿曾把彭九的枴杖踢彎，却依然在片刻間傷在屈寒山劍下。

蕭秋水等馬上要決定一件事——

要救文鬢霜，就逃不出去！

這剎那間他們可以逃，但只要他們略一遲疑，那五大高手：——瘟疫人魔余哭余，千手人魔屠滾，獨脚神魔彭九，鐵扇神魔柳千變，以及九指擒龍江易海——不會讓他們有再一次逃亡的機會。

可惜——可惜，可惜他們五人都衝了過去！

五個人衝過去時都在想：自己一個人衝過去就好了。

五個人衝過去時都希望：其他四人不要一起衝過來。

可是他們五人都不約而同衝過去，雖然他們並不熟悉文鬢霜，甚至連一句話也沒交談過。可是見死不救的事，就算打死他們這一羣人也不會做的。

唉。

——要是他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你願不願意和他們義結金蘭？

刀魔杜絕

蕭秋水手中已無劍，一揚手，就打出一記「仙人指」。

——「仙人指」，原是少林古深禪師的絕技，在「劍氣長江」一文中，蕭秋水一開始就用「仙人指」來力敵「兇手」少年的「虎爪功」。

唐方一揚手「嗤嗤」射出兩枚飛針。

這兩枚飛針細如牛毛，射的却是屈寒山的眼睛。

要不是屈寒山，唐方也不敢一出手便要廢他一雙招子。

馬竟終撲上去，一出手就是一記「落地分金」！

這一招是要把屈寒山與文鬢霜分開，只有分開了，文鬢霜才有逃生的機會。

他自信這一招就算是純金，亦可以裂之爲二。

左丘超然一動手就是「纏」，纏住屈寒山，文鬢霜就可以逃了。

鐵星月更簡單，在文鬢霜中間一攔，然後就一抱！

他想把屈寒山抱住，抱住他——他就動不了，就那麼簡單。

可是屈寒山本身就是一把劍。

——那有人用肉體去抱住一柄劍的？

文鬢霜雖然已左腿受傷，但他正竭力踢出右腿！

這一腿在狂怒中踢出，原踢向屈寒山心窩，半途一折，反踢屈寒山鼠蹊！

這一剎那間，六人俱拚出了全力，攻向屈寒山。

× × ×

「權力帮」作爲「天下第一大帮」，除「九天十地十九人魔」外，就是「八大天王」。

——人王、鬼王、火王、水王、藥王、蛇王、刀王、劍王。

這「八大天王」，論輩份，論武功，都比十九人魔高出相當之多。

蕭秋水現在才知道屈寒山爲什麼是「劍王」。

這六人合擊，勢無所匹，然而屈寒山身邊却突然出現六柄劍！

一劍切向蕭秋水雙指，一劍砸開兩枚細針，一劍挑向左丘超然手腕，一劍直劈馬竟終雙臂，一劍刺向鐵星月眉心，一劍反刺文鬢霜飛腿！

剎那間，六劍把六人的攻勢都封死。

六人立即收招，瘟疫人魔余哭余等已分五個方位，包圍上來，把他們的退路都封死。

蕭秋水大叫一聲：「走。」

——已無處可走！

——既一擊不能殺屈寒山，便絕不是他的對手，況且還有「天馬行地」，柳千變等？

——唯有走？

——但誰能在屈寒山與千手人魔屠滾等人包圍下逃生呢？

——走？走去那裏？

× × ×

六劍一閃而沒。

誰也不知道屈寒山剛才連出六柄劍，還是以一把劍，使出六把劍的招式，只知道屈寒山現在兩手還是空空的。

——一個眞正的劍手不是常常把劍揹在肩上的天涯流浪客，一個沒有多少年練劍經驗的人才會那般忍不住的炫顯。

——正如一個眞正的武林高手不是一天到晚打擂台鬧事的地痞流氓。

——一個劍手出劍往往只在剎那間。

——剎那間判決生死。

——然而，剎那却是他一生練劍的精華！

屈寒山手上依然沒有劍，但他本身就是一柄劍。

他站在那邊，比什麼都可怕。

在四面衝過來的敵人，更是人魔，厲鬼！

然而蕭秋水那一聲呼聲，却讓人信任，讓人鎭定，讓人覺得大義無懼。

「走！」

連馬竟終，文鬢霜竟也不期然地，向着蕭秋水退的地方退。

蕭秋水退的地方，不是向外，而是向內！

難道他是想衝入院中去？

然而，在院中把關的，是獨腳神魔彭九。

彭九這一關並不易過，更何況院中還不知有敵人多少！

蕭秋水敢情是選錯了。

文鬢霜、馬竟終依然跟了上去。

然而屈寒山臉色變了——六人合擊屈寒山之時，他臉色絲毫沒變，而今臉色却變了，吼了一聲：

「攔住——」

話未說完，蕭秋水等已不見。

× × ×

蕭秋水沒有衝出去，而是衝入洞內。

蕭秋水一退入去，其他的人都立即鑽入洞內。

那洞口原是瘟疫人魔余哭余突擊黃遠庸時冒出來的地方。

柳千變的輕功最快，他第一個就衝向洞裏！

這小洞口僅容一人擠身入內，柳千變才一近洞口，臉向洞裏，立時倒飛出來。

同時間，「嗤」「嗤」兩枚紅蜻蜓，自洞沿激射而出，饒是柳千變退身得快，左右兩頰也險險抹上一道紅痕。

柳千變的臉色變了，只要有人守住洞口，別人武功再高，要想追來，在擠身鑽入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的。

彭九大吼一聲，一杖砸下，「乓乓」一聲，星花四射，洞口依然，反聽屈寒山長歎一聲，說道：「沒有用的，這牢是用地母精英鐵所造的，本是用來關那杜老鬼的。」

× × ×

蕭秋水不是衝進去，而是掉進去的。

他衝到洞邊時，將跳未跳的瞬間，還可以見到屈寒山變了臉色。

單憑這一下，蕭秋水就知道他這一跳沒有跳錯。

可是這一跳，因爲太急，而又沒有扶梯，蕭秋水是畢直落下去的，摔了半個跤，跟着下來又是左丘超然和鐵星月，三個人摔在一起，尤其鐵星月，又粗又重，把蕭秋水壓個半死。

幸虧洞口離地，僅是一人上下般高而已。

另外三個人是落下去的。

文鬢霜武功較高，而且腿功稱絕，雖然一腿受傷，但還是穩落地面。

馬竟終外號「落地生根」，自是摔不倒。

唐方的輕功是最好的，她不但輕巧地點落地，而且一翻身，倒射出兩枚蜻蜓鏢，迫退了剛要追趕下來的柳千變。

蕭秋水忽地跳起來，匆促地瀏覽了一下這個石室，只見石室深邃遠狹，延伸直入，曲折間不知有多長遠。

這時間洞口傳來，「砰砰砰」幾聲，是獨脚彭九以鑌鐵杖力擊洞口的聲音。

馬竟終疾聲道：「緊守洞口，或許有救！」

這時間洞口又出現一個人。

千手人魔屠滾。

屠滾一至洞口，一甩手，打出三顆黑星。

然後他就要馬上跳下來。

只要他的暗器能迫開諸人，他一躍而下，落到地面，就不怕了。

蕭秋水等當然也知道這一點。

唐方一揚手，「嘶、嘶、嘶」，三枚紅蜻蜓，撐落三顆黑星。

但她也來不及阻擋屠滾！

就在這時，一人冲天而起，一脚飛踢屠滾額前。

屠滾此際雙肩也挾在洞口間，正想勉力擠進來，一見這天外飛來的一脚，觸目驚心，「嘎」地往後縮了回去！

饒是他縮得快，左肩仍是捱了一下，熱辣辣的好生疼痛：「呼」地滾了開去。

他一離洞口，江易海已閃至洞沿。

誰都想在「劍王」前立功。

捉拿這一千人顯然是大功。

江易海趁屠滾失敗時力攻，是要蕭秋水等意想不到。

他一擠入洞口，却與蕭秋水打了一個照面。

蕭秋水一出手就是「仙人指」！

江易海大驚，右手一架，左丘超然却側進，雙手擒住他單手。

江易海想再伸出另一隻手，但因身子太胖，又擠不進去。

以雙手對雙手，江易海兩次擊敗左丘超然，但以單手助雙手，身子又被夾着，江易海吃不消左丘超然的攻勢。

所以蕭秋水便一指打中了他。

「仙人指」，鑿在眉心穴上。

江易海只覺天旋地轉，正在這時，鐵星月的鐵拳便已到了。

鐵拳如風，拳風如虎！

拳未到，江易海已臉無人色。

鐵星月的拳頭。

正在此時，洞口中江易海的身子忽地「嘎」一聲，不見了。

原來有人及時往他後腿一拉，硬把他拉出來，免掉這拳頭炸臉之難！

拖他出來的人是屈寒山。

江易海心驚胆戰，宛若在鬼門關打了一轉回來，眞是四肢都軟了。

暮色四合，夜色如洗，星光挑起了晚寒。

瘟疫人魔佘哭佘見大家都曾試圖衝進洞裏去過，自己不衝，怕屈寒山不悅，於是也要硬着頭皮試試，只聽屈寒山冷冷地道：「不必了，我們不出來，也可以把他們致命，問題是把出口守緊就是了。」

× × ×

從洞口望過去，可以望見幾顆晚星。

天色顯然已經全黑了。

洞口的一點天光，然而洞沿有多少隻餓狼？

蕭秋水嘆了一口氣，馬竟終也嘆了一口氣。

左丘超然看着他倆，忍不住也歎了口氣。

鐵星月禁不住跳起來罵道：「你歎氣，他歎氣，左丘超然小子也歎氣，我就看不出有什麼好歎氣的！」說罷竟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唐方忍耐不住，道：「那你又歎什麼氣！」

鐵星月苦着臉說道：「我是歎自己肚子餓了，那個死老馬給迷魂藥我們喫，害得我午餐沒吃，晚餐又打到洞裏來，吃個屁！」

蕭秋水動言道：「我歎氣就是知道你肚子餓了就要放屁。」然後向着愁眉苦臉的馬竟終道：「他是歎老婆不在？」又向左丘超然道：「老二，你又嘆什麼氣？」

左丘超然唉聲嘆道：「看你們兩個歎氣，所以歎氣。」

鐵星月啐道：「胡扯什麼？不如去找東西吃，不然我就要放屁了？」

蕭秋水忙不迭道：「別別別——有話好說，屁是放不得的，我們一離開這裏，誰守洞口，萬一他們都闖了進來，豈不糟透？」

文鬢霜忽道：「這裏讓我來守好了，你們去探看，小心這裏還有別的入口，免得着了他們的道兒。」

——在這裏這麼多人中，以文鬢霜的

武功爲最高，他年紀大，也較沉着，守在這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且文鬢霜最清楚的是，這幾個年輕的小伙子，若不是爲了他，絕不會被困在這裏。

——爲了這一點，就算叫他去死，他也不會怨言半句。

——何況自顧君山死後，他根本沒有活着的打算。

——他只求死，死，而能報仇。

——報兄弟之仇，被騙之仇。

蕭秋水望向文鬢霜，見他雙眼直勾勾的望着洞口，滿臉都是恨意，而無一絲求生的希望。

蕭秋水搖搖頭，忍不住叫道：「文前輩——」

文鬢霜一擺手，已不願多說。

馬竟終忽道：「我也守在這裏。」頓了頓，又接道：「文前輩一人守這裏，是不够的，多一個人好有個照應。」

蕭秋水、左丘超無還想發話，馬竟終毅然道：「我心已決，要不是我，你們今日就不會落到這裏，所以我守這裏。」

蕭秋水道：「這是我們強要你帶我們來的，是我們累你——」

馬竟終截道：「你們總要給我補償的機會——不必多說，我意已決——你們早去早回就好！」

「好。」蕭秋水沒有再多說。

× × ×

地道很深，而且越來越窄，陰暗，走六七十步，才有一根火把。

因地道內空氣甚爲稀薄，所以火苗也甚微弱不定。

蕭秋水，唐方，鐵星月，左丘超然與馬竟終，歐陽珊一及文鬢霜分手後，人就一直身貼着身走。

地道忽然下陡，潮濕益甚，火炬似滅，內洞的幽暗中竟傳來隱約的呻吟與枷鎖之聲。

四人相覷一眼，猛地暗中傳來一陣吼聲，是虎嘯？是獅吼？炬火被一陣腥風襲得只賸一點藍芒，唐方不禁依向蕭秋水身邊近些。

蕭秋水低聲說道：「小心，可能有異獸？」

左丘超然道：「聽聲音不會太近。」

唐方道：「小心戒備才是。」

鐵星月赫地一笑，拍胸膛道：「怕什麼？」大步跨入下傾的幽道中。

正在此時，一道刀光如雪，從空飛斬而下！

這一刀之快，似猶在長刀神魔孫人屠之上！

這一刀之烈，更不在觀日神劍康出漁之下！

× × ×

吼聲尚在百步之外，人一步踏入黑暗中，刀光就起！

這一下，不但粗心大意的鐵星月始料不及，連蕭秋水，左丘超然，唐方也應變莫及。

這一刀當頭砍下，眼看鐵星月就要被劈成兩爿！

來不及閃躲，來不及封格，鐵星月居然一仰臉，一口咬住了刀鋒！

刀鋒冷，鐵星月一口可以裂石的鋼牙，也滲出了鮮血！

這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工夫，唐方已發動！

「颼」地一枚飛劍，已射了過去。

黑暗中刀光一歛，飛旋撞開飛劍，刀光一收，那人正在急退！

然而鐵星月已撲了前去，一把攔腰抱住了他！

那人大喝一聲，刀交左手，提高逾頂，一刀往鐵星月背門刺了下去！

可是左丘超然立即扣住了他的手。

蕭秋水的劍已抵住了他的咽喉。

火摺子一亮，唐方把火摺往前一送，就出現一張兇神惡煞的臉孔。

在這刹那間，那暴烈的臉孔忽然嘴巴一張，用力一吹，「虎」地火焰暴長，直掠向唐方臉門！

女孩子最珍惜的就是一張臉，唐方驚呼一聲，忙棄火摺，那人大吼一聲，一脚踢飛鐵星月，棄刀出肘，撞開左丘超然，蕭秋水及時出劍，劍鋒僅能在那人左肩上「嗤」地刺中一劍！

火摺子一滅，室內又異常暗黑，人立即隱沒不見。

從暗算、刀被扣、人被抱、唐方出手、蕭秋水出劍到那人吐氣噴火，衝出重圍不過是火光一明一滅間的事，那人和鐵星月各已死裏逃生的如在閻王殿走了一遭。

那人失手被擒，似未料到會一刀失手，而被鐵星月所抱。

但那人隨即掙出重圍，其武功之高，亦絕不在彭九、江易海等人之下。

左丘超然緩緩地道：「這地道裏還有權力帮的人，他是十九人魔中的『快刀地魔』杜絕。」

× × ×

杜絕最絕！

杜絕自小家人被仇人殺光，寄養在恩人家裏，長大後學得一身本領，却愛上了恩人的女兒。

恩人不贊同這樁婚事，他便迷姦了那女孩子，殺了恩人全家。

從這一點，可見杜絕之絕。

殺人不留活口，斬草不留根，便是杜絕的手段！

「得而誅之」，是江湖上，武林中，仁人俠士對杜絕的恨之入骨。

杜絕却有一身好本領，要來殺他的人，不但被他所殺，連被他所殺的家人親人，也不留活口。

所以，江湖上沒有什麼人與杜絕作對的。

江湖上的好漢，縱不愛惜身子，也不敢把身家親友的命，視作草芥。

故此杜絕猖獗一時，一直等到京城神捕諸葛先生及廣州大俠梁斗也驚動的時候，杜絕才投奔權力帮的。

杜絕再絕，也惹不上諸葛神捕，至於梁斗，名滿江湖，子弟之多，也非他一人所能頑抗的。

所以杜絕依附權力帮，有了靠山，他更加胡作胡爲了。

杜絕以快刀稱絕。

一刀絕命，用不着第二刀的杜絕，現在却連刀也掉落在地上不顧了。

× × ×

杜絕在，下面還有些什麼人呢？

怒吼聲與鐵鍊聲自地道深處傳來。

蕭秋水手心冒汗，但他仍然平靜着聲調：

「地道底還有東西，我們還是過去看看。」

過去看看就得小心杜絕，以杜絕的武功，一對一四人是必敗無疑。

由於地道奇窄，四人分前後二批，鐵星月與左丘超然在前面，蕭秋水與唐方在後面，俟着肩並肩，摸着黑暗往地道深處走。

約一盞茶時間，前面豁然開朗，地道陡闊，轉一個彎，連燈火也亮了起來，原來是一處數十丈闊的石坪。

四人往石坪張望了一下，也不禁呆住了。

石坪上有人。

一個被四道銀閃閃的鐵鍊鎖入石壁上的人！

× × ×

人是老人！

鬚髮皆白，一臉威峻，但神情却說不出的頹潰，瘦得顴骨高高凸起，雙眼也陷了進去，眼圈呈瘀黑。

這老人被兩條鎖鍊，穿入左右琵琶骨，另兩條鐵鍊，釘住足踝。

四條鐵鍊的另一端，却深深嵌進石壁裏去。

石壁是極其堅硬的花崗岩。

鐵星月一見，怒不可遏，喝道：「王八羔子！對付個老人要如此！」

說着要衝過去解救，那老人猛地一醒，眼色猛吐出兩個懾人的火焰：

「誰說我老？」

這一聲宛若雷鳴，連鐵星月也嚇得一震，伸了伸舌頭，回一句道：「你還不算老呀？」

那老人吼了一聲，震得四壁迴響，嗡嗡不已，一聲叠一聲，亘久不絕，鐵星月說道：「算你厲害，救你出來，再跟你罵過！」

兩步飛身，撲上去猛扯鐵鍊，但這鍊子似是特製的，扯之不斷，忽嗅到老人身上奇臭無比，且衣衫污穢，不知鎖在此地已多久了。

蕭秋水看得一陣心酸，當下揖禮道：「敢問老丈……」

那老人目光一暴，怒叱道：「兔崽子，少來假惺惺！」

唐方低聲道：「此人被鎖此地，顯然是與權力帮爲敵才遭致的，而且武功定必不低，否則也無需如此重鎖，我們先把他救下來再說。」

三人迅速掠到老人身邊，無奈費盡力氣，却弄不斷那四條鐵鍊。

那老人倒是奇怪起來了，問道：「你們究竟是誰？」

蕭秋水恭聲道：「晚輩蕭秋水，家父浣花劍派蕭……」

那老人呆了一呆，道：「西樓麼？他兒子都那末大了啊。」隨即仰首向天，佛然道：「啊，我關在這裏竟是那麼久了……」說着竟流下兩行淚，淚才流得一半，又怒得全身咯咯作响，恨聲道：「屈寒山那老賊！」

唐方輕聲道：「前輩，當下之急是先解除你身上之鐵鍊，不知道前輩可有良策……」

老人道：「這鐵若是敲得斷，早給我震碎了，還用得着你們！那兒倒是有開關掣，這鍊是嵌到骨頭裏去了，扯不開了，但石壁的拑子倒是活動的。」

左丘超然問道：「總掣在那裏？」

老人用嘴一呶，道：「在通道入處左側。」

蕭秋水一頷首，道：「我去開！」

立即飛身，找到那個扳掣，便要去扣壓。

忽然，蕭秋水心中掠過一道陰影，那感覺，就像是當日聽雨樓中遇刺前的一刻，突然有所預感。

就在這時，老人陡地發出一聲怒喝：

「小心！」

也正在此時，一道淩厲的刀鋒，當頭劈落！

蕭秋水來不及閃躲，但在這刹那，猛地一個大仰身，間不容髮讓過這一刀！

——「見天洞」之前，黑衣人的暗算，蕭秋水也是用這臨時應變的一招，避過必殺的一擊！

杜絕一刀劈不中，手腕猛沉，往下劈去了。

這一下，蕭秋水無論怎樣，都躲不過去。

那老人猛然一張口，「咳吐」一聲，飛出一口痰，竟飛越丈遠，「拍」地撞在杜絕的刀身上！

杜絕一震，刀鋒竟給痰水激撞一偏，緩得一緩，唐方的暗器便已到了，杜絕見勢不妙，一閃身，又沒入黑暗中。

這一下，大家都驚住了，老人以一口痰水，竟擊偏了大名鼎鼎，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刀魔杜絕的刀鋒，並驚退了他，這老人到底是誰？

蕭秋水再不遲疑，用力一扳，只聽喀軋軋一聲亂響，那四道嵌在石壁裏的鐵鍊，却一齊軟落了下來，那老人手足一攏，伸手抓起一把鐵鍊，掏在手掌裏，呆得一陣，眼淚兒便不自覺地簌簌落到腮邊。

蕭秋水等見他呆不言語，正要勸說他幾句，敢情是多年被鎖，一旦得回自由，不禁惘然，那老人却驟然大笑起來。

他一面揮舞着鐵鍊，一面大笑，鐵鍊撞擊在石壁上，發出了極大的聲響，而且星火四濺，加上那鋪天蓋地，震得滿室迴響的笑聲，簡直震耳欲聾。

就在這時，在石室的前邊忽然傳來了極其平靜的聲音，這聲音雖然極其冷靜，但在老人驚天動地的大笑聲中，却字字清楚可聞：「杜月山，你可自由了！」

蕭秋水等當然認得，這聲音就是屈寒山，但他們震驚的是，這老人竟是在廣西武林三山中的另一山，跟屈寒山、顧君山齊名的濛江杜月山！

杜月山猛地把長笑聲一歇，咬牙切齒地道：「屈寒山，你這個老匹夫！」

遠處傳來悠絕不斷的聲音依然平靜地道：「杜月山，留下你的劍譜，放你一條生路！」

杜月山狂笑激起四壁哄哄的迴音，滾

滾的傳了開去：「你逼供我多少時日，却沒有把劍法傳給你，而今，我還怕了你不成？」

遠處屈寒山的聲音輕笑道：「自由難得，杜月山，不要再瞎拚了，莫忘記三年前你是在我劍下被寒銀錫索所綑的，我的耐心可不會再忍受你逞能了！」

杜月山怪吼一聲，怒道：「老匹夫，我要殺了你！」

屈寒山哈哈一笑，說道：「那你上來呀！」

杜月山咆哮了一聲，切齒地道：「上就上，難道我怕了你不成！」

忽然沉聲向蕭秋水等四人疾道：「我從你們來的洞口上去，我一上去你們就往後跑，石室盡頭處有一活栓，掀開它就有洞口，上邊就是屈寒山的臥房，從那兒可以出去。」

蕭秋水呆了一呆，反應最快，即道：「老前輩不行，屈寒山武功很高，你從洞口躍上去，他猛下殺手……」

杜月山立即打斷了他的話：「我正在引開他的注意力，好讓你們逃出去，逃出去後好公開老匹夫的惡行，總比全死在這裏好。」

「逃出去後好公開老匹夫的惡行，總比全死在這裏好」，這句話聽得蕭秋水心頭一震，脫口失聲道：「是。」

杜月山猛回頭，深深地看了蕭秋水一眼：「你能當機立斷，機智過人，若論品貌，日後在武林必有作爲的一日。」忽然出脚，脚下鞋子竟忽地飛襲蕭秋水，蕭秋水下意識用手一撈，接個正中，只覺臭氣薰天，一時不知杜月山是什麼意思，杜月山繼續說：「論內功，我不如屈寒山，若論劍法，我不遜於那老匹夫，他窺覦我『濛江劍法』已久，貪得無厭，想兼得各家之長，他之所以留我不殺，亦即想逼供我的劍法，却不知我把劍譜藏於鞋內。」杜月山淒笑一下，又道：「今日之戰，我已三年未動劍，而且筋骨俱斷，三年折磨早不成人形，他們人多勢衆，單是一個屈寒山，我已然不敵，這劍譜留給你，你也是練劍的，浣花劍法正需濛江劍法以助，這劍譜，絕不能落在那劍魔手中！」

這時洞口傳來滾滾如雷的屈寒山喝聲：「杜月山，你藏頭縮尾，不敢上來是不是？」

蕭秋水慌忙道：「前輩……」

杜月山怒喝一聲：「你給我等着，我上來就收拾你！」隨即低聲說道：「快收起來，別婆婆媽媽的！」說着飛身前去！

唐方秀眉一蹙，道：「前輩，我認爲你這樣出去，定是不妥，爲何不引他下來，給予致命之一擊呢？」

杜月山猶疑了一下，左丘超然道：「前邊還有我們一位馬兄弟在守，更有文鬢霜前輩，不如我們虛張聲勢，然後一起往後撤走吧。」

鐵星月一拍腿，道：「妙！要走，就大家一齊，走！」他用手一揮，說到後面三個字時，得意極了。

杜月山再沉吟了一下，鐵星月道：「我這就去叫他們來！」霍地掠了前去。

唐方道：「只是……」

杜月山不耐煩的看着唐方：「只是什麼？」

唐方疑慮地道：「後面既有出道，爲何屈寒山他們不前後夾攻進來？」

杜月山呵呵笑了起來：「小女娃兒可眞仔細！後邊的出道只能在這裏邊旋開，上面是開不進來的，要不然，他們早就迫進來了，而前邊你們進來的洞口，在裏面的人是無法開關的。」說着長嘆一聲，浩然道：「我畢竟被關在這兒三年了，三年來，對這裏的情況，又焉有不知之理。」

蕭秋水忽然眉心一皺道：「不好！」

杜月山奇道：「又什麼不好！」

蕭秋水疾道：「適才杜絕兩度暗算未逞，正往裏面溜走，此刻豈不是正好可以打開後面洞口，讓權力帮的人進來？」

杜月山臉色一變：「正是！快去封鎖！」返身就要掠去，忽聽一聲冷笑，一人陰惻惻地道：「可惜已經遲了。」

蕭秋水一看，心裏叫糟，後面已多了五個人，中央的那個，三綹長鬚，氣定神閒，正是廣西劍王威震陽朔：屈寒山！

不殺

屈寒山自內一步步走出，笑道：「杜兄，只兩件事：這班小鬼的事你放手不理，濛江劍譜交給老弟我瞧瞧，這裏一公亭，杜兄你來去自如，我屈某絕不敢阻你一阻。」

說着又笑笑道：「要是杜兄肯投効敝帮，我屈某則與你同生共死，權力帮今日已號令天下，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杜月山冷冷地道：「你關了我三年，你和你的人對我說了無數次這種話，今日再多說一次，你不嫌自己像是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一樣，又長氣又嘮叨！」

屈寒山笑道：「只不過今天我再說一次，跟以往却有些不同。」

杜月山道：「怎麼不同？」

屈寒山笑道：「往日我是請你，今日我是跟你告訴一聲，是客氣。」

杜月山寒着臉道：「你把我鎖在這裏整整三年，而今還跟我要如同生命的劍譜，還叫做『客氣』？」

屈寒山笑道：「你錯了，今天我不是跟你要劍譜。」

杜月山奇道：「哦。」

屈寒山道：「當日我以爲只有你才知道劍譜，却未知你早已把劍譜畫在鞋內了，而你又把鞋子給了別人，現在我要劍譜，根本就不需要你來同意。」

杜月山怒道：「你以爲你搶得到？」

屈寒山大笑道：「杜月山，三年前我就憑一柄劍擊敗你，今日你還要逞強？」

杜月山怒極道：「你劍法既然那末好，爲什麼還要貪圖我的劍法？」

屈寒山哈哈笑道：「這個當然，我是劍王，劍王當然要通曉所有精妙的劍法，你的濛江劍法雖然不如我，但這是一種精微的劍法，當日我與你過招，也是一百招以後方才分出高下的。」

杜月山怒道：「那末這些小輩下來，你之所以不立即趕殺進來，也是有意要套出我劍譜的下落了？」

屈寒山笑道：「正是。要不然我早在外面就可發暗號令杜老刀打開暗門，根本

他們就來不及放你出來的。」

屈寒山身旁的杜絕也冷笑道：「你們一進來的時候，我便要力阻，第一刀之後，便去打開活栓，『劍王』屈先生指示了我做法了之後，才會讓你們輕易救得了杜老鬼！」

石室中當頭給鐵星月的一刀，無疑是杜絕全力出手；第一刀過後，隔了好一段時候，才有蕭秋水扳機鈕時的第二刀，第一刀與第二刀的時間，相去甚遠！

——這段時間就是杜絕與屈寒山聯絡的時間，然後躲在暗中目覩杜月山把劍譜丟給蕭秋水。

——逼供三年的劍譜，他們做夢都不知道，原來終日給杜月山踏在脚底下的鞋子。

——不知道的人，又有誰會去除人家的臭鞋來查究呢！

屈寒山冷峻地重複一句：「所以我今天是來告訴你，不是要得到你同意的。」

然後又重重地加了一句：「而且你這一次再敗，是最後一次敗了。」

——劍譜巳現，杜月山巳沒有生存的必要了。

在一旁的柳千變也笑道：「你們不必白費氣力了，這通往內邊的地道有江易海、余哭余把守，通往外邊的也有屠滾和彭九鎮守，你們逃不出去的！」

蕭秋水忍不住道：「那剛才屈寒山在外邊傳來的聲音——？」

在另一旁的康出漁冷笑道：「屈劍主的功力，自然可以做到這邊說話，那邊傳來，可讓你這小子大開眼界了。」

杜月山目光收縮，盯住屈寒山道：「你的功力確是大進了……」

屈寒山臉不改色，冷聲道：「只可惜這三年來，你老兄被鎖在這裏，功力却是大減了……」

——大減了的功力，依然可以一口痰撞開杜絕的刀鋒，這「廣西三山」的三名高手的功力，也眞是匪夷所思。

杜月山的眼睛却轉而瞪住屈寒山身旁的一名年青人，屈寒山立即笑道：「他是我們總護法柳五先生新結識的青年高手，姓漢，大名四海，漢公子的暗器，恐怕絕不在屠堂主之下，待會兒可叫唐姑娘開開眼界。」

那青年的臉白皙一片，居然露出雪白而整齊的牙齒，向蕭秋水友善的笑了笑，唐方突然道：「漢四海？」

那青年笑笑道：「便是在下，唐姑娘好！」

鐵星月最看這種彬彬有禮的人不順眼，一句就吼了回去：「好你個屁！」

杜月山臉色一整，道：「屈寒山，你作惡多端，替權力帮助紂爲虐，梁大俠和顧老三知道，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屈寒山呵呵大笑道：「梁斗還在廣東，怎會來管我的事；至於顧君山，」屈寒山用指向蕭秋水等人一指，笑道：「你可以問他們，他是怎麼死的；哈哈哈，要不是那四個所謂四絕的老傢伙，他也早給我綑在這兒的，他的『鐵尺劍法』相當精奇，也只好讓它絕滅於武林之中了。」

杜月山一聽之下，全身一震，嗄聲怒吼道：「顧君山死了！你！你！你——」

虎吼一聲，長身而起，手脚上的銀鍊一陣咯嘞連响，一面向蕭秋水等拋下了一句話：「你們快走！」

杜月山身形一起，屈寒山即疾道：「杜、柳、康三位堂主，截下劍譜！」

杜絕、柳千變、康出漁三人，同時動了！

柳千變最快，他的「天馬行空」輕功，好像一隻蚊子般飛起，但比蚊子快，比蚊子穩，比蚊子還毒！

給蚊子咬一口沒什麼，最多癢癢，或者腫一塊，但給柳千變的扇子打中，也是癢癢，也是腫一塊！

但更可怕的是，旋即死亡。

他左邊是杜絕，杜絕出刀，冷如一泓秋水，一彎殘月，別人出刀，至少有把握才出刀。

他連把握也沒有。

因爲他根本不用把握，他的刀快。

他曾經殺一個人，一共砍了一百九十九刀，才可以收手，他的刀實在太快了。

快得連他自己都沒法子收手。

所以他的刀只要砍出去，那麼密集快狠的擊攻，根本就不需要把握。

而今他只砍出一刀。

刀砍向杜月山。

因爲杜月山攔在中間。

砍倒杜月山，才能去搶劍譜。

「劍王」的話，他只要想在權力帮混下去，就一定得聽，而且要唯命是從。

如果不能在權力帮混下去，那也等於不能在江湖上立足，甚至在武林中根本就沒有生存的餘地。

所以他所砍這一刀乃用了全力。

他也知道同樣名列「廣西三山」的杜月山，雖然受盡了折磨，內功體力都大打折扣，但畢竟不是好惹的。

柳千變的另一邊就是康出漁。

「泰山高，不及東海勞」。

東海勞，指的是勞山。

在東海勞山觀日出，最佳處是「觀日台」。

然而自二十年前起那地方就沒人敢去，因爲，康出漁就在那兒練他的「觀日神劍」。

神劍觀日，他的劍猶如旭日東昇，驕陽漫天，夕照殘霞，跟他交手的人，好像面對太陽，不是被炙傷，就是被灼死。

所以康出漁與蕭西樓，辛虎丘、孔揚秦、曲劍池、孟相逢、鄧玉平並列當今武林「七大名劍」之一。

在攻蕭家樓的一役，權力帮中折損了不少人，華孤墳、閻鬼鬼、孔揚秦、沙千燈、辛虎丘，甚至左常生也受重傷，只有他仍倖存。

他不但還能活着，而且還借了他的僞裝，博得了浣花劍派的信任，偕辛虎丘暗殺了「陰陽神劍」張臨意，又刺殺了唐大，狙殺了「掌上名劍」蕭東廣。

他一手血腥，殺的都是維持武林中正義的重要支柱。

但他曾被蕭西樓與朱俠武制伏，險死還生，要不是「一洞神魔」左常生救他，他早已死在「聽雨樓」上。

所以他學得更精，出劍更絕！

一出手，就不留生路！

× × ×

柳千變直掠洞頂，康出漁，杜絕分左右掠出。

但刹那間，三個人都被截攔下來。

柳千變的扆子立即不見了，康出漁的劍，巳失去了烈芒，杜絕的刀，也失去雪彩。

漫天都是銀影：是杜月山手脚的四條銀鍊，簡直如同四柄劍，而且可軟可直，完全沒有互相碰擊，招招都是正宗劍招，空濛一片，封死了三個人的進路。

柳千變，康出漁，杜絕左衝右突，都闖不破杜月山的鍊劍。

杜月山手上沒有劍，尚且如此厲害，那四條扣銬的銀鍊，却變成了四道利劍，着着封殺，竟然以一人之力逼住了三大高手，而且招招都是攻勢，自始迄今，未守過一招。

屈寒山瞧了一會，道：「好劍法！」

那年青人道：「只不過比起屈先生，實是相去甚遠。」

屈寒山笑道：「這兒還有四個小鬼，武功都不錯，屆時還要漢老弟出手。」

漢四海微笑道：「這個當然，劍王有令，無不効命。」

屈寒山大笑道：「漢老弟客氣了。」

杜月山封鎖住石洞中央，石洞十分之窄狹，杜月山揮舞銀鍊，密得連一隻蚊子都飛不過來，只聽杜月山吼道：「你們幾個小鬼，還不快滾！」

鐵星月回吼了一句：「我們怎能丟下你走！」

杜月山邊戰邊吼：「王八羔子，又不是文藝愛情大悲劇，我要你走，你不走，就是死！」

蕭秋水一咬嘴唇，道：「老前輩，合我們幾人之力，還可以一戰！」

杜月山怒喝道：「沒有機會的，我絕不是屈寒山的對手！」

屈寒山大笑，漢四海道：「老匹夫倒有自知之明。」

左丘超然道：「出去也是死，不如一拚！」

杜月山越戰越勇，喝道：「我守這裏，他們一時還過不來，趕快打來路衝出去，濛江劍法不能落在他們手上。」

蕭秋水心頭一震，只聽屈寒山冷冷地道：「漢老弟，不宜久待，還是要煩你出手一次。」

漢四海頷首道：「劍主放心，老匹夫的路，在下足開得了。」

漢四海普普通通幾句話，不知怎的，却教人聽了心裏直發毛，唐方突然悄聲道：「走！」

蕭秋水一時六神無主，應了一句：「走？」

唐方疾道：「走！聽杜前輩的話，一定要走！」

蕭秋水沉吟一下，斷然道：「好！」

鐵星月，左丘超然服的是蕭秋水，蕭秋水說走，他們立即就走！

蕭秋水等一旦身退，柳千變、康出漁杜絕的攻勢就更急了。

但是杜月山手足上四條銀鍊揮舞得更天衣無縫。

四人搶急轉過一個彎角，鐵星月一面急奔一面罵道：「媽拉巴子，那姓漢的龜兔子不知是誰，一副不得了的樣子……」

左丘超然道：「漢四海是柳五先生的人，柳五就是柳隨風，柳隨風就是帮主李沉舟的智囊，漢四海此人必不是弱手。」

鐵星月怒聲叫道：「你這不是太長他人……」

這時巳回到來處之穴口，只見馬竟終與文鬢霜仍守在穴口，馬竟終一見四人無恙回來，喜道：「你們回來了……那邊怎麼了？」

他顯然是聽到裏面的打鬥聲，然而四俠巳回來了，打鬥聲仍不止，打鬥的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蕭秋水疾道：「現在巳沒功夫解釋了，這裏怎樣？」

馬竟終答道：「你們一去後，來攻過兩次，第一次是彭九，被我逼了出去，另一次是屠滾，他的暗器好厲害，差些兒給他進了來，幸虧文前輩及時出去，才把他給迫了出去……後來就沒有再攻過，也沒有聲息。」

這時只聽洞內一聲慘呼，顯然有人受了傷。

唐方失聲道：「杜前輩的聲音……」

打鬥聲仍不絕於耳。

蕭秋水略一沉吟，道：「咱們來個出其不意，從這穴內反攻出去。」

——外邊的人定必以爲穴內的人死守不出來，而今反攻出去，可以打個措手不及。

——但是一旦讓人伺伏出襲，則死路一條。

從這狹小的洞穴內跳出來，幾乎就等於躍下去的人一樣，易於防守，而絕難迫攻。

這是一場賭注。

死亡的賭注。

不敢賭，就出不去。

出不去，就死。

不但他們死，還有浣花劍派，武林同道……

所以他們決定賭！

× × ×

所以他們衝出去！

第一個是鐵星月，他永遠是第一個衝出去的人。

他要第一個衝出去，也許不是爲了出風頭，而是爲了要冒更大的危險。

而他不願意由他的至好朋友，來冒這個險。

所以他根本沒有徵求他朋友的同意，就一口氣掠了上去。

× × ×

蕭秋水等都爲鐵星月揑了一把汗。

然而上面沒有一點動靜。

然後就是鐵星月的大叫聲：「上來，上面沒有人！」

——千手屠滾和獨脚彭九，都去了那裏？

然而不管他們去了那裏，蕭秋水等知道鐵星月不會騙他的。

他們立即掠了上去。

——其實如果上面有人，鐵星月遇敵，他們更加會不顧一切的掠上去。

× × ×

馬竟終最後一個出來，他永遠最沉穩，而且一落地就似生了根。」

上面眞的沒有人。

一公亭還是一公亭，打翻的酒席，滿地的酒菜，搏鬥過的痕跡，顧君山，黃遠庸，畢天通，姚獨霧等人的屍首，仍躺在那裏。

文鬢霜一見，又痴了起來。

蕭秋水打量了下形勢，道：「走。」

突在此時，地上的穴口忽然「錚」地一聲，一塊鐵板彈上，穴口封死。

衆人吃了一驚馬竟終道：「不好！」

正于此時，一公亭的飛簷八角，忽然降下鐵柵。

蕭秋水衝出時，鐵柵正好落下。

文鬢霜一抬腿，踢在鐵柵杆上，他那一雙能踢飛「獨脚鎭千山」彭九的鑌鐵枴的神腿，竟踢不彎這鐵柵。

退路巳失，前路封鎖，他們頓時只剩下死路。

衆人臉色變了，這時只聽「哈哈」，「哈哈」怪笑，自左右傳來。

× × ×

兩個人大搖大擺的走出來。

月色下，臉容猥瑣，戴鹿皮手套的是「暗器卅六手，暗樁卅六路」屠滾，那獨脚「篤，篤，篤」行前來的，自然就是「獨脚神魔」彭九。

他們兩個人自假山樹叢旁走了出來，

屠滾嗤嗤笑道：「我號『暗樁三十六路』，這是我其中一路，怎麼樣？哈哈！現在我們打，你們接，正好給我練靶。」

彭九大笑道：「劍王早巳料到你們會不顧一切衝出來，所以我們在外邊等着，待你們出來後再扳機鈕封死穴口便得了，現在你們巳是籠中鳥，還要不要困獸鬥？嘿嘿嘿……」

蕭秋水一踩穴口，果然紋風不動，鐵星月怒極，搖着鐵欄吼道：「去你們媽的狗豬不如，枉你們是武林响噹噹的前輩，用這種下十九流的手段……」

彭九向屠滾一揚首道：「這小子髒嘴，便餵他喫喫你的寶貝兒。」

屠滾怪笑道：「他塊頭大，正好給我練準頭，……嘿嘿，你放心，那女的我留活的，哈哈哈……」

忽然臉色一變，飛閃七尺，轉退五尺，又掠起十尺，落在一旁，臉色大變。

屠滾側首去看他的手。

他的手臂上，嵌了一枚金針，入肉三分。

金針共擲十二根，唐方恨他輕薄，似以無聲無息施放飛針！

但屠滾畢竟是用暗器的高手，一旦發現不妙，立即閃避，只中了一針。

「獨脚神魔」彭九見屠滾之狼狽狀，笑道：「屠兄，天鵝肉差些兒沒吃着，却吃鱉了……」

一語未畢，只見屠滾臉色陰森，也不敢說下去。

屠滾澀聲低吼道：「好，你們不識抬擧……」

一揚手，打出九點寒星。

唐方的暗器是沒有毒的。

然而屠滾的暗器就不是了，有些就連接也不得的。

接不得只有閃避，但在小鐵柵裏，總共有六個人，又如何閃躲呢？

何況「千手神魔」屠滾的暗器，根本就不是容易躲避的。

避開了第一輪九點寒星，屠滾又獰笑着打出七彎明月刀。

猝厲藍芒的明月彎刀。

蕭秋水等巳避得十分勉强，要不是文鬢霜率先踢飛三把彎刀，只怕有人傷亡在欄中。

屠滾大笑：「看你們逃到幾時？」

又發出了第三道暗器。

一蓬毒砂，毒砂有劇毒，又難閃躲。

何況人在籠中，更共有六個人。

一蓬毒砂，接不得，躲不開的。

× × ×

就在這時，有人大叫了一聲：「王八蛋，我來也。」

那人在叫的時候，巳撲到了屠滾的身後。

屠滾驚覺的時候，那人巳猛力一推。

這一推，屠滾出其不意，避過一掌，却避不過另一掌，「砰」地一聲，被擊飛七尺。

這一下，準頭全失，那蓬毒砂，變作向彭九迎臉罩來！

這一下彭九也始料未及，他曾親眼見有人中了屠滾的毒砂，潰爛了七天才氣絕，那種慘狀，連殺手無情的彭九，也爲之觸目驚心。

而今毒沙居然是向他撒來，倉促間彭九怪叫一聲，一面用鑌鐵杖舞得個風雨不透，一面急退！

那人一現，便聞叫聲，鐵星月喜嚷道：「那王八蛋我來也來了。」

要是鐵星月，必定在未衝出去時便大聲呼叫，他從不作暗事，要是林公子，一定到了出手幹了才叫。這人是到了屠滾身後，出手前才招呼一聲。

不是邱南顧是誰！

× × ×

這時鐵柵却神奇般開啓了。

一人自灰牆後現身，正是：

歐陽珊一。

馬竟終高興到跳將起來，呼喚道：「珊一。」

兩人幾乎是再世重逢，欣喜無盡。

而那邊的屠滾捱了邱南顧一記劈空掌，蹌蹌踉踉，跌跌撞撞，不偏不倚，正衝向六俠處。

另一邊的彭九一面揮杖，一面急退，好不容易才躲過了毒砂的攻擊，猛發現自己正衝入文鬢霜等的陣內。

文鬢霜大喝一聲，飛脚踢向屠滾。

唐方一揚手，打出兩把飛刀。

左丘超然一出手，螳螂鎖喉扣，全力出襲！

他們都恨死了屠滾的卑鄙與殘毒。

× × ×

屠滾大叫一聲，驚駭無限。

他生平只見過敵手在他的鹿皮手套裏的暗器下，哀跳，掙扎，求饒，痛哭，死亡，就沒遇過像今天的情形。

——突然被外來的一股大力撞了一下，幾乎就入了萬刦不復之境。

唐方的飛刀，左丘超然的手，文鬢霜的脚。

屠滾大叫了一聲，就地一滾。

刀自頭上飛過。」

屠滾一滾即起，「嘶地」一聲，衣衫撕破。

左丘超然的雙手抓了個空。

屠滾避得過唐方的刀，左丘超然的手，却閃不過文鬢霜的脚！

「砰」地一聲响，千手人魔屠滾眞的滾了出去。

一路上，都有血痕。

但是屠滾忽然不見了。

他滾到了亭邊，忽然一空，人就失踪了。

屠滾除了「暗器卅六手」，更重要的一個外號是：「暗樁卅六路」。

他的暗器是他殺人的方法，暗樁却是他遁逃的法子。

所以他還是在三大高手的圍攻下，逃得了性命。

× × ×

彭九就沒那末幸運了。

他撥開毒砂，就遇上了歐陽珊一的笛子。

彭九的對敵經驗，要比屠滾還來得豐富。

也因爲他那末豐富的對敵經驗，使得他廿六年前，被朱大天王砍斷了一條腿，仍得以不死。

一個人被折斷了一條腿之後，還能在江湖上闖，而且名氣愈大，武功更高，殺人越多，必然有些過人之能。

所以彭九能在危急中避過歐陽珊一之一擊。

「篤」的一聲，彭九立即飛起。

「速離此地」，是彭九馬上所下的決定。

對方有八個人，而且都是脫柙之虎，自己失先手在前，不可戀戰。

所以他借力用杖一點，立即飛起。

飛到半空，枴杖却給一人扯住。

他用力一掙，那人抓得牢牢的，簡直無法掙脫。

這人就是「落地生根」馬竟終。

歐陽珊一攻誰，他就攻誰。

他絕不能讓懷孕的愛妻歐陽珊一冒險犯難。

他知道彭九一身武功，就練在鐵枴上，所以他半空自後扯住了他的鐵杖。

彭九只好落了下來。

彭九在半空中還想掙扎，一脚踢了出去。

脚踢馬竟終。

馬竟終知道自己不能鬆手，一旦放手，鑌鐵枴會迎頭擊下，而且歐陽珊一也有危險。

故此他雙手加緊握住鑌鐵枴，運功硬捱了一脚。

「蓬」地一聲，馬竟終嘴角滲出了血絲。

歐陽珊一悽叫了一聲：「竟終。」

但是馬竟終爭取了時間。

一個彪形大漢，挾着一聲虎吼，巳抱緊了彭九。

那人跟他臉對臉，身對身緊抱在一齊，彭九絲毫動彈不得。

然而那人還可以抽出拳頭來兜肚揍了他一拳。

「蓬」，彭九幾乎痛得彎下腰，但在這剎那間，他巳彎不下身去了。

因爲一柄刀擱在了他的咽喉。

刀是杜絕的刀。

刀是杜絕在地道中暗算鐵星月遺落的刀。

發刀的人是蕭秋水。

「長虹貫日」！

這雖是浣花劍派的劍招，但用在刀上同樣有效。

可是刀鋒沒有血，因爲刀尖未刺入咽喉。

這是個千載難逢刺殺彭九的好機會，蕭秋水爲何不殺。

× × ×

蕭秋水不殺。

蕭秋水搖搖首，終於抽回了刀，悲憫的眼神，沉靜地道：「我不能殺你。」

——彭九斷腿。

——而且猝受圍攻，枴杖受制。

蕭秋水不是不敢殺，而是不能殺。

鐵星月吼道：「爲什麼不能殺！」

一吼之下，功力一散，彭九奮力一掙，一肘撞了出去，鐵星月跌退四步，彭九一掌拍落，馬竟終立刻鬆手身退，「篤」的一聲，彭九飛越牆頭，眨眼不見。

邱南顧也怪叫道：「爲什麼不殺！」

蕭秋水默然。

他說不出話來。

朋友們冒了性命危險擒住的大敵，他居然沒有殺。

文鬢霜忽然道：「我知道。」

左丘超然奇道：「你知道？」

文鬢霜雙鬢如霜，蒼老如鶴，輕輕喟嘆了一聲，柔聲說道：「殺人的人，只是兇手，殺惡人的人，是好人，但能饒人而不殺者。」

文鬢霜又歎了一聲接道：「方才是大俠。「又道：「蕭少俠的武功，閱歷、聲譽雖未臻高峯，但品性修養俠行上，巳有大師之風。」文鬢霜說着，猛抬頭，星月滿天，天心月圓。

× × ×

這時一公亭內原來的洞口忽然傳來擊打之聲。

——屈寒山等人要衝出來，但穴口巳封閉。這穴口本來機鈕控制是在外而不是在內的。

——余哭余飛出來擊倒黃遠庸，也是屈寒山控制的機樞。

——現在屈寒山在裏面，自然也托不開穴口。

——但他們可也從穴道內的穴口衝出來，那裏是屈寒山的臥房，還有把守的余哭余及江易海。

——他們要走，就得快！

八俠自然也想到了這些，馬竟終叫了一聲：「走！」

左丘超然道：「走去那裏？」

蕭秋水道：「找孟師叔！」

× × ×

孟師叔便是「恨不相逢，別離艮劍」孟相逢，他是蕭西樓的師弟，也是武林七大名劍其中之一。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幼小離家，貪緣獲劍術名家佟熊收為衣鉢徒弟，十二年後技成下山，滿擬從此可以尋覓殺父仇人，快意恩仇，詎知返抵家門，方知親母憶兒成瘋，流落金陵，南丹青趕返金陵，直闖曾於昨日向他找碴的三名地痞的武館，以武折服館主魯雷，要他派人往找已瘋癲的南夫人，不久，那三名地痞用轎把南夫人抬回，但她卻賴在轎上不肯下來，南丹青用食物把母親誘引下轎，溫語向她詢問可記得她兒子南丹青，南夫人驀聽這名字，似有所感觸，口中不斷喃喃地唸着南丹青……南丹青——

單騎闖天下

南丹青熱切地道：「是的，我是您的兒子南丹青，您還記得吧？」

南夫人又看了他半晌，搖搖頭道：「不記得了。」說畢，又吃起來。

南丹青仍不死心，又道：「娘，您不是在找我麼？我眞是您兒子南丹青呀！」

南夫人忽然笑了，張開沒有幾顆牙齒的嘴嘻嘻的傻笑道：「你是我的兒子？嘻嘻，你怎麼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今年才七歲，再說……嘻嘻，我還沒出嫁，我吃了鷄腿之後就要上花轎了。」

南丹青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道：「娘，您眞的都忘了不成？妳的丈夫是『快刀南雅堂』，妳生了個兒子叫南丹青，他就是我，後來爹被人殺死了，妳帶着我回龍潭的娘家，是不是？」

南夫人嗤之以鼻道：「哼，你別想騙我，我才不上當呢！我的兒子，只有這麼大……」

她用手比了比六七歲孩子的高度，接着道：「他長得好看，才不像你這個樣子，你是騙子！你打我打得好痛，我恨你，我恨你！」越說越氣，突然揚起油膩的手往南丹青的面上抓去！

仗劍覓仇踪

南丹青握住了她的手腕，眼淚不停的流下，說：「娘，您用心的想一想，我確是您的兒子南丹青，我離開您已十二年了，所以我現在已長了這麼大！娘，您再仔細的看一看，想一想，我的的確確是您的兒子南丹青，您一直在找我，怎麼現在又不認我這個兒子了？」

南夫人充耳不聞，繼續吃着鷄腿。

南丹青原以為母親見到自己後，精神便會恢復正常，這時看她毫無「起色」，眞是五內如焚，肝腸欲裂，眼淚不禁又如斷了綫的串珠。

魯雷道：「大少爺，令堂病已多年，我看一時是好不了的，目前唯一的法子是讓她過好日子，一面找大夫醫治，說不定慢慢就會好起來的。」

南丹青只得收淚站起道：「魯兄可否帮小弟一個忙？」

魯雷忙道：「南大少爺說的甚麼話，我是令尊的徒弟，令堂是我的師母。這些

年來，我因不知她是師母，所以沒有照顧她。我說句老實話，我自知不是個甚麼了不起的人物，頂多是個地頭蛇而已，但是我可是懂得知恩報恩，大少爺你要甚麼只管吩咐一聲，只要是我辦得到的，無不從命！」

南丹青道：「小弟想在魯兄的武館中借住幾天，延醫為家母治病，能醫好便罷，否則再作長久之計。」

魯雷點頭道：「正該如此，大少爺若是看得起我，只管在這裏住下來。」

南丹青問道：「魯兄有家眷麼？」

魯雷道：「有的，拙荊就在裏面，她替我生了兩男兩女，最大的，今年已十六歲。」

南丹青道：「家母在此期間，要請大嫂多多幫忙，因為有些事情只有婦女才能處理。」

魯雷道：「這個當然，我會叫拙荊悉心照顧令堂，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好了。」

× × ×

一幌過了半個月。

南夫人雖經延醫悉心治療，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樣流落街頭，捱餓受凍。但是仍然沒有多大改變，時笑時哭，即使在南丹青面前，她也還在喃喃呼喚着：「兒啊！兒啊！你在哪裏？你找得娘好苦呀！」

於是，南丹青作了一個決定。

他告訴魯雷，決定帶着母親離開。

「哪裏去？」

「尋找殺父仇人。」

「帶着令堂？」

「是的。」

「這怎麼成呀？」

南丹青以堅定的語氣道：「魯兄，你該已看得出家母的病一時難以痊癒，既然如此，我們母子在此居住絕非長久之計，所以小弟決定帶着家母四處去尋找殺父仇人。」

魯雷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你就是要去尋找殺父仇家，也不能帶着令堂一起去呀！」

南丹青道：「魯兄，小弟發誓從今以後絕不再離開家母一步！」

魯雷道：「可是……」

南丹青截口道：「魯兄聽我說吧，由於我不知殺父仇家是誰，要找到他絕非一朝一夕可能完成之事，說不定要花好幾年的工夫，所以必須帶着家母一起走，也許朝夕相處，會使她的精神恢復正常，萬一不能，做為她的兒子，我也要盡盡這份孝心。」

魯雷道：「對，我了解你的意思，可是令堂目前這種情況，你帶着她四處奔波豈非很不方便？」

南丹青道：「不會，她喜歡坐轎子，我就買一頂轎子讓她乘坐。」

魯雷一怔道：「轎夫呢？」

南丹青道：「這就要請魯兄幫忙了，小弟希望雇兩個轎夫和一個婦女，不知道魯兄能不能替小弟找到這麼三個人？」

魯雷表示困難道：「這恐怕不容易，誰願意長期侍候一個……」

南丹青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小弟可以每月給他們每人二十兩銀子的酬勞。」

二十兩銀子的確是一筆很優厚的酬勞，相當於一個轎夫半年的收入。

「怎麼樣？」

「好，我替你去找找看。」

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利，不到半天，魯雷已找到了兩個轎夫和一個中年婦人；他們都表示願意受雇半年試試；一問之下，原來兩個轎夫都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鰥夫，而中年婦人是個寡婦，原在龍虎武館打雜，經魯雷一慫恿，就答允了。

兩個轎夫，一個叫羅漢脚，一個叫陳七，中年婦人叫蘇大嫂，年紀都沒超過五十歲，身體壯健，力足長途跋涉。

雙方說定之後，魯雷就陪着南丹青去買了一頂輕便小轎及一切日用品。

這天晚上，魯雷進入南丹青的房裏，把一包銀子交到南丹青手裏，說道：「大少爺，這是兩百兩銀子，算是我對師父的一點孝心，你一定要收下。」

南丹青從北雁蕩山下來時，身上只帶了一百多兩銀子，心中正在為今後的花費發愁，故沒有推辭，只說道：「謝謝，不過將來小弟一定要還。」

魯雷道：「大少爺這麼說就太見外了，我們不是外人呀！」

南丹青道：「我知道，但是這半個月來，魯兄對我們母子已付出太多了，魯兄已經盡到了應盡的道義，小弟不能再接受你的贈與，不過這些話現在說了都沒用，總之一句話，小弟若是不死一定會還！」

魯雷道：「好啦！此事以後再說，現在我想問你一句話：你打算怎麼去尋找殺父兇手？」

南丹青道：「四處打聽，只要打聽得某人使用鯊魚劍，就去找他。」

魯雷道：「你不能武斷使用鯊魚劍的人就是你的殺父仇人呀！」

南丹青道：「當然，小弟會謹慎追究，絕不誤傷無辜。」

魯雷道：「在我們江蘇一地，我就知道有兩個人使用鯊魚劍。」

南丹青神色一振，急問：「他們叫甚麼？」

魯雷道：「這兩人都是綠林人物，一個名號叫『吃人鯊白劍虹』，一個叫『紅狠柳上飛』；前者已洗手退隱，聽說住在海門附近的麒麟鎮——」

「他多大年紀？」

「大約四十多歲吧。」

「紅狠柳上飛呢？」

「他在淮陰以東一帶出沒，也是四十多歲的年紀，是個獨行大盜。」

「當年殺害家父那人年約三十出頭，十二年後的今天，正好有四十多歲……他們武功如何？」

「都很了得。」

「好，我就先去找這兩人！」

× × ×

次日，南夫人穿得整整齊齊的上了轎子，由羅漢脚和陳七抬着，在南丹青和蘇大嫂陪伴下離開了龍虎武館，離開了金陵，踏上「征」途。

這將是一段無法預計的漫長的路程，所以南丹青並不急迫，他交待羅漢脚和陳七不必走快，因為他不知道殺父兇手是那一個，他只能一個一個去查，一個地方一

個地方去打聽，在這種情況之下，所費的時間少則數月，多則數年或甚至數十年，因此沒有急着趕路的必要，他要做「龜兔賽跑」中的那隻龜——慢慢的走，但一定要走到終點！

他的第一個對象是那個已金盆洗手的吃人鯊白劍虹，因為其人定居在麒麟鎮，容易找到。

由金陵到麒麟鎮，全程約三百多里，他打算在八天之內到達。

一路上，南夫人居然很安靜，不停的在轎中唱山歌，一副自得其樂之狀，這也許因為他已吃得飽穿得暖，又喜歡乘轎子之故吧？

可是，這天才離開金陵走到明孝陵附近，就碰到麻煩事了。

有兩個江湖人物忽然在路上出現，像擋路煞神一樣擋住了去路！

這兩人，一個是相士打扮的中年人，一個是模樣極為妖冶的艷婦。

相士手擎一幟，上書「鐵口直斷」四個大字，雖然五官端正却透着幾分邪氣。

美艷婦人手抱琵琶，像個賣唱的，臉上一直掛着嫵媚的笑容。

他們並肩站在路中央，不讓南丹青過去。

南丹青覺得很奇怪，因為他斷定對方二人絕非翦徑賊，而且此處並非荒僻之地，即使是翦徑賊也不敢在此公然搶刦行人，其次自己剛剛下山，可說沒得罪過甚麼人，為甚麼會有人前來尋釁？

他向他們拱拱手，道：「二位請讓路好麼？」

美艷婦人微微一笑道：「不好！」

南丹青道：「有何指教？」

相士含笑接口道：「山人要替你看個相。」

南丹青道：「抱歉，小可對看相沒有興趣。」

相士輕笑一聲道：「你非看不可，看了可知道你的吉凶壽夭富貴貧賤，也就知道如何避凶趨吉，對你豈非大益？」

南丹青不想惹事，他回頭示意羅漢脚和陳七歇下轎子，然後回對相士問道：「看一次相要幾個錢？」

相士道：「不一定，山人替人看相，有時索價甚高，有時不要一分錢，全看對方運氣的好壞而定。」

南丹青道：「小可出不起高價錢，一二兩銀子倒還拿得出手。」

相士道：「山人不要你半分錢。」

南丹青道：「那你就看吧。」

「尊姓大名？」

「南丹青。」

「貴庚？」

「二十歲。」

「生辰八字？」

南丹青胡謅了一個給他，他就煞有介事的開始掐指推算起來，然後又看南丹青的五官，一會之後，忽然驚呼一聲道：「糟了！」

南丹青道：「怎樣？」

相士道：「大凶！大凶！」

南丹青耐着性子道：「請道其詳。」

相士道：「你今天大刦難逃，命當該絕！」

南丹青一哂道：「甚麼緣故？」

相士道：「因為半個多月前你老弟做錯了件事。把山人一個好朋友打傷了。」

南丹青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禁冷笑：「你說的是『無腸公子簡丕仁』？」

相士點頭道：「正是，他現在還躺在床上。」

南丹青道：「那是他咎由自取，無端尋釁，而且出手太毒辣，小可為求自保，只好傷了他。」

相士搖頭幌腦道：「可是出手未免太狠了些，他這輩子可能無法再練武了。」

南丹青皺了皺眉頭道：「二位，有句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要是二位也想無理取鬧，只怕會跟他一樣呢！」

相士哈哈笑道：「山人鐵口直斷，你小子今天在刦難逃，死定啦！」

南丹青心中忽然起了强烈的憎惡，他想不通江湖上為何常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甲發現乙武功高强，就向乙挑戰，然後不論何方失敗或傷亡，雙方就此結下了樑子，父親就是這樣死的。這種爭强鬥勝之風，為甚麼如此之盛？

——無腸公子簡丕仁逼着自己比武，他敗了，受傷了，於是他的朋友找了上來，要殺自己為友報仇，這算甚麼道理呢？

——這樣的糾紛如何了？難道自己一定要被擊敗而受傷或死亡才算合理麼？

他就是想到這些而產生起强烈的憎惡，當下冷冷問道：「不能善了？」

相士道：「不能！」

南丹青道：「那麼，能否答應小可一項要求？」

相士道：「說說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要求合理，山人一定答應。」

南丹青道：「你們只要有本事，可以把小可殺了，但轎中人是家母，她有病在身；那兩個轎夫和那位蘇大嫂是小可在金陵雇用的，可說都是局外人，你們能不能答應不傷害他們三人？」

相士點頭道：「可以。」

南丹青拱手道：「謝謝，現在要怎麼解決，小可領教便是。」

相士轉顧美艷婦人笑問道：「琵琶娘子，咱們兩個誰先上？」

美艷婦人吃吃脆笑道：「當然由奴家先上，因為簡丕仁是奴家的姘夫呀！」

說畢，手抱琵琶姍姍移前三步，和南丹青面對面的站着，這個女人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均極輕浮，給人一種「騷到骨子裏」的感覺！

南丹青道：「這位女士如何稱呼？」

美艷婦人笑道：「人家都叫我琵琶娘子，不過奴家這琵琶可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那種琵琶，而是『琵琶別抱』那種琵琶。」

琵琶別抱，謂婦人再醮之意，這女人與無腸公子簡丕仁既只是露水夫婦，那麼她的「琵琶」分明就是「人盡可夫」了！

南丹青道：「女士要為無腸公子報仇，無可厚非，不過小可話先講在前頭，小可為了自衛，出手只怕不易控制，要是傷了女士……」

琵琶娘子嬌笑一聲道：「不要客氣，奴家與人動武，從來也不懂得客氣。」

南丹青道：「既如此，請發招吧！」

他解下包袱，取出長劍，將包袱扔在一邊，然後拔劍出鞘。

琵琶娘子面色微變，因為她發現南丹青拔劍的動作很漂亮，經驗告訴她這種人的劍術必非常可怕，是罕見的勁敵。

其實，她和那相士早已從無腸公子的口中知道南丹青武功驚人，但他們不信邪，因為他們三人在武林中的名氣相當大，已有很多年來未遇敵手，所以才決定來找南丹青較量較量。

如果他們知道南丹青是佟熊的傳人，那麼就是打死他們，他們也不敢來的。

幸好他們不知道南丹青的師承，因此琵琶娘子雖已發現這一仗不好打，仍有勇氣一試；她揚了揚蛾眉，吃吃嬌笑道：「小老弟，奴家開始行道的時候，你還在流鼻涕，按照江湖的規律，還是讓你先動手吧！」

南丹青冷冷一哂，道：「小可絕不先動手。」

琵琶娘子道：「為甚麼？」

南丹青道：「因為師出無名。」

「好，奴家先來！」

話聲一落，手中的琵琶已揮了出去！

她的琵琶初看與一般琵琶並無兩樣，但仔細一看，就可看出有很大的不同，原來，她的琵琶是鐵製的，只是塗上木色而已。

她隨手一揮，帶出一股凌厲的勁風，顯見其功力之强！

南丹青知道這種以琵琶當作武器的女人最要當心，因為它不止是一件武器，而且是一種可以發射暗器的東西。他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不使母親等人受到傷害，決定速戰速決！

他容得她的琵琶接近面門之際，才退開一步，一劍點出。

這一劍看雖很平凡，可是却造成了很不平凡的效果，只聽「叮！」然一響，琵琶娘子的琵琶好像不是被劍尖點中，而像是被一條挾着千斤力道的巨木所撞中，她的琵琶登時向上揚起，人同時「登登登」的顛退了三步！

次瞬間，南丹青的劍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抵上她的咽喉！

琵琶娘子呆了！

她做夢也想不到，只不過一招之間，自己就已被制住，這少年究竟是人？是鬼呀？

一旁的相士一見此情，立刻一抖手上那方「鐵口直斷」的白布幟，抖下了白布，變成一支長槍，大喝一聲，欺身吐槍刺出！

他的動作很快，豈知眼看長槍快要刺中南丹青的腰部之際，前進的槍忽然不再前進了。

槍頭已被南丹青的左手握住！

「撒手！」

一聲喝叱，相士不但應聲撒手，而且好像受到一股從槍桿透過去的無形巨力所衝擊，整個人一連顛出了七八步！

他失聲驚叫道：「隔山打牛！隔山打牛！這小子會隔山打牛的功夫！」

「隔山打牛」是一種最上乘的武功，也是一種最難練成的武功，誰要練成這種武功，他在武林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位武學宗師了。

南青丹今年才二十歲，却已練成了這種神功，怎不令他大吃一驚？

這一來，琵琶娘子更是胆寒了，她在相士驚叫聲中迅速後退，可是一連後退四五步，竟仍未擺脫南丹青的劍尖，南丹青的劍尖依然抵在她的咽喉上！

她臉色一陣蒼白，不敢再動了。

那相士忽然縱身向轎子飛撲過去。

南丹青大怒，厲聲道：「你敢！」

相士的手已探入轎中。

他本已承諾不傷害南丹青的母親，但因南丹青武功高得嚇人，他情急之下，只好不顧一切了。

但就在此際，南丹青忽然已到了他身後，左手搭上了他的右肩，一下子將他的身子扳轉過來，一下子長劍已刺入了他的腹部！

「啊！」

相士叫了一聲，登時目瞪口呆。

他目光中充滿了驚奇，似乎說甚麼也不相信南丹青會有如此神速的身法，竟能在一瞬間趕上自己。

可惜他也沒有機會得到解答，他的目光很快就消失，瞳孔很快就放大，要不是南丹青的長劍還留在他體內，他早已倒下去了。

琵琶娘子臉色更加慘白，她好像見了鬼一般，恐懼的一步一步往後退，退出了幾步後，然後轉身沒命也似的跑了。

南丹青沒有去追她，他把相士架到遠離道路的偏僻之處，才抽出刺在他腹部的長劍，拭淨劍上的血漬，納劍歸鞘，走了回來！

蘇大嫂和二轎夫早已嚇得面無人色，呆若木鷄。

南丹青見轎中的母親無事，心頭大寬，便向他們三人笑道：「別怕，這種事情以後可能常常會發生，不過你們放心，我會應付得很好，絕不使你們受到傷害。」

蘇大嫂口吃着道：「可是……可是你殺……殺了人哪！」

南丹青笑容一斂，換上憤怒的表情道：「我並不想殺人，我一開始就要求他們不要傷害家母和你們三人，可是那傢伙違背了承諾，他竟然要傷害家母，這種卑鄙無恥下流的人，留他不得！」

他真的很憤怒，母親已經遭受了很多年非人的生活，他對母親有着無盡的虧欠，所以誰要想傷害他的母親，他就要殺人，來一百個就殺一百個！

× × ×

轎子又上路了。

曉行夜宿，平安無事的走了四天，第五天早上從江陰渡過長江，中午在一處名叫斜橋的鎮上歇了個把時辰，然後繼續上路。

不料出鎮不久，於行經一座竹林之際，忽見從竹林中竄出七個巨人，前面四個，後面三個，截住了他們的前後路！

這七個巨人，身高都在七尺以上，個個生相兇悍，體健如牛，一律穿着豹皮製成的短衫，光着兩條胳臂和兩條毛茸茸的大腿，脚下繫着同樣的草鞋，所不同的是手上的兵器，有雙板斧，南瓜鎚，鍊子槍，丈八蛇矛槍，盤龍鐵棍，流星鎚，砍山

刀，幾乎都是重兵器。

人高兵器重，不用說個個都有一身神力了！

南丹青心中暗暗吃驚，他雖然初出江湖，當今的武林高手可說一個不識，但他却知道這七個巨人是誰，因爲他師父佟熊曾經向他提起過這七個巨人。

這七個巨人有個名稱叫「綠林七巨神」，不但武功高強，且有一身驚人的神力，在武林道上的名氣非常之大。

他們頭腦簡單，却心狠手辣，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數十年來從未受到挫折，因爲他們七人聯手天下無敵！

南丹青想不通自己的運氣爲甚麼這樣壞，下山不久就碰上了這七個頭痛人物，尤其是身邊有個母親須要保護的時候，遇上這七巨人可眞是棘手極了！

他環掃他們一眼，見他們滿面敵意，心甚不解，當下拱拱手道：「來者莫非是綠林七巨神？」

手執丈八蛇矛槍的巨人發出如焦雷般的聲音道：「不錯，俺是賽張飛馬猛！」

使雙板斧的接着大聲道：「鬼斧程咬銀！」

使南爪鎚的道：「黑煞神郝大石！」

使鍊子槍的道：「滿天星岳三多！」

使盤龍棍的道：「一條龍楊廷和！」

使流星鎚的道：「跳山虎王將！」

使砍山刀的道：「一塊鐵鄒元標！」

南丹青好像聽到了七響脆雷，耳鼓被震得嗡嗡作響，不過他仍很鎮靜的問道：「七位擋道，所爲何來？」

賽張飛馬猛一頓丈八蛇矛槍，厲聲道：「要你小子的命！」

南丹青道：「理由是甚麼？」

馬猛滿面怒容道：「因爲你罵咱們『綠林七巨神』是七個小娃娃，你說只要用一隻手就可把咱們七人揉死，像揉死七隻螞蟻！」

南丹青一怔道：「你聽誰說的？」

馬猛道：「琵琶娘子！」

南丹青不禁苦笑道：「原來是她，她的話你們怎麼能信呢？」

馬猛又一頓丈八蛇矛槍道：「俺甚麼人的話都不信，就只相信她的話！」

南丹青訝然道：「爲甚麼？」

馬猛道：「因爲，俺喜歡她！」

南丹青爲之啼笑皆非，道：「只因爲你喜歡她，所以她說的話你都相信？」

馬猛重重的把頭一點道：「不錯！」

南丹青道：「她喜歡你麼？」

馬猛道：「不喜歡。」

南丹青啞笑道：「這豈非是剃頭担子一頭熱？」

馬猛道：「等俺一槍刺死你，就可變成兩頭熱了！」

南丹青道：「她要你們來殺我，殺死了我，她就願竟嫁給你？」

馬猛又重重的一點頭道：「正是這個意思！」

南丹青道：「你有沒有想到她是在騙你？」

馬猛道：「她過去已經騙過俺二十多次了。」

南丹青道：「那你爲甚麼還要聽她的話？你殺了我後，她也一樣不會嫁給你的呀！」

馬猛道：「不打緊，她再騙俺一百次，俺也不會生氣。」

南丹青道：「因爲你喜歡她？」

馬猛道：「對！」

南丹青道：「你們『綠林七巨神』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怎可如此是非不分？」

馬猛環目一瞪道：「少廢話，你納命來吧！」

丈八蛇矛槍一掄舞，做勢便要衝刺過去。

南丹青擺擺手道：「慢着，我還有一句話要說，說完再打不遲。」

馬猛喝道：「好，有屁快放！」

南丹青道：「你們可以殺我，但請勿傷害家母和他們三人，好麼？」

馬猛道：「可以！」

南丹青道：「一言爲定？」

馬猛道：「當然！」

南丹青解下背上的包袱，拔劍在手道：「你們是一個一個來或一起上？」

馬猛居然很坦白：「俺先試試，要是不成，再一起上！」

話聲甫落，槍已刺出，猛烈已極！

對付長兵器宜近身攻擊，南丹青自然懂得這訣竅，所以他在對方的長槍刺出之際，不退反進，避過槍鋒，揉身欺上，運劍點出。

這些動作，他是在一瞬間完成的，幾乎是馬猛的長槍才刺到中途，他的劍已點近馬猛的胸口！

馬猛吃了一驚，急忙拖槍躍退，再一振長槍，快速的刺出三槍。

別看他頭腦簡單，動起手來眞不含糊，的確不愧是綠林道上響噹噹的人物。

南丹青身形連續閃動，幾乎是使盡渾身解數才避開他的三槍，然後他一把抓住槍桿，再揮劍劈出！

雙方搏鬥，一方的兵器如被另一方抓住，此時只有趕快丟掉兵器才能自保，但馬猛却不是如此，他威猛眞是賽過張飛，只聽他「嘿呀！」吼叫一聲，手中長槍猛可一抬——

南丹青頓如遇上一股可怕的龍捲風，整個人一下被抛上四、五丈高空！

「嘿呀！」

馬猛又一聲大吼，丈八蛇矛槍一抬，對着空中的南丹青連續吐出，勢如靈蛇吐信！

好個南丹青，不愧是名家弟子，雖然一時失手，被對方的驚人神力抛上空中，但仍能臨危不亂，身在空中長劍可沒閒着，迎着攻上來的丈八蛇矛槍展開巧妙的化解。

一陣金鐵交鳴的銳響之後，但見空中的南丹青忽然向旁飛竄出三丈有奇，輕靈如燕的一掠落地！

鬼斧程咬銀喝采道：「好！他奶奶的，這小子眞不簡單呀！」

南丹青雙脚一落地，突如脫弓之箭，倏然射近馬猛身邊，長劍一口氣攻出七招神奇而凌厲的劍法！

馬猛以槍格擋，他的丈八蛇矛槍是鐵打的，自以爲可以擋住南丹青的攻勢，不料擋到第七劍時，他的丈八蛇矛槍忽然已一斷爲二。

他不禁一呆。

這一呆就給了南丹青一個好機會，南丹青的劍一招「玉笛橫吹」，從他左腿上如電劃過。

刹那問，他的腿上皮開肉綻，鮮血飛濺，他大叫一聲，仰身栽倒，跌了個四脚朝天！

南丹青並沒有繼續痛下殺手，收劍而立。

馬猛大叫道：「上！上！大夥兒一起上啊！」

鬼斧程咬銀、黑煞神郝大石，滿天星岳三多，一條龍楊廷和，跳山虎王將，一塊鐵鄒元標六人六件兵器立刻一擁而上！

他們個個力大無窮，而且兵器有長有短，一旦發動聯手圍攻，其威力是非常可怕的，南丹青招架了幾招後，一條右臂已被震得發痠發麻。

他知道無法在他們六人的聯攻之下取勝，當下使了個巧妙的身法竄出圈外，緊接着反手一劍掃向黑煞神郝大石的雙脚。

黑煞神郝大石反應眞快，身形一側，右手的南瓜鎚已然迎上南丹青的長劍，只聽「叮！」的一聲，火星迸飛，南丹青當場被震退三步。

鬼斧程咬銀的雙板斧跟着如影隨形而至，橫砍直劈，殺着連施！

傳說程咬金的三板斧非常厲害，而這個程咬銀竟也不讓程咬金專美於前，一上來的幾招斧頭不但凌厲無比，而且神奇絕倫，斧影翻動問，就如一襲魚網將南丹青整個人網住了。

南丹青身形就地連翻，勉強躲過了對方的一陣猛攻，最後使了個懶驢打滾才擺脫了對方的攻擊，但是滿天星岳三多的鍊子槍又跟着攻到，像雨點般射出……他又被困入了核心。

一般情形，打不過可以逃走，但南丹青却不能跑，因爲他有一個母親要保護，說甚麼也不能丟下母親不管而單獨逃走，所以他只有奮勇而戰。

綠林七巨神除了賽張飛馬猛因受傷無法再戰之外，六人就這麼輪流攻擊，鍊子槍過了是南瓜鎚，南瓜鎚過了是盤龍鐵棍，盤龍鐵棍過了是砍山刀；由於他們都有一身神力，故每一招攻出都挾着銳不可當之力，南丹青不敢與他們碰硬的，儘量避實擊虛，但這種打法難免受到拘束，無法發揮本身的長處，故打了約莫一刻時後他已感到筋疲力竭，自覺無力支持下去了。

——難道自己就這樣犧牲在這綠林七巨神的手裏？不！這太不值得了！我不能死，我要奉養母親，我還要報殺父之仇，我怎可死在這六個混球的手裏？

一念及此，他突然一聲長嘯，奮起餘勇展開强烈的反擊，長劍如電連閃，連續使出幾招殺手鐗。

「哎呀！」

滿天星岳三多怪叫一聲，頓足暴退，原來他的右臂已被砍中，血如泉湧，不能再戰了。

南丹青一招得手，精神大振，當下繼續展開搶攻，但五巨神見兩個同伴先後傷在南丹青的劍下，不禁怒氣狂湧，也展開瘋狂攻擊，四肢發達的人，頭腦大都較爲簡單，這種「簡單」也可解釋爲「愚蠢」與「固執」，所以一旦發了狂，就會奮不顧身的攻出，其威力也就非常可怕了。

這一來，南丹青又落了下風，漸漸的連想採取守勢都覺力不從心。

「噹！」

驀地一聲響，他的長劍被一條龍楊廷和的盤龍鐵棍擊中，長劍應聲脫手，飛上空中！

南丹青急忙就地一滾，從一塊鐵鄒元標的脚下竄過，居然脫出了包圍圈子。

「哪裏走！」

五巨神喝叱聲中，一齊追撲而上，雙板斧，南瓜鎚、盤龍鐵棍、流星鎚、砍山刀紛紛攻了上去。

就在這時，意外的變化發生了，只聽黑煞神郝大石和跳山虎王將大叫一聲，仰身倒下，跟着身子縮成了一團，狂呼狂叫起來！

原來，他們兩人中了暗器，同時被兩把飛刀射中膝蓋。

是南丹青發出的暗器麼？

不是！

是另一個人！

這個人是甚麼時候出現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郝、王二人中了飛刀，大家才看見他站在現場附近。

他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濃眉大眼，相貌十分威武，怪的是竟作文士打扮，穿着一襲長布衫，看上去有些不倫不類。

他含笑站在那裏，態度好悠閒。

鬼斧程咬銀環目一瞪，厲叱道：「是你發出的飛刀？」

中年人頷首道：「正是。」

程咬銀大怒道：「報上名來！」

中年人微笑道：「我只有一個外號，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程咬銀怒氣狂湧，大吼一聲，躍身撲上，手上一對板斧沒頭沒臉的劈了過去。

中年人手無寸鐵，却毫無懼色，只見他上身左偏右偏，很輕易就避過程咬銀的攻擊，一面還笑着道：「聽說你程咬銀的三板斧比程咬金的三板斧還厲害，我看也不過如此呀！」

忽然抽冷子側身踢出一脚，「砰！」的一聲，結結實實踢中程咬銀的腰部，把他踢得顛出好幾步！

南丹青看了暗暗喝采，就在此際，一條龍楊廷和一塊鐵鄒元標又已攻上，盤龍鐵棍和砍山刀一左一右颯然劈至，南丹青一掠竄開數丈，檢回自己的長劍，再與他們鬥成一團。

一對二，壓力減輕許多，情況就不一樣了，未幾已佔了優勢，反將對方二人迫得節節後退。

中年人以遊戲的姿態與程咬銀鬥了一會，忽聽他大喝一聲：「撒手！」一掌切中程咬銀的右手腕，程咬銀的一把板斧頓告落地！

「再撒手！」

一脚飛起，程咬銀的另一把板斧飛上天去了。

「吃我一拳！」

中年人一拳擊出，正中程咬銀腹部，登時打得他「喔！」的叫了一聲，抱腹顚退下去。

與此同時，南丹青也已得手，一劍刺

中楊廷和的右腿，同時使了個巧妙的腳法將鄭元標絆倒在地，再一劍刺中他的小腿肌肉。

綠林七巨神就此全數受傷倒在地上。

南丹青透出了口氣，轉身要向那中年人道謝，不料只一眨眼間，中年人已失去蹤跡，不知所蹤了。

他不禁一呆，立刻開聲道：「朋友，感謝拔刀相助，請現身一敍如何？」

四野寂寂，聽不見中年人的回答，眞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神秘極了！

南丹青心知武林中，有些高手常有這種作風，來無踪去無影，不求聞達，不喜沽名釣譽，故也不再喊叫，當下回對綠林七巨神道：「你們七人惡名昭彰，本該處死，姑念你們愚蠢無知，放你們一條生路，下次若再犯在我手裏，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馬猛怒道：「小子，你別得意，要不是來了個混賬東西，你已經完蛋了！」

南丹青寒臉走了過去，道：「你說甚麼？」

馬猛倔强地道：「你有種就殺了俺，否則俺傷勢一癒，還要再找你！」

南丹青問道：「我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馬猛道：「琵琶娘子要俺殺你，俺就要殺你，就是這麼回事！」

南丹青道：「你眞的喜歡她？」

馬猛道：「是呀！」

南丹青道：「眞可惜……」

馬猛道：「可惜甚麼？」

南丹青道：「可惜琵琶娘子，只有一個。」

馬猛道：「琵琶娘子當然只有一個，你這不是廢話麼？」

南丹青道：「你難道不知道她已嫁人了！」

馬猛瞪起眼睛吼道：「你胡說！」

南丹青道：「不是胡說，我親眼看見她和無腸公子簡丕仁睡一個房間，我還聽見琵琶娘子在房中笑着說：『笑死奴家了，馬猛那個渾小子居然想吃天鵝肉，他給奴家洗腳都不配呢！』……」

馬猛氣得七竅生烟，怒罵道：「你個鬼崽子胡說八道，亂嚼舌頭，看俺不宰了你！」

他抓槍欲起，可是身子一動，腿上的傷口又大量湧出血來，嚇得他扔掉長槍，雙手緊緊揑着大腿，他雖然頭腦簡單，總算知道流血過多會死掉，因此不敢再逞强亂動了。

南丹青收劍入鞘，笑了笑道：「我要走了，今後希望不要再見到你們這七個大傻瓜！」

他示意羅漢脚和陳七抬起轎子，領路向前走去，轎中的南夫人對於剛才那場劇烈的打鬥視如不見，一直不停的唱着山歌，現在還在唱着：「街上銅鑼響噹噹，賣的東西樣樣香，哥哥弟弟聽我講，別在大街買了嚐，冷一口，熱一口，吃到肚裏眞難受……」

×　×　×

到了第八天的午後，終於抵達了麒麟鎭。南丹青在鎭上四處打聽，竟無一人知道「吃人鯊白劍虹」，都表示鎭上沒這個人。

——莫非魯雷的消息不確，吃人鯊白劍虹不住在此鎭？

——對了，他已隱姓埋名，因此才無人知悉……這可怎麼辦啊？

轎子經過一家酒館，南夫人忽從轎中跳出來叫道：「我餓了，我要吃東西！」

南丹青怕她吵鬧不好看，對她一直百依百順，忙道：「好，我們去吃東西。」

他命羅、陳二人歇下轎子，五人一起進入酒館，揀了個座頭坐下來。

叫來三菜一湯，五人圍坐而食，南夫人經過了二十幾天「養尊處優」的日子，吃相已不像以前那樣難看，變得文雅多了。她一邊吃一邊瞄着南丹青直笑，好像很喜歡南丹青，說道：「喂，小兄弟，你對我眞好，可惜你不是我的兒子。」

南丹青說道：「娘，我眞是您的兒子呀！」

南夫人搖頭道：「不是！不是！我的兒子沒你這麼大，他只有這麼大……」

她又比了一個七、八歲小孩的高度，接着嘆了口氣道：「我要去找他，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他的。」

蘇大嫂忍不住道：「妳說說，妳兒子叫甚麼名字？」

南夫人道：「南丹青！」

蘇大嫂一指南丹青笑道：「他就是南丹青嘛！」

南夫人又搖頭道：「他不是，我兒子沒他那麼大，他只有這麼大……」

她又用手比了個高度。

蘇大嫂問道：「妳兒子離開妳有多久了？」

南夫人道：「我不知道，我已不記得了。」

蘇大嫂道：「我告訴妳，妳兒子離開妳已經十二年了，十二年前他那麼小，十二年後他就有這麼大了呀！」

南夫人還是搖頭。

這時，陳七忽然輕輕碰了南丹青一下，並以目示意，要他回頭看。

南丹青回頭一看，正見一個中年人施施然走入館子，那人好像沒發現南丹青五人，一入館子，就在靠門的一個小座頭坐下來。

他，正是那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

南丹青大喜，立刻起身過去，拱手一禮道：「這位兄台，還認得小可否？」

中年人一楞，繼之微微一笑道：「你……怎麼也到了這裏？」

南丹青道：「麒麟鎭，是小可的目的地。」

中年人道：「哦？」

南丹青一揖道：「那天若非兄台出手相助，後果必不堪設想，援手之恩，先此致謝。」

中年人笑道：「小事，不足掛齒。」

這時已有伙計上來招呼，他很客氣的向中年人問道：「拜爺，您吃些甚麼？」

中年人道：「隨便吧。」

伙計退去後，南丹青便在他對面坐下，拱手道：「小可姓南，賤名丹青，請問兄台貴姓大名？」

中年人說道：「拜，拜神的拜，名無爲。」

南丹青道：「本地人？」

拜無爲道：「是的。」

南丹青道：「拜兄武藝高强，那天擊敗程咬銀眞如摧枯拉朽，眞令小弟欽佩萬分。」

拜無爲笑了笑道：「那裏，老弟的身手才叫人佩服，普天之下能鬥『綠林七巨神』而不敗者；以老弟爲第一人！」

南丹青謙遜道：「拜兄誇獎了，要不是拜兄及時出手相助，小弟早已血濺五步矣。」

拜無爲看看那邊座頭上的南夫人，壓低聲音問道：「那位夫人是……」

南丹青道：「是家母，她精神有些失常。」

拜無爲一哦，肅容道：「爲何精神失常？」

南丹青道：「受了刺激。」

拜無爲見他沒有進一步解釋，也就換了個話題問道：「老弟來此有何貴幹？」

南丹青道：「找一個人，他的名號叫『吃人鯊白劍虹』。」

拜無爲面色微變，目光炯炯的凝視着他道：「吃人鯊白劍虹？你找吃人鯊白劍虹幹麼？」

南丹青道：「追究一件事。」

拜無爲追問道：「甚麼事？」

南丹青沉吟有頃，才據實說道：「十多年前，家父被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所殺，當時小弟年僅七歲，不知其人爲誰，最近小弟聽說白劍虹的兵器也是鯊魚劍，所以小弟要找他問一問。」

拜無爲注目問道：「你認爲白劍虹就是殺死令尊之人？」

南丹青道：「不，小弟只想找他問一問，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雖不多，但相信也不只他一人——拜兄知道白劍虹住在哪裏麼？」

拜無爲沉思了半晌，才點頭道：「知道！」

南丹青大喜道：「可否賜告？」

拜無爲以堅定的語氣道：「不能！」

南丹青一怔道：「爲甚麼？」

拜無爲道：「因爲我對他很了解，他以前雖然幹了不少壞事，但後來已改邪歸正，確確實實的在重新作人，我不希望他受到騷擾。」

伙計端上酒來，南丹青等伙計走了後，才說道：「小弟只想找他問問，如果他不是殺害家父之人，小弟也絕不會爲難他的。」

拜無爲開始飲食，邊吃邊問道：「令尊大名如何稱呼？」

南丹青道：「南雅堂，外號『快刀』，世居蘇州；當年老父在蘇州一地名氣不小，以致常有人去找他比武，他就是死在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的劍下。」

拜無爲道：「比武難免會傷亡……」

南丹青道：「對，但雙方既無仇恨，應該點到爲止，他可以擊敗先父，却不應殺人。」

拜無爲道：「據我所知，殺死令尊之人不是白劍虹。」

南丹青道：「拜兄與他很熟？」

「是的。」

「拜兄肯定他絕非殺死先父之人？」

「是的。」

「拜兄憑甚麼如此肯定？」

「因爲我與他很熟，他幹了甚麼事都會毫無保留的告訴我。」

「此事他未必會說，因爲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確知他未曾幹過此事。」

「即使他不是殺害先父之人，小弟也想見見他，向他打聽一下，拜兄能否幫個忙，安排小弟與他見一見面？」

「這個……」

「請幫個忙吧！」

「好，不過他已退出江湖，不希望有人知道他的住處，一個時辰後，你去鎭外的李公樹下相候，屆時他會在那地方與你見面！」

拜無爲走了。

一個時辰後，南丹青和母親等四人來到了鎭外的李公樹下。

李公樹是一棵梨樹，傳說是一個姓李的老人種植的，具有「前人種樹後人吃」的意義，鎭上居民爲了紀念他，乃命名李公樹。

樹很高大，像一把巨傘撐在地上。

轎子剛歇下，拜無爲就從樹身後面出現，手上提着一個長篋子，行家一看即知那裏面放着一把劍！

南丹青微微一呆道：「拜兄，白劍虹他……沒來？」

拜無爲道：「他來了。」

南丹青道：「在哪裏？」

拜無爲指着自己道：「在這裏！」

南丹青瞪大眼睛道：「你……你就是『吃人鯊白劍虹』！」

拜無爲道：「如今叫拜無爲。」

南丹青爲之目瞪口呆。

拜無爲微微一笑，道：「很意外，是麼？」

南丹青承認很意外，點頭道：「是的，大出意料之外。」

拜無爲道：「我也一樣，我想不到你到麒麟鎭來，竟是來找我的。」

南丹青道：「你眞是白劍虹？」

拜無爲打開那個長篋子，取出一把鯊魚劍扔在地上，說道：「這是我以前使用的武器。」

那的確是一把鯊魚劍，它與一般長劍一樣長，但劍鋒寬闊，形如鯊魚的頭部。

它已生銹，顯然好久沒使用了。

南丹青激動的看着那把鯊魚劍，然後慢慢的把視綫移上拜無爲的臉，道：「你說你不是殺死先父之人？」

拜無爲點點頭道：「是的，我二十二歲出道，三十九歲退出江湖，在那十多年的歲月中，我幹過許許多多的壞事，只沒幹過一種事。」

南丹青道：「那一種事？」

拜無爲道：「找人比武。」

南丹青道：「從來沒有？」

拜無爲道：「沒有！」

南丹青道：「爲甚麼？」

拜無爲道：「因爲那太無聊，我只幹對自己有利益的事，換句話說，那時我不論幹甚麼事都只爲一個目的——金錢！」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血濺海星堡 火併海三爺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飄從郎如鐵手中收到霍十三刀給她的一紙遺書，書中說及她是劉孤零的親骨肉，而海三爺反而是她的殺母仇人。她看了遺書，將信將疑，為了查明眞相，她回海星堡去，海三爺見她回堡，喜出望外，乃大排筵席為她接風。席間，她便拉了孔大媽走到僻靜處，查詢究竟，但孔大媽矢口不吐眞言，海飄無法，以死要挾，孔大媽無奈，正欲開言，却突中暗器，有口難言，臨終前咬指寫了「香香」兩個血字。由於海飄眼見方團身影，便即往找方團質問，方團矢口否認殺人。海三爺聞聲而至，說好說歹，勸開海飄，海飄憤然離開，海三爺示意方團，再去將孔香香殺害。孔香香性命如何，請看下去——

海三爺冷冷道：「還有呢？」

司徒安噓了一口唾沫，道：「還有談談女人……」

海三爺道：「方護法是否曾經離開過這裏？」

司徒安毫不猶豫，立刻就回答：「沒有，完全沒有。」

海三爺放開了手，忽然下令：「司徒安跳升三級，賞銀五百兩。」

海飄道：「為甚麼要賞他？」

海三爺道：「他的回答很爽快，我一向喜歡爽快的人。」

海飄怒道：「但他的說話，未必可以盡信？」

海三爺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妳太疲倦了，早點睡覺罷。」

「孔大媽……」

「妳儘管可以安心，一切自有為父照料。」

海飄遲疑着。

海三爺語氣又再嚴厲起來：「還不回去？難道眞的要惹我生氣？」

海飄面無表情，終於離開了方團，離開了海三爺。

× × ×

海飄離去後，海三爺的目光更深沉。

他忽然對方團說道：「再用五步斷魂針。」

方團道：「殺誰？」

海三爺冷冷一笑，迸出了三個字：

「孔香香！」

（五）

海飄也在找尋孔香香。

但她幾乎找遍了整座海星堡，還是沒有找到孔香香的影子。

她找不見孔香香，却遇見了一個人。

海星堡裏到處都有人。

但她遇見的，却並不是海星堡的人。

她遇見的人，竟然是八腿貓。

× × ×

八腿貓的神態有點慌張。

這也難怪，海星堡本來就是虎穴龍潭，他現在只是仗着一身輕功，才敢闖進這裏來的。

海飄看見了他，不禁嚇了一跳。

「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敢到這裏撒野。」

八腿貓苦笑。

「這裏很危險？」

「當然，難道你以為這裏的守衛都是紙糊的？」

「守衛倒不怕，」八腿貓嘆道：「我怕的是妳。」

海飄冷哼一聲，道：「這裏本來就是我的家，我怕甚麼？」

八腿貓道：「我有一個消息要告訴妳的。」

「快說，別吞吞吐吐。」

「這裏的確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我在這裏固然危險，妳也是一樣。」

海飄一凜。

但她立即道：「我不怕。」

八腿貓道：「我知道妳不怕，但郎帮主很担心妳會出事。」

海飄板起臉孔，冷冷道：「你來到這裏就是要告訴我些這事？」

「不，還有別的消息。」

「快說！」海飄道：「我沒有空。」

八腿貓吸了口氣，緩緩道：「孔香香要見妳。」

衆叛親離

（一）

聽見了「孔香香」這三個字，海飄精神一振。

她本來就是要找孔香香。

她立刻問八腿貓：「她在哪裏？」

八腿貓壓低嗓子，道：「當然不在這裏，她早就知道海三爺遲早要對付她。」

海飄沉着臉，道：「我們現在立刻就離開這裏。」

八腿貓點頭。

突聽一個人沙啞的聲音從他們的背後冷冷響起：「你們走不了！」

海飄冷笑。

「屠滌天？」

「正是區區。」

海飄沉聲道：「你以為自己有本領可以把本小姐留下？」

「區區不敢。」

就在這時候，海三爺的聲音也突然響起。

他冷冷喝道：「把這小子拿下！」

× × ×

聽見了海三爺的聲言，八腿貓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

他立刻狂奔。

但屠滌天絕不肯放鬆，如影隨形般緊追了上去。

海飄冷冷喝道：「姓屠的，你若再纏着他，我可不客氣。」

屠滌天充耳不聞，根本就完全不理睬海飄的說話。

海飄果然不再客氣，飛星劍已發揮了強大的威力。

劍光一閃，有如驚天長虹，直向屠滌天咽喉上射去。

這一劍，絕不留情。

這一劍，絕對是殺人的劍法。

屠滌天冷笑。

雖然他的左臂已斷，但他仍然是那麼驃悍。

而且對自己唯一餘下來的右手，充滿極大的信心。

他相信自己大可以輕而易舉的，就把海飄的飛星劍奪取過來。

但等到劍尖忽然已幾乎刺在他咽喉上的時候，他才發覺極為高明，遠遠超乎自己意想之外。

海三爺也是面色沉重。

海飄現時使用的，絕不是飛星九絕劍法，但威力却比飛星九絕劍高出不知多少倍。

海三爺盯着海飄，眼睛裏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就在這時，屠滌天已死在海飄的劍下了。

（二）

屠滌天向來深藏不露，就連海三爺也不敢輕視他的武功。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海飄的劍，彷彿已化為了神。

神無所不在。

神無所不往。

海飄的劍要刺進屠滌天的咽喉內，結果這把劍就眞的刺了進去。

這一劍刺得太順利，連海三爺都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實在很難相信，海飄可以把屠滌天一劍殺死。

但現在他已不能不相信。

他的臉色一沉，道：「這不是飛星九絕劍。」

海飄點頭，道：「本來就不是飛星九絕劍。」

海三爺道：「這大半年來，妳練成了甚麼武功？甚麼劍法？」

海飄搖搖頭，道：「不知道。」

她並不是說謊，她在地獄裏的師父賀閃山並沒有告訴她練的是甚麼武功，甚麼劍法。

但海三爺又怎能相信海飄的說話？

他冷冷的說道：「妳越來越不像話了，連在父親的面前也不肯說老實話。」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你不是他的父親。」

海三爺臉色一變，突然一掌向西方劈去。

他這一掌竟然施用全力，下手絕不留情。

「蓬」然一聲巨響，一株松樹應聲倒下。

在松樹倒下之際，一條淡黃的人影凌空躍起，赫然正是孔香香。

× × ×

孔香香本已離開了海星堡，但她現在又回來了。

八腿貓一愕。

「妳怎麼又回來了？」

孔香香還未回答，海三爺的聲音已響起：「她回來，是因為她已有了靠山。」

「誰是她的靠山？」八腿貓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道：「莫不是我？」

孔香香嫣然一笑。

「你以為自己是不是我的靠山？」

八腿貓想了想，道：「如果我是妳的

靠山，恐怕我們都會死得很快。」

孔香香道：「你想不想死？」

這一次八腿貓連想也不想，立刻就大搖其頭，頻頻道：「不想，不想，甚麼事情都可以想，想死這種事，我八腿貓從來都沒有想過。」

孔香香道：「你不想死，我也不想死，所以你絕不會是我的靠山。」

八腿貓道：「那麼妳的靠山是誰？」

孔香香一笑，道：「一個你最崇拜的英雄。」

八腿貓目光大亮，脫口叫道：「是郎如鐵？」

孔香香道：「當然是郎如鐵。」

她的說話還沒有完，郎如鐵已經出現了。

（三）

海飄心亂如蔴。

她現在面對的，一個是父親，但現在一切已證實，他實在並不是自己的父親。而另一個，却是她痴戀着，但却襄王無夢的郎如鐵。

海三爺絕不是自己的父親，這一點孔香香剛才的說話已足以證實。

孔大媽絕對不會欺騙自己，而她也已被殺人滅口。

孔香香的說話，就像是一柄錘子，同時重重擊在三爺和海飄的心臟上。

海飄的眼睛赤紅而濕潤。

但她還是竭力忍耐着，沒有讓眼淚流出來。

海三爺突然厲聲道：「飄兒，妳絕不能相信這個女妖精的說話。」

海飄忽然冷笑。

「沒有用了，昔日的事情已被揭穿，你不是我的父親。」

海三爺怒道：「胡說。」

孔香香冷冷道：「海堡主，你可以殺了我洩憤，但却無法再讓海飄相信你的說話。」

海三爺瞪目道：「她是我的女兒，她為甚麼不聽我的說話？」

海飄咬了咬牙。

「正因為我不是妳的女兒，而且你還害得我父母很慘，所以我絕不會再聽你的任何一句說話。」

海三爺也咬緊了牙關，連指尖都已冰冷。

他忽然瞪着郎如鐵，雙目中似有兩團烈燄在燃燒。

「郎如鐵，你幹的好事！」

郎如鐵淡淡道：「若論幹的好事之多，郎某萬萬不敢與海堡主相提並論的。」

海三爺看着他，冷冷道：「在洞仙堡的時候，我本就該殺了你。」

郎如鐵悠然一笑，道：「你並非不想，而是當時的形勢，實在很吃緊，而且你忙着要對付劉孤零，因為他才是海飄的父親。」

海三爺目光一轉，盯着海飄。

過了很久，他才問道：「妳究竟是相信他的說話，還是相信我？」

海飄冷冷道：「方團殺孔大媽滅口，剛才你也想殺孔香香滅口，你以為我還會相信你嗎？」

海三爺緊握雙拳，目光刀鋒般瞪着郎如鐵，道：「我現在就要殺了你。」

他雙臂一振，呼的一聲，雙掌擊出，使出了大悲九重勁的武功。

他的雙掌去勢奇快，招數又是十分特異，看來明明是雙龍出海的一擊，忽然間就變成了扣脈指法，三根手指已搭在郎如鐵右手的脈門上。

郎如鐵曾經苦拚秦大官人受傷，僥倖從死亡關裏檢回一條性命，事隔不久，又再與海三爺動手，形勢當然並不很妙。

八腿貓也已看出了這一點，心中暗自焦急，連忙對海飄道：「你為甚麼還不去助他一臂之力？」

海飄沒有理睬他。

雖然海三爺並不是她的父親，而且還是殺母仇人，但忽然間要她親自動手去對付海三爺，她也是無法辦到。

她只能來一個左不帮，右不袒，任由他們拚出一個結果。

郎如鐵力拚，以指還指，把海三爺的扣脈指法一一化解。

「叱……」海三爺突然暴喝一聲，掌心向外一翻。

郎如鐵也以掌相迎，「噗」的一聲，兩隻手掌已緊緊接在一起。

利那之間，兩人所有的動作都完全停止。

海飄的臉色變了。

她沒有再看下去，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希望誰擊敗誰。

她忽然有一種很奇特的想法。

她覺得這兩個男人，本是她在世間上最尊敬、最仰慕的人。

但他們却偏偏都讓海飄失望。

這是多麼無可奈何的事？

（四）

高手過招，到了內力相拚的時候，已是生死關頭，無論是誰有差池，後果都不堪想像。

海三爺的大悲九重勁，現在已練到第八層境界。

大悲九重勁是一百三十年前，武林十大高手的頂尖人物——「瘋子」創出來的武功，海三爺居然把它練到第八層境界，比諸一年前的威力又已增進不少。

郎如鐵全力相拒，額上已隱隱現出汗珠。

海三爺掌力沉雄，郎如鐵脚下的青磚突然碎裂。

海三爺冷冷一笑：「你敗了。」

郎如鐵一笑：「你也敗了。」

海三爺臉上肌肉抽緊，他明白郎如鐵的意思。

雖然他現在可以殺了郎如鐵，但他以後再也不是海飄的父親。

郎如鐵說完這一句話之後，額上汗珠更多。

海三爺突然大喝：「退下去！」一聲呼嘯之聲，郎如鐵身如斷綫風箏，倒後斜飛丈外。

他臉如紙白，但却仍然帶着笑容。

「你為什麼不殺了我？」

海三爺忽然仰面長嘆，道：「其實這件事也不能全都怪你，因為你也是在給別人利用。」

郎如鐵大笑。

但他只笑了兩聲，就已忍不住嗆咳起來。

大悲九重勁的掌力，實在非同小可，雖然海三爺沒有在最後關頭全力出擊，但郎如鐵也已內臟受傷。

郎如鐵咳了好一會，道：「海堡主，你的事情已很够煩，何必再理會我是否被人所利用？」

海三爺冷冷道：「本座一向都覺得被人利用的人，實在可憐。」

郎如鐵冷笑道：「你以為只有自己利用人，而不會給別人利用？」

海三爺道：「誰能利用本座？」

郎如鐵冷冷一笑：「利用你的人，已在你的背後。」

海三爺沒有轉身。

他身後確站着了一個人，一個突如其來、無聲無息的蒙面人。

「是你！血狐？」

蒙面人點頭。

「本座沒有叫你來。」

血狐道：「你沒有叫我來。」

海三爺臉色一沉，道：「你立刻離開這裏。」

血狐道：「不能。」

海三爺目中露出憤怒之色：「這是本座的命令。」

血狐道：「我知道。」

海三爺霍然轉身，喝道：「本座一向令出如山，難道你竟敢抗命？」

血狐冷冷道：「你的一切已成過去，你現在開始，你已不是海星堡的主人。」

海三爺鬚眉皆豎，戟指道：「你竟敢反叛！」

血狐道：「你早已衆叛親離。」

他冷冷一笑，道：「這許多年以來，你一直都是這座堡壘的主宰，你的說話就是命令，只要你一聲令下，無論是誰都要為你賣命。」

海三爺毫不諱言，悍然道：「你們的性命，本來就是屬於本座的。」

血狐道：「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你可知道大多數的人，都是口服心不服？」

「胡說！」

「不是胡說，是實事實說！」血狐的聲音更冷酷：「別的不提，就以我血狐來說，這些年來為你拚過多少次性命，立下多少汗馬功勞，但你給予我的報酬又是些甚麼？」

海三爺怒叱道：「放肆，你竟敢在本座的面前講這種話？」

血狐道：「你若以為自己還是武林的霸主，甚至以為自己將來會雄霸整個武林，那可是夢想。」

海三爺目光一轉，冷冷的盯着郎如鐵：「難怪你敢闖進本堡與本座正面為敵，原來你早已和血狐有所勾結。」

郎如鐵嘆了口氣，道：「眞正和血狐勾結的人並不是我。」

海三爺道：「當然不是你，憑你還沒有這種能耐。」

郎如鐵道：「你可知道血狐的眞正身份？」

海三爺道：「本座當然知道。」

郎如鐵道：「他是誰？」

海三爺的眼睛，忽然變得霧一般迷迷濛濛：「你不必知道，我也不想說。」

郎如鐵默然。

海三爺吸了口氣，接道：「本座只知道一件事，血狐是絕對不會出賣我的。」

郎如鐵道：「他實在已背叛你。」

海三爺冷笑：「他背叛我，只是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血狐。」

郎如鐵道：「他不是血狐？」

海三爺道：「絕不是，這個血狐一定是冒充的。」

郎如鐵道：「你敢肯定？」

海三爺道：「當然敢肯定。」

郎如鐵道：「這個假血狐在海星堡已有多久時間？」

海三爺搖頭。

「本座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

正唯如此，這個假血狐更令人感到可怕，因為他居然能瞞過了海三爺。

血狐冷冷道：「海堡主是個精明的人，你終於知道我這個血狐是冒充的。」

海三爺道：「眞正的血狐，已給你殺掉？」

假血狐道：「當然，我若不把他除掉，又怎能心安理得代替他的位置。」

海三爺道：「這已是多久前的事？」

假血狐道：「已將十年。」

「已將十年？」海三爺臉色一變，半响才道：「閣下能瞞過本座十年，這種本領已足以令人拍案叫絕。」

假血狐道：「別人要冒認血狐也許很難，但對我來說，却是易如反掌。」

海三爺一怔。

「你是血狐什麼人？」

「既是同門，亦是死敵。」

「你……莫非竟是白聖山？」

此言一出，人人心頭俱自一震。

倘若說這一句話的並不是海三爺，別人也許會當他是瘋言瘋語。

但這些說話出自海三爺的口中，份量却是不大相同。

人人心裏都不禁在懷疑，難道這個假血狐竟然眞的是白聖山？

血蛆毒液

（一）

白聖山原名白坤雄，是鐵鯨門總門主，又是二十年前威鎭武林的中原第一名俠，也是白盈盈的父親。

白聖山病逝，已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事。

但有誰親眼看見白聖山已死亡？

又有誰見過白聖山的屍體？

答案是：「沒有！」

沒有人能證實白聖山已死，但既然鐵鯨門已風流雲散，而白聖山這個人也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所以病逝之說，仍然被絕大多數的武林人所接受。

若不是近年來江湖上又出現一個白盈盈，許多人甚至已漸漸淡忘了白聖山這位中原第一名俠。

殺血狐，冒充血狐匿藏在海星堡已將十年的神秘人，是否就是白聖山。

這無疑是一件令人觸目、而且足以震

動整個武林的大事。

這件事之所以足以震動江湖，最少有兩點因素。

第一：白聖山沒有死，他仍然活着。

第二：白聖山冒充血狐，顯然是要暗中對付海星堡主。

× × ×

血狐的裝束，十餘年如一日，從來都沒有半點改變過。

他身穿紅袍，頭上戴着一頂草笠，而這一頂草笠也是紅色的。

紅得就像是鮮血。

這頂草笠，幾乎已連他的額子却遮蓋住，所以絕對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就連海三爺都不能。

海三爺只能從他的聲音、和他走路的姿勢來辨認血狐。

上天下地，倘若只有一個人能冒充血狐，那麼這人毫無疑問必然就是白聖山。

(二)

顏色如血的草笠終於除下，露出了一張沒有疤痕的臉。

海三爺的心向下沉。

他曾見過血狐的本來面目。

血狐的臉上有疤痕。

不是一條疤痕，而是縱橫交錯，總共七道疤痕。

這七道疤痕，是中原第一名俠在他臉上留下來的。

——二十年前，血狐刺殺白聖山，欲取其位而代之，成爲鐵鯨門的總門主。

——但結果，血狐失敗，給白聖山在臉上劃了七劍。

這七劍之仇，血狐永遠不會忘記。

於是，他投在海星堡主門下，伺機復仇。

但他和海三爺却沒有料到，白聖山竟然在十年前秘密潛入海星堡，殺血狐而冒充之，一直陪伴着海三爺。

除了白聖山，又有誰能瞞得住海三爺凡十年之久？

(三)

草笠下的臉沒有疤痕。

因爲這人並不是血狐。

血狐早已死了，白聖山的臉當然沒有那七道醜陋的疤痕。

氣氛刹那間變得更肅殺。

海三爺臉上的神態變得很平靜，平靜得令人出奇。

他臉上沒有半點詫異、憤怒、悲哀的神色。

他只是說出了兩句話：「果然是你，白聖山！」

× × ×

白聖山雖然已經老了，但他臉龐的輪廓，還是和年輕時一般清秀脫俗，氣宇不凡。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白聖山在年青時候，是個不可多見的美男子。

「南北二山，高聳入雲。」

魔刀老祖彭隱山若還活着，他已差不多有一百歲。

白聖山雖然比他年輕得多，但現在也年逾花甲。

彭隱山還沒有和秦大官人決戰之前，曾經對白聖山說過：「你的前景比我遠大，老夫畢竟老了。」

當時他已九十一歲。

當年白聖山始終沒有跟魔刀老祖動手，就是因爲彭隱山已老。

就算白聖山不動手對付他，魔刀老祖已時日無多。

但他們若眞正的拚起來，白聖山能否佔到絲毫的便宜，也是大有疑問的事。

所以，儘管當時武林中盛傳「南北二山」遲早難免一戰。但這一戰到底還是沒有發生，倒是秦大官人約戰魔刀老祖，結果在雁迴峯下把他連刺七刀，結束了魔刀老祖充滿傳奇性的一生。

白聖山病逝之說，現在已被證實是謠傳。

散發出這謠傳的人，也就是白聖山自己。

郎如鐵一陣黯然。

他是白盈盈的父親，白盈盈當然也知道自己的父親其實沒有死。

但她却在瞞騙着每一個人，包括郎如鐵在內。

海三爺精明老練，但依然看漏了一個「血狐」。

直到現在，他總算知道這個血狐是白聖山冒充的，但是否時爲已晚呢？

(四)

海三爺也和秦大官人一樣，是個不世梟雄。

秦大官人已死。

海三爺這個雄霸武林的大梟雄，也已面臨末路。

這裏是海星堡，這裏本是武林人難越雷池半步的禁地。

但現在海三爺就在這裏被困，他忽然發覺自己已衆叛親離，孤立無援。

就在這個時候，他又看見了兩個人在海星堡裏出現。

那是白盈盈和老山貓。

× × ×

風更冷，冷入海三爺的骨髓中。

他不但衆叛親離，而且四面楚歌，包圍在他身邊的，每個人都是武功絕頂的高手。

白聖山、白天義、郎如鐵，這三人沒有一個容易對付。

海三爺這一戰已註定失敗。

郎如鐵沒有說錯。

海三爺一直都在利用別人替他賣命，但却沒有想到別人也同樣在利用他。

白聖山沒有死，而且一直暗中挑撥海星堡與强秦帮，讓這兩個勢力龐大的組織，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恨。

白天義與白聖山分立左右，就像是一隻鉗子般把海三爺鉗在中間。

白聖山是中原第一名俠，武功極高自是不在話下，白天義又何嘗不是武林中極厲害的脚色。

海三爺雖然已把大悲九重勁練到第八層境界，但他能否衝破這兩大高手的鉗形進攻。

而且除了這一隻「鉗子」之外，鉗外還有一個郎如鐵。

郎如鐵的英雄槍也許不會乘人之危，但海三爺不敢保證。

他還沒有完全瞭解郎如鐵。

他瞭解的人只有白天義和白聖山。

他們處心積慮，就是等待這個日子。

强秦帮大勢已去，再毀掉海星堡，天下間又還有誰能抗拒飛龍帮？

飛龍帮也就是鐵鯨門的化身，將來飛龍帮的帮主必然不會是郎如鐵，甚至飛龍帮又會再變成鐵鯨門，白聖山又再成爲鐵鯨門的總門主。

海三爺突然冷笑，目光如箭般盯着郎如鐵。

「郎如鐵，你簡直是個大傻瓜。」

郎如鐵沒有反駁。

海三爺道：「你以爲自己眞的是甚麼飛龍帮的帮主？哼！錯了，你只不過是一個傀儡，自始至終，你澈頭澈尾都在被人利用。」

郎如鐵仍然一言不發。

海三爺又道：「强秦帮和海星堡一旦被毀滅，飛龍帮也不會在武林中存在，到那時候，又將會是鐵鯨門的天下。」

郎如鐵嘆了口氣，終於道：「這我知道。」

海三爺冷笑一聲，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該再做別人的傀儡，與本座聯手宰掉這兩個老奸巨滑，你將來還是無限前途的。」

郎如鐵道：「我若與你聯手，豈非也成爲你的傀儡，被你利用？」

海三爺道：「本座保證你將來仍然是飛龍帮主，本座若有動你腦筋的歪主意，就……」

「不必了，」郎如鐵搖手道：「海堡主不必許下任何諾言，飛龍帮主這個寶座，在下本就不稀罕，而且還厭惡得很。」

海三爺一呆。

「既然厭惡，那你又何必揹着這個包袱？」

郎如鐵淒然一笑，道：「我揹着的包袱本來就不少，多一個少一個又有什麼相干？」

海三爺默然半晌，忽然道：「有一件事，本座一定要對你說。」

郎如鐵道：「你說。」

海三爺盯着他瞧了好一會，才道：「本座沒有殺柳平彥。」

郎如鐵一怔，目光大亮。

「你是說柳平彥仍然活着。」

海三爺道：「他是否仍然活着，本座不知道，但三年前我並沒有下令殺他。」

郎如鐵道：「你豈非已把他五馬分屍了嗎？」

海三爺搖頭。

「被五馬分屍的並不是柳平彥，而是本堡的一個奸細。」

郎如鐵道：「他的人呢？」

海三爺接道：「已被本座逐出海星堡了。」

郎如鐵瞳孔忽然收縮，冷冷道：「你會不殺柳平彥？哼！這種事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海三爺沉默了半晌，緩緩道：「你把本座看成是個怎樣的人，難道你以爲我會在後輩的面前揑造事實？」

郎如鐵道：「你爲甚麼要放了他？」

海三爺冷冷道：「對他這種人來說，放了他比殺了他更好。」

郎如鐵心頭一震。

「你……把他怎樣了？」

海三爺嘿嘿一笑。

他的笑是殘酷的，就像是一隻剛吃掉了幾隻猴子的黑豹。

「本座用血蛆毒液毀了他的容貌，就算是他自己，恐怕也無法從鏡中認出自己了。」

郎如鐵胸膛起伏，一雙眼睛已佈滿血絲。

「他的人呢？」

海三爺冷冷道：「本座趕跑他的時候，他還是活着的，後來如何，却是不得而知。」

他的說話令到郎如鐵又驚又怒。

但更震驚的人，却是海飄。

當她聽見海三爺用「血蛆毒液」對付柳平彥的時候，她立刻就已想到了「地獄」裏的彩衣怪人。

那彩衣怪人全身血肉模糊，顯然曾經身受嚴重創傷，但海飄一直都沒有想到與「血蛆毒液」有關。

現在，她已明白。

她忽然間一切都已明白。那個彩衣怪人，一直都在維護自己，並竭力阻止自己進入「地獄」，甚至不惜犧牲性命。

原因很簡單，因爲這個彩衣怪人就是柳平彥。

死灰復燃

(一)

往事本已如烟逝去，但忽然間又彷如歷歷在目。

海飄雖然是個千金小姐，淘氣姑娘，但却絕非無情，更非無義。

柳平彥對她好，對她一往情深，她是知道的。

唯一可惜的，就是當時海飄的年紀實在太細小，她覺得當時並不適宜談愛。

但無論她是否喜歡柳平彥，都已是另一個問題，最要命的，就是海三爺是個暴君。

他不容許任何人擅闖海星堡，更不容許任何男人擅自親近海飄。

柳平彥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辜遭遇到悲慘的命運。

海飄雖然沒有眞正的愛上柳平彥，但很喜歡這個討人歡喜的年青人。

柳平彥的樣貌絕不難看，而且說起笑的時候，很少人能不被他逗得發笑。

柳平彥本是個很爽快的人，就像是郎如鐵一樣，而且比郎如鐵還更風趣可愛。

但當海飄在「地獄」裏看見那個彩衣怪人的時候，却已無法認出這個血肉模糊的人，原來就是柳平彥。

這種事實在太令人心酸。

這種事實在太令人心悸。

柳平彥死了，他並不是被五馬分屍，而是死在那神秘的「地獄」內。

(二)

無論柳平彥是死是活，都已無法改變目前海星堡內的形勢。

白聖山和白天義一直都站在海三爺的左邊，任由他和郎如鐵說到够。

直到郎如鐵不再說半個字，而海三爺

也沒有甚麼話可說時，白天義才冷冷的說道：「海堡主還有甚麼事情要交待？」

海三爺苦笑。

「本座似乎已經成爲兩位眼中的死囚了。」

白聖山淡淡道：「難道海堡主還以爲自己能有突圍而出的機會？」

海上爺搖搖頭，嘆了口氣，道：「沒有。」

白聖山道：「所以這一天已是你的最後一天。」

海三爺道：「不錯。」

白聖山道：「你若有甚麼要求，只要我能辦得到，一定答應。」

海三爺想了一想，道：「你可知道本座的大悲九重勁已練到第幾層境界？」

白聖山立刻回答：「第八層。」

海三爺點點頭，道：「你對本座的事，果然都已瞭如指掌。」

白聖山道：「就算不是瞭如指掌，最少也是知之甚詳。」

海三爺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難怪你從來都沒有嚐試過失敗的滋味。」

白聖山沉默了很久，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我已失敗過。」

海三爺道：「江湖上沒有人說過你曾經失敗，只是說你已經病死。」

白聖山道：「海星堡、强秦帮勢力日趨龐大，對鐵鯨門的影响實在不小。」

海三爺道：「這也算是失敗。」

白聖山道：「鐵鯨門雖然是由我一手領導的門派，但它的實力却是外强中乾，除了我和白天義之外，各分堂、分舵的主管，俱是下駟之材，憑他們的份量，又豈能與貴堡及强秦帮爭一日之長短？」

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這種簡單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

白聖山又嘆了口氣，緩緩道：「與其被人消滅倒不如讓我死掉，使鐵鯨門來一個風流雲散。」

海三爺冷冷一笑。

「這一死一散，高明極了。」

白天義忽然插口道：「這是忍辱負重，鐵鯨門雖然解散了，但總會有東山再起的日子。」

海三爺道：「現在已是鐵鯨門死灰復燃的時候。」

白聖山道：「不錯。」

海三爺忽然站直了身子，冷笑道：「本座的大悲九重勁若是已經衝破第九層境界呢？」

白聖山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倘眞如此，白某兩人今夕將死無葬身之地。」

海三爺忽然大笑。

「好！今夕本座就要你們兩人死無葬身之地！」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把全身內力都從口中逼出來，其威力之巨大，竟與佛門絕世奇功獅子吼不相上下。

八腿貓雖然站得很遠，但已把持不住，登時臉色慘變，嘔出了一口鮮血。

倘若海三爺再多說兩句，八腿貓這條性命就大有危險。

但海三爺沒有再說話，他的大悲九重勁已在剎那間發揮了驚人的威力。

他的大悲九重勁，是否已衝破了第九層境界？

（三）

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剎那，一閃即逝。

這一幕三大絕頂高手的殊死戰，並不長久。

蓬！

一聲巨响，白天義像一塊石頭般，突然凌空抛起，然後又重重墮下。

海三爺的左掌還未擊實，他就已栽倒過去。

但白天義的掌力，又豈是可以小覷的？海三爺雖然擊倒他，但他的掌力也已把海三爺震退三尺。

一聲悶响緊接而來，海三爺與白聖山也互拚了一掌。

一掌已分勝負。

海三爺臉如紫金，全身肌肉彷彿突然同時萎縮。

白聖山臉色也是蒼白得可怕，但嘴角間却已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

他嗆咳兩聲，身子也在不斷搖晃。

「大悲九重勁，不愧是獨步……武林的絕學……咳！咳！」

白聖山咳出了血。

但他一點也不在乎，他知道自己雖然已受了傷，而且傷勢還可能不輕，但却絕對沒有喪失性命之虞。

海三爺的大悲九重勁，畢竟還沒有衝破第九層的境界。

× × ×

六年前中秋之夜，曾經成爲秦大官人與魔刀老祖決戰公證人的白天義，已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白盈盈臉色青白，緩緩的走了過去。

白天義呼吸微弱，他已垂死。

「小姐……妳要保……重……」

說到這裏，他的呼吸已突然中絕。

白盈盈沒有哭。

她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冷，比冰雪還冷。

她的目光像是尖銳的鋼針，直盯在海三爺的臉上。

（四）

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海星堡主，現在已變得比一頭狗還更不如。

他還沒有死，但却已距離死神的懷抱不遠。

白盈盈拔出了她的劍。

劍鋒直指着海三爺的咽喉，只要一刺下去，海三爺就會立刻死。

她心中有仇。

她心中有恨。

她痛恨這個可惡的海三爺，毀掉了柳平彥。

她的目光是怨毒的，和她平時那種隨和、善良的臉孔完全兩樣。

她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郎如鐵看着他，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他絕對沒有忘記，當日白盈盈曾勸他不要太過份，叫他不要傷害無辜。

她表面上看來，是那麼純潔，那麼善良。

但郎如鐵並不是個呆子，他已漸漸發覺，白盈盈心機深沉，每做一件事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絕不會貿貿然行動的。

飛龍帮的建立，完全是在利用郎如鐵

而已。

她利用郎如鐵去牽制强秦帮以及海星堡。

她利用郎如鐵去擾亂秦大官人和海三爺的視綫。

她甚至還利用郎如鐵去跟秦大官人拚命。

自始至終，郎如鐵都被她利用，她的一切一切，都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郎如鐵何嘗不知道？

但他仍然甘於被她利用，她要自己去幹甚麼，他都肯幹。

他也許是個呆子。

一個被感情所奴役的呆子。

但有一事件我們是絕不能忽略的：

白盈盈雖然一直都在利用郎如鐵，但郎如鐵却從未殺錯過任何一個好人。

這也許是郎如鐵唯一足以安慰，甚至足以自豪的地方。

他畢竟是英雄槍的主人，他若枉殺無辜，那就不是英雄槍，而是變成魔鬼槍。

（五）

海三爺的臉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白聖山忽然長長的吐出口氣，道：「海堡主，你的一切都已完了。」

海三爺咬牙冷笑，道：「若不是白天義承受了本座一半的掌力，你我勝負之數，尚未……尚未可知……」

小啓：「一身是胆」稿件因郵遞延誤，是期暫停，由下期起恢復刊出，敬希讀者留意。

他的說話全是事實，就連白聖山也不能不承認。

白聖山瞧着他，道：「你若把大悲九重勁練到最後一層境界，此刻我和白天義都已同時變成死人。」

海三爺嘆息一聲。

他這一輩子，已再沒有機會把大悲九重勁練到第九層境界。

白盈盈的劍仍然指着海三爺。

海三爺已是强弩之末，白盈盈要殺他，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

海三爺忽然瞪着她。

「妳爲甚麼還不動手？」

白盈盈冷冷一笑。

「我一定會殺你，但還要等一等。」

「等甚麼？」

「等你女兒的屍體！」

海三爺咬緊牙關，沉聲道：「我沒有女兒。」

白盈盈冷笑道：「海飄雖然不是你親生，但你一直都把她當是自己的女兒，所以，她就是你心中唯一的女兒。」

海三爺怒道：「啊！妳爲甚麼要傷害她？」

白盈盈面罩寒霜，冷笑道：「我恨你，無論任何人和你有半點關係，我都要把他碎屍萬段。」

郎如鐵怔住了，他只覺得自己的心在絞痛。

他雖然一直甘願被白盈盈所利用，但他却沒有想到，白盈盈不但在利用他，而且心腸之惡毒，簡直已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海飄的身子，突然軟軟的垂了下來。

郎如鐵悚然一驚。

顯然，她已被暗算，而且暗算她的人，就是一直都陪伴着她的孔香香。

× × ×

海飄的心情很紊亂。

她知道海三爺不是自己的父親，她知道霍刀十三在蠟丸裏寫的都是事實。

這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眞實，又是那麼令人難以接受。

她相信孔大媽，也相信孔香香。

她怎樣也料不到，孔香香竟然會用迷魂針來對付自己。

無情蹂躪　梟雄末路

（一）

夜風更冷，郎如鐵却是血脈賁張，又驚又怒。

白盈盈的反應遠比他快，因爲這一切都本在她意料之中。

她的人已飛到海飄身旁，本來指着海三爺咽喉的劍尖，也在一瞬間變成指着海飄。

郎如鐵的心似已被白盈盈的手撕裂。

她實在太令他失望。

海飄已渾身虛軟無力，若不是孔香香扶着她，她根本就連站都站不起來。

白盈盈看着郎如鐵，目中忽然充滿笑意。

她笑得很開心，就像是一個頑皮的小女孩網住了一隻美麗的蝴蝶。

但她不是小女孩。

小女孩是純潔的，但她却只有純潔的外表，實際上却是一條美麗的毒蛇。

郎如鐵一直都甘願被她奴役，只因爲她還沒有叫他去殺害無辜。

她甚至屢次出言相勸，叫他不要太狠心，叫他得饒人處且饒人。

白盈盈的說話，郎如鐵從來都沒有忘記。

她說郎如鐵心中有太多的仇恨，她說海飄是無辜的。就算郎如鐵要找海三爺報復，也不應該把他的女兒牽涉在內。

誰料到，這些說話，都是白盈盈以退爲進之計，白盈盈雖然表面上處處很關心海飄，甚至當海飄被香飛雨用毒針暗算的時候，她還自動把解藥奉上，但實際上，海飄是她心目中的仇人，她把她的性命留下，只不過是爲了要在海三爺的面前，親手把她殺掉！

（二）

海飄空負一身驚人武功，但畢竟輸虧在江湖經驗太淺薄，而且太相信孔香香。

她相信孔大媽，而孔大媽也的確值得她信任。

但孔香香呢？

孔香香雖然是孔大媽的妹妹，兩姐妹同樣是美人胚子，但孔香香却比孔大媽狡猾得多。

她對海飄說海三爺並不是她的父親，這是實話。

但她却也一直在等待機會，用迷魂針把海飄迷倒。

（下期續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雲海雙英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禪唱剔俊俠
拚死為紅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彥應邀走訪游樂天，兩人一見如故，交淺言深，彼此均坦誠相告，始知眞假萬妙駐顏丹與八寶神泥中內藏大還丹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物現已落在何人之手。由於司馬彥急欲尋獲大還丹以挽救歐陽絮的性命，一聽游天樂所言，不禁悵然若失，遂即告辭。他來至黃鶴樓上，百感交集。這時，姬綠綺突然登上樓來，她一見司馬彥，便施展風流解數，想勾引司馬彥，無如神女有意，襄王無夢。於是只得與司馬彥買棹前往巫峯會晤馬空羣……

姬綠綺素以顏色自詡，因一路之間，無論自己如何挑逗暗示，司馬彥始終是若有情若無情地，不即不離，遂使她頗不服氣，心中暗加盤算！

這日舟近「巫峽」，恰好是個月明之夜！

姬綠綺吩咐船家，準備了幾色可口酒菜，向司馬彥微笑說道：「耿兄，我有些事兒，想請你暫時迴避一下！」

司馬彥點頭一笑，緩步走出艙外，負手船頭，眺覽壁立高峯，一江如綫的「巫峽」景色！

忽然，司馬彥雙目之中，射出異樣光采！

因爲他看到右岸高峯之間，有一條白衣人影，正在電掣星馳地向西飄飄而去！

大澤高山，本多異士，照說一條山行人影，並不值得司馬彥如此注意！

但這位白衣人宛若流水行雲般的輕功身法，委實太高，使司馬彥看得自嘆弗如，萬分驚佩！

當世中輕功最高之人，首推「黃山逸叟」柴天藻，但司馬彥目光遙注以下，却覺得這位在巫山絕壁間飛馳白衣人的一身輕功，却似乎比柴天藻的「無影十三飄」，還要靈妙一些！

司馬彥由於對方輕功太妙，自然注目思忖，認爲這白衣人定是一位深隱靈山，不爲世曉的絕代奇客！

就在司馬彥看得出神之際，身後一聲銀鈴輕笑，姬綠綺嬌聲叫道：「耿兄，今夜月色太好，趕快請進艙中飲酒，我們把盞臨風，推窗望月地，共謀一醉，其樂之甚，倒也不下神女襄王的巫山雲雨呢！」

司馬彥因已聽慣她這些挑逗之語，遂不以爲意地，含笑相應，轉身走入艙中，但目光注處，不禁「呀」了一聲，詫然却步！

原來，姬綠綺業已換了一身女裝，祇把自己天生的兩道翠眉，用黛筆描成黑色而已！

這是司徒彥生平所見到的第四位絕色武林奇女！

姬綠綺比起「無爲仙子」歐陽絮來，

徵遜一個「清」字！

比起「玉琢嫦娥」聶小冰來，徵遜一個「朗」字！

比起「東海龍女」艾紫君來，徵遜一個「逸」字！

但僅從一個「美」字論，姬綠綺却獨擅勝場！尤其她那美中有俏的身材，美中有蕩的目光，美中有媚的語音，更是勝過了「無爲仙子」、「玉琢嫦娥」，及「東海龍女」！

姬綠綺見司馬彥目注自己，驚愕失神之狀，不禁秀眉雙揚地，得意笑道：「耿兄，你早就看破我是女孩兒假扮男子，怎的還這般驚異則甚？」

司馬彥言發由衷地，搖頭嘆道：「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姬姑娘委實太美麗了！你便是不毀『九幽冥后』司徒璐的容貌，她也比不上你！」

姬綠綺嬌笑連聲，兩道蕩人心魄的極媚眼神，凝注在司馬彥身上，壓低語音，緩緩說道：「女爲悅己者容，耿兄既然如此讚我容貌，是不是喜歡我呢？」

司馬彥臉上一紅，頗感難於作答，遂索性大大方方地，縱聲笑道：「人喜好色，理之常情，難道不喜歡西子王嬙，反會去喜歡無鹽嫫母？」

姬綠綺微笑說道：「耿兄把我比作西子王嬙，姬綠綺如何當得？」

司馬彥索性多加奉承地，含笑說道：「縱令西子王嬙，復生今日，恐怕還比姬姑娘少了幾分英武嫵媚之氣呢！」

姬綠綺聽得笑逐顏開地，捧起一杯美酒，遞向司馬彥，揚眉笑道：「多謝耿兄誇讚，姬綠綺無以爲報，敬你一杯！」

司馬彥與姬綠綺長途同舟，對方又用言語相挑，且夕之間，均對她深懷戒意！如今因自己曾在艙外，獨眺多時，恐怕姬綠綺在酒中有甚花樣？遂接杯在手，略一沾唇，便指着舟外「巫山」，微笑說道：「姬姑娘，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我方才看見有條白衣人影，在峭壁間，電疾飛馳，其輕功之俊，恐怕連以『無影十三飄』馳譽武林的『黃山逸叟』柴天藻，都比不上呢！」

姬綠綺「哦」了一聲，含笑說道：「川中竟有這等人物？我們在『神女峯』下船後，若能相逢？不妨與他結交結交！」

說到此處，又向司馬彥媚笑說道：「耿兄，我敬你的這杯酒兒，你怎地還未喝掉？」

司馬彥才畧一沾唇之際，已用舌尖細辨酒味，知道酒中並無異狀，遂點頭微笑，一傾而盡！

姬綠綺也把自己杯中美酒飲完，伸手提壺，又替司馬彥及自己斟滿！

司馬彥佯作眺賞舟外景色，其實却以眼角餘光，暗窺姬綠綺在斟酒之時，是否要甚手法？

姬綠綺舉箸挾了一塊鮮魚，送到司馬彥面前，秋波送媚地，嬌笑說道：「今夕是何夕？有酒當共斟，祇愁更漏短，莫負好青春！耿兄，我們爲這美景良辰，再盡一杯如何？」

司馬彥仍與先前一般，舉杯才一沾唇，便又藉詞不飲，向姬綠綺問道：「姬姑娘，聽你言外之音，今夕似有特別意義？耿天心愚昧魯鈍，倒要向姬姑娘請教一下，今夕何夕？」

姬綠綺聞言笑道：「今夕不過是正月十三，但有兩件值得紀念的特別意義！」

司馬彥又試出酒中仍無異狀，遂放寬心腸地，含笑問道：「甚麼特別意義？」

姬綠綺笑道：「第一件特別意義，是我今夜初次以女裝現出本來面目，與耿兄相對！」

司馬彥點頭笑道：「耿天心雖然早就看破姬姑娘是易釵而弁，但今夕才識仙容，確實值得紀念！」

姬綠綺繼續笑道：「第二件特別意義是我們旬日同舟，今夕大概是最後一夜，明晨便到『神女峯』了！」

司馬彥對「最後一夜」四字，似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殊異感，聽完以後，舉杯笑道：「姬姑娘所說兩件事兒，確實值得紀念，耿天心願盡此杯！」

說完，便把這第二杯美酒，又復一飲而盡！

姬綠綺見司馬彥飲盡杯中酒，不由展眉一笑，起身倚着船欄，與司馬彥一同領略明月清風，指點風光山色！

司馬彥對着這夾岸削壁，一綫青天，忽然想起李太白的詩來，隨口吟道：「巫峽夾青天，巴水流若茲，水流有盡處，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

姬綠綺靜靜聽完，幽然一嘆說道：「三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李太白說得不錯，『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又道是『高堂明鏡悲白髮，朝爲青絲暮爲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司馬彥含笑接口說道：「莫使金樽空對月，姬姑娘大概又發酒興，我來敬你一杯！」

姬綠綺眼珠一轉，嬌笑說道：「我也來唱一首詩兒，唱得好時，耿兄敬我一杯，唱得若是不好？耿兄便罰我一杯！」

司馬彥笑道：「姬姑娘唱甚麼詩？是不是要唱李太白的『將進酒』？」

姬綠綺搖頭笑道：「我又不想『與爾同消萬古愁』，却唱甚麼『將進酒』呢？我是女人，情懷自與女人相近，我唱一首杜秋娘的『金縷衣』吧！」

司馬彥聞言，便知姬綠綺又在暗向自己挑逗！

念猶未了，姬綠綺便已曼聲唱道：「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她唱到「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之際，一雙勾魂妙目，緊盯在司馬彥的身上，流露無限情思，滿臉緋紅，既似醉色酡然？又似春懷蕩漾！

歌聲一了，司馬彥尚未發話，姬綠綺便先格格笑道：「耿兄，我唱得好麼？你是敬我一杯還是罰我一杯？」

說話之間，好似業已不勝酒力，整個嬌軀，都偎伏到司馬彥的懷內！

司馬彥眉頭暗皺，心想不如索性把她灌醉，或許反可清靜一宵避過無數糾纏！

主意既定，遂大笑道：「唱得好，唱得好，我不能祇敬一杯要敬三杯才對！」

一面發話，一面攙扶着姬綠綺，回到桌邊坐下，替她及自己各斟了一杯美酒！

姬綠綺懶洋洋地，舉起酒杯，揚眉說道：「耿兄，我已不勝酒力，你還要敬我三杯，豈非存心把我灌醉？難免又將辜負我們最後一夜同舟的好春宵了！」

司馬彥被她說破心思，祇好不認帳地，含笑說道：「姬姑娘滄海之量，怎會三杯便醉？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姬綠綺目光微颺，格格蕩笑地，接口說道：「好一個『酒逢知己千杯少』，來來來，我們乾杯！」

話完，舉杯就口，微一仰頭，便把杯中美酒，飲得乾乾淨淨！

司馬彥自然也就隨同傾杯，並又替姬綠綺及自己把杯中斟滿！

說也奇怪，司馬彥彷彿覺得這杯美酒，比起以前兩杯，分外香醇可口！

但因前兩杯美酒，是姬綠綺所斟，飲後毫無異狀，這一杯是自己所斟，難道還會出甚問題？故而司馬彥雖覺分外香醇，仍自傾杯飲盡！

姬綠綺再度舉杯，嬌笑說道：「耿兄，我們再乾第二杯！」

飲完這第二杯酒後，司馬彥見姬綠綺星眸半闔，玉頰全紅，連語言也有點含混不清，分明即將醉倒！

遂趕緊又為她斟滿第三杯，含笑說道：「姬姑娘，我們索性把這三杯酒兒，飲完了吧！」

姬綠綺一伸纖手，按住酒杯，雙眉連軒，但眼皮却欲睜無力，瞇縫射出一綫極媚秋波，凝注在司馬彥臉上，語聲含混問歇地，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慢來，慢……來，耿……耿兄，我……我……我在喝你這第……第三……杯敬酒之……前，先……先……先要問……問你兩句體己話……兒！」

司馬彥因早知今夜必會經過一番旖旎絕倫的風流陣仗，才想把姬綠綺灌醉，落得清靜，聞言之下，祇好儘量遷就應付地，點頭笑道：「姬姑娘有話請講！」

姬綠綺嬌軀一扭，幾乎整個人偎入司馬彥的懷中，吹氣如蘭地，媚笑說道：「耿……耿兄，你……知不知道，我對……你用……用了多……多少心思？」

司馬彥根據姬綠綺的神情判斷，認為她在這第三杯酒入口以後，必會醉倒，故而點頭笑道：「我知道！」

姬綠綺聽司馬彥知道自己對他用心，遂嫣然一笑，繼續說道：「耿……耿兄，你知……不知道這是我們長……途同舟的最……最……後一夜，無……論……如……何，不……能辜負！」

司馬彥聽得俊臉發燒，未再答話，祇是點頭示意！

姬綠綺異常安慰地，香肩微欹，偎入司馬彥懷中，喃喃說道：「耿兄，我……我已經有……點醉了，你……來餵……餵我這第三杯酒！」

司馬彥知道自己如不照做，糾纏更多！遂祇得劍眉微蹙地，伸手取起那第三杯酒來，湊向姬綠綺香唇，餵她徐徐飲下！

姬綠綺飲完美酒，搖了搖頭，似已不勝酒力模樣，但仍然憨然笑道：「耿兄，禮……尚往來，我……也餵……餵你。」

司馬彥受寵若驚地，慌忙笑道：「不敢勞動姬姑娘，我自己來吧！」

一面說話，一面自行伸手，也把這第三杯美酒飲盡！

這第三杯酒下喉以後，舟中情勢，立即大變！

姬綠綺滿面得意蕩笑，一雙媚目，春意融融，那裏還有絲毫酡顏醉色？

司馬彥却睜大一雙俊眼，癱在椅中，凝望着身邊這位硬把「翠眉」描黑的「翠眉妖女」！

這第三杯酒害了他，他丹田問所騰起的是一片靈智已失的貪婪光芒！

姬綠綺伸出纖纖玉指，向司馬彥的額角以上，輕輕點了一點，銀牙微咬下唇，嘆了一口長氣，幽幽說道：「你有多蠢，却又有多機警？若不是我費盡苦心，在你酒杯底下，塗上一層非經多次斟酒以後，才會溶化生效的『素女醉仙漿』，還真降服不了你這外貌倜儻風流，內心木訥拘謹的當代柳下惠呢！」

姬綠綺是極淫妖女，她所煉製的「素女醉仙漿」，自具極強媚力，司馬彥內服淫藥，外對淫娃，那得不慾火如焚，情思蕩漾！

姬綠綺再復搔首弄姿地，略加勾引，司馬彥按納不住，猿臂一伸，便把這絕代淫娃，攬入懷內！

乾柴烈火，眼見即焚，但姬綠綺却刁惡絕倫地，輕輕掙脫司馬彥的懷抱，俏生生站起身形，伸手微掠雲鬢，妙目流波，斜睨着司馬彥，怩聲笑道：「你讓我熬了十天，我也要讓你熬上一會！」

司馬彥口張氣促，無法說話，祇是目注姬綠綺，目光中充滿乞憐神色！

姬綠綺伸手斟了兩杯美酒，吃吃笑道：「我本想讓你多熬一會，但看了你這副樣兒，又覺可憐！你要是眞想……便陪我再飲盡這杯美酒！」

司馬彥伸手舉杯，一傾而盡！

姬綠綺見他這等迫不及待的急色神情，不禁一陣格格蕩笑，眉堆春意，婉轉投懷，準備施展自己最拿手的「素女偷元」手段，使這位由「離垢書生」司馬彥所扮的耿天心，得嚐妙趣，永為裙下臣虜！

箭在弦上，那得不發？

以下情景，定然是郎情妾意，春色滿艙，盤馬彎弓，風狂雨驟！

不是！

就在雙方帶已寬的千鈞一髮之際，倏然遠遠傳來「篤篤篤」的三記木魚聲響！

船行激湍奔流，風浪聲息，已頗不小，加上無論江勢如何狹隘？距離兩岸，總還不太近，故而這三響木魚，雖然傳到舟中，也不過彷彿可以聽見，是在若有若無之間！

但司馬彥聽得「篤篤篤」三記若有若無的木魚聲響以後，却慾火暫消，靈台一朗！

他驀然勒馬懸崖地，推開姬綠綺，顫聲叫道：「姬姑娘，我……我們不……不能這樣！」

姬綠綺眼看業已煮熟的鴨子，居然要飛，不禁恨得牙癢癢地，摟住司馬彥，蹙眉問道：「你說，你說，我們為甚麼不能這樣？」

司馬彥被姬綠綺緊緊摟住，無法脫身，遂急得滿頭大汗地，愧然說道：「我……

……我不能對不起我崔大哥！」

姬綠綺「哦」了一聲，格格蕩笑地，越發把司馬彥摟抱得緊了一點，把香唇湊在他耳邊，低低說道：「癡子，不僅我和他沒有夫妻名份，何況今夜這段風流緣遇，又祇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人，好容易才得近『巫山』，為甚麼不暢暢快快作上一場『襄王夢』呢？」

她說話之際，偎在司馬彥身上，把他緊緊抱定，不住揉搓，媚眼如絲，神情極蕩！

司馬彥操持再好，終是血肉之軀，何況腹中更有極強媚藥作怪，終於被姬綠綺撩撥得慾火又騰，春興勃發！

說也奇怪，又到了「離垢書生」即將蒙垢的千鈞一髮關頭，却又有人向司馬彥兜頭洒下了一盆涼水！

這一盆足能洒熄司馬彥無邊慾焰的涼水，自然仍是那充滿禪機的「篤篤篤」木魚三響！

姬綠綺何等聰明，第一次未曾注意，但如今一聽便知是這木魚聲息作怪，遂銀牙緊咬地，一面整頓衣襟，一面催促船家攏岸！

船家早受姬綠綺重賞，不奉呼喚，決不進艙，故而才對她突易女裝之舉，未覺詫異！

如今聽她命船攏岸，遂含笑說道：「姑娘，此處雖是『巫峽』，但『神女峯』却還未曾到呢！」

姬綠綺雙眉一剔，冷笑說道：「我知道『神女峯』尚未到達，但我要在此下船，難道不可以麼？」

船家見她顯有不悅神色，趕緊恭身答道：「可以！可以！」

船隻攏岸，姬綠綺首先滿面殺氣地，飛身下船，欲在峯崖巖嶂之間，搜尋那猛敲木魚，破壞自己好事的僧人蹤跡！

司馬彥兩度聽得這種兼具極高武學，與佛門禪機的警迷覺世之聲，慾火已告全熄，所服媚藥藥力，也雲散烟消，恢復了本來靈智！

他既已恢復靈智，自對姬綠綺畏如蛇蝎，應該趁此機會，飄然遠引才是！

但司馬彥居然隨同姬綠綺一齊下船，陪她遍山搜索！

因為司馬彥懷疑先後聽得的六聲木魚，便是黃鶴樓頭所遇的大智禪師所發！

假如眞是大智禪師，則自己便可向其致謝，並試探試探能否把那粒「大還丹」取回！

神女雲將佈，襄王夢欲圓之際，硬被那「篤篤」木魚，敲散好事，但如今特意相尋，却又聽不見它絲毫聲息！

姬綠綺正在咬牙，忽然聽得有一縷歌聲，自右側峯頂，裊裊傳下！

司馬彥，姬綠綺傾耳細聽，聽出對方唱的是：

「儂是紅南游冶子，
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裏！
落盡楊花春滿地，
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蘭舟人欲醉，
日暮青山，相映雙娥翠！
萬頃湖光歌扇底，
一聲吹下相思淚！」

司馬彥靜靜聽完，失笑說道：「這是趙松雪所作的一闋『蝴蝶戀花』詞，足見作歌人倜儻風流不像是位老和尚呢！」

姬綠綺冷笑揚眉說道：「管他是誰？我且上峯看看！」

話完，立提氣縱身，向右側峯頂上趕去！

司馬彥見她縱身之際，伸手向懷中摸了一把，知道姬綠綺已將暗器，預藏掌內，準備一見對方，便下辣手！

他猜得雖然不錯，但却未猜到姬綠綺手中暗器，就是自己在「天姥山削成崖」，曾經吃過苦頭，險些為之喪命的「閻王刺」！

兩人均懷絕世功力，不消多久，便達峯頂！

頂峯有株形態奇異的傘狀巨松，松下有塊平坦大石。

石上放着一具棋盤，黑白雙方，縱橫羅列，但似奕未及半便停，石左已空，祇在石右坐着一位白衣書生！

姬綠綺本是滿腔憤怒，準備不論遇見何人，立即施展「閻王刺」，立下煞手！

但見了這白衣書生以後，却如雪獅子向火一般，全身軟綿綿地，提不起絲毫兇威殺氣！

原來這白衣書生面容之俊，風神之美，便算馬空羣，司馬彥摘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也無法與其比擬！

姬綠綺暗忖自己閱人頗多，却從未見過如此俊美男子，何況這位白衣書生，在極端俊美之中，還蘊有一種足以令人心醉的勃勃英氣！

姬綠綺心醉目炫，悄悄將掌內藏的三根「閻王刺」重又藏入懷中，向白衣書生，含笑問道：「仁兄怎樣稱謂？登絕頂而放歌，臨奔流而對奕，委實足可稱雅人深致！」

白衣書生兩道目光，亮如電閃般，向姬綠綺及司馬彥，打量兩眼，站起身形，抱拳微笑答道：「小弟莊伯樂，尚未請教姑娘與這位兄台尊名上姓？」

司馬彥也對這莊伯樂一見即生好感，應聲笑道：「這位是姬綠綺姑娘，小弟耿天心，不知莊兄在與何人對奕？」

莊伯樂一聽「姬綠綺」三字，不禁自目中射出一種異樣芒彩，向她深深看了幾眼！

司馬彥冷眼旁觀，眉頭微蹙，暗想，這莊伯樂人雖極度瀟洒，但舉止却過嫌輕浮，那有對一位初見少女，如此凝目注視之理？

姬綠綺却毫不為意，反倒嬌笑道：「莊兄怎的這樣對我打量？是否覺得我有點眼熟？」

莊伯樂含笑說道：「姬姑娘仙姿國色，使莊伯樂驚若天人，心醉神迷，以致有所失態，尚請莫加怪罪才好！」

司馬彥聽得不禁失笑，暗想這樣才好，莊伯樂是位調情聖手，姬綠綺是浪漫嬌娃，他們若能一拍即合，倒可替自己省却不少苦被糾纏的無謂煩惱！

姬綠綺果被莊伯樂的幾句讚美之詞，說得心花怒放，媚笑連聲，妙目流波地，緩緩說道：「莊兄不要對我如此謬讚，你

自己才是潘安再世，衞玠重生，傅粉何郎，擬脂杜義呢！」

司馬彥委實看不慣他們彼此之間的眉挑目語，遂咳嗽一聲，向莊伯樂問道：「莊兄，小弟向你請教之事，尚未見答！」

莊伯樂失神落魄地，茫然答道：「耿兄指的是甚麼事兒？」

司馬彥哂然一笑，指着石上棋盤說道：「兩陣已圓，一方失師，小弟是請教莊兄與何人對奕？」

莊伯樂「哦」了一聲，含笑答道：「小弟是與一位老禪師對奕！」

姬綠綺本因被那木魚聲息，敲碎了自己的將圓好夢，心中怒火高騰，特來尋覓對頭，痛加報復！但如今見了莊伯樂以後，對司馬彥興趣立淡，故而雖然聽得莊伯樂是與老僧對奕，卻並未深究，祇是淡淡問道：「那老和尚呢？」

莊伯樂笑道：「那位老禪師因忽有要事，須去『朝雲峯』，故而尚未終盤，便自停奕！」

司馬彥因覺木魚聲息極熟，心中有事，遂接口問道：「與莊兄對奕的老禪師，上下如何稱謂？」

莊伯樂聞言，忽然收回緊緊盯在姬綠綺玉頰酥胸間的兩道貪婪目光，神色一正，恭身答道：「這位老禪師，是位得道高僧，法號上大下智！」

司馬彥聽得果是大智禪師，不禁心頭狂喜！姬綠綺卻手指棋盤，「哼」了一聲道：「甚麼得道高僧？你看他下的這盤棋兒，路路孤軍，處處受敵，若不是藉詞逃走，根本潰不成局了呢！」

司馬彥對於圍棋一道頗精，幾達國手程度，聽完姬綠綺話後，遂細把石上棋局，看了一遍，向莊伯樂含笑問道：「莊兄大智禪師去時，應該由誰落子？」

莊伯樂含笑道：「輪由老禪師落子，但他未着即去！」

司馬彥拈了一顆黑子，輕輕落在棋盤中心，向姬綠綺微笑說道：「姬姑娘請看，老禪師此子一落，通盤皆活，反把莊兄的白子，截斷成了兩條大龍，足見高僧之讚，決非虛言，即以奕棋一道而論，亦屬罕世國手！」

姬綠綺目光微注，赧然不語！

司馬彥又問道：「請教莊兄，大智禪師的『朝雲峯』之行，是否立即返轉？」

莊伯樂搖頭答道：「老禪師並未說明何時返來，耿兄莫非想見他麼？」

司馬彥點頭答道：「我正想見見這位有道高僧，加以請教——」

姬綠綺目光一轉，揚眉笑道：「耿兄，這樣好麼？你去『朝雲峯』，尋找那位得道高僧大智禪師，我在此與莊伯樂兄，奕上一局！」

司馬彥暗嘆此女朝秦暮楚，水性楊花，遂含笑說道：「既然如此，我不必再回此地，於『朝雲峯』事了之後，逕行前往『神女峯』便可，但望姑娘不要由於奕興過濃，而忘了與我崔大哥所訂之約！」

姬綠綺嬌笑說道：「耿兄不必叮嚀，去到神女峯下等我便了，並告訴你崔大哥，最多在明日黃昏，我一定趕到！」

司馬彥淡然一笑，向二人微笑揮手，身形閃處，直往「巫山十二峯」中的「朝雲峯」馳去！

莊伯樂目注司馬彥的飄飄背影，向姬綠綺含笑說道：「姬姑娘，你還是與耿天心兄，同去『朝雲峯』爲妥！他好像爲了我與姬姑娘訂交之事，有點不高興呢！」

姬綠綺一面收拾棋子，與莊伯樂重行佈局，一面披嘴道：「管他高興不高興，這人是聰明面孔笨肚腸，不大識抬舉！」

莊伯樂居然聰明絕頂，一聽便知姬綠綺的語意，「哦」了一聲，目注姬綠綺，搖頭微笑說道：「姬姑娘，我不相信！」

姬綠綺拈子未落，訝然問道：「莊兄，你不相信甚麼？」

莊伯樂目光中深含挑逗之意地，向姬綠綺笑道：「我不相信像姬姑娘這等天仙化人般的絕代嬌娃，倘對耿天心青眼相垂，他竟會不識抬舉？」

姬綠綺想起一路間，對耿天心百般挑逗，終告成空情事，不禁眉籠幽恨地，暗咬銀牙答道：「莊兄不要不信，我不是說他聰明面孔笨肚腸麼？」

莊伯樂失笑說道：「我還是不信，因爲像耿天心那樣一表人材，總不致比懶蝦蟆更笨，懶蝦蟆尚有吃天鵝肉的雄心，他難道……」

姬綠綺蹙眉接口道：「莊兄譬喻不錯，這耿天心笨得簡直還不如懶蝦蟆呢！」

莊伯樂失笑說道：「姬姑娘，你看我笨是不笨？」

姬綠綺看了莊伯樂兩眼，抿咀笑道：「你呀，你是絕頂聰明人物，那裏還會笨呢？」

莊伯樂得意揚眉，「咦」了一聲說道「姬姑娘，我要請教一下，你是怎樣看出我聰明絕頂？」

姬綠綺嬌笑說道：「我是從你兩隻桃花眼，以及足夠勾人魂魄的目光以上，如此判斷！」

莊伯樂大笑說道：「姬姑娘，你大概把話兒說反了吧？莊伯樂是男子漢，充其量不過倜儻風流，『勾魂攝魄』四字，祇有你這兩道明媚秋波，可以當得！」

說到此處，便自目光中深含情意地，凝視着姬綠綺，低聲吟道：「修短適中，濃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

他們之間，究竟是莊伯樂勾了姬綠綺的魂？抑或是姬綠綺攝了莊伯樂的魄？均暫慢提，且先敍述撲奔「朝雲峯」尋找大智禪師的司馬彥方面。

司馬彥在聽了「妙手郎君」游天樂說明「八寶神泥」中，藏有「大還丹」之事以後，本想到處追尋大智禪師，索還這粒罕世聖藥！

但如今撲奔「朝雲峯」之際，卻把主意完全改變！

他已不想索還「大還丹」，祇想向大智禪師說明丹在泥中，請他斟酌情形，濟世活人，免得把這粒罕世聖藥平白糟塌！

司馬彥改變主意之故，是基於兩點原因！

第一點原因自然是由於「無爲仙子」歐陽絮業告玉殞香消，自己對這「大還丹」已無特殊用處！

第二點原因則是若非大智禪師幾記木魚的震聵啓迷之聲，自己必將在姬綠綺的狐媚手段以下，墮入無邊慾海！

既然啣恩，自應圖報，司馬彥遂亟欲尋得大智禪師，告以「大還丹」藏在「八寶神泥」之內的這樁秘密！

但他趕到「朝雲峯」後，空自上下窮搜，也未尋得大智禪師的半絲蹤跡！

最後總算在一片削壁之上，發現了八句偈語，寫的是：

「種甚麼因？得甚麼果。
他不是他，我總是我，
江湖彈劍，心地爲先，
惡者必譴，善者必全！」

末後並署了兩個龍飛鳳舞草書，赫然正是「大智」二字！

司馬彥也不知道，大智禪師這八句偈語，是否爲自己所留？但因偏尋不獲，祇好離卻「朝雲峯」，向着「神女峯」下行去！

到了「神女峯」下，卻毫不費事地，便與馬空羣所扮的崔明桂相遇！

馬空羣忽見司馬彥在此出現，頗覺一驚，微愕問道：「賢弟，你怎會知道我在此地？」

司馬彥含笑答道：「大哥，我是和姬綠綺姑娘，一同前來找你！」

馬空羣聽得「姬綠綺姑娘」五字，不禁愧然一笑，向司馬彥說道：「賢弟知道她的本來面目了麼？」

司馬彥點頭微笑說道：「姬姑娘自行向我吐露秘密，否則小弟頗難猜出這位伊碧奇兒，竟是易釵而弁？」

馬空羣皺眉說道：「姬綠綺的性情，着實奇特，她既一再叮囑我千萬不可暴露她的女兒身份，卻又向賢弟自行說明一切，豈不弄成是我欺騙賢弟了麼？」

司馬彥搖手笑道：「大哥不必介意，這那裏算得了甚麼欺騙？但姬姑娘的行爲，卻嫌……」

馬空羣何等聰明？加上更深悉姬綠綺的淫蕩性格，故而不等司馬彥話完，便即瞿然問道：「姬綠綺行爲怎樣？莫非竟對賢弟有甚蕩檢踰閑之處？」

司馬彥那好意思詳細描述姬綠綺對自己的百般挑逗情形？祇能頗爲婉轉地，苦笑答道：「她對小弟，縱或行爲略有失檢，倒無大碍，因小弟與大哥一盟在地，決不會有負大哥！但……」

馬空羣聽出司馬彥話中有話，何況姬綠綺又未與他一同來此，不禁雙眉深蹙地，急急問道：「姬綠綺呢？她怎的未與賢弟一同來此？」

司馬彥感覺略爲有難，故而囁嚅答道：「她……她……」

馬空羣微含怒意說道：「賢弟不要這等吞吞吐吐，你既與我是金蘭骨肉，應該實話實講！」

司馬彥暗想倘若任憑姬綠綺與那莊伯樂有了苟且，自己對於盟兄，難免內疚，遂祇好從實說道：「姬綠綺新近結交了一位風神秀逸無倫的白衣書生，正在一座山峯對奕，少時或會趕來與大哥相見！」

「新近結交一位白衣書生」之訊，已使馬空羣愁皺雙眉，再聽得對方「風神秀逸無倫」，遂越發妒生心底！

冷笑一聲，向司馬彥問道：「那白衣書生，叫做甚麼名字？難道會比賢弟的蓋世風神，更爲秀逸？」

司馬彥苦笑說道：「那白衣書生名叫莊伯樂，風神秀逸程度，委實絕世罕見，小弟若與相比，直如爝的微光，難擬中天皓月！」

馬空羣搖頭說道：「我不相信世間有如此美貌男子！」

司馬彥蹙眉說道：「大哥怎不相信小弟，小弟生平從不虛言！」

馬空羣越聽越覺心中盛氣妒火，一時併作，遂強自忍耐地，又向司馬彥問道：「賢弟，姬綠綺與莊伯樂，是在何處峯頂奕棋？」

司馬彥伸手一指，含笑答道：「就在那座尖端較平圓的高峯峯頂！」

馬空羣一陣厲聲狂笑說道：「古之伯樂，善於相馬，今之伯樂，應善於相人，我倒要去會他一會，看看這莊伯樂是否認得出我的本來面目？」

司馬彥失聲叫道：「本來面目？難道大哥之『崔明桂』三字不是眞實名姓！」

馬空羣知道自己無意中把話說漏，但已無法收口，祇好索性厲聲笑道：「崔明桂三字，大概祇是莊伯樂之『崔命鬼』而已！賢弟與我一同去到那座峯頭，我當着姬綠綺、莊伯樂二人，對你揭開本來面目便了！」

司馬彥知道馬空羣的性格，此行必生變故，覺得自己倘若同去，不便之處極多，遂搖頭笑道：「大哥請恕小弟不便陪同，我在此等你如何？」

馬空羣目光一轉，點頭說道：「賢弟在此等我也好，我殺……」

「殺」字剛出，司馬彥便搖手相勸說道：「大哥，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處便饒人，姬姑娘與那莊伯樂，不過片刻新交，不會有甚過分親密之舉！」

馬空羣冷笑連連，身形飄處，業已縱出數尺，半空中取出一具圓形包裹，擲向司馬彥，並厲笑說道：「賢弟，你且解開包裹看看，你大哥生平窄量，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我曾經饒過誰來？」

語音了處，身形已在十來丈外，再復略一轉折，便自消失踪跡！

司馬彥直等馬空羣形影不見，方緩緩收回目光，搖頭一嘆，準備解開這個圓形包裹，看看其中究係何物？

不解這包裹還好，一解之下，司馬彥不禁掩面頓足！

原來，包裹才解一層，剛剛現出其中油布包時，血腥氣味，已經沖鼻！

油布包中，是顆人頭，正是曾在「大別山」中，爲司馬彥馬空羣二人，摸骨論相的「瞽目追風」彭一秋的六陽魁首！

司馬彥見彭一秋雖然不會參予「雲夢爭奇大會」，竟仍喪命於盟兄手中，不禁星目閃光，劍眉微剔，立意在靜等盟兄轉來，向其責問，並看看這位結義大哥的本來面目，到底是誰？爲何如此心狠手辣？

他在此靜等馬空羣，無事足表，且先敍述懷着滿腔慾火，趕去尋找姬綠綺的馬空羣方面！

馬空羣趕到司馬彥所說的高峯頂上，莊伯樂與姬綠綺，卻正棋逢對手的奕興正濃！

馬空羣是從五六丈外一堆怪石之中，遙遙注目，但等他看清莊伯樂以後，不覺

大吃一驚，因為司馬彥所形容之語，絲毫不錯，對方那等英俊中又含秀逸的絕代風神，委實並世罕見，縱令自己摘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也將無法比擬，自慚形穢！

莊伯樂不僅風神絕世，耳力之強，亦屬罕見，馬空羣才到峯頭，他便拈子不落，向姬綠綺微笑說道：「姬姑娘，峯頂突有人來，大概是專為找你，我們稍停片刻如何？」

姬綠綺一來以為是司馬彥所扮的耿天心轉來，二來滿心覺得莊伯樂俊逸風流，太以可愛，遂媚眼一飄，蕩笑答道：「莊兄，我與你既已結識，彼此並頗投緣，不管誰找我，也不願理他的了！」

馬空羣瞥見姬綠綺在互相對奕的沉思落子之間，向莊伯樂眉挑目語，大賣風情的媚蕩神態，本已心中狂騰妬火，再聽她這樣一說，越發忍耐不住，遂從石後現身走出，冷笑說道：「綺妹，我們海誓山盟，言猶在耳，天荒地老，此愛長存，你大概還不致於為了一位新交便不理我吧？」

姬綠綺想不到來人竟是馬空羣，不禁窘得兩朵紅霞，飛上雙頰！

誰知莊伯樂竟是一位天生情種，早就頗為姬綠綺的風姿所醉，如今見她窘得滿面嬌紅，忽然含笑起立，意欲替姬綠綺解除窘狀地，向馬空羣抱拳說道：「這位仁兄尊姓大名，與姬姑娘是怎樣稱謂？」

馬空羣在憤怒之下，忘了報用「崔明桂」假名，冲口答道：「我叫馬空羣，你是不是叫做莊伯樂？」

莊伯樂笑道：「名香一過，冀北空羣，這個名兒起得頗好，祇可惜有點本末倒置！」

馬空羣軒眉獰笑問道：「甚麼叫本末倒置？」

莊伯樂含笑答道：「自古以來，祇有伯樂識馬，那有馬識伯樂之理，如今我莊伯樂不知你叫馬空羣，你怎會知道我叫莊伯樂呢？」

馬空羣「哼」了一聲，未曾答話！

莊伯樂又笑道：「馬兄不要生氣，你還不曾答我所問，你與姬姑娘到底是甚麼關係？」

馬空羣揚眉冷笑說道：「她是我知交密友，你有甚麼資格動問？」

莊伯樂本是和顏悅色，但卻被馬空羣驕狂神態激怒，「哈哈」一笑，冷然答道：「你與姬姑娘是知交密友，我和她也是同樣關係，彼此既有同等資格，我為甚麼不能問你？」

馬空羣為之詞窮，蹙眉說道：「你不要往自己臉上貼金，姬姑娘和我的關係，祇怕和你大有不同！」

莊伯樂「哦」了一聲，轉面向姬綠綺含笑問道：「姬姑娘，請告訴我，你和這位馬空羣的關係，與我有甚麼不同？」

姬綠綺心頭雪亮，知道馬空羣所謂「不同」，是指曾與自己有朝雲暮雨，顛鸞倒鳳的肌膚之親，但這種話兒，卻怎樣答得出口？

何況如今馬空羣厲色獰聲，宛若凶神惡煞，莊伯樂則從容瀟灑，一派安詳，兩人相形之下，人品風神的高卑自殊，使姬綠綺自然而然地，對莊伯樂愛意頻添，對馬空羣漸覺厭鄙！

莊伯樂見姬綠綺遲疑未答，遂柔聲含笑說道：「姬姑娘，不要為難，你若真與這位馬空羣兄，有甚特殊關係？莊伯樂絕對識相，告辭就是！」

話完，長揖，儒衫一飄，似欲別去？

姬綠綺對他久已心醉神迷，那裏肯捨？慌忙一把拉住，含笑說道：「莊兄別走，我和他並沒有甚麼特殊關係？」

這兩句話兒，聽得馬空羣鋼牙一咬，心寒似水！

莊伯樂却高興得揚眉叫道：「馬空羣兄，你聽到沒有？我們既與姬姑娘的身份相同，則我先來是主，你後來是客，主人倘若高興，也許延客人入座！不高興時，便下逐客之令，亦無不可！」

馬空羣雙眉一剔，目中凶芒電射地，冷然說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你若敢下逐客令？無非自尋死路而已！」

莊伯樂目注姬綠綺，搖頭說道：「姬姑娘，你這位知交密友，着實度狹量隘，言語狂妄，令人難以容忍……」

話猶未了，馬空羣便神情越發狂妄地，接口說道：「難於容忍，又便如何？還能把你馬太爺，怎麼樣麼？」

莊伯樂目光冷冷一注馬空羣，向姬綠綺微笑說道：「姬姑娘，你若怕事？便請隨令友去，彼此忘卻這段風萍之聚，異日便再在江湖偶遇，也如陌路之人！否則莊伯樂既蒙錯愛，我要向令友下手，領教的了！」

姬綠綺此時委實煩惱已極，一個是俊逸風流，豐神絕世，引得自己無限愛慕的新交，一個是日久情深，且有肌膚之親的密友，如今成了互不相容的敵對狀態，真叫自己左右為難，不知偏袒那方是好？

萬般無奈之下，祇有柳眉深蹙地，向莊伯樂、馬空羣苦笑說道：「你們能不能不要各走極端，彼此結成朋友，那豈不好麼？」

馬空羣冷然一笑，搖頭說道：「綺妹，你應該知道我的性情，臥榻之旁，豈容得他人酣睡？」

莊伯樂也絲毫不肯相讓，針鋒相對地，冷笑說道：「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我拒絕與這等狂妄兇徒，結為友好！」

姬綠綺眼見無法排解，遂微一尋思，發話說道：「你們既然無法相合，祇有決鬥……」

「決鬥」兩字方出，莊伯樂便應聲點頭笑道：「這樣比較乾脆，我贊成姬姑娘的辦法！」

馬空羣却長嘆一聲，目注姬綠綺，搖頭沉聲說道：「想不到，想不到，我真想不到，綺妹對於新交舊友，居然一視同仁？我與你除了名份未定以外，已無殊恩愛夫妻，到如今竟為了一個陌路人，需加決鬥！」

姬綠綺已是天生蕩婦，朝秦暮楚，心中本已對莊伯樂略為偏愛，再聽得馬空羣這樣一發牢騷，不禁立生反感，柳眉雙剔地，冷然說道：「你若嫌我對你薄情，何不索性放棄決鬥？常言道得好：『天涯何處無芳草』？憑你馬空羣這等武功容貌，還怕找不到第二個姬綠綺麼？」

馬空羣性情何等兇暴狠毒？聽完姬綠

綺這幾句話兒之後，心中念頭早定！

他所決定的是莊伯樂之名，小見經傳，武功必然難及自己，自己不如暫時忍氣，等在決鬥中殺死此人後，再把姬綠綺儘量羞辱一場，加以拋棄！

心中雖然因妬成怒，已把姬綠綺恨入骨髓，但表面上却仍然裝得深情款款地，陪笑說道：「綺妹不要生氣，我們之間曾有如山誓願，似海恩情，馬空羣怎捨得放棄這場決鬥？」

若在平時，馬空羣的這種甜言蜜語，原可使姬綠綺聽得遍體如酥，但如今因有莊伯樂在旁，却祇是令她感覺肉麻地，更生厭鄙而已！

姬綠綺聽完馬空羣話後，側顧莊伯樂，嬌笑說道：「莊兄，你們之間的這場決鬥，是採取甚麼方法？文鬥抑或武鬥？」

莊伯樂尚未答言，馬空羣業已接口獰笑說道：「誰耐煩作甚『文鬥』？自然是『武鬥』來得痛快了當？」

姬綠綺猜透馬空羣的兇心，故意問道：「你既選擇『武鬥』，是否應該由他出題目了？」

馬空羣見姬綠綺竟已明顯偏袒莊伯樂，不禁鋼牙暗挫地，獰笑說道：「任憑他出甚麼題目，恐怕他也難逃一死！」

莊伯樂聞言，雙眉微剔，向姬綠綺搖頭笑道：「姬姑娘，為了你這樣的絕代天人，我莊伯樂便在決鬥之中，身遭不測，也甘心情願的了！」

姬綠綺聽得心頭一蕩，目光中流送真情地，向莊伯樂媚笑說道：「莊兄不要這等說法，你們之間的決鬥題目，尚未擬妥，誰輸誰贏，還說不定呢！」

莊伯樂點頭笑道：「姬姑娘說得對，為了贏得這場決鬥的勝利，我一定要好好想個題目！」

馬空羣冷笑說道：「莊伯樂放爽快些，趕緊決定題目！你既然為了女人和我決鬥，怎不拿出一點英雄氣概？」

莊伯樂負手崖邊，俯眺數十丈以下，一瀉千里的奔騰江水有頃，忽然回頭向馬空羣揚眉問道：「馬空羣，任憑我出題目，你都敢接受麼？」

馬空羣傲然答道：「你便要上劍樹刀山，馬空羣也敢陪你闖一闖！」

莊伯樂指着峯下江流說道：「我們從這峯頂縱身，躍入江流，誰能不傷不死？誰就贏得今後長期陪侍姬綠綺姑娘的一份榮幸！否則便順流而去，也可免得再勞動旁人，收拾屍骨！」

姬綠綺聽他這樣說法，忽然想起司馬彥曾有瞥見峯壁間有位輕功絕世的白衣人之語，不由向莊伯樂所着的白色儒衫，看了兩眼！

馬空羣則因想不到莊伯樂竟提出這樣一個驚險萬分決鬥題目，遂在答話之前，先行走到崖邊，察看地勢！

三峽山崖，壁立者多，他們所立之處，更略為向外傾斜，在這種地勢以下，祇要向前躍出四五丈遠，則墜身江流，並非難事！

難就難在自峯頂至江流，足有四五十丈高下，必須提氣凝神，不慌不亂，前半段中，任其順勢直墜，直到將及江流五六丈前，及時施展絕頂輕功，借勁飄身，方能倖脫碎骨粉身，隨波東逝之險！

莊伯樂見馬空羣目注峯下，蹙眉沉吟，不禁哂然失笑道：「馬空羣，認為這題目難麼？你方才自詡的英雄氣概何在？」

這兩句話兒，逼得馬空羣兇性大發，目射凌芒，獰笑答道：「我不是畏懼，是覺得這題目出得太容易了！」

莊伯樂「哦」了一聲問道：「這題目太容易？你有沒有甚麼方法？使它更難一點？」

馬空羣傲笑說道：「我認為在躍身空中，未及江流之前，雙方不妨再加上一些花樣較量暗器手法！」

他如此提議之故，是因估量自己一身輕功，由峯頂縱身，或可僥倖不被江流捲去？但莊伯樂既提出這項題目，定有所恃，豈不仍將敗多勝少？如今倘若加上互施暗器，則自己現有姬綠綺家傳最為霸道歹毒的「閻王刺」在身，縱不穩佔勝券，也可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

莊伯樂聽完馬空羣這種提議，點頭一笑，伸手在山崖以上，抓下了一塊山石！

馬空羣愕然問道：「你到底同不同意？却抓下這塊山石則甚？」

莊伯樂軒眉笑道：「當然同意，但我向來不帶暗器，故而祇好暫借這塊山石一用！」

一面說話，一面雙掌凝功，往中一合，便把那一塊山石震成大小不一的散碎石塊！

馬空羣雖然頗對莊伯樂的掌上勁力吃驚，但見他是用石塊作為暗器，不由心中大喜！

兩人互相對看一眼，緩緩走向崖邊！

姬綠綺目光一轉，忽然柳眉雙揚地，曼聲叫道：「你們且慢縱身！」

莊伯樂聞聲止步，含笑問道：「姬姑娘有何囑咐？」

姬綠綺目光微掃二人，一陣格格嬌笑問道：「你們已肯為我如此不顧性命的互相決鬥，我似乎應該絕對公平，毫不偏袒才是！」

說到此處，並特意向馬空羣一颺眼風，問了聲：「羣哥哥，你說對嗎？」

馬空羣本已對姬綠綺頗為憤恨，但被她媚眼一瞟，以及這聲「羣哥哥」，却又勾得舊情重熾地，點頭笑道：「綺妹所說的話兒，及所作的事兒豈有不對之理！」

姬綠綺聽他這樣回答，嬌笑一聲，面容忽冷，伸手向馬空羣說道：「既然應該絕對公平，及毫不偏袒，則請你把身邊那囊我家傳的『閻王刺』暫時還我！」

馬空羣知道上當，但已無法反悔，只好自身邊取出一隻小囊，遞與姬綠綺，目光中充滿了憤恨神色！

姬綠綺接過小囊，嬌笑說道：「這樣就公平了，羣哥哥不要洩氣，你身邊除了這囊『閻王刺』外，還有十二枚白虎釘，一袋『五毒砂』，總比莊伯樂兄所用的一把碎石，強得多呢！」

馬空羣聽姬綠綺竟又藉着說話，把自己所用暗器的種類數量，向莊伯樂加以洩漏，不由恨得冷笑揚眉說道：「綺妹，馬空羣多謝盛情，倘若我能萬一僥倖，定當對你好好答報的了！」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留香躺在江邊，突然發現一條船順流而下，船上一童子向他招呼，他便縱身飛上那條船去，原來石田齊在船上等着他。一見楚留香上船，便延他入艙共飲。言談間，石田齊請楚留香賜教劍術，說完即拿起筷子指着楚留香，這看似並非攻擊的招數，但內行一看便知這是兇險的殺着。這時楚留香剛拿起酒壺斟酒，也不以為意，照斟不誤，結果石田齊罷手，楚留香也離去。櫻子走來問石田齊何以在那種情勢之下不施殺手。於是石田齊便把楚留香斟酒時所隱藏的妙諦說出，使她由衷佩服……

羣雌粥粥叫　教我怎得了

「我沒有，」石田齊說：「就在我與楚留香以至上無上的劍意劍勢互相對峙時，這個人就在無聲無息中忽然出現了，在那種情況下我根本沒有分心去看他一眼的餘力。」

「他也沒有什麼舉動？」

「他一直都在靜靜的看着我們，直到最後，才說了幾句話。」

——石田齊先生已經敗了，楚香帥也不妨走了，再這麼樣僵持下去，對兩位恐怕都沒有什麼好處的，對我却很有利。

×　　×　　×

「對他不利？」櫻子問：「有什麼利？」

「漁翁之利。」石田齊說：「如果我們再僵持下去，他舉手間就可以將我們置之於死地。」

「楚留香不是笨人，這其間的利害他一定能分得清的。」

「我也一樣也分得清，所以我們幾乎是在同一瞬間罷手的，」石田齊說：「也就在那一瞬之間，這個人也已悄然而去。」

櫻子痴痴的出了半天神，才輕輕的嘆了口氣：

「這麼樣的人究竟是什麼人呢？」她幽幽的說：「像這麼樣的一個人，一定也跟楚留香一樣，一定也有很多女人喜歡他的，不管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醜是俊，都會有很多女人喜歡他。」

櫻子說：「女人通常總是會喜歡這種聰明的男人。」

（二）女人與船

女人，好多女人，好多好看的女人，好好看！

女人在床上，床在船上。這條船上有一張床，好大好大的一張床。

×　　×　　×

江上已有了漁火，天上已有了星光，星光與漁火照亮了一葉扁舟。也照亮了舟上的人影。楚留香掠出石田齊的船艙，就看見了這個人，一身白衣如雪。

江水在星光與漁火間閃爍着金光，金黃色的波浪上飄浮着三塊木板。

楚留香以燕子般的身法，輕點木板，掠上了扁舟。

扁舟上的白衣人却又已飛起，如蜻蜓點水，掠上了另一艘江船。

×　　×　　×

船上無星無月無燈無火，可是等到楚留香上船時，燈火就忽然像秋星明月般亮起來了。

白衣人已不見。

楚留香只看見一床女人，一船女人。

一床女人不可怕，一船女人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女人居然都是他認得的，非但認得，而且每一個都很熟。

非但很熟，而且熟得很，簡直可以說熟得要命。

× × ×

楚留香實在不能不摸鼻子了！

在蘇州認得的盼盼，在杭州認得的阿嬌，在大同認得的金娘，在洛陽認得的楚青，在秦淮河認得的小玉，在莫愁湖認得的大喬。

除了這些在各州各地認得的女孩子之外，還有那個剛和他分手不久的情情。

他忘不了情情，也忘不了她們。

她們更忘不了他。

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她們居然會忽然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

如果他偶然遇到其中一個，不管是在什麼地方，不管遇到其中的那一個，他都會覺得很開心的，甚至會開心得要命。

可是忽然間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全都遇到了，這就眞要了他的命了。

這種事簡直就好像是個噩夢一樣，隨便什麼樣的男人都絕不會願意遇到這種事的。

最要命的是，每一個女人都是在用一種含情脈脈的眼光看着他，都認爲自己是他唯一的情人，也把他當作自己唯一的情人。

如果你也是個男人，如果你遇到了這種事，你說要命不要命？

× × ×

楚留香不但要摸鼻子，簡直恨不得要把自己的鼻子割下來。

——一個人如果把鼻子割了下來，別人大概就不會認得他了。

不幸的是，已經有人在說：「你拚命摸鼻子幹什麼？」說話的是大喬：「就算你把鼻子割掉，我也認得你的。」

大喬說話最爽直，做事也最痛快。

大喬好像已經準備衝過來把這位從來沒有怕過別人的盜帥楚留香抱上床了。

楚留香想躲也躲不掉，因爲這條船的船艙裏除了這張床之外剩下的空地已經不多。

幸好這時候那個神秘的白衣人，忽然又出現，清清爽爽的一身白衣裳，文文雅雅的一張笑臉，再加上秋星明月般的一對笑眼，笑眼中還彷彿不時有白雲飄過，悠悠遠遠的那麼樣一朵白雲。

× × ×

「我姓白，白雲的白，我的名字就叫做白雲生，」這個人說：「楚人江南留香久，海上漸有白雲生，後面這句話說的就是我！」

楚留香笑了一笑：「前面一句說的是我？」

「是。」

「這是誰說的？」

「是我自己，」白雲生的態度嚴肅而客氣：「我能夠把你和我相提並論，應該是你的榮幸。」

一個人能夠用這麼有禮的態度說出這種話來，實在是件很奇怪的事，而且很滑稽。

但是他却說得很自然。

就算是天下最滑稽的事，從他嘴裏說出來，也絕不會讓人覺得有一點好笑的意思。

楚留香忽然發現自己又遇到了一個奇怪的人，也許要比他這一生中遇到的任何人都奇怪得多。

「這幾位姑娘我想你一定都認得，」白雲生說：「我也知道她們都是你喜歡的人。」

楚留香不能不承認。

白雲生看着他，笑眼中閃着光。

「抱歉的是，我對你的瞭解還不够多，還不知道你最喜歡的是誰，只有把她們全都請來了。」

他的笑容也很文雅：「如果你對她們其中某些人已經厭倦了我立刻就可以請她回去。」

白雲生說：「我做事一向都很周到，從來也不願讓朋友爲難。」

楚留香苦笑。像這麼周到客氣的人，他這一輩子還沒有遇到過一個。

他已經覺得有點吃不消了。

白雲生偏偏還要問他：「隨便你要我送那一位回去，都不妨說出來，我一定照辦。」

楚留香能說什麼？七八雙眼睛都在瞪着他，好像都恨不得要狠狠的咬他一口。

楚留香只有硬起頭皮來說：

「她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每一個我都喜歡，不管是誰走了，我都會傷心的。」

白雲生微笑：「香帥果然是個多情人，實在讓我羨慕得很。」

楚留香連看都不敢再去看那些女孩子們了，甚至連想都不會去想現在她們臉上的表情是什麼樣子。

「多情人最怕的就是寂寞，這一點我也明白了，」白雲生說：「所以我才把她們請來，陪香帥到一個地方去，去見一個人。」

「去見什麼人？」

「一個香帥最想見而見不到的人。」

「史天王？」楚留香幾乎要跳了起來：「你說的是不是史天王？」

「是。」

「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白雲生微笑點頭：「那地方雖然遙遠，可是現在我已經看得出，這一路上香帥是絕對不會寂寞的了。」

第十七章

（一）最難消受美人恩

不管是情情、盼盼、阿嬌、金娘、楚青、大喬、小玉都一樣，都是非常可愛的女人，都和楚留香有過一段不平凡的遭遇，也都和楚留香共同渡過了一段極美好的時光，令人終生難忘。

不管是她們之間的那一個，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遇到楚留香，都一樣還是會對他像以前那麼溫柔體貼。

現在的情況却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如果有人對楚留香好一點，別的女孩子一定會用白眼看她，認爲她是在獻媚取寵，她自己也會覺得很沒面子。



她們又不是那種低三下四的路柳牆花，怎麼能做這種丟人的事？

× × ×

楚留香非常瞭解這種情況，絕對比世上大多數人都瞭解得多。所以他絕沒有希望她們會給他好臉色看，更沒有希望她們會對他投懷送抱，噓寒問暖。

——三個和尚沒水喝，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這一點楚留香當然也非常瞭解。

只要她們不聯合在一起來對付他，他已經要謝天謝地了。

——她們會不會這麼樣做呢？

看到這些大姑娘大小姐臉上的表情，他實在有點心驚膽戰。

他一向很瞭解她們的脾氣，無論她們做出什麼事來，他都會不覺得意外的。所以他只有開溜了，溜到後面，找到空間艙，一頭鑽進去，鑽進被窩，蒙頭大睡。

不管怎麼樣，能够暫時避一避風頭也是好的，等到她們的火氣過去再說。

這就是楚留香聰明的地方，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眞的睡着了。

× × ×

這一覺睡醒時，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船艙外寂無人聲，也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

——那些大小姐們怎麼會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現在正在幹什麼？是不是正在商議着對付他。

楚留香嘆了口氣，忽然覺得男人們確

實應該規矩一點的，如果遇到了一個溫柔又美麗又多情的女孩子，就算不能把她一脚踢出去，也應該奪門而出，跳牆而去，落荒而逃。

這當然只是他平生第一次有這種想法，却不知道是不是他這一生最後一次。

× × ×

就在他坐在床上摸着鼻子發怔的時候，隔壁房裏忽然傳來有人用大壺倒水的聲音。

楚留香全身都癢了。

他至少已經有兩三天沒洗澡，能够坐在一大盆洗澡水裏，那有多麼好？

只可惜他並沒有忘記這是一條船，船雖然在水上，可是船上的水却比什麼地方都珍貴。

何況那些大小姐們現在怎麼會替他準備洗澡水？他簡直連想都不敢想。

奇怪的是，洗澡水居然已經替他準備好了。

艙房間的一扇門忽然被打開，他就看到了這一大盆洗澡水。沒有人，只有洗澡水。

不但有洗澡水，還有換洗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的擺在一張椅子上。

× × ×

衣服是嶄新的，肥瘦長短大小都剛剛好，就好像是量着他身材定做的一樣。

洗澡水也不冷不熱，恰好是他喜歡的那種溫度。甚至連洗澡用的澀子膏都是他最喜歡的那一種。

——這是誰爲他準備的？

她們當然都知道他的身材，也知道他的喜好，可是她們之間還有誰對他這麼體貼呢？

難道這就是她們對付他的戰略，故意對他好一點，讓他心裏慚愧？然後再好好的修理他一頓。

× × ×

痛痛快快洗了個澡，換上了一身軟柔合身的新衣服，他心裏的想法又改換了。

——她們本來就應該對他好一點的，像他這麼樣的男人，本來就不會一輩子守着一個女人，她們本來就該瞭解這一點。

現在她們大概已經全都想通了。

想到這裏，我們的楚香帥立刻又覺得愉快起來，高高興興的走出船艙。

外面陽光燦爛，是個極晴朗的好天氣。從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好幾里之外的江岸。

大艙却沒有人，那些大小姐們居然一個都不在。

楚留香正在奇怪，就看到了一條船正由江心駛向江岸。

看到了這條船，楚留香的心又沉了下去。

情情、盼盼、阿嬌、金娘、楚香、大喬、小寶，居然全都在那條船上，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他，向他揮手道別。

（二）再見人魚

長天一碧如洗，遠遠看過去，彷彿已經可以看見海天相接處。江水也流得更急了。江船順流而下，一瀉千里，近在咫尺間的人，瞬息間就可能已遠在天涯。

——她們爲什 要走？是被迫而走的？還是她們自己要離開他？

這問題現在已經用不着回答，因爲濁黃的江水中已經出現了幾條雪白的影子，魚一般飛躍游動，少女般美麗活潑。

是魚如美人？還是美人如魚？

× × ×

魚不會上船，人上了船。

她們身上穿的衣裳還是像楚留香上次見到她們時一樣，最多也只不過比魚多一點而已，可是她們對楚留香的態度却改變了很多。

她們的態度居然變得很恭敬，很有禮，而且還好像特地要跟他保持一段距離。

這種情況好像從來也沒有在楚留香身上發生過。

楚留香苦笑。

「你們這次又想來幹什麼？是想來吃人？還是要人吃你們？」



看她們的樣子，倒眞的有點像是怕楚留香把她們像魚一樣一條一條吃下肚子裏去。

這種樣子已經很讓人受不了。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她們居然還眞的說：

「如果香帥眞的要吃我們，那麼就請香帥儘量的吃吧。」

「眞的？」楚留香故意作出很兇惡的樣子：「我眞的可以儘量的吃？」

「當然是眞的。」長腿的女孩子說：「不管香帥想吃誰都可以挑一個去吃。」

她的腿在陽光下看來更結實，更有光澤，更有彈性：「香帥要吃誰就吃誰，要吃什麼地方就吃什麼地方，隨便香帥要喜歡吃都可以。」

× × ×

她們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好吃，每個地方看起來都很好吃。

尤其是在如此明亮的陽光下。

可是楚留香却好像不敢再看他們了。

她們不是魚，是人，她們都這麼年青，這麼健康，這麼樣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所以楚留香更想不通。

「你們幾時變得這麼樣聽話的？」

「二將軍這次要我們來的時候，就吩咐我們一定要聽香帥的話，不管香帥要我們幹什麼都行。」大眼睛的女孩說：「所以我們才害怕。」

「害怕？」楚香帥問：「怕什麼？」

「怕香帥眞的把我們吃掉。」

楚楚可憐的女孩子又露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我尤其害怕，怕得要命。」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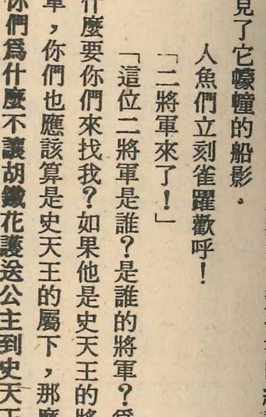
「因爲我知道香帥如果要挑一個人去吃，第一個被挑中的一定是我。」

× × ×

楚留香沒有吃她，並不是因爲她不好吃，也不是因爲他不想吃。

楚留香沒有吃她，只不過因爲江口外的海面上忽然傳來了一陣鼙鼓聲，就好像有千萬匹戰馬踏着海浪奔馳而來。





來的當然不是馬，是一條船，一條樓台般的戰船。

海天遼闊，萬里無雲，楚留香已經看見了它艨艟的船影。

人魚們立刻雀躍歡呼！

「二將軍來了！」

「這位二將軍是誰？是誰的將軍？爲什麼要你們來找我？如果他是史天王的將軍，你們也應該算是史天王的屬下，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讓胡鐵花護送公主到史天王**那裏去？難道你們這位二將軍也不贊成這門親事？」

沒有人回答這些問題。

四個女孩子的嘴好像忽然都被人用一塊大泥巴塞住了，連氣都不能再喘。

戰船已破浪而來，遠遠就可以看到甲板上有人影奔騰，排成一行行極整齊的行列。船上旗幟鮮明，軍容整肅壯觀，顯然每個人都是久經風浪能征善戰海上健兒。

唯一奇怪的是，這些戰士居然沒有一個是男人。

（三）戰裙

海口附近漁舟商船都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江岸上甚至連個人影子都看不見。

戰船上放下一道繩梯，楚留香就一步步登上去。他的眼睛剛露出甲板，看見的就是一雙雙已經被晒成古銅色的腿。

脚跟靠緊，雙腿並立，中間幾乎連一點空隙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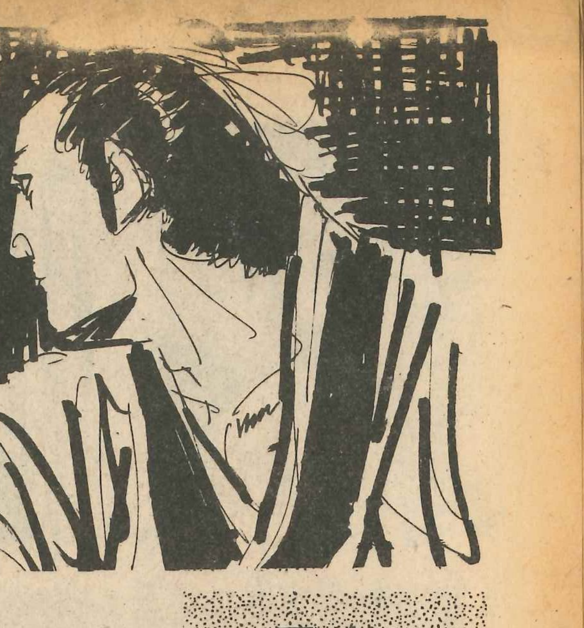
每一雙腿都那麼結實，那麼健美，楚留香這一生中也沒有看到過這麼多雙女人的腿。

堅實而富有曲綫的小腿上面，是渾圓的大腿，再上面就是一條條閃着銀光的戰裙。

戰裙很短。戰裙是敞開着的，爲了讓她們的腿在戰鬥時行動得更方便些。

楚留香沒有再往上面看了，因爲他也不想讓別人看到他一下子掉到海裏去。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帝返回逍遙谷，立派電與無面人往追殺雲飛揚，兩人聯手，劍傷雲飛揚後，又將之迫落千仞懸崖，死生莫卜。傅玉書陰謀得逞，順理成章地繼青松爲武當掌門，滿擬可獲天蠶秘笈，詎知大失所望，原來天蠶秘笈已在上一代掌門枯木道長遇刺後失踪，燕冲天也是因無秘笈而閉關苦練，然歷二十多年仍未參悟成功，那晚，傅玉書失意之餘，借酒消愁，醉後，情思復熾，往找倫婉兒，擬續前緣，並激動地說，不要做武當掌門，要找燕冲天說清楚。說罷站將起來，就要去找燕冲天——

笑傲江湖行

跪地求劍法

海底神龍

倫婉兒雙手按住：「師兄，你怎能這樣？」

「怎麼不能，一錯不能再錯，」傅玉書在哀求，「婉兒，你給我去。」

「師兄，我求求你，不要這樣做，好嗎？」

「那我們下山，有多遠就走多遠。」

傅玉書拉住倫婉兒的手就要走，倫婉兒拚命按着。

她說：「師兄，你冷靜一下，想清楚好嗎。」

傅玉書一呆，雙手抱頭，啞聲說道：「那你叫我怎樣，我們難道就此痛苦一生麼？」

倫婉兒看着傅玉書，傷心淚落。

好一會，傅玉書緩緩抬起頭來，呆望着倫婉兒。「你怎麼流淚？」

倫婉兒沒有作聲。

傅玉書雙手捧着倫婉兒的臉頰：「婉兒，你沒有忘記我？」

倫婉兒終於忍不住在傅玉書肩上，哭起來。

傅玉書緊緊地擁着倫婉兒，眼中亦有淚。

也不知多久，倫婉兒才止住了哭聲，緩緩抬起頭來。

流淚眼看流淚眼，傅玉書嘟喃着道：「婉兒，不要離開我。」

倫婉兒茫然點頭，對於傅玉書，她畢竟痴心一片。

兩人不禁又擁抱在一起，倒在床上。

燈花一朵又一朵爆開，凄冷的月色從窗外透進來。

冷月仍然在中天。

× × ×

拂曉，一隻信鴿飛投進逍遙谷。

在半盞茶後，風雨雷電已聚在谷中大堂，信鴿送來的字條，在四人閱遍之後，又回到天帝手上。

「玉書雖然已做了武當派的掌門人，並未能夠學得天蠶神功。」天帝的語聲極之不悅，「因爲天蠶神功並不完整，最後一式，是由掌門口述。」

風點頭。「燕冲天青松的師父枯木死在你老人家的手下。」

「也就是說，燕冲天還沒有練成天蠶神功，」雨冷笑：「我們却是到現在才知道。」

「這個秘密絕無疑問，就只有青松燕冲天二人知道，若不是玉書成了武當的掌門，我們還蒙在鼓裏，只當燕冲天如何厲害。」

「這亦可以說是天開眼，」天帝怪笑起來：「以我的武功再配合你們的風雨雷電陣，燕冲天六絕練得再好，也不是我們的對手。」

雷一步上前，說道：「那我們立即殺上武當。」

「武當還有用處，」天帝一笑：「反正玉書現在已經是武當的掌門，可以號令武當弟子，我們又何必再花心思，再費氣力。」

「可是燕冲天一天不死，對玉書始終是一個大障碍。」風雙眉一皺：「萬一被他發現玉書的秘密……」

「燕冲天這個老不死當然留不得。」天帝目光陡亮，「那就可以了！」

「怎樣？」風雨雷電齊問。

「我們可以放消息出去，說是雲飛揚已逃來這附近，讓玉書將燕冲天誘來！」天帝一面猙獰之色，「到時候，我就要這個老匹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一個聲音突然道：「爺爺，你這樣做太殘忍了。」

是傅香君，在堂外緩步走進來。

天帝目光一轉，說道：「不是這樣，這個老匹夫又怎知道爺爺二十年來如何痛苦？」

「但……」

「不要多說了，爺爺你也不幫，去幫那個燕冲天。」

傅香君腳步一頓，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往外走。

風雨雷電的目光，由傅香君轉向天帝望去。

「這個丫頭！」天帝搖頭，語氣却並不兇。

× × ×

出了大堂，傅香君逕自回自己房間，思前想後，不禁唏噓。

天帝沒有多久就走進來，在傅香君一旁坐下，笑笑：「好孫女。」

傅香君沒有理會。

「還生爺爺的氣？」天帝陪着小心，說：「爺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你生氣。」

「爺爺——」傅香君歎了口氣。

「你說爺爺殘忍，燕冲天這個老匹夫難道就不殘忍？二十年前，你還未出世，爺爺就已被他囚在寒潭，折磨到不成人形，這個仇不報，爺爺死也難瞑目。」

傅香君終於心動，哀憐的目光望着天帝。

「其實，爺爺這樣疼你，又怎會讓你這樣不高興？」天帝一笑，「你看爺爺像不像一個那樣子殘忍的人？」

傅香君不覺搖頭。

天帝的笑容更盛，忽然問：「香君，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

「有沒有心上人？」

傅香君一怔，才搖頭：「沒有。」

「眞的沒有？」天帝目光灼灼。

傅香君嬌靨突然激紅，搖搖頭，不作聲。

「爺爺不相信，」天帝摸着鬍子：「你長得這麼漂亮，怎會沒有心上人，」目光一亮，「一定有的，是誰？」

傅香君垂下頭。「爺爺，你怎麼這樣問……」

「那是有的了。」

「我不知道，」傅香君嬌靨更紅，站起來，移步到窗前。

天帝呵呵大笑。「看你這樣子害羞，好，爺爺改天才問你。」

天帝大笑着走了出去。

傅香君背着天帝，偷看了一眼，發現天帝眞的已離開，嘴角不由自主露出了一絲笑容。她的目光立時就變得迷濛。

雲飛揚的影子，又在她的腦海裏浮上來。

× × ×

這時候，雲飛揚亦已醒轉。

眼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藥香撲鼻。

那是一間不大不小的房間，牆壁上掛滿了種種不同的草藥，他臥在對門一張竹榻上，身上的傷口都用布條紮好。

他試試伸臂，一陣劇痛立即從傷口透來，這亦證明了他並非在作夢，仍然在人世。

「這是什麼地方？」他一聲嘟喃，

「是海龍老人的家。」一個聲音回答，老氣橫秋的。

雲飛揚左右望去，看不見有人。

「怎麼只聽聲，不見人？」雲飛揚奇怪。

「我在這兒。」那個聲音又起。

雲飛揚再看去，仍然不見人，心頭一寒，却在此際，一隻奇短的小手，從一旁伸至，一拍雲飛揚肩膀。

雲飛揚一驚，垂目望去，終於看見了那個人。

那是個矮小的侏儒，高不出竹榻多少，看見雲飛揚受驚，自己亦卑縮開去。

雲飛揚奇怪的望着，侏儒更加害羞，背過身子。

「是你救了我？」雲飛揚接問。

「不是我，是我家主人。」侏儒偷望雲飛揚。

雲飛揚掙扎坐起身。「我叫雲飛揚，你呢？」

侏儒再偷望一眼，看見雲飛揚態度平和，才有些安全感。「主人叫我做三尺，其實我才得二尺七。」

「那我也叫你三尺，成不成？」

三尺點頭。

「是了，你家主人就是海龍老人？」

「江湖上的人都是這樣稱呼，因為他在海裏，矯捷如游龍。」

「我是他從海裏救上來的？」雲飛揚似乎省起了什麼。

「是兩天前的事情。」

「那是說，我已經昏迷了兩天？」雲飛揚吃驚。

「差不多三天的了。」三尺搓着兩手，「當時我還以為你已經死掉，主人却是說仍然有救。」

「不知道他現在在那兒？」

「在這裏。」一個老人接聲出現在門口。

老人一頭白髮，滿臉皺紋，皮膚黝黑而發光，像有一層油脂分佈其上。

他扳着臉龐，却令人一些也沒有嚴厲的感覺。

「晚輩雲飛揚，多謝前輩的救命大恩！」雲飛揚連忙下地，那知道連隨一個踉蹌。

他及時扶着竹榻，總算沒有摔倒在地上，這時他才發覺餓得要命，四肢都酸軟無力。

老人看着他一聲冷笑：「多謝，多謝就成了？」突然上前一把抓住雲飛揚胸襟，將雲飛揚整個抓起來，摔回竹榻上。

這一摔正撞着傷口，雲飛揚痛得死去活來。

老人看在眼內，竟然又急起來，上前忙問：「怎樣了，痛不痛？」

雲飛揚點頭。

「這是你罪有應得。」老人突然扳起臉龐。

「我犯了什麼罪？」雲飛揚脫口問。

「什麼罪？」老人怒容滿面，「你這個小子遲不漂來早不漂來，偏偏就在我要抓住那隻大海龜配藥的時候漂來，害得我為了要救你，不得不放走那隻大海龜，那隻大海龜百年難逢，牠的蛋更就是妙藥，我已經找了十年，才找到一隻，又花了三個月，安排好一切捕捉的工具，現在全都沒用了。」

「晚輩知罪。」雲飛揚甚感抱歉。

「還好，等不到那隻大海龜的蛋，等到你這隻龜也一樣。」

雲飛揚聽着也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老人接着道：「你不用難過，我已經原諒了你。」

「多謝老前輩。」雲飛揚苦笑。

老人接拍手，大喝：「三尺，你呆在那裏幹什麼，還不拿食的來，不成要看着這小子餓死在這裏。」

侏儒三尺慌忙奔出去。

× × ×

一口氣吃了六大碗稀粥，雲飛揚才覺得舒服一些，一種強烈的疲倦接着襲上心頭。

他也就在疲倦中沉沉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被呼喝聲驚醒。

「我說過不敎，就不敎！」那是海龍老人的語聲。

接着的聲音，他一樣好像那裏聽過。

「師叔，弟子一向都沒有求過你老人家，只是這一次。」

「不敎！」

雲飛揚不由自主下了榻過去推開門，，移步往外面循聲走去。

房外是一條竹廊，過三丈是一座小廳子，海龍老人負手站在石階之上，一面的不悅之色。

在石階之下，跪着三個人。

當中赫然就是峨嵋派的管中流，在他的左面是劍童七寶，右面是琴童六安。

他仍然一身白衣，這一次却沒有理會地上的泥土，跪倒在地上。

雲飛揚在門扉外一眼瞥見，慌忙縮回去。

管中流沒有察覺，以懇求的目光望着海龍老人。「師叔，峨嵋派衰落到這個地步，就只有弟子一人還堪造就，還有望重振峨嵋派的聲威，師叔你就是瞧不起弟子，也為峨嵋一派設想，敎弟子『落日劍法』最後的三式。」

他雖則在懇求，語氣說話仍然自負得很。

從他的說話聽來，海龍老人非獨是峨嵋派的前輩高手，而且還是惟一懂得「落日劍法」最後的三式的人，所以管中流才這樣不惜下跪，苦苦的懇求。

武當的「兩儀劍法」與峨嵋的「落日劍法」齊名江湖，敗在青松的手下管中流才明白，不學最後的三式，還不足笑傲江湖。

在武當山下再敗給雲飛揚，更堅定他去學落日劍法最後三式的決心。

所以他才會找到來這裏。

海龍老人也就是峨嵋當代掌門一音大師的師兄，只因為脾氣怪異，行事只顧自己的喜惡，與一音大師不甚合得來，也不理會一音大師的勸告，終於在一次爭執之下離開峨嵋，隱居在這個僻靜的海灘上。

他天智聰敏，武功在一音之上，但醫術更高明，雲飛揚墮崖漂流遇上他，亦可謂不幸之中的大幸。

當然怎也想不到寃家路窄，竟就在這裏遇上了管中流。

海龍老人對於管中流似乎並無多大好感，一疊聲：「不敎，說不敎就不敎。」

「到底為什麼？」管中流實在很不服氣。

「是我還不想害你！」海龍老人忽然笑起來。

「害我？」管中流更詫異。

「落日劍法最後三式，必須陰陽配合，有陰氣的內功修為，才能夠配合陽剛的招式，你陽剛有餘，陰柔不足。即使學得招式，亦沒有什麼帮助，況且過剛必折，只怕你尚未學成，便已經一命嗚呼。」

「弟子寧可死，也要學！」管中流說得很堅定。

海龍老人冷笑：「那你儘管跪下去。」霍地轉身。

門隨即關上。

管中流沒有動，目光却寒起來，七寶六安陪伴左右，垂下頭，也沒有作聲。

× × ×

海龍老人的心腸看來已眞的狠起來，關上門，便往內裏走。

三尺從桌底下鑽出來。「師父，他……他們跪在外……」

「管那許多幹什麼？」海龍老人罵了三尺一句，冷笑：「那小子你以為眞的有那個耐性，我看他，跪不了一炷香。」

三尺不敢再作聲。

海龍老人接催促：「還不去睡覺！」

三尺垂着頭走出竹廊，對於這個主人，他似乎怕得要命。

× × ×

這一夜雲飛揚仍睡得很甜，那些藥物本就有一種令人寧神安睡的作用。

他醒來的時候天色已大白，周圍一片靜寂，房間內外都一樣。

大堂也一樣無人，非獨不見海龍老人，甚至連三尺也不見。

門仍然關着，雲飛揚隨手將門拉開，對於管中流跪在門外那件事他似乎沒有記在心上。

門拉開他才突然省起。

「師叔——」管中流的聲音也即時入耳。

他與七寶六安赫然仍跪在門外地上。

雲飛揚當場一呆，管中流亦一呆，這剎那之間，他已經發覺推門出來的不是海龍老人。

「雲飛揚——」他脫口一聲怪叫。

「管……管大俠……」雲飛揚要退避已不及，只有硬着頭皮應一聲。

管中流霍地站起身子，盯着雲飛揚。「你怎會在這裏，說！」

「我……」雲飛揚也不知從何說起。

管中流也沒有讓他說下去，冷冷的接道：「難怪我師叔對我成見這樣深，不肯敎我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原來是你，從中作梗！」

「管大俠，你千萬不要誤會……」

「誤會？」管中流一伸手。「劍！」

七寶立即將劍送上，管中流拔劍在手，一聲長嘯，凌空一劍飛刺過去！

雲飛揚急忙倒退回屋裏。

牆上掛着一支劍，雲飛揚一眼瞥見急掠過去，才將劍拔出，管中流劍已刺到！

雲飛揚揮劍急擋：「叮噹」聲中，連接了管中流十七劍！

雲飛揚傷勢未癒，被迫得連連退後，管中流亦因為一夜長跪，血液未流通，身手未施展得開。

他連刺十七劍，突然一頓，冷笑道：「你受的傷看來並不輕。」

雲飛揚尚未回答，管中流一聲獰笑，接道：「我師叔看來已從屋後出外，這一次，倒要看誰來救你。」

說話間，又幾劍刺出！

雲飛揚再接幾劍，人已被迫出屋外，管中流人劍緊迫，箭一樣射出。

雲飛揚伏地一滾，才閃過那一劍的追擊，腰一挺，方待彈起來，但傷口一陣刺痛，又縮了回去。

他身形滾動，貼地再讓開管中流的二十八劍追擊，閃到一株樹木後。

管中流一個箭步標前，突喝一聲，一劍疾削了過去！

「刷」一聲，碗口粗的樹幹劍光中斷下，籟籟地疾倒下來。

雲飛揚雙手一撐地面，倒掠了開去，一長身，終於站起來。

管中流人劍已然迫近，人裹在劍中，一個光輪也似，滾削向雲飛揚！

他雙脚的血液已逐漸暢通，身形更矯活，閃躍騰挪，劍光一道一道飛射！

雲飛揚咬牙苦撐，「叮叮」聲響中，再接管中流百二十劍，又被震翻地上！

管中流暴喝一聲，人劍凌空，大鵬一樣撲下去，一劍千鋒，就像是暴雨一樣洒下！

周圍一丈都在劍雨籠罩之下，雲飛揚要閃開這一劍，實在不容易，眼看他就要傷在這一劍之下，管中流那千鋒突然化回一劍！

他整個身子同時倒飛出去。

雲飛揚看得清楚，那剎那海龍老人就像是神龍經天，閃電般掠至，右手一探，抄住了管中流的足踝，反手將管中流擲了出去。

管中流那剎那亦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凌空兩個翻滾，卸去力道，落在地上。

「師叔——」他立即跪倒，七寶六安那邊忙亦跪下。

海龍老人已立在雲飛揚的身前，一聲冷笑。「不敢當，我也沒有你這種乘人之危的師姪。」

管中流一呆。「師叔你——」

「我總算來得及時，却是壞了你的好事，是不是？」海龍老人連聲冷笑。「我這個人最痛恨的就是乘人之危那種人，你就是與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也應該等他的傷勢痊癒，才再與他算賬，這才是英雄的行徑。」

「但……」

「不要分辯了，你這樣做就是不公平，一個你這樣心術不正的人，我怎能放心將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傳下？」

「師叔！」管中流心中大急，膝行上前。

老人沒有理會他，逕自問雲飛揚。「你又怎樣，傷了多少處？」

「我什麼事也沒有。」雲飛揚強忍傷痛，挺直了身子。

「分明痛得要命，還要說沒有事。」老人一掌拍在雲飛揚傷口上。「挺着身子幹什麼，這就表示很英雄？」

雲飛揚給那一拍，不由弓起了腰背。三尺從那邊樹後轉出，忙奔上前扶住雲飛揚。

老人瞟了三尺一眼。「他用不着你來扶，你要幫忙，就回去給他準備藥。」

三尺慌忙鬆開手，奔回去。

管中流目光一轉，突然又喚道：「師叔——」

「不用說！」老人截口。「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總之死心。」

「師姪只是有一些江湖上的問題，想請教一下你老人家。」

「哦？」老人一翻眼。「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江湖上，是以那三派為尊？」

「當然就是峨嵋少林武當。」

「那麼無敵門——」

「邪魔外道，怎能夠與我們名門正派相提並論？」

「師叔說得是。」管中流霍地手一指雲飛揚。「這個人師叔可知道就是無敵門的人？」

「什麼？」老人猛一把劈胸將雲飛揚抓起來。

「我是武當派的人。」雲飛揚急忙分辯。

老人白眉一揚。「看你方才的出手，的確是武當派的招數。」

「可是當日我在武當山下，本來可以將獨孤無敵的獨生女兒獨孤鳳與他的入室弟子公孫弘斬殺劍下，就是這小子插手，將他們救去。」管中流聲色俱厲。

老人的手又一緊。「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

雲飛揚苦笑。「我也不知怎樣說。」

老人一鬆手，反手一掌將雲飛揚打翻在地上。

管中流看在眼內，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老人嚴厲的目光突然又落在他面上。「當時不用說，你又是乘人之危的了。」

管中流一呆，笑容一斂。「我……」

「武當弟子助紂為虐，固然令人髮指，但是峨嵋弟子，只識乘人之危，一樣令人痛心。」老人忽然歎息起來。「這也難怪無敵門坐大的了。」

管中流面龐一紅，垂下頭。

老人轉盯着雲飛揚，怒叱道：「你應該知道我最憎恨的就是無敵門的人，為什麼你還要去救他們？」

雲飛揚傻了臉。「我救他們的時候還未認識你老人家，又怎會知道你最憎恨他們？」

老人想一想，點頭。「這也是。」

「我不是無敵門的弟子，我所以救他們，只因為師父這樣吩咐，我只是聽命行事。」

老人緊盯着雲飛揚，終於點頭。「我相信你。」

雲飛揚反而有些奇怪。「你相信？」

「因為你值得我相信。」

「我……我只是武當派的一個無名小卒……」

「在我眼中，有那一個不是無名小卒？」老人顯得頗為自負。

管中流一旁看着暗呼不妙，插口道：「師叔，這個無敵門的人……」

「他不是無敵門的人。」老人斷然回答。

「這個人不過……」

老人截道：「他的解釋我很滿意，現在到你解釋為什麼要乘人之危，損壞峨嵋派的聲譽？」

「當時我只是想着除惡務盡，並沒有考慮到這問題。」管中流頭仍下垂，眼珠子亂轉，忽然歎了一口氣。

「你又在歎什麼氣？」老人立即問。

管中流歎息着道：「我更想不到，打不過武當派的一個無名小卒。」

老人一皺眉。

管中流接道：「峨嵋落日劍法與武當兩儀劍法，並稱雙絕，如今我用峨嵋落日劍法，卻敗在武當一個無名小卒劍下，莫非落日劍法，只是徒具虛名？」

「胡說！」老人一沉臉。「當日黃山論劍，青松也推許我們峨嵋落日劍法與武當兩儀劍法不相伯仲，你之所以連一個武當的無名小卒也打不過，完全是因——」

「因為尚未學全落日劍法。」管中流截道：「所以師叔你一定要傳授給我。」

「這個……」

「也只有這樣，峨嵋派才還有立足的餘地。」

老人意動，想了想，點頭。「好，我就授你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然後——」轉盯着雲飛揚。「等武當這個無名小卒傷勢痊癒，再來一次公平決鬥，看到底是武當強還是峨嵋強。」

雲飛揚方待說什麼，管中流已拜伏地上，連聲：「多謝師叔成全。」

老人並沒有什麼表情，雲飛揚即時上前，抱拳道：「老前輩救命之恩晚輩沒齒難忘，不敢再打擾……」

「怎麼，你想走，沒這麼容易！」老人一擺手。「你必需留在這裏，一直到傷勢完全痊癒。」

「老前輩的一番好意……」

「我只要你與管中流公平一決高下，看落日兩儀兩種劍法，何者為佳。」

雲飛揚怔在那裏，管中流看在眼內，心中冷笑，口頭卻吩咐：「六安七寶，你們好好的照顧雲公子。」

六安七寶齊應一聲，走到雲飛揚的身旁，三尺亦走過去，攔住六安七寶。「雲公子有我照顧可以了，用不着你們。」

六安七寶不屑的望了三尺一眼，並沒有理會。

三尺轉望老人。

老人也沒有理會，手朝管中流一揮。「跟我來。」

管中流精神大振，長身飛步奔過去。

雲飛揚看着他們，只有苦笑，三尺上前一拉他的手：「我們也走。」

他們是走回屋內。

七寶六安亦步亦趨，他們對於管中流一直就忠心耿耿，也就由這時開始，無論

雲飛揚在什麼地方，他們必定有一個在一旁看着。

雲飛揚很快就發覺，這兩個童子非但沒有三尺那麼可愛，而且討厭得很。

他並不想再跟管中流交手，因為無論勝或負，對他都沒有好處。

所以他當時就想到離開。

七寶六安在夜間更索性睡在雲飛揚房門左右。

× × ×

三天過去，雲飛揚的傷勢已經好轉很多，走動的時候已不覺痛楚。

碧海無波，一望無際，走在陽光下的沙灘上，精神特別爽朗。

三尺緊跟在雲飛揚身旁，他身高只到雲飛揚腰間，雙脚短小，雲飛揚跨出一步，他要走三步，可是他始終跟着。

對於雲飛揚，他有很大的好感，亦叫雲飛揚「小飛」。

「小飛，你看那六安七寶，就像是冤魂不散的，無論我們走到那裏，他們都跟上來。」

六安七寶的確緊跟在後面，雲飛揚沒有往後看去，歎了一口氣。「要擺脫他們，實在不容易。」

「你不想跟那個管中流交手？」

「不想，打敗他，你家主人一定非常難過。」

「他從來都是好勝的。」

「這就是了。」

「不過峨嵋派的落日劍法天下無雙，那個管中流若是學全了，說不定會將你打敗。」

「最好就是這樣。」

「那個姓管的氣勢迫人，你若是敗給他，只怕不會很好受。」

「有你家主人一旁看着，他就是將我擊倒，也不能夠怎樣的。」

「你不能敗給他。」三尺突然轉到雲飛揚面前，「我只有你這個朋友，怎也要助你一臂之力，離開這裏。」

雲飛揚「哦」一聲。「你有辦法？」

三尺點頭。「我們先回去。」轉身就走。

雲飛揚只有跟上去，那邊七寶六安立即跟上前。

× × ×

回到房間，雲飛揚立即將房門關上，三尺沒有進去，繞了一個圈，不知所踪。

七寶六安沒有理會三尺，左右在雲飛揚門外坐下。

「你看這小子突然走回來，在打什麼主意。」七寶已動疑心。

「怕又是傷痛發作，回來休息。」六安倒沒有在意。

「我總是覺得有些不妥，尤其是那個侏儒。」

「那個三寸釘，能弄出什麼來，少管他。」

「最怕他幫助那個雲飛揚逃出去，這附近，到底是他較我們熟悉。」

「諒他也沒有這個胆子。」

「這是什麼？」七寶突然一呆。

一股淡淡的紅烟，突然在一叢花樹之後吹出，向六安七寶吹去。

六安尚未回答，紅烟已將兩人裹起來，七寶脫口一聲：「不好！」方待閉上呼吸，神智已然一陣昏沉，咕咚的倒下去。

六安隨即亦倒下。

那叢花樹「簌簌」的一分，一個人現身出來，正是三尺，他手中拿着一支竹管，一面的得色。

「看你們以後還敢不敢再輕視我三尺。」三尺手執竹管，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過去。

房門即時打開，雲飛揚揑着鼻子，一個箭步竄出。

三尺一拉雲飛揚，往竹廊退下。

雲飛揚走了幾步，憂慮的問道：「三尺，你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放心，沒有毒的，他們只是暫時昏迷過去。」三尺洋洋得意。

「想不到你真的有幾下子。」

「跟了主人這麼多年，當然多少也會一些。」三尺更得意，一揚手中的竹管。「這叫做半日香，一吸入，最少也要睡半天。」

說話間兩人已來到大堂門前，雲飛揚將門一拉開，立時就怔住，三尺亦怔住。

海龍老人赫然站立大門之外。

「又想走？」老人搖頭。「我這麼辛苦教管中流落日劍法最後三式，你走了，我找誰跟他過招？」

雲飛揚囁嚅着道：「晚輩學藝未精，又怎能抵擋落日劍法最後三式，只怕就一式，也應付不來。」

「不用多說，眼見為實，進去！」

雲飛揚只有退回去，老人目光落在三尺手中的竹管上。

三尺欲將竹管藏起來已來不及，老人劈手將竹管奪去，沉下臉。「半日香，那兩個娃娃給你弄倒了？」

三尺只有點頭。

「你敢胆偷用我的藥物為非作歹？」老人接怒罵。

三尺給罵得混身打顫，慌忙躲到雲飛揚背後。

「信不信我拿萬年醉對付你，讓你醉足一萬年！」老人怪笑。

「主人，你……你饒過我這一次……」三尺臉也青了。

雲飛揚方待求情，老人已大笑起來。

三尺這才吁過一口氣。

老人笑聲一頓，盯着三尺道：「由現在開始，你替我看着你這個好朋友，若是讓他走失了，我就打斷你的一雙手。」

三尺大嚇一跳，與雲飛揚面面相覷。

「最多半個月，管中流就可以練好那三式，着急什麼？」老人看着雲飛揚一搖頭，大笑轉身。

雲飛揚只有苦笑。

龍鳳閣

武當派天翻地覆，無敵門却出現前所未有的平靜，只因為獨孤無敵仍然閉關練功。

在他閉關之前，他是有命令不准無敵門弟子招搖生事，這當然沒有人敢違背。

動盪的江湖也因此平靜下來，他們當然知道，這種平靜只是暫時的平靜，就像是暴風雨的前夕一樣。

無敵門的練武廳卻沒有一日安靜，尤其是獨孤鳳回來之後，練武廳中就多了一個北斗七星陣。

這個陣與武當的原則一樣，卻缺乏那種靈活，複雜的變化。

只因爲這個陣乃是獨孤鳳與公孫弘根據自己的記憶排練出來，而當日他們被囚在北斗七星陣之中，到最後，根本就頭昏腦脹，七劍的變化既複雜又迅速，又如何瞧得清楚。

這在他們却認爲奇恥大辱，獨孤鳳決心要破陣雪恨，公孫弘當然言聽計從，才有這個七星陣出現。

佈陣的是無敵門的弟子，到現在已換了二百七十三次，已經傷了四百五十六人次。

到現在，獨孤鳳公孫弘還是輕易將這個所謂七星陣破解。

× × ×

公孫弘日月輪聲勢驚人，獨孤鳳鴛鴦雙刀一展開，有如穿花蝴蝶。

刀光輪影中，七支劍交錯刺來，七個無敵門的弟子依照七星陣的變化，迅速的變換位置，一劍向獨孤鳳公孫弘攻去。

他們的動作很敏捷，身形步法變化亦很靈活，看來似模似樣。

可是叮叮噹噹一陣亂响之後，還是被獨孤鳳公孫弘衝了出來。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黃淳耀

救祖國，抗清兵，慷慨殉節。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縣人，崇禎十六年考取進士，他是一位忠義有爲奇男子，他一心拯救民族，保衞國家。他的弟弟叫黃淵耀，字偉恭，也是一位忠義的人，在防守嘉定城的戰爭中，兩人一起盡了最大的努力，城被攻陷之後，他們兄弟二人都不投降而爲國盡忠，他們爲了保衞民族犧牲生命的事蹟從此天下人都敬佩他們。

宏光元年六月，滿清的軍隊大批的向江南各地進攻，尤其是這一座有名的城——嘉定，更成爲滿清進攻的目標，果然，過不了多久，就在這年裏，滿清忽然以幾萬的天軍，向嘉定這溤逼過來，到了離城不遠的時候，城內的軍民都慌張，有一部分的人主張打開投降，也有人主張趕快逃走，只有黃淳耀，黃淵耀兄弟二人，和他們的朋友張錫眉，馬元調，唐全昌，誓死和他們抵抗到底，並且宣佈敵人滅了我們的國家，屠殺陷害人民的種種罪惡暴行，和亡國的痛苦，全城的人民受到感動，願意一起抵抗到底，於是加緊日夜不停的準備工事，修防禦的地形，並分配計劃，佈置都準備好了，才開始和敵人作戰，敵人以衆多的兵力，向城攻擊，而守城的民兵，爲保衞國家而抗戰，個個都奮勇，互相攻擊了一個多月，敵人仍無法攻入城內，而且敵人知道了我們兵士個個要抗戰到底，決不可被他們侮辱，如果想攻入嘉定，絕對不是短暫的時間能辦到的，於是自動帶兵離去，足足證明了戰爭的勝利，不是只靠兵士和武器，而民心士氣的旺盛，實在是作戰重要的勝利關鍵。

嘉定城，原是敵人主要的攻擊目標，一日不攻下，清兵是不會死心的，因此清兵走了又回來，黃淳耀爲了以防萬一，所以向吳淞的總兵吳志葵求助，而吳志葵和黃淳耀，侯峒一向很是要好，就派蔡祥帶着游擊隊七百多人到嘉定，有了這支救援兵，大家都以爲可以擊敗敵人，保護住嘉定了，但沒有想到蔡祥是個有勇無謀的粗魯人，他雖然帶着游擊隊七百多人，但却不會調配兵力，剛到嘉定城外，和敵人一起打起來，立刻軍隊散了，士兵四處逃走，因此暴露出守城兵力的弱點，敵人便乘機派兵加緊攻擊，情況十分的危急，但是黃淳耀仍率領指導民兵奮勇抵抗，和敵人作生死鬥，正在最緊張的一刻，天空忽然降下大雨，一連下了三天三夜，並且將城牆的西北角冲毀了一段，十分危險。

這時守城的民兵，一面努力堵住缺口，一面抵抗着敵人，黃淳耀聽到城牆被雨水冲毀的消息，急得兩顆眼珠子突出，混身上下的筋也跟着粗漲了起來，將四百多斤的泥袋揹在身上，就像毫不費力，他一個人來來往往揹了幾十包，最後終於將城牆的缺口堵住，而守城的軍民，都讚美他這種神力。

嘉定的民兵作戰十分勇敢，民心士氣旺盛，而將牆的破口堵塞住的工作完成時，情緒更是熱烈，大家總是想堅持到最後一分鐘，幾次交戰後，死傷的人很多，終於以外面的救援被切斷，經不起大軍的逼迫，城內的官兵和民衆，終於盡了最後的努力，可是這座嘉定城，終於被清兵攻陷了。

這時，黃淳耀對他的弟弟說：「淵耀啊！城已被攻破了，我是一個官吏，應該爲國保住名節而死，你怎麼樣呢？」淵耀說：「做秀才的我，天天在唸聖賢人的書籍，難道不懂聖賢人留下的道理嗎？孔子說的成仁，孟子說的取義，我現在只有成仁一條路可走，這還有什麼可說的？」於是，他們兄弟二人，同時在清涼庵中自殺了。

獨孤鳳柳眉倒豎，雙刀一分，就叱道：「方才我怎樣說，若是二十五招之內再破陣而出，就殺光你們！」

七個無敵門弟子早已面色發青，其中一個囁嚅着道：「大小姐你……你已經用了二十七招的了……」

獨孤鳳一怔。「總之這根本就不能夠與武當派的北斗七星陣相比。」

公孫弘趨前一步。「師妹……」

「不練了！」獨孤鳳雙刀往地上一抛，轉身奔了出去。

公孫弘急忙追出，追到院子外，才將獨孤鳳追上。「師妹，武當派的北斗七星陣若是這麼容易擺設，又怎稱得上天下第一奇陣？」

「這是說，我這一生是破不了？」獨孤鳳怒瞪着公孫弘。

「反正師父就快出關，又何懼北斗七星陣？」

「我是要親手破陣。」

「師父也許有破陣之法教你，讓你得償心願，倒是我奪劍之辱，是沒有希望清雪的了。」

「爲什麼？」

「青松已死，我難道去地獄找他？」

獨孤鳳悶哼一聲。「不管怎樣，我都要爹爹陪我上武當山，血洗武當山！」

一個丫環即時匆匆走了過來。「大小姐……」

「什麼事？」獨孤鳳語聲冷酷。

「你過來這邊，有些事……」丫環的態度甚爲神秘。

「說就說，鬼鬼祟祟，吞吞吐吐的算是什麼。」

丫環偷望了一眼公孫弘。「但這是……這是關於龍鳳閣那邊的……」

獨孤鳳面色一變，走了過去。「那邊怎樣了？」

「終日失魂落魄的，很多天沒有吃東西了，這樣下去，小姐……」

「怎會這樣的？」

「小姐，還是你去勸一勸……」

「爹可是從來不許我進去，那幾次我偷進去，他似乎已知道，在閣外加派了不少人守衞，沒有他的金牌誰也不許進。」

「你再想一想，看有沒有辦法，要不然……」

「不要再說了。」獨孤鳳沉吟下去。

公孫弘那邊看着，終於忍不住走了過來。「師妹，到底發生什麼事？」

獨孤鳳心頭一動。「師兄，爹閉關之前，是不是吩咐，要你小心保護我？」

「不錯。」

「若是我給人欺負……」

「誰敢欺負你，先問我一雙拳頭。」

公孫弘挺胸突肚，一副英雄的氣勢。

「當然還沒有人敢在這裏欺負我，只是有一件事我實在解決不來。」

「交給我吧。」公孫弘的胸膛挺得更開。

「我現在一定要去做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公孫弘想也不想，立即道：「我與你一起去。」

「當眞？」獨孤鳳嬌笑，更加美麗。

公孫弘只顧望着獨孤鳳，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其他，不住點頭。

「那你不要反悔。」

「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獨孤鳳一正色。「我要去龍鳳閣。」

「什麼？」公孫弘吃一驚。「師父曾經下令……」

「難道我進去見我娘也不成？」

「這……這個……」

「你是決定反悔，不去的了？」

「我……」公孫弘額頭冒汗。

「算了，你不去我去，總不信爹會將我怎樣子。」獨孤鳳立即舉步。

公孫弘追上前。「師妹，你眞的要去嗎？」

「你以爲我像你，說了作罷。」

公孫弘一張臉發紅，一咬牙。「好，我也去，替你把風。」

獨孤鳳轉嗔爲笑。「那今夜三更，你在龍鳳閣外等我。」

「你要小心。」

「該說我們要小心。」

公孫弘心頭一樂，立時什麼都抛置腦後。

× × ×

高牆四丈，青松身懷飛雲縱絕技，要躍過這一道高牆，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獨孤鳳要進去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可是她仍然能夠進去。

今夜的月色一樣那麼冷，獨孤鳳披着月色，繞過那座水池，走向那座小樓。

小樓上仍然有燈光。

× × ×

月光從窗外透進，燈光在月光中迷濛，就像是裹着一層烟，籠着一層霧。

獨坐在窗前那個女人，就像是烟中之月，霧中之花，是那麼孤零，又是那麼淒涼。

她年紀已不輕，額上眼角，也已見皺紋，看來却仍那麼美。

若是細看清楚，不難會發覺她與獨孤鳳，相貌非常相似。

桌上放着一卷畫軸，已經拉開，上面畫着一個高冠道服的年青道人，那不難分辨得出，就是年輕時的青松。

中年美婦的目光落在青松的畫像上，目光與燈光同樣迷濛。

她的臉頰有淚浪，眼眶有淚水。

青松第三次決戰獨孤無敵之前，要見的那個女人也就是她。

可是她却一任青松在樓外獨立一宵。

相見爭如不見，見又何妨？不見又何妨？

她始終沒有出見。

在她的心目中，青松始終是畫中那樣子，至於事實是不是，她並不在乎。

很多事她都已不在乎。

× × ×

敲門聲突响，中年美婦如夢不覺，一驚回頭。「誰？」

「是我——」獨孤鳳的聲音。

中年美婦目光一轉，急將畫面軸捲上。「門沒有關着，你進來。」

語聲未已，獨孤鳳已推門走了進來。

「娘親——」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樂帮綠衣使者在桑斗等人圍攻下，狼狽不已，最後終爲曹羽一拳震傷內腑，急逃而去。他一逕的回到所居「鳳來閣」，發現啞僕大雅不知所踪，深感詫異，心念一動，苦思搜索，驀然發現無憂公主——朱翠已在屋內，且已用劍尖相抵自己要害，於是主僕二人俯首就範，穴道被制，最後無憂公主將他們挾持至一石洞，飄然離去……綠衣使者與啞童在洞中苦思逃脫之計，皆不得逞，其時，洞中突然出現一紫衣人，他說可爲使者療治內傷，但要與不樂帮絕技一較高下，使者無奈，迫於出手二人在洞中各展凌厲殺招……

廠衞傷强敵　公主逮魔徒

吳明幾乎憤怒了，咆哮一聲，由石壁上再次挨起了身子，第三招第四招却是一氣呵成。

眞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亦是鬼出神沒的接觸——

現場旋盪起大股的氣機，這種氣機純係出自二人雙方體魄之內——稱得上是內在功力的結合，氣機迴盪之下，石壁上足足被刮下了一層碎屑，像是下雨般的，劈劈剝剝落濺得滿處都是！

兩條人影再一次的錯了開來！

紫衣人臉色異常的蒼白，在他前胸邊側，一塊衣襟已經被撕裂開來，對方的五指緊緊貼着他的肉身擦了過去，留下了五道深深的指痕，很快的鮮血就滲了出來。

吳明倏地由石室的那一隅掉轉過身子來，觸目見狀，他發出了一聲冷笑——

「好本事……」微微一頓，他吶吶的道：「爲什麼你只守不攻？這樣只怕你要吃大虧！」

「爲什麼？」

「因爲接下來的招式，招招奇險，只怕你將會喪命在我雙掌之下！」

紫衣人整理了下被撕裂開的前襟，驚心在所難免，却沒有絲毫沮喪，到目前爲止，起碼已經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多年來，他所苦心積慮幻想出來破解對方的招法，似乎已有了收獲——雖然他並不能確知能否接得住下餘的五招，但終須一試才知。

「放心吧！就算我死在你手上，那也是我自己找的！」紫衣人揣摩着對方的即將出勢，身子緩緩的蹲了下來：「來吧，我接着你的！」

吳明既忿怒又欽佩，更有無限好奇的打量着對方——

就只是出了四招，已使他全身汗下，前胸後背俱已爲汗水所濕透——

接下來的第五招，將使他付出更大的體力——背部緊緊貼着石壁，他緩緩的舉起雙手，密集的一串骨節响聲，顯示着他的勁道已齊集雙掌——

兩個人都睜大了眼睛！

緊張的氣氛，使得一旁的啞巴童子「大雅」也爲之感染了，只見他瞠目結舌，傻瓜也似的向二人注視着。

然而，就在這一刹間，現場却出了意外——

原先舉臂向天的吳明，忽然像是中了風似的發着抖顫，起先還以爲他是由於用力過劇連帶着而發出來的，緊接着他雙眼發直，嘴裏更不禁淌下了口涎，身子一歪，「噗通！」倒在了地上！

紫衣人只是一怔，可是立刻他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一旁的啞童大雅也看出了不妙，怪叫了一聲，猛撲過去，用力的把吳明身子抱起來。

紫衣人一驚上前，說道：「快放下他來！」

大雅只是抱着主人，直直的看着對方發呆！

紫衣人略微探身打量了一下吳明，確定了一個事實，遂向大雅道：「他身上所中的掌傷已經發作了，怕有性命之憂，還不把他平放在地上，你是要他死在你手上

麼？」

大雅一聽這才慌了手脚，慌不迭的把吳明平置在地，他本人下軀不便，經此一番動作，已不禁氣喘如牛——忽然他轉過身來，向着紫衣人連連叩起頭來。

紫衣人冷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一切也只有看你主人自己的造化了！」

一面說他遂即由身側取出了一個白色小小瓷瓶，把其中僅有三粒丹藥倒出來。

大雅連忙去掀開吳明的嘴，奈何他牙關緊咬，竟是難以張開，紫衣人哼了一聲道：「好厲害的掌力，這是因爲他身上已染滿了豹胎之氣，中樞各經脈俱已失去了機能控制，這樣情形只要再繼續十二個時辰，他將全身枯萎抖縮而死！」

大雅聆聽到此，心裏一陣難受，由不住淌下淚來。

紫衣人冷笑一聲，接下去道：「然而這件事我既然已經管了，總不至於會糟到如此地步，還是那句話，且看他的造化如何吧！」

一面說，左手探出捏住了吳明下巴，二指微微用力一按，「吱！」的一聲，已把吳明整個下巴卸了下來，當下把手上丹藥全數放進他嘴裏，又把他下巴合好！

只見吳明臉色一片青黃，甚是可怖！

紫衣人遂即動手脫下他上身衣服，即見後肩傷處，已然是一片青紫，原先所呈現的一個掌印，現在看起來竟然高高隆起，色作紫紅，還有些透明！

紫衣人道：「這就不錯了！」

大雅只管發着傻！

紫衣人道：「這就是豹胎毒中體的現象，這個凸出的掌印一天不消失，就表示餘毒沒有消失！」

一面說，他遂即施展出一種很特殊的手法，一連在吳明身上點閉了十七處穴道，這才退步一旁！

大雅仔細的打量着地上的吳明，見他仍然沒有醒轉，急得連連搓手，一臉焦急模樣。

紫衣人緩緩在繩榻上坐下來，臉色十分沉重——

微微合攏着一雙眼睛，打量着地上直挺挺的吳明，這一刹他心裏却充滿了矛盾，照理說以對方所作所爲，以及出身來歷，眞是萬死不足惜，偏偏在此一刹，在目睹着他的「去死不遠」情況之下，內心竟然會充滿了惻隱與不忍！

——然而，並非因爲這點「惻隱」之心，他才對他加以援手救治的，事實上他所希冀吳明不死，當然另有原因，爲着這個原因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就此死了。

「你這裏有水麼？」

停了一下，他才轉向啞童大雅這麼問了一句！

大雅點點頭，立刻旋身而起，正待往取——

紫衣人搖搖頭道：「現在還用不着，來，你過來！」

大雅依言走近，只是臉上表情仍然還有些猶豫，生怕對方會加害他似的。

紫衣人冷笑道：「現在是你主人生死存亡的時候，你要不要救他？」

大雅連連點頭。

紫衣人道：「好，現在我需要你的幫助，雖然你的功力不足，但是不要緊，我可以補助——你聽着，從現在起，我一連串要報出許多穴道的名字，這些穴道都是雙穴，每當我報出這個穴道時，我要你用全身之力，向這個穴道一邊發出掌力。」

大雅登時一呆，一時不解的向着對方頻頻眨着眼睛。

紫衣人冷笑道：「我知道你心裏不解，可是現在情況緊急，我沒有時間再向你解釋這件事，總之，你大可放心，當你發出掌力時，我也同時發出了掌力，我當儘量配合，使所發出來的掌力，與你的掌力相當，如此就可免使你主人意外爲掌力所傷，這樣做，爲的是把他身上的毒力，自每一個穴路強迫逼出，如果處置得當，加上我剛才與他服下的靈藥，當可使他保住了性命！」

大雅聽他這麼一說，才像是明白過來，一時連連點頭不已。

紫衣人遂即道：「你記住，當你施出掌力時，一定要聚集全身的力道，不要怕會傷害了你的主人，一切都有我在，如果你心裏害怕，不能用出全力，那麼你主人反倒要爲此受害了！」

大雅又點了一下頭，遂即閉上眼睛，默默運施功力於右掌，那隻右手頓時明顯的看出了漲大，可見其功力亦屬不弱。

紫衣人點點頭道：「想不到你在下身穴道被封閉之後，仍然會有這等功力，很好，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微微頓了一下，他遂即開始一連串的報出了這些穴道的名字——

每當他報出一個穴道的名字之後，大雅立即運功出掌，一掌向該處穴道上用力擊出——與此同時，紫衣人本身也施展功力出掌向同屬該穴的另一處穴道上擊去，由於他所報出的這些穴道均屬雙穴，是以二人所發出的掌力，自然而然的在該穴道之內會合，兩股勁力一經會合，頃刻化爲烏有，然而功力相對激盪之時，却已把瘀集於該處穴道內的毒氣逼迫而出，改竄到另外一處穴道之內，然而接下來這處穴道，亦爲二人掌力所攻擊的對像——

就像這樣，在紫衣人不停的口喧之下，他二人聯合出掌，一連合擊了吳明身上十二處雙穴——

「好了！」紫衣人忽然制止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你可以休息一下！」

一面說，他遂即運用雙指，分開了吳明的眸子，却見吳明掩藏在眼皮之內的一雙眼珠，似乎已有了轉動！

——緊接着吳明鼻子裏發出了一聲冗長的嘆息，即由唇角淌出了一溜紫黑色的血污。

大雅吃了一驚，嘴裏嘶啞的叫了一聲，正待撲上去，却被紫衣人一隻有力的手臂擋住——

「不要亂動！」紫衣人道：「這是好現象，你主人已經有救了！」

大雅嘴裏連連啞叫，雙手比劃不已，對於紫衣人所說，似乎有些難以置信，然而就在這一刹，吳明却睜開了眼睛！

紫衣人輕輕一嘆道：「你總算醒過來了！」

吳明的眼睛很快的就看見了面前的紫衣人，先是一愣，緊接着全身抽動了一下

，正待翻身坐起，紫衣人却制止住他道：

「你現在還不能動！」

吳明喉結動了一下，冷聲問道：「為什麼？」

紫衣人還沒來得及說話，一旁的大雅已向着他快速的一連比了十幾個動作！

吳明頓時臉上現出了一片難以理解的神態！

「大雅說的可是眞的？」他直直的看着紫衣人道：「他說我方才掌傷發作，已臨垂死邊緣之際，幸而是你救了我——」

「不錯——我如不即時救你，現在你已命喪黃泉！」

「哼——」吳明倔强的咬了一下牙齒道：「你為什麼要救我？」

紫衣人一哂道：「問得好——不為什麼，就算我不願意讓你死吧！」

吳明眼睛裏立刻流露出一番激情，閉了一下又睜開來，忽然慨然嘆息一聲道：「我生平從來也沒有受過人家恩惠，更不要說像你加諸我的這等救命大恩……我……唉！你說我要怎麼報答你吧！」

紫衣人搖搖頭道：「你無需報答我——我要你活着，是要繼續見識你的『醉金烏』身法，如果你一旦死了，就沒有人像剛才一樣施展與我一開眼界了！」

吳明冷笑道：「你以為我會相信這些話麼？」

「信不信由你，我確是這麼認為！」

紫衣人向他點了一下頭道：「聽你口音，似乎你元氣已聚，你可以坐起來了！」

吳明試了一下，果然坐起身來！

——他伸出一隻衣袖揩了一下嘴角上的血漬，喘息一聲道：「這些血……」

紫衣人道：「金豹掌厲害的地方是內含的豹胎氣機，一經發作，瞬間潛伏於人身各處穴道之內，必需要逐次清除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通人一次清除一個穴道已是難能可貴，因為你功力精湛，又有大雅在旁協助，所以我才大胆的一次為你清除了十二個穴道，下餘穴道，候你內功恢復之後，再一次清除並不難矣——這些紫色的血便混有豹胎毒息在裏，不過這類氣息，一經見風，便化為烏有，不足以害人了！」

吳明在他說話時，暗中已自默默運功在身上各處試行一週，果然氣機過處，有些穴道暢行無阻，有些穴道閉塞不通，顯然對方紫衣人所說全係實情——當時賈其餘力抖顫顫的由地上站起來，身子一蹌，幾乎又坐了下來！

紫衣人睹狀一笑道：「看你這個情形，顯然今天是不能跟我再比劃下去了，好好的調氣養神，明天再來看你，我走了！」

說罷轉身自去——

當他身子才走向洞口處，吳明忽然喚住他道：「恩兄留步！」

紫衣人站是站住了，却沒有立刻回過身來！

吳明在他身後沉默了半天，才緩緩的道：「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麼？」

紫衣人道：「你又何必急在一時，早晚你一定會知道的！」

吳明怔了一下還想再說什麼，紫衣人却身形縱起，其速如風，「呼！」一聲，已閃出洞外，緊接着那扇厚逾二尺的大石門「轟隆！」一聲，已關閉了個結實！

× × ×

大風呼呼，紫衣人身上那襲寬衣衫被山風鼓盪着獵獵起舞——

出了石洞，他一逕來到了眼前斷崖懸壁，正前方是滾滾無盡雲海，身後一排蒼松，高可參天，佇立松下，面向雲海，耳聽松濤，正可以洗却多少人世滄桑煩惱；——一陣悉索衣衫聲，似有人影在松下幌動——

紫衣人忽然發聲道：「公主不必躲藏，出來吧！」

人影輕幌，一個窈窕人影出現眼前，正是無憂公主朱翠——一身淡淡的秋裝，襯托着她亭亭玉姿，欵欵腰肢，更形婀娜多姿！

「我只當這一次可以瞞得過你！誰知道還是被你發現了！」一面說她欵欵前進，來到了紫衣人面前：「海兄你好！」

敢情紫衣人正是海無顏，似乎對方朱翠已發現了他的踪跡，對於這件事，她却心照不宣。

海無顏却一語道破說道：「當我進洞之初，就已發現了妳的跟踪，後來妳掩身於洞頂天窗，我也看見了——我想大概妳是怕我把他們放了可是？」

朱翠一笑點頭，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海無顏道：「另外的原因呢？」

「就算我是好奇吧！」

一面說時，朱翠笑哈哈的在他對面一棵橫出的松幹上坐下來：「說眞的，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你對那個姓吳的這麼好？以他所作所為，就算殺了他也不為過，你却反而替他療傷！」

海無顏看了她一眼，搖搖頭道：「以妳的冰雪聰明，豈會不明白其中道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你是在施展懷柔政策？」

海無顏點點頭道：「不錯！」

「這……有用麼？」

「應該是有用的！」

「哼！那可不一定！」朱翠道：「他既是不樂帮第三代唯一的傳人，必然有不可輕視之處！」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正因為這樣，所以更要這麼做！」

「但——他是一個狠心任性的人！」

「我却以為，人的天性並不會相去很遠的……」

「……」頓了一下，朱翠看了一下天，才吶吶道：「也許你這麼做是對的！」

海無顏喟嘆一聲道：「在我見他之初，原本是沒有對他抱持幻想，見面之後才發覺到這個人還不失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所以我臨時改變了對他的態度！」

朱翠「哼！」了一聲，道：「可是我忘不了他搶刼我母親弟弟的仇！」

海無顏深湛的一雙眼睛注視着她道：「如果這件事，妳能分三個方面去想，妳對他的仇恨之心就會減輕不少！」

接着他冷靜的分析着道：「第一，決定綁架妳母親弟弟等家人的，是不樂帮的三位帮主，不是他，他只是負責執行命令的人——

「第二，如果妳母親與小王爺殿下，

當夜不會落在他的手上，而是落在曹羽等一干人手裏，那麼今天的情形必將是大為不同，說不定已解押進京，落得與令尊同一命運，也不一定！

「第三，令堂與小王爺殿下如今身在不樂帮，雖說是不致於受罪，但是一旦三位帮主發覺到他們利用的價值消失之後，便有生命的危險，如果能有這個吳明居中代為緩頰照顧，便好得多！」

海無顏微微一笑，又道：「妳如果能從這三方面着想，對於眼前吳明的仇恨之心，便會減少了許多——」

朱翠臉色果然緩和了許多，她輕輕嘆息一聲道：「這些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出不了心裏這口怨氣罷了——我要是眞的想殺他，也不會把他留到現在了！」

海無顏冷笑道：「我明白妳的意思，妳是想留下他們來作為人質，以便交換妳的家人！」

朱翠道：「這麼做難道不好？」

海無顏搖搖頭，說道：「這是下下之策！」

「為什麼，」朱翠一驚道：「難道不樂帮的三位帮主忍心不顧他們這個唯一的傳人？」

「那倒不會！」海無顏冷笑道：「讓我再提醒妳一句，妳根本還不瞭解不樂帮的那三個老怪物有多厲害，就算是這個吳明落在了妳的手中，他們即使痛心疾首，也不會甘心被人威脅，那麼一來，只怕又將要另生枝節，須知道令堂和小王殿下，俱是不擅武功之人，如果不樂帮決心選擇他們為仇，那便十分可怕了！」

朱翠霍地站起來道：「哼！他們有什麼更厲害的手段，我接着他們的就是！」

海無顏淩聲道：「但是妳不要忘了，他們也許選擇的對像不是妳！」

言下之意，自然指的是沈娘娘與小王爺二人了。

朱翠一時無言以對，她忿忿的走向崖邊，瞭望着面前雲海，過了一會兒她才又轉過身來！

「那麼——海兄，你的意思，要我怎麼做呢？」

「放了他——」

「放他們走？」

「不錯——只有這樣，他才會對妳感銘於心，這麼做才不致挺而走險！」

朱翠緩緩走了過來，她總算想通了這其間的得失關鍵——

「好吧，我聽你的話就是了！」她緩緩的說道：「什麼時候呢？」

「這就看妳了！」

一綫陽光透過了松枝，直直的射在了他的臉上，陽光下，他的臉色異常的蒼白——那雙淺紫色的眼瞳，顯示着他的病弱——每當朱翠看見他這番容顏，內心就會情不自禁的對他生出一種關懷與眷戀，那是一種只能意會的微妙感覺，朱翠又深深的對他種下了愛苗，只是她自己還不知道罷了。

海無顏緩緩的道：「我知道妳心裏的感覺，恨不能立刻與妳家人團聚，但是這件事你千萬不能大意，尤其是有關去不樂島的事，妳萬萬不可衝動，意氣用事，知不知道？」

也許在年歲上來說，海無顏總以為要比朱翠大上許多，所以每當他跟她說話時，也就會不自禁的往往以長者自居，就像是一個長兄關照幼妹的神態！

朱翠一笑，翻起眼睛來盯着他：「有時候我覺得你的胆子很小，而且你……」

聳了一下眉毛，她頑皮的笑了笑，接道：「算了，不說了。」

——她本來已經把頭轉到了一邊，却又情不自禁的偏過眸子來，一種少女嬌羞的情愫使她那雙眼睛格外顯得美麗，更加明艷動人！

海無顏只當沒有看見她，繼續道：「妳說我胆小也許確是如此，只有吃過虧上過當的人才會變得胆小，我絕不是小看了妳，但是以妳目前的武功，要是想去抗拒不樂帮的三個老怪物，的確還差得遠！」

朱翠賭氣的道：「哼，你越是這麼說，我越要去闖一闖，等一天我上去了，救回了我母親來，你就沒話好說了！」

海無顏看着她賭氣的樣子，只覺得她還是個孩子，本來想責罵她幾句，轉念一想，對方以公主之尊，如今所受遭的一切苦難折磨，實是已够多了，何忍再怪她，轉念一想，他臉上遂即帶出了笑容！

朱翠奇怪的道：「你笑了？眞難得，我還以為你生下來就不會笑呢！」

海無顏道：「剛才我在石洞裏與吳明動手過招妳可看見了？」

朱翠點點頭！

海無顏道：「妳覺得我所施展的身手如何？」

朱翠想了想道：「你的身手很怪，但是……我並看不出它有什麼威力——噢，你問這個幹什麼？」

海無顏道：「妳不要小看了這幾手招式，這些招式每一個變化動作，都是我殫精竭慮，苦心創造出來的結果，不相信妳就試試看！」

朱翠一笑站起來道：「原來這才是你的本意，你想跟我比武，試試我的本事到底有多强是吧？」

海無顏點點頭道：「妳猜對了，我不妨告訴你，我所施展的那幾招身法，看似無奇，其實却包羅萬象，我不要妳勝過我，只要能在十招之內妳保持不敗，就很不容易了，那麼，或許妳已有能力去不樂島，我也就不再攔着妳了！」

朱翠臉上浮現出一片笑靨：「你說的可是眞的？」

海無顏道：「當然是眞的，只是妳却要小心。一經動手之後，只怕妳難免摔跤，摔疼了不要氣我就好了。」

朱翠揚了一下眉毛微微笑道：「哼，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就不相信在你手上連十招都逃不過，我們就比比看好了，你要怎麼個比法呢？」

海無顏道：「我已經說過了，只比十招就足够了——我接着妳就是了。」

說話之間，他身子已後退了幾步，雙手平伸，緩緩抱向胸前，一雙眼睛直直的注視着當前的朱翠。

朱翠立刻就感覺出對方這雙眼睛和剛才所給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他的視覺裏，似乎你不得不全神貫注，而且更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緊緊的逼迫過來，使你

混身上下都覺得怪不得勁兒似的？

無憂公主朱翠當然不是弱者，加以她生性要強，絕不甘心認敗服輸。

嘴裏發出一串笑聲，身子已如同穿花蝴蝶般的轉到了海無顏右側，可是海無顏的身子竟像是與她一般的快捷，跟着轉了過來。

朱翠身法却是够快的，她動手的訣竅，在於絕不予敵人緩和之機，只見她身子一經轉過，已自騰身而起，兩掌上挾起了凌人的巨大力道，直向海無顏兩肩上拍抓下來，由於她知道海無顏身手了得，所以一經出手，也就絕不留情，十隻手指上所聚集的力道，足可穿牆碎石，目的即在於攻破海無顏那一層防身的「罡氣」。

海無顏站着的身子，忽然矮了下去。

——同時間朱翠的十指像是抓住了一尾奇滑溜手的魚，對方護身的罡氣敢情是這般奇妙——

心裏一驚，她趕忙點步退身，「嗖」的一個反彈，嬌軀已反彈出丈許以外。

就在這一刹間，大片尖銳剛猛風力，在一陣呼嘯聲裏撲體而來，恍惚間看見海無顏一隻肥大的衣袖迎面掃過來，對方像似施展的「鐵袖功」，然而却較「鐵袖功」要靈活得多。

——在猝然拂起的衣袖影裏，一連拍出了三片掌影，一中二偏，一奔前胸，兩掛雙肩。

朱翠這才知道厲害，一驚之下，反身倒彈，施展出全身之力，嬌軀一挺一彈，再次拔起了六七丈高下，隨着她開合的雙腕，活似一隻凌霄巨鷹，陡然間循着一棵插向當空的巨松上落了下來。

松梢上起了一陣子劇烈的搖顫，然而落身其上的朱翠，就像是雙脚黏在了樹梢上一般的結實牢靠，一任它上下左右亂動亂顫，却休能使她移動分毫。

海無顏脫口讚了聲：「好身手！」

三字出口，身子箭矢也似的，直射而起。

朱翠身子向下一沉，松枝跟着壓下來，可是儘管如此，挾附在海無顏身上的巨大力量，却似烏雲蓋頂般地直循着她當頭猛力壓了下來。

「哢察，」一聲巨响，松樹齊腰被折斷。

兩條人影奔向松下墜落。

朱翠一聲輕叱，身子已快速盤過來，陡地斜身切進，用「琵琶手」掌背向外，一掌直向海無顏前胸揮過來。

她性急之下，惟恐落敗，這一掌確是稱得上勁猛力足，然而却萬萬想不到，對方海無顏眼前所展示的身手，正是爲了對付不樂島的不傳手法「醉金烏」所特構的奇招異式，其微妙之處也同於「醉金烏之「異曲同工」，正所謂「實中有虛，虛中有實」。

朱翠一招揮出，待到功力撤出後，才忽然警覺到情形有異，果然招式走空。

——這一瞬，她再想抽身，那裏還來得及，猛可裏隨着海無顏的一片袖影，隨着那股子襲進的強大的力道，朱翠整個身子，陡地反彈了出去，「噗通！」墜落地上……

朱翠一個旋身再次縱起，一聲嬌叱，飛快的撲過來——面前的海無顏好端端就站在面前，朱翠進身揮掌，一正一反，直射對方兩脇。

然而妙在對方那種掩飾的身式，顯然又是假的——

朱翠雙手揮出到一定的距離，霍然覺出不對時，却已再次的發覺上了當——和前一次一樣，依然是慢了一步。

乍然間，海無顏的雙手已結實的刁住她的雙腕——

朱翠立刻就感覺到了一股奇大的勁力由對方雙手傳出來，隨着這股勁力，她身子不由自主又摔了出去。

「碰，」一聲，撞在了一棵樹上，樹身一陣大顫，落下了大片松針。

朱翠臉色一陣子發白，只覺得全身發痠，差一點連眼淚也落了出來——

偏偏面前的海無顏，並沒有絲毫憐香惜玉的表情，只是站在原處，微微含笑的看着自己——

海無顏的這番表情，情不自禁再一次的激發了她的好勝決心。

像是箭矢般地，朱翠第三次縱身過來，兩隻手施出「太陰分骨」手法，直向對方的兩肩上切下。

然而，明明看見的人影，臨到頭來却又像是走空了——朱翠一連上了兩次當，這一次不甘再次上當，急切間抽招換式，臨危一瞬間，把身子擰了過來——

海無顏的身子像是一陣風般的襲過來了。

四隻手掌，偏偏又觸在了一塊。

像前次一樣，猝然間揚起了一大股彈力。

朱翠這一次雖是極力抗衡，兀自猶不住一連後退了四五步，「噗通」一聲，坐倒在地。

說不出的一腔急怒，迫使她想躍身站起，那裏知道才站起一半，肩頭一陣發軟，却已被海無顏雙掌搭上。

朱翠才站起一半，身子幌了幌，由不住「噗通」一聲又坐了下來。

說不出的一陣子急羞忿窘，一時熱淚盈眶，掙了一下，却沒有把對方的雙手掙脫，反倒是對方那雙感覺上綿軟的雙手，却似有千鈞的力道迫使她再也休想異動。

「你——放手——」

嘴裏叫着，反手一撩甩，撩着了對方的肥大衣袖，用勁的一扯，「嘶拉」一聲，扯下了一大片來——

——自此她嬌嗔迸發，再也忍不住心裏的委屈，忽然攬住了面前的人下軀，失聲痛泣了起來。

海無顏直立她面前的身子一動也不動，顯然落按在她肩上的一雙手掌，却已失去了力道。

朱翠緊緊的抱着他，却是哭成了淚人兒似的。

多少怨恨、無奈、傷心，一股腦的都發泄在面前這個人身上，緊緊的抱着他的身子，那張淌滿眼淚的臉就貼在他腿上。

「你厲害……你兇，我打不過你總好了吧？」

彷彿自她懂事以來，還不曾這麼傷心過，也不曾這麼失態過，設非是在她私心傾慕人跟前，她也萬萬不會有這番眞情流露……

面對着朱翠的一番眞情流露，海無顏踟躕了。

他那雙沉鬱的眼睛，緩緩垂下來落在了朱翠身上，眼神裏，流露着一番激動——以他的強大，自有一番超乎常人的心理與克制功力，然而，這並不能說他是「無情」。

一隻蒼白的手緩緩抬起，落在了朱翠頭上——緩緩的溜過了她烏油油的秀髮，最後停在她的肩上。

「記住，」他富有男性磁力的聲音道：「妳是一個公主，萬人敬仰的『無憂公主』，是不是該隨便落淚的！」

「我……我就是要哭……我不希罕這個公主……」

忽然她仰起了臉孔，緊緊的握住了海無顏的手——無限依戀愛慕的把他的手貼在臉上——那隻白手立刻爲她的淚水染濕了。

海無顏苦笑着搖搖頭，示意她的幼稚，却又有幾分憐惜，他像是忽然有所憧憬，蒼白却英俊的臉，變得痲木了……泛有星光的那雙朗目，也黯淡了。

「海……」朱翠仰着臉看着他，淚珠兒淌個不休：「答應我，別離開我……」

海無顏另一隻手緩緩的再次撫溜過她的秀髮。

「妳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眞的？」朱翠終於綻開了笑靨：「你也這麼認爲？」

海無顏微笑道：「我的眼睛和別人一樣能够辨別美醜，何況妳是……」

下面的話，被他吞在肚子裏。

朱翠忸怩着幌了一下身子：「幹嘛只說一半話，叫人家心裏瞎猜疑！」

海無顏道：「我要說的是，妳是一個當世罕見的美人兒，很少男人能够不爲之動心的！」

「哼——」——一抹笑靨掩飾着她斜過的眼波兒，那張臉上立刻燒紅了。

含着無限嬌羞，她偷偷的打量着他。

「你騙人？」

說了這句話，她再也沒有勇氣接觸對方的那雙眼睛，粉臉飛紅的垂下了頭。

海無顏想說什麼，嘴皮微微動了一下，却沒有出聲——然而無論如何，面前的朱翠，確實已使他動心了。

對他來說，感情曾經痛苦的折磨過他，他也曾經一度墜入過愛河，只是自從不樂島敗北歸來，負傷之後，他却像似變了一個人，感情非但不能再使他快樂，却反倒是他逃避的對象——

因此這多年以來，江湖上才會對他編織了許多傳說——

事實又如何呢——這是一個隱秘，——一個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又難以啓齒的隱秘，爲了這個隱秘，他不得不遠離昔日的戀人，甘受着對方以「負心」「無情」見責——「滄海無情」這四個字貶語，也正是由此而起。

多年來，他於極度沮喪之下，那顆心確已「古井無波」，然而畢竟他並非眞的是個「無情」的人，正因爲他的「有情」所以才會在感情「更上層樓」之時，不得不有所顧忌，而顯示出他的「無情」！

自此以後他就不會再涉及任何兒女之私了。

直到此刻，這一刹那——

透過那雙深邃但沉鬱的眸子，他友愛的打量着臉前的朱翠，似乎霍然使他警覺到，自己那顆古井無波的心，竟然會有些蠢動了。

心裏，一陣子發慌，下意識的他退後了一步，一向沉着的表情，亦不禁現出了一些異樣。

朱翠警覺的看着他，正所謂「心有靈犀」，……她慢慢的站了起來——

「你怎麼了，有什麼地方不舒服……麼？」

海無顏微微搖了一下頭，轉身走到一邊樹下坐下來！

朱翠跟過去：「你怎麼了？是不是舊傷又發作了？」

海無顏搖搖頭，像是觸動了他無限傷懷：「翠姑娘——哦，我這麼稱呼妳好不好？」

「當然好——」

朱翠臉上流露出無比的喜悅：「我喜歡你這麼叫我，我討厭公主這個稱呼。」

「那是妳身在福中不知福，來——」他拍了一下身邊的樹幹道：「坐下來歇歇吧。」

朱翠點點頭，半羞半喜的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妳猜我今年有多大了——」

海無顏眼神隱隱透出一種傷懷！

「噢——讓我來猜猜看。」

——一面說，她偏過頭來，着實的好好打量了他幾眼：「你看上去蒼白，憔悴，但是年歲並不大，我想，只不過二十幾歲吧？」

海無顏搖搖頭，冷冷的道：「你眞的這麼認爲麼？不錯，我因爲身上一直揹着這個致命的內傷，這幾年確是憔悴多了，事實上我也並不太年輕了，我已經三十八歲，轉眼就四十了！」

朱翠怔了一下，再次打量了他一下，半笑的搖搖頭：「我不信。」

「我又何必騙妳呢——妳今年多少歲了？」

朱翠一笑，兩隻手往胸前一抱：「也讓你猜猜看！」

海無顏道：「我猜妳十八歲了吧！」

「哼，把人家想的這麼小！」朱翠眼睛白着他：「我今年已經二十二了！算算看吧，我是數小龍的，咦——你是數什麼的？千萬別數豬——髒死了！」

海無顏情不自禁的被她的稚氣逗笑了——「眞不巧，我倒眞是數豬的，被妳猜中了！」

朱翠「唉呀！」一聲尖叫，笑得前仰後跌！笑了好一陣子她才收斂住，那雙水汪汪的眸子，柔情萬縷的在海無顏身上轉着！

「信不信，我已經有很久沒這麼笑過了，尤其是我媽和弟弟……」

一刹那，她却又觸及了淡淡的傷感，漠漠的垂下頭來！

海無顏道：「有關妳母親與弟弟的事，我想你無須爲他們担心，以我判斷，他們若能在不樂島安身，確是比任何地方都

來的恰當，這件事我自有安排，卻也是急不來的，妳理應往寬處着想，不要再愁着了！……」

朱翠漠漠的點着頭，一雙含着淚的眸子，緩緩的視向面前人，心裏一時也想不透，何以面前這個人，對自己竟能產生如此大的安撫作用，原本不寧焦躁的心，常常在他三言兩語之後，即能得到鎭定，敢情是自己內心深處，早已種下了他的影子——莫非對他已是「情有所鍾」。

一刹的警覺，使得朱翠芳心大大搖動了一下，一雙剪水瞳子再次向面前海無顏注視過去！——

憔悴，冷漠，蒼白……儘管是這層層障碍，却難以掩飾着他本來的英俊氣質，深邃的目神，早已不祇一次顯明了他的內在菁華——

這種氣質，正是朱翠所心儀的，只是在過去的歲月裏，她却不曾遇着一個，她的高傲越加的使她孤立，而博得了「西山翠冷」這個亦雅亦謔的稱呼！

「海……兄！」朱翠終於鼓足了勇氣：「我能瞭解你多一點麼？」

海無顏黯然的笑了一下：「是關於江湖上那些無聊的傳說？」

「難道那些傳說都是假的？」

「不——」海無顏有些氣餒的道：「有很多都是眞的！」

朱翠點點頭，凝視着他：「我只想知道號稱『燕子飛』的潘幼廸——我對她實在心儀已久……」

「潘幼……廸……」

——三個字由海無顏嘴裏吐出來，就像是有人在平靜已久的水池裏，拋下了一顆石子，自此泛起了層層漣漪——海無顏原本深邃的眼睛，更像是着染了一片霧靄，越加的深不可測了。

朱翠一笑道：「告訴我一點關於她的消息好不好？」

海無顏搖搖頭：「我已經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

朱翠說：「這是說她失踪了？」

海無顏道：「一個人豈能在天底下失踪？當然她還活着，因爲，她還年輕，只是現在那裏，我想，我跟妳一樣是毫不知情——」

他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包含着的幾許內愧與無可奈何！

朱翠道：「她的武功是不是很高？」

海無顏點點頭道：「確是如此！」

「有多高？」朱翠一笑：「比起你怎麼樣？」

海無顏想了一下，道：「我們應該相差不多，她是用刀的，到目前爲止，我確信沒有看見過一個人的刀法比她更精湛，更變化多端——也許只有一個人的刀法，能夠勝過她，或許與她在伯仲之間！」

「這個人是誰？」

「宮一刀——」

朱翠輕輕哦了一聲，才想起來道：「你說的是不是不樂島上三位島主之的那個宮一刀？」

海無顏點點頭：「宮一刀的斷臂刀法，殺氣盎然，他由於心懷斷臂之恨，刀法既狠又毒，而潘幼廸的刀法却是以氣而行，她心懷仁慈，刀法上處處爲對方留下活路，如果有一天她與宮一刀這個老頭兒動手過招，可就難免要吃虧了！」

「他們以前可見過面？」

海無顏搖頭道：「我想是沒有，不過宮一刀早已對江湖誇下狂言，說是有一天他的刀要砍下天上的那隻飛燕，並且一再激使幻廸出戰，顯然也是因爲他自負極高，大概認爲普天之下，也只有幼廸的刀法，差堪是他的敵手了！」

他一連稱呼了兩次「幼廸」而不冠其姓，足見他們交非泛泛，而發人深省了。

朱翠焉能會聽不出來，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風度，微微含笑道：「這一點我也聽說了，傳說她的刀能封八面之威，要是眞的，那的確是極爲少見了，過去我曾見過一個人的刀能封四面，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海無顏一笑道：「傳說永遠是誇大的，我想能封八面的刀功，這個天底下還不見得能找出一人，依我看她和宮一刀的刀功，大概都有封六面的功力……也許多年不見，他們的刀功俱都有了長進，但是，能封八面，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自從與他結識以來，朱翠還很少見他情緒這麼開朗過，可見潘幼廸在他印象裏佔據着一個如何重要的地位了。

「海兄……」朱翠吶吶的道：「這位潘姑娘，她長的很美麼？」

海無顏偏過頭來看了她一眼：「好像我以前曾經回答過妳這個問題！」

「那麼你再說一遍又何妨！」

海無顏點點頭道：「不錯——她長的很美！」

「那麼，你以爲我呢？」

——說這句話時，朱翠面現笑靨，雖然帶着一些羞態，但態度却是認眞的——一雙秀澈明媚的眼睛，瞬也不瞬的盯視着海無顏，期待着他由衷的答覆。

海無顏那雙俊朗的眸子情不自禁的移在了她的臉上。

朱翠臉色微微一紅，微羞的道：「你怎麼不說話？」

海無顏吶吶的道：「剛才我已經說過了——」

「剛才不算數！」朱翠噘了一下櫻唇：「我要你現在再說一遍，可以麼？」

海無顏微微一笑，點點頭，說道：「如果這句話使妳快樂，我當然願意再說一遍——」

於是他遂即重覆道：「妳是一個很美的女人！」

這麼露骨單刀直入的讚賞，出自對方一絲不苟的神態，愈見有力，因而朱翠的臉再次緋紅了。

「謝謝你！」朱翠面現淺笑的睇視着他：「我還要問你一個問題，希望你實在的告訴我！」

海無顏道：「我知道妳要問的是什麼？——但是我却無能回答——」

「爲什麼？」

「因爲……」海無顏吶吶道：「就容貌上來說，妳們確算得上一時瑜亮，難以比較，但是妳應該知道，一個人的美醜，如果單單以容貌而論，那是很淺薄的表面認識……」

朱翠點點頭道：「我很同意你的看法

……那麼你的意識是……」

海無顏道：「我認識幼廸已經很久了，對翠姑娘妳却不能妄下評語！」

朱翠微微一笑道：「你回答的煞費苦心了，也許你說的是眞的……看來這位潘小姐，在你心目中已立於不倒的地位，能夠得到你如此由衷的讚賞，她必然是一個很出色的姑娘，我眞希望有機會見到她，和她交個朋友，你看這可能麼？」

海無顏一笑道：「天下美事莫過於此，如果妳有這個心意，當然有此可能，只是這位姑娘的行徑，倒與我有幾分相似，怕是找她不易！」

朱翠道：「只要她在這個天底下。我想總有一天會與她見面的——」

海無顏微微點了一下頭，他原想要說什麼，無如身上的舊傷又發作，可能他已經忍耐很久，直到這一刹才現出難以支持的神態，鼻子裏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呻吟，他緩緩的閉上了眼睛，不再說話。

朱翠一驚道：「你怎麼了？」

海無顏苦笑着睜開了眼睛，微微搖了一下頭，遂即又閉上，這一瞬，他臉上現出了一片紅暈。

——對於這種每日必臨的痛苦，他好像早已習慣了，然而在一個旁觀者的眼睛看來，却是驚人的！

——眼看着這一刹，他身子起了一陣輕輕的顫抖，臉上沁出一層汗珠，兩隻手緊緊的抓住座下的樹幹，出息聲變得急促了。

朱翠一驚道：「啊——」

因爲有了前次在船上的經驗，使她立刻想到對方很可能又是舊疾復發，本能的離座向前，慌不迭伸出雙手去扶着對方的身子。

海無顏驀地睜開了眼睛——朱翠才警覺到對方那雙眼睛敢情紅得可怕，隨着對方身子一震之勢，朱翠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在地！

——海無顏抖顫的身子霍地站起來，赤紅的雙眼直直的盯向朱翠道：「不要……管我……」

說了這一句，他遂即全身癱瘓着又坐了下來——就見他那張臉青一陣紅一陣，一連變了好幾次顏色，足足有半盞茶的時間，才緩緩又睜開了眼睛——

汗水已濕透了他的衣裳，像是大病新癒，他却又一次戰勝了足以使他致命的宿疾——

朱翠幾乎看得呆住了！

由於她對面前人的關心過甚，目睹着他的痛苦，還比身受更甚，不知覺間滴下了同情的熱淚，兩汪淚水兀自掛在腮邊！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朱翠抽搐道：「你……怎麼了？」

海無顏臉上顯示着一種堅毅的神態，說道：「妳看見了？它並不能奪去我這條命……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才說了這一句，朱翠已忍不住撲向他身前，埋首在他肩上失聲哭泣了起來！

那是一種純潔的至情流露，即使海無顏「郎心如鐵」，也不能不爲之動容！

「你太……可憐了，爲什麼你要忍受這麼多的罪……？爲什……麼……？」

——朱翠低低的泣訴着，埋首在他寬闊的肩上！

海無顏冷冷的道：「妳也許不會相信，像剛才那種情形，在過去的五年每日都曾發作數次，當中曾經有好幾次都幾乎奪走了我的性命，但是現在我已能有效的控制它，非但可使它不再繼續惡化，反倒有轉好的現象……」

朱翠緩緩離開了他的肩頭，痴痴的看着他：「可是剛才我看着你的樣子……眞是駭人極了！」

海無顏喟然嘆息道：「已經好多了，所以說我的尙能生存，眞可稱得上奇蹟，不樂島上的三個老怪物作夢也不會想到，我仍然還活在世上，他們曾一再誇言天下，說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他們所謂的『一心二點三梅花』手法之下，逃得活命，哼——我偏偏就是一個例外！」

朱翠點點頭道：「我曾經看見過你身上那一處梅花掌印的標記……眞駭人！」

海無顏輕輕解開衣鈕，袒開上胸，轉過來道：「妳再看看它是否已快消失？」

朱翠好奇的注視了一眼，只見前此在他後背所見的那一個明顯的心形印記，現在看來却只是一個淡淡紅色的圓圈，如非注意的去看，已很難辨認它的形態！

——她不覺驚訝的道：「咦——眞的，這又是怎麼回事？」

海無顏重新穿好衣服，表情沉重的道：「這幾年以來我日夕用本身的純陽罡氣，再加上幾種內功心法，試圖把中在身上的『至陰』氣質趨除體外，這是一種極難達到的願望，在我數年努力堅毅的試行之下，終於有了長進，妳也許還不知道，最初當我爲白鶴高立擊中時，這個梅花印記色作血紅，足足有碗口那麼大小，你看見的時候，已經收縮得很小了！」

朱翠高興的道：「是不是有一天這個印記消失了，你的傷也就好了？」

海無顏臉上帶出了一番凄凉，微微苦笑道：「這是我最大的希望，我想正是如此！然而……」

像是有什麼難言之隱，話到中途，他又忍住了。

微微頓了一下，他轉向朱翠道：「我們暫且不談這個問題，我想要知道的是妳預備怎麼來對付眼前的吳明？」

朱翠想了想才道：「我原本要留下他來作爲交換我家人的人質，剛才聽你一說我又改變了主意，覺得還是放了他好——可是，這個人實在很討厭，我是不打算再見他了，一切請你代我處理吧！」

海無顏點點頭道：「妳這麼決定，不失明智，等到他身上傷勢好轉之後，我就代妳放他走吧！」

一面說他慢慢的站起來，接道：「我走了！」

——前進了幾步，他却又停住了身子，緩緩回過頭來——朱翠仍然坐在原地，默默的注視着他！見他轉過身子，不覺站起來！

海無顏遲疑了一下才道：「你的仁慈留給我不可忘懷的印像，也給我極大的鼓舞，我不會說什麼感激的話，但是我會記住妳……永遠記住妳的！」說了這幾句，他就轉身去了。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等跌入刀椅陷阱，蕭蓮花一因愛護心中情人俞秀凡心切，二爲自身遭到凌辱，甘冒碎身之慘，犧牲性命，將困制俞秀凡的刀椅機掣撞開，俞秀凡獲得自由後，要無名氏、石生山作證，追認蕭蓮花爲妻，以慰芳魂，從而將兩名行刑帮兇刺死刺傷，再後輪到那行刑堂主青衫老人，將其臂腿刺傷，青衫老人怕死，哀聲求恕，俞秀凡問他是否很怕死，青衫老人說不怕死的全是那些初出茅廬的人的看法，這是因爲他們不知死亡的可怕……

劍芒如閃電　智深賽海洋

青衫老人道：「不錯。經我之手，殺死的人數太多，所以，我知道可怕。第一，是人死了不能復活，第二，死亡時經過的痛苦，決非一般人所可以忍受。」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殺別人時，就沒有想到這些麼？」

青衫老人道：「唉！老夫見的太多了，所以人已變的痲木。」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閣下早已到斬情滅性，斷義絕親的境界了。」

青衫老人道：「唉！老夫心地是冷酷了一些，不過，我是一個很有用處的人。」

俞秀凡道：「什麼用處？」

青衫老人道：「任何人問不出的口供，老夫就能使他們實話實說。」

俞秀凡道：「那倒未必吧？」

青衫老人道：「不瞞你俞少俠說，近十年來，老夫要逼問的口供，從來沒有失敗過。任他是鐵心銅身。至於造化門中人，那就更不用談了，只要見到老夫，他們就知無不言。」

俞秀凡冷冷說道：「這些年來，你殺了不少的人，是麼？」

青衫老人歎口氣，道：「俞少俠！這一點，你要多多原諒。老朽做的都是些殺人逼供的事，不得不想辦法把事情辦妥。」

俞秀凡道：「這十年來，你殺了多少人，自己能夠記得麼？」

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陣，道：「記不清楚了，大約總在千人以上。」

俞秀凡黯然一歎，道：「以一個江湖組合而言，單是在行刑主事之下，近十年的時光，就處決了一千餘人，這個組合的冷酷，實是已到了可怕，可悲的境界。造化城主的罪惡，恐已是罄竹難書了。」

青衫老人道：「現在，你決定了沒有。」

俞秀凡道：「決定什麼？」

青衫老人道：「是否殺我？」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你眞會相信我的話麼？」

青衫老人道：「老朽昔年在江湖上走動，確看過很多英雄好漢，那眞是視死如歸，豪情萬丈。但自掌了行刑堂之後，就未見過一個眞正不怕死的人。」

突然間，俞秀凡發覺了生與死之間，竟也有這樣大的學問。

忖道：「人性的美、醜，在面對死亡時，最容易暴露出來，這人行刑十年，這方面所見之博自非常人能及，倒得聽聽他的見識。」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麼說來，進入這造化門中的人，都是貪生怕死之徒了。」

青衫老人道：「也不盡然。一個人在江湖上行走，講求的是義氣、豪情，他們面對死亡時，憑一股豪勇之氣，慷慨赴死，只想到死後英名。但進入這行刑堂中之後，所見情景，那就完全不同了。見的是刑具、殘軀，聽到的是悲呼、哀號，豪情雄心，很快被消磨不見，他們開始體會到死亡的可怖，生命的可貴，和那些殘軀斷肢的痛苦。英雄變懦夫，此念一起，立刻會變的軟弱起來。這時，你只要稍施恐嚇，他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

俞秀凡道：「他們不會自絕麼？」

青衫老人道：「剛剛進入此地之時，我不會給他們自盡的機會，等他們軟化下來，他們又已消失了自絕的勇氣。就這樣，把一個鋼鐵般的強人，變成了柔可繞指的懦夫。」

俞秀凡道：「人性眞的是這樣可悲麼？」

青衫老人道：「不錯。消磨去英雄肝胆，就餘下了人性的軟弱。」

俞秀凡道：「不談這些了。告訴我，如何才能見到造化城主。」

青衫老人道：「俞少俠！咱們的條件還未談好。」

俞秀凡道：「我可以不取你的性命，但不能不給你一點懲罰。」

青衫老人道：「有時候傷疼之苦，比起死亡更爲可怕。」

俞秀凡道：「你行刑是動手還是動口。」

青衫老人道：「大部份時間動口，但也有動手的時候。」

俞秀凡道：「好！那就割了你舌頭，廢去你的雙手。」

青衫老人道：「這太重了。」

無名氏接道：「公子！善惡到頭總有報，像他這種人，如是一劍把他殺死了，那未免太過便宜他，目下咱們也不用和他太計較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不再傷害你。不過，你不能再耍花招，如是一字虛言，在下會讓你嘗到千劍寸剮的滋味。」

青衫老人道：「老朽既然說了，怎會再說一句虛言。」

無名氏道：「你這算不算背叛造化門？」

青衫老人道：「算。」

無名氏道：「不怕造化門主捉住你處你個叛逆之罪？」

青衫老人道：「老朽看到了俞少俠的快劍，所以存心賭一賭了。」

無名氏道：「如何一個賭法？」

青衫老人道：「老朽相信，俞少俠的快劍，足可以制服造化門主。」

俞秀凡冷哼一聲，道：「但願你說的話，能叫那造化門主聽到。」

青衫老人道：「在下相信你俞少俠見到造化門主之後，兩位之中，必有一個死去，死的如若是你，在下自有保身之道。如若死的是造化城主，閣下已經饒過老朽，一諾千金，想來也不會再變卦了。」

俞秀凡道：「你不但手辣心黑，而且，還是精於計算的老狐狸。」

青衫老人突然發出一掌，把那重傷未死的黑衣大漢擊斃。

笑一笑，道：「江湖險惡，如是想要保命，只有一個辦法，隨機應變。老朽活了這把年紀，已是深通此道變化。」

俞秀凡歎口氣，道：「和你這種人多說幾句話，就叫人覺得羞恥。告訴我，如何能見到造化城主？」

青衫老人伸手從懷中掏出了一串鑰匙，道：「造化門中很少有幾個人能夠見到城主，在下就是那很少人中之一。」

俞秀凡道：「你這一串鑰匙——」

青衫老人接道：「打開秘門的鑰匙，過了九重秘門，才能夠見到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你的意思是——」

青衫老人道：「我把這串鑰匙，交給閣下，閣下就根據這一串鑰匙去見那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就算咱們有了這一串鑰匙，又如何能找到通往造化城主的門戶？」

青衫老人道：「這個，老朽自然會告訴你們。」

俞秀凡道：「可以。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閣下要跟我們一起同往。」

青衫老人道：「這個麼，實在叫老朽爲難了。」

俞秀凡冷冷接道：「我不想知道你的姓名，也不想知道你的過去，我們談條件，只希望你能夠遵守條件。」

青衫老人道：「我可以告訴你們開啓之法，和行進的路線。」

俞秀凡道：「不行！非要閣下帶我們一起去不可！」

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陣，道：「如是老朽不去呢？」

俞秀凡冷聲道：「你會立刻遭到最悲慘的報應。」

青衫老人道：「好吧！老朽帶你們去。」

俞秀凡道：「閣下！你已經見識過我的快劍，希望你不要賭自己的運氣。」

青衫老人道：「我已經交出了所有的東西，已經沒有再賭運氣的本錢。」

俞秀凡道：「好吧！你走在前面，去開啓門戶，但別忘了我緊跟在你的身後。」

青衫老人無可奈何說道：「看來，老朽只有聽命行事了。」

轉身向前行去。

俞秀凡緊追在青衫老人的身後，道：「閣下！不論你發動什麼的機關埋伏，我相信，我都能先取你性命。」

青衫老人伸手在石壁上一按，好好的石壁，突然裂開了一道門戶。

俞秀凡長劍忽出，冰冷的劍鋒，忽然間，頂在了青衫老人的後頸之上。

青衫老人停下腳步，緩緩回過身子，道：「俞少俠！你這是何意？」

俞秀凡道：「我只是試試看，你是否還想玩什麼花樣，也讓你知道我的快劍，是無所不在。」

青衫老人道：「你答應老朽的條件……」

俞秀凡接道：「答應了就是答應了，決不會改變。見到造化城主之後，我不用殺你，也不必殺你，只要你失去了這個靠山，自會有人取你之命。」

青衫老人道：「你答應不要我死，那不能只包括你不殺我，而是，也不許別人殺我，是麼？」

俞秀凡道：「我要保護你多少時間？」

青衫老人道：「十天如何？」

語聲一頓，接道：「由殺死造化城主開始，你保我十日無事，在十日之後，不論我是生是死，那就和你無關了。」

俞秀凡說道：「十日之後，我是否也能殺你？」

青衫老人道：「如是你要殺我，也得按現在的約言行事，要過了十天再說。」

俞秀凡道：「好吧！你已經爲惡了很多年，多等十天也不要緊。不過，你要守規矩，如若是不守規矩、約言，很可能你連一天也活不過去。」

青衫老人道：「老夫如是帶你見到造化城

主，你也要遵守約言，十日內不許對我有毫髮之損。」

俞秀凡道：「丈夫一言，快馬一鞭。你儘管放心，不過，咱們之間這些約定，純是利害條件，其間決不含私人情感成份。」

青衫老人道：「這個麼，在下也有自知之明。老朽兩手血腥，一身罪惡，也不敢高攀閣下這個朋友。」

俞秀凡道：「不錯。你不但不配和我作朋友，簡直不配作人。」

青衫老人淡淡一笑，道：「人在矮簷下，怎能不低頭。老朽既然屈服了，那就笑罵由人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閣下！咱們不再談這些廢話了，你可以開啓門戶了。」

青衫老人點點頭，舉步向前行去。

這是一條甬道，似是穿行在山腹之中。行約十餘丈，甬道已然暗了下來。

俞秀凡冷冷說道：「這是什麼地方?」

青衫老人答道：「通往造化城主住處的密道。」

俞秀凡道：「這地方很黑暗。」

青衫老人道：「再轉一個彎，就可以見到了燈光，也到了第一道門戶前面。」

俞秀凡道：「咱們可是穿行在山腹中?」

青衫老人道：「不錯。」

俞秀凡冷聲說道：「希望我們能早些看到燈火。」

青衫老人道：「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了。」

果然，又轉過了兩個彎子，見到了燈火。那是一盞高吊的琉璃燈，雖然燈焰不高，但光綫很強，照的甬道中一片通明。

距燈光一丈左右處，就到了石道的盡處。

青衫老人拿出鑰匙，伸手在牆壁上一塊突出的石塊上一撥，露出一個小孔。

俞秀凡、無名氏，都看的十分仔細。

只見那青衫老人在一串鑰匙中，選了一根，伸入那小孔之中，輕輕一撥，伸手推去！

一扇厚厚的石門，應手而開。

裏面也是一條甬道，也有一盞琉璃燈。形式寬度，完全一樣。

只是中間隔一道厚厚的石門！

青衫老人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由此前去，每一道門戶，相隔不足三丈，有了這啓門之鑰，固然是可以暢行無阻，但如若沒有這啓門之鑰，不論武功如何高強的人，也無法通過這重重門戶！」

俞秀凡道：「咱們談好的條件，你爲了保命，咱們自然也用不着感激你了。」

青衫老人道：「感激倒是不敢。不過，老朽只想說明一下，你俞少俠並沒有吃虧。」

俞秀凡發覺了這個人不但心狠手辣，而且陰險狡猾，全無信義，對他厭惡到了極處，冷哼一聲，不再理他。

青衫老人不但心黑，而且臉厚，自己乾笑了兩聲，又向前行去。

無名氏回顧了俞秀凡一眼，突然加快脚步，行到了青衫老人的身側，沉聲說道：「老兄！有一句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老兄，如若眞的存心向善，這是你一個很好的機會。」

青衫老人笑一笑，道：「俞少俠對在下的成見很深。」

無名氏道：「俞少俠爲人正直，對閣下這等做法，自然是有些看不過去。不過，你如表現的很好，可使他的觀念改觀。」

青衫老人道：「老弟！你相信我能改過來麼?」

突然快步而行，打開了第二道門戶。

出人意外的是青衫老人十分合作，連開了八重門戶。

到了第九重門戶前，那青衫老人的右手突然間開始抖動起來，歎口氣，緩緩說道：「俞少俠！打開這一道門戶，就是造化城主的客室。他是否在客廳之中，老朽無法預料。」

俞秀凡道：「所以，你不敢打開這重門戶了。」

青衫老人道：「十餘年的積威，豈是一時間所能改變。」

俞秀凡道：「你怕我，也怕造化城主。不過，你如不守約定，我立刻可以取你性命。」

青衫老人長長吁一口氣，道：「老朽打開這一重門戶之後，老朽就算是完成了責任。」

俞秀凡點點頭。

青衫老人道：「這一次，老夫不能再走前面了。」

俞秀凡道：「可以。你開門吧！」

青衫老人吁一口氣，又道：「俞少俠！老朽開了這重門戶之後，是否可以先行告退。」

無名氏道：「老兄！我看不用了。咱們目下是一個生死與共的局面。」

青衫老人搖搖頭，接道：「這個，我看不用老朽跟去了。」

俞秀凡道：「讓他走，我不信他能逃過造化城主的手掌。」

青衫老人不再多言，伸手打開了最後一道門戶。

只覺一陣光亮透了進來，眼前出現了一座豪華無比的敞廳。

俞秀凡目光轉動，只能看到了半個敞廳的形勢。

正待舉步入廳，突然一個嬌媚無比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諸位請進來吧！敝城主已經候駕多時了。」

青衫老人突然右腕一軟，手中一串鑰匙跌落在地上。

俞秀凡提一眞口氣，手握着窄劍劍柄，道：「那一位是造化城主?」

口中說話，人却緩步行入了敞廳之中。

一陣幽香撲面，一個全身綠衣的美麗少女，已蓮步細碎的奔了過來。

婀娜的身段，擺動的腰肢，充滿着誘惑，但却又十分快速，只見她身軀扭動着，很快的到達了俞秀凡的身前。

她快速的舉動，使得俞秀凡無暇流目四顧，打量敞廳四週的形勢，但俞秀凡感覺中這敞廳有着不同凡響的豪華。

這就像一個人，進入一座美麗的花園一樣，還未見到那似錦的繁花，已感覺到芬芳的花氣。

像一陣香風般，綠衣女衝到了俞秀凡身前三四尺處時，忽然間停了下來。

俞秀凡握在劍柄上的五指，緊了一緊，但却忍下去沒有拔劍擊出。

如若俞秀凡拔劍一擊，以他快速凌厲的劍勢，必會將來人傷於劍下。

其實，經過俞秀凡仔細的一番觀察後，才覺着那綠衣少女的停身的距離，是一個絕大的關鍵，那是一個習劍人拔劍擊出的微妙距離。

這距離，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判定，那是屬於一種本能支配的意識，只要那綠衣少女再前進一步，俞秀凡就無法控制自己，會在本能的支配下拔劍擊出。

能在這樣一個距離下，停住了向前奔衝之勢，這綠衣少女，必然會是一位用劍的高手。

這念頭迅快的在俞秀凡的腦際中轉動了一下，也不過就是一轉眼的工夫。

綠衣少女已輕啓櫻唇，婉轉吐出一縷清音，道：「來的可是俞少俠?」

她長的秀緻、俏麗，全身都散發出一種嫵

媚氣息。

緊身的水綠衣服，充分的表現出她美妙的身段。

這是屬於那種嬌麗、俏皮那一型的少女，但她說話却又是那樣穩健。

俞秀凡點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俞某人。姑娘是……」

口氣、神情間，都流露出相當的敬重。

綠衣少女暗中點頭，口中却淡然一笑，道：「丫頭！造化城主四位從婢之一！俞少俠孤身進入造化城，却又能就地取材，把我們的人手收作己用，單是這一份才能，就叫我們好生佩服。」

俞秀凡道：「聽姑娘這麼一說，在下確然有些高興了。造化城主，能這麼看得起我俞某人。」

綠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很短的時間中，你由第四級的敵人，被城主提升上第一級強敵，那眞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了。」

只聽另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接道：「二妹！俞少俠進入這道暗門開始，已被城主提成爲特級強敵了。」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全身桃紅衣着的女子，緩步走了過來。

一張粉白透紅的肌膚，宜嗔宜喜的臉兒，襯着那一身桃紅顏色的衣服，看上去，簡直是一朵盛放桃花。

俞秀凡暗暗忖道：這造化城主，果然是一位很能享受的人，單是這兩個女婢之美，就是人間絕色，不知他如何選到這樣的美女。

綠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大姊！快過來，我替你引見、引見。」

紅衣少女笑道：「用不着了，雖是初見俞少俠，但早已耳熟能詳。」

口中雖是這麼說，人却還婀婀娜娜的行了過來。

綠衣少女低聲道：「這是我們的六姊，四女從婢之首，人稱桃花女的何湘紅。」

俞秀凡微微一頷首，道：「原來是何姑娘，久仰了。」

何湘紅一躬身，道：「不敢當。俞少俠！我只是一個大丫頭罷了。」

目光轉注到綠衣少女的身上，嗯了一聲，接道：「二妹！妳還有什麼沒有告訴人家的，可要我這作姊姊的替妳說一聲?」

綠衣少女笑道：「大姊艷色當前，小妹麼，不提也罷！」

何湘紅笑一笑，道：「一見面，妳就把我連名帶姓加綽號的告訴了人家，自己却還是沒有介紹啊！」

綠衣少女道：「大姊來了，自然要先替大姊引見。」

何湘紅道：「那大姊就替妳代勞了。」

目光又轉到俞秀凡的臉上，接道：「我這位二妹子，號稱綠鳳凰，而且也有一個適宜雅緻的名字，叫作陳娟黛。」

俞秀凡道：「果然是又雅緻，又動聽的名字。」

陳娟黛笑道：「大姊！這般通名報姓的，好像是很客氣，等一會談不好，動手相拚，却要你死我活，豈不是件很煞風景的事。」

桃花女何湘紅雙目射注在俞秀凡臉上瞧了片刻，道：「我希望不要到那一步。如是眞要無法阻止這塲刦殺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這時，無名氏、石生山，都已行出了暗門，却不見那青衫老人跟着出來。

俞秀凡沒有回答何湘紅的話，却回顧了無名氏、石生山一眼，道：「見過何、陳兩位姑娘！」

無名氏、石生山一抱拳道：「見過兩位姑娘。」

陳娟黛撇撇嘴巴，道：「兩位都是由地獄中出來的人?」

無名氏道：「不錯。咱們是脫離地獄，撥雲見日。」

陳娟黛冷笑一聲，道：「由人間地獄中出來，再到眞正的地獄中去，那還不如留在人間地獄中，多活幾天。」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就算姑娘說的不錯吧！咱們進入了眞正的地獄，也比在人間地獄中活着好些。」

陳娟黛冷笑一聲，不再理會兩人。

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身上，立刻換上了一副笑臉，道：「俞少俠，請隨便坐吧！」

俞秀凡目光一轉，只見不遠處放着一個錦墩，緩緩坐了下去，淡淡一笑，道：「陳姑娘！在下幾時才能見到造化城主?」

無名氏、石生山，立時移動身子，分立在俞秀凡的身後。

陳娟黛道：「城主已知道俞少俠進入造化城中，也預計到你會找到這地方來。不過，你來的這樣快速，倒是出了城主的意料之外！所以，他沒有能及時趕回來。」

俞秀凡表面上雖然表現得十分大方，但他內心中仍有着極爲嚴肅的戒備，一直暗中留心着對方突然暗算，所以沒有時間打量一下這座豪華大廳中的佈置。

俞秀凡緩緩說道：「以貴城王佈置的森嚴，在下到此的機會不大。老實說，這有七分運氣在內，貴城主竟能料在下到此，判事能力眞是跡近神奇了。」

桃花女何湘紅，忽然接口說道：「俞少俠說的如此坦誠，咱們也坦然相告了。城主能成此大業，得力於『謹愼』二字，他雖然佈下了銅牆鐵壁，但也想到了百密一疏，所以，你能進入此地的機會，也預算其中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原來如此。」

何湘紅道：「門主告訴過我們，你俞少俠眞能進入此地，就要我們待以上賓。所以，你不用防備我們會暗施算計。」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和貴城主談的不歡而散呢?」

何湘紅道：「那自然會和我們姊妹形成了兵戎相見的局面，小婢的希望是，不要走到那一步。」

俞秀凡道：「可歎的是，那一步的成份很大。」

陳娟黛道：「爲什麼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呢?」

俞秀凡道：「姑娘，幾時見到過冰炭同爐，正邪並立?」

陳娟黛道：「世間有兩分天下，也有過三足鼎立。」

俞秀凡道：「那只是正邪消長過程中的景像，豈可視爲常情！」

何湘紅笑一笑，道：「俞少俠！江湖大事，等你見到我們城主時再談不遲，咱們目下先談一些不掃興緻的事。」

俞秀凡道：「談什麼呢?兩位姑娘請出個題目吧！」

何湘紅道：「主隨客便，隨興所至，貴賓想談什麼，咱們姊妹奉陪就是。」

俞秀凡道：「聽姑娘的口氣，是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皆精了。」

何湘紅道：「作丫頭嘛！各方面都要涉獵一點，才能够侍候的叫主人愉快。是麼?」

言下之意，無疑是說只要俞秀凡能够提出來，她都可以應付。

俞秀凡低聲吟道：「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

何湘紅道：「俞少俠好悲壯的情懷！」

陳娟黛接道：「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但荒烟衰草，亂鴉斜日……」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接道：「看來，那造化城主，還是一位雅人。」

何湘紅笑一笑，道：「城主文武雙絕，小婢不過得其一二。」

俞秀凡道：「二位姑娘的詩文，武功，都是那造化城主親自調教的了！」

陳娟黛道：「城主淵博如海，無物不容，我們四姊妹限於才慧，只能磨墨拭劍，作為從婢罷了。」

俞秀凡劍眉聳動，星目放光，豪氣忽發，朗朗吟道：「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何湘紅臉色一變，道：「這是杜甫的前出塞，此情此景之下，引用出口，不覺着口氣太狂一些麼？」

俞秀凡淡淡道：「俞秀凡如沒有三分狂氣，豈敢進造化城來！」

陳娟黛低聲勸道：「大姊！咱們是奉命迎客，不管他狂氣如何，自有城王裁決發落，用不着和他生氣。」

何湘紅冷笑一聲，道：「二妹陪陪他吧！我不願再和這等狂妄之人交談。」

羅袖一拂，轉身而去。

俞秀凡心中暗道，那造化城主，不知是用的什麼手法，造就出這等才色雙絕的女婢，但不知她們在武功上的成就如何。

心中念轉，陡然升起了出手一試的心意，立時冷笑一聲，道：「站住！」

何湘紅霍然停下脚步，緩緩回過身子，臉上怒氣勃現，冷笑一聲，道：「俞少俠！對我說話麼？」

俞秀凡本是彬彬多禮之人，但他心有所計，變的蠻橫起來，冷然一笑，道：「妳不過是丫頭身份，也敢說俞某無禮麼？」

何湘紅眉梢間殺機隱現，道：「遇文王說禮義，遇紂桀動干戈，像你這等狂情暴態，却也值不得我們作丫頭的敬重。」

俞秀凡心中暗暗敬佩此女的剛烈性情，却故意仰天大笑，道：「妳可知道罵我俞某人的，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麼？」

何湘紅冷冷一哂，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俞秀凡眼看已逗起對方的怒意，立刻平靜的說道：「姑娘可要聽俞某人奉告麼？」

何湘紅道：「說與不說，任君自主，小婢不願裁決。」

俞秀凡道：「好利的口舌！」

何湘紅道：「咱們本是以禮相待，但公子口氣狂妄，那也怪不得咱們失禮了。」

俞秀凡吸一口氣，緩緩說道：「罵過我俞秀凡的人，必得自己掌嘴三下。」

何湘紅接道：「恕難從命。」

俞秀凡道：「那就接我一劍。」

何湘紅道：「但請出手。」

俞秀凡道：「姑娘小心了。」

忽然一劍，刺了出去。

像一道閃光，劍勢直奔心臟要害。

何湘紅早已戒備，右手一抬，一縷寒芒，疾飛而出。

噹的一聲，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劍，在前胸半寸處，架任了俞秀凡刺來的劍勢。

俞秀凡未存心傷人，長劍去勢，未竟全刺，但那一劍之快，也非常人能夠封擋。

但何湘紅竟然身軀未移的在胸前封住了劍勢。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好快的劍法！能擋我俞某一劍，足見造詣，姑娘請去吧！」

何湘紅雖然及時封住了俞秀凡刺來一劍，但劍尖寒芒，已及前胸，她在全神戒備下尙且如此，心中實已驚駭莫名。

暗暗忖道：這俞秀凡的快劍，果然是雷奔電閃一般的快速。

心中生出了敬服之意，心中的氣憤頓消，緩緩把短劍收入袖中，望了俞秀凡一眼，躬身一禮而去。

她未發一言，但表現出來的柔順，已勝過千言萬語。陳娟黛低聲說道：「俞少俠！好快的劍法，大姊已然認輸了。」

俞秀凡道：「她能及時封住我的劍勢，也叫在下敬服。」

陳娟黛道：「大姊生性雖然剛烈，但她却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她已覺着你俞少俠確有着可以狂妄的本錢，那就不算狂妄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只怕俞某這劍法，比起造化城主，還要遜色很多了。」

陳娟黛沉吟了一陣，道：「兩位都是劍道中絕頂高手，小婢何敢妄作論比。」

俞秀凡忖道：「這丫頭好緊的口風，却又能應對得體。」

陳娟黛突然揮手互擊一掌，叫道：「送茶來！」

一個白衣女婢，快步行了過來，手中捧着一個玉盤，盤上放着一杯香茗。

陳娟黛笑一笑，伸手取過茶杯，道：「俞少俠請用茶！」

俞秀凡伸手接過細瓷白杯，道：「姑娘！這茶中有毒麼？」

陳娟黛道：「俞少俠的看法呢？」

俞秀凡道：「在下相信不會有毒。」

陳娟黛道：「俞少俠猜對了。那就請吃下去吧！」

俞秀凡道：「就算在下知道這杯茶中確然沒有毒，但在下也不願冒這個險。」

陳娟黛道：「謹愼從事，自然是比較安全多了。」

俞秀凡道：「多謝姑娘。」

緩緩把手中的茶杯放了下來。

陳娟黛笑一笑，道：「俞少俠！你不但文武兼備，而且還十分小心。」

俞秀凡道：「諸葛一生唯謹慎，所以他很少失敗。」

陳娟黛道：「俞少俠！小婢想到一件事，想請教俞少俠！」

俞秀凡道：「什麼事？」

陳娟黛道：「如是你無法和城主談成合作，那將如何？」

俞秀凡道：「只怕是難免一場血戰了。」

陳娟黛道：「我們的人手很多，眞要動手，只怕輪不到你和城主相搏。」

俞秀凡嘆口氣，道：「就算姑娘說的句句眞實，但在下已經別無選擇的餘地了。」

陳娟黛歎口氣，道：「這麼說來，你是非把事情鬧到絕地不可了？」

俞秀凡道：「姑娘！要避免這場搏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想法子，改變我們兩個人中的一個。」

陳娟黛道：「你看那一個應該改變？」

俞秀凡道：「你們的城主。」

陳娟黛道：「爲什麼呢？到目前爲止，城主還掌握着絕對的優勢。」

俞秀凡道：「姑娘！在下一路行來，遇上了重重的攔封，但却證明了一件事。」

陳娟黛道：「證明了什麼？」

俞秀凡道：「現在已經出動的高手中，沒有人能夠封擋我的快劍，包括令姊何姑娘在內。除非，這裏還有比令姊更高明的人物，否則只有造化城主自己動手了。」

陳娟黛是屬於溫婉、柔和一類的女人，和何湘紅的剛烈，有着很大的不同。

笑一笑，道：「俞少俠！你的劍法誠然很快，但我們有四姊妹，加在一起的力量，不知是否會兩敗俱傷？」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那就要看妳們是否能一起出劍了？」

陳娟黛道：「這個麼，如是我們不能同時出劍呢？」

俞秀凡道：「那麼，你們都將死於我的劍下。」

陳娟黛道：「如是我們分四個方位同時出劍呢？」

俞秀凡道：「我無法知道妳們四人的劍法，是否會在同一水平之上。」

陳娟黛接口道：「我們可能比大姊稍差一籌。」

俞秀凡笑一笑，道：「姑娘！這一籌是多少，大有關係。如是相差的很小，那可能造成我的重傷。如是相差的較遠一些，那就會留給我很大的機會。」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妳應該從我的談話之中，瞭解了一個大概。我想，妳不會再問什麼了。」

陳娟黛輕輕歎息一聲，道：「城主說過一句話。」

俞秀凡道：「哦！」

陳娟黛接道：「他說我們四人合手出劍，天下沒有人能夠閃避。」

俞秀凡道：「可能是貴城主說的誇張一些。也可能是他沒有見到過我的劍法。」

陳娟黛道：「我們見識過了。大姊很精明，劍上的造詣，也會比我們高明很多，她會描述出俞少俠的劍法。」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的劍法，不在招式變化之上，如是何姑娘眞能說出我劍法的精要所在，那她應該是很高明了。」

陳娟黛道：「俞少俠！我們四姊妹的劍法，都是得造化城主的指點，他是否會比我們高明一些呢？」

俞秀凡道：「應該是高明一些了。」

陳娟黛道：「不要說還有別的高手很多，單是我們四姊妹加上了造化城主，我相信，就足可以使你俞少俠招架不易。」

俞秀凡道：「以造化城主之尊，難道還會以多爲勝麼？」

陳娟黛道：「自然是不會。不過，我只是提醒你一聲罷了。」

但聞一聲哈哈大笑，道：「不會！絕對不會！老朽這一生中，還從未打過羣攻羣毆，以多爲勝的仗。」

陳娟黛立刻一欠身，道：「見過城主！」站起身子垂手站在一側。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一個慈眉善目的白髮老人，神情肅然站在七八尺外。

他穿着一件玄色長袍，神情很和藹，怎麼看，也不像一個嗜殺成性的人。

俞秀凡雙目，注在玄衣老人身上，打量了一陣，道：「閣下就是造化城主？」

玄衣老人道：「不錯，正是老朽。」

俞秀凡道：「閣下總有一個姓名吧？」

玄衣老人道：「這些年來，他們都稱我造化城主，所以老夫把姓名也已經忘去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說道：「只怕不是如此吧？」

玄衣老人道：「俞少俠的看法呢？」

俞秀凡道：「以閣下尊高的身份，也許不願隨口揑造一個姓名來欺騙在下，但如你說出眞的姓名，又怕暴露出你的身份，只有以城主代名了。」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俞少俠當眞是一位聰明絕世的人。不過，就算很聰明的人，也常常會猜錯事情。」

俞秀凡道：「一個人生下來就有姓名，像閣下這樣有成就的人，只怕不會沒姓名吧！」

玄衣老人仍然帶着慈和的笑容，道：「年輕人口舌如刀，只怕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俞秀凡冷笑一聲，說道：「在下進入這造化城時，就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不放在心上。」

玄衣老人笑道：「貴賓可以失禮，老朽身爲地主，却不能失去迎賓之道，二丫頭，吩咐擺酒！」

陳娟黛一躬身退了下去。

這時，整座的敞廳，只有俞秀凡和造化城主兩個人。

如是俞秀凡拔劍相迫玄衣老人動手，此情此景之下，造化城主縱然是不願動手，但也是無法推辭了。

可惜俞秀凡做不出這等蠻不講理的事，心中念轉，冷哼一聲，道：「閣下慈眉善目，外貌仁厚，實不像滿身罪惡的人。」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看來俞少俠對老朽的成見很深。」

俞秀凡道：「不只是很深，而是一種勢不兩立的形勢。所以，在下覺着咱們應該儘早作個了斷。」

玄衣老人道：「說的也是啊！與其拖延下去，不如早作了斷的好。」

俞秀凡道：「那很好！城主請亮劍吧！」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俞少俠！你既然見到了老朽，還會怕老朽跑了不成？咱們總會有一個了斷，不過，容老朽先盡過地主之誼，咱們再打不遲。」

俞秀凡冷聲道：「這個麼，我看不用了。在下本是找事而來，閣下也用不着把我待如上賓了。」

玄衣老人道：「話不是這麼說，你既然能夠找到這個地方，老朽對你的武功、才智，都十分敬服，單憑此一點，老朽也應該欵待你一番。」

俞秀凡手握劍柄，冷冷說道：「你這人老謀深算，外貌忠厚，內藏陰險，何況，江湖上一向有『會無好會，宴會好宴』的傳說。老實說，就算閣下準備的酒席上，有着龍肝鳳髓，玉液瓊漿，俞某人也吃不下去。」

玄衣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弟！可惜，你說的太晚了一些。」

俞秀凡還未來及答話，只見何湘紅、陳娟黛帶着八個白衣女婢，行了過來。

四個女婢抬着一張木桌，四個女婢各捧着一個木盤。

木盤上各放着細瓷碗、叩着大花瓷盤。

木桌就在兩人的面前擺了下來，另外四個女婢，放下了手中的瓷盤，取開叩碗，是四盤美餚。

何湘紅笑一笑，道：「爺和俞少俠都請坐吧！小婢給你兩位斟酒。」

早有白衣女婢替兩人移過錦墩，陳娟黛却打開了一瓶女兒紅。

玄衣老人道：「俞少俠，先請坐下，如是你覺着酒菜之中有毒，可以不用。」

說完話，自己却舉起了筷子，在每樣菜上嚐了一筷，然後又乾了面前一杯酒。

陳娟黛低聲道：「俞少俠！酒菜之中無毒，請放心食用。」

俞秀凡道：「我知道。貴城主已然表露的

非常明顯，不過，在下決定的事，一向不想更改，城主和陳姑娘，也不用多費心思了。」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俞少俠！既是不想進用酒菜，老朽一人吃也是無味的很。」

俞秀凡道：「閣下只管慢慢的吃，在下會很耐心的等候閣下。」

玄衣老人道：「等候什麼？」

俞秀凡道：「等候閣下吃完了酒飯，咱們好放手一戰。」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那豈不是太過委屈少俠了麼？」

俞秀凡道：「不妨事。」

玄衣老人用筷子挾了一塊鹿脯放入口中，吃的嘖嘖有聲。

美酒佳餚，香氣撲鼻，俞秀凡早被那股香味，引誘的食慾大動，但却又不能不暗中咬牙忍受。

玄衣老人嚥下了口中食物，道：「俞少俠！老朽有幾件事，想和你仔細的談談。」

俞秀凡道：「什麼事？」

玄衣老人道：「你來勢洶洶，似乎是非要殺造化城主不可，你可認識造化城主麼？」

俞秀凡道：「閣下不是麼？」

玄衣老人道：「俞少俠！你能够肯定我是麼？」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你不是造化城主麼？」

玄衣老人道：「老朽是不是造化城主，是另一回事，你不能够認出老夫，那是可以確定了。」

俞秀凡雙目注在玄衣老人的身上，冷冷說道：「閣下這些話的意思是……」

玄衣老人笑一笑，接口道：「你對造化城中的事務，太過陌生，你不知道的事情又太多了。」

俞秀凡道：「在下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夠了。」

玄衣老人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找到造化城主，然後，把他一舉殺死。」

玄衣老人道：「俞少俠！你可能找錯人，也可能殺錯人。」

呵呵一笑，接道：「就算你真的找到了造化城主，又如你之願，取了他的性命，你又能得到什麼？」

俞秀凡道：「在下沒有求得什麼，所以，我也不會得到什麼！」

玄衣老人道：「別說你殺不了造化城主，就算你殺了他，你不過只會受到武林道上幾句讚揚之言，那只是浮雲流水一般的虛名罷了．但造化城主能給你的，却是無比的尊貴，和號令天下武林同道的權威、財富、美女，應有盡有。」

俞秀凡道：「閣下，究竟是不是造化城主呢？」

玄衣老人道：「這個麼，要你俞少俠多費一些猜疑了。」

俞秀凡冷哼一聲，道：「故弄玄虛。」

玄衣老人淡淡一笑，道：「造化城主，身外化身，自然是不會只有一人，俞少俠能見到老朽，已經是不容易了。」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閣下只是造化城主的化身之一了？」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這個老朽不會告訴你．你要憑藉自己的智慧去判斷了。」

俞秀凡冷冷說道：「如若我把你殺死，造化城主至少又少了一個化身。」

玄衣老人笑一笑，說道：「俞少俠，殺死老朽，並非絕不可能的事，那很需要費一番手腳。」

俞秀凡冷聲說道：「在下已經費了很多的手腳，才到了造化城中，自然是不怕再費一番手腳了。」

玄衣老人冷冷說道：「俞秀凡！你不覺着自己的口氣太大了麼？」

俞秀凡仰天打個哈哈，道：「你果然是一個化身。」

玄衣老人怔了一怔，道：「你怎能夠確定老朽是化身之一。」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邪中之邪，惡中之惡，一代梟雄人物怎會像你這樣容易動怒。」

玄衣老人道：「哦！」

俞秀凡道：「所以，我確定你不是造化城主，他不是輕易動怒的人。」

目光一掠陳娟黛道：「陳姑娘！在下是否猜對了？」

陳娟黛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無用的丫頭，你們據實說吧！我是不是造化城主？」

陳娟黛說道：「我們見到的城主，和你一樣。」

玄衣老人道：「既是一樣，你這丫頭怎的竟不能肯定我是不是造化城主？」

陳娟黛一躬身，道：「城主身外化身，有時間我們也不清楚。」

俞秀凡笑一笑，道：「陳姑娘！兩位也不用再做作了，在下必需要儘早和諸位作一個了斷。」

陳娟黛道：「俞少俠的意思，可是說小婢也在裝作？」

俞秀凡道：「大概是吧！」

陳娟黛冷冷說道：「不是．我們用不着裝作，也不必裝作．城主本就是一位神秘莫測的人物，我們又如何能分得清楚。」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在下有辦法分得清楚。」

俞秀凡說罷，忽的長劍出鞘，寒芒一閃，閃電一般的快速，劍尖已逼到了那玄衣老人的前胸之上。

玄衣老人很鎮靜，望了抵在前胸的劍尖一眼，道：「造化城主如若這樣輕易的被你殺死，還能稱為造化城主麼？」

俞秀凡道：「培養一個化身，也許要三、五年，至少也要一年，兩載，才能模仿的維妙維肖，但在下殺死一個化身，只需要一眨眼的時間。」

玄衣老人搖搖頭，道：「俞少俠！你完全誤會了。」

俞秀凡道：「誤會什麼？」

玄衣老人說道：「老朽意思是說，你殺不死我。」

俞秀凡道：「要不要試試？」

玄衣老人道：「儘管請便！」

俞秀凡冷哼一聲，暗運勁力，手中窄劍向前一推。

但見那玄衣老人隨着向前打進的劍勢，向後一側身子，俞秀凡的劍勢竟從玄衣老人的前胸上滑了過去。

俞秀凡呆了一呆，那玄衣老人已雙筷並出，挾住了俞秀凡手中的長劍。

冷笑一聲，道：「俞少俠！你現在是否已經相信了殺不死老朽的話？」

俞秀凡道：「不信！」

玄衣老人頗感意外的哦了一聲，說道：「為什麼？」

俞秀凡道：「因為你身上的衣服作怪。」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這個，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道：「閣下承認了。」

玄衣老人笑道：「就算你猜對了，我也不

會承認，你永遠無法證實，我用的什麼方法，避開你的刀劍。」

俞秀凡道：「上一次當，多一次經驗，我第二次出劍，就會改變一個位置。」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俞秀凡！能不能告訴我你第二劍刺向什麼地方，我就再給你試一劍的機會。」

俞秀凡道：「閣下不覺着在下說出來，太過吃虧了一些？」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年輕人，老朽已安排很多使你吃驚的事，一一要你見識．不過，你必需要有一些耐心。」

俞秀凡道：「聽閣下之意，在下眞得再忍耐一時了。」

玄衣老人道：「你想動手搏殺一陣，老朽可以保證不會讓你失望，不過，那是最後的辦法，也是最下等的策略，非到萬不得已的局面，老朽實不願意用。」

俞秀凡冷冷說道：「好吧！在下就先見識一下閣下故弄的玄虛。」

玄衣老人竹筷一張，放開了俞秀凡手中的窄劍。

俞秀凡還劍入鞘，道：「我第二劍刺出的部位，是你沒有衣服掩遮的地方。」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老朽倒是希望你下一次，仍然有出手的機會。」

突然伸手合擊三掌。

但聞步履聲響，四個玄衣老人，魚貫行了出來。

玄衣老人笑一笑道：「俞秀凡！你看看這四位，和老朽有何不同？」

俞秀凡定神一看，頓時大吃一驚。

只見四個玄衣老人衣着、高低、臉型、神情，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同。

再看看那先前的玄衣老人，和四人也是完全一樣。

不禁一呆。

玄衣老人仰天打個哈哈，道：「俞少俠！我們不但外型一樣，而且，連平常舉動行為，也完全一樣，對一件事的反應，和內心中的感受，也有着接近的觀點。」

俞秀凡搖搖頭，又仔細看了一眼，道：「果然是維妙維肖的改扮。」

玄衣老人道：「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五人不但外貌相同，就是武功上，也有着很接近的成就。」

俞秀凡道：「果然很驚人，閣下還有什麼更震驚人的東西。」

玄衣老人道：「老朽準備了很多，很多，不過，咱們要一樣一樣的來。」

俞秀凡道：「在下已經見識過了，你們的易容術，高明的很。」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在我們五人之中，有一個是眞正的造化城主，你能夠確定是那一個麼？」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不是閣下麼？」

玄衣老人笑道：「如若老朽說不是，俞少俠是否相信？」

俞秀凡道：「這些事算不得什麼，在下不願用這份心思。」

玄衣老人道：「你錯了．這是一次很嚴重的考驗，也是一道關口，你必需找出眞正的造化城主，才算過了這一關。」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玄衣老人道：「俞少俠！這是一次智慧的考驗，希望你俞少俠能夠安然過此關。」

俞秀凡目光轉動，發覺陳娟黛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只見那說話的玄衣老人，突然舉步而行，走入一排而立的四個玄衣老人身前。

俞秀凡目不轉睛，瞧在那玄衣老人身上，心中暗暗忖道．不論你如何奸詐，我不信，你混入了四個人中，我就找不出你的眞身來。

但見四個玄衣老人突然一轉，迎上那快步而去的玄衣老人，五個合在一起之後，突然疾快的轉動起來。

人影一陣閃動，五個玄衣老人突然排成了一排站好。

只見當先那玄衣老人緩緩說道：「俞少俠！你看老夫是不是造化城主？」

五個老人轉動的身法很怪異，俞秀凡確已無法找出那一個是和自己談話的玄衣老人。

俞秀凡沒有立刻回答為首玄衣老人的話，目光由二、三、四、五人身上掃過，心中暗暗叫苦，忖道：這五人一模一樣，如何能分辨出來？

一時間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但聽第二個玄衣老人說道：「俞秀凡！老夫是不是造化城主？」

依序是三、四、五個玄衣老人，各自問了一聲。

俞秀凡心中忖道：改扮出這幾個如此相像的人，固然是十分為難的事，但如又能使他們武功也一般高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但聞那站在第五位的玄衣老人說道：「俞秀凡！你無法決定了，是麼？如果你連這一點困難也無法解決，倒不如聽老朽相勸，放下兵刃，投入造化門的好。」

俞秀凡突然腦際靈光一閃，暗暗忖道：造化城主能有今日成就，是何等自狂自大的人，豈會和這些人混在一起。

這五個人怎麼會是眞的造化城主呢。

心中念轉，冷冷說道：「五位都不是眞的造化城主。」

五個玄衣老人怔了一怔，面面相覷，答不出話。

俞秀凡察顏觀色，心中落實，冷冷說道：「這一關幸未難住在下。」

只見排在第四的玄衣老人突然向前行了一步，接道：「俞秀凡！認識老朽麼？」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認識．五位不但衣服一樣，面貌也改造的一模一樣，更難的是諸位的聲音也都是一樣，眞叫人無法分辨。」

玄衣老人道：「老朽就是剛才和你俞少俠一桌共飲的人。」

俞秀凡冷冷說道：「不論你是誰，那都不太重要，反正你們五位，都是冒充的。」

玄衣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就算是冒充的，但我這一身武功只怕是冒充不來。」

俞秀凡道：「你不會永遠都是好運氣，我也不相信你全身上下都穿有暗甲，這一點，希望你閣下心中明白。」

玄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俞秀凡！你狂的有些過份了．難道老朽這身武功，還不配和你動手一戰？」

俞秀凡豪氣勃發，仰天打個哈哈道：「我進入造化城來，早已想好這件事情．不論遇上了什麼樣的高手，在下都難免和他一戰．所以，閣下如若想以武功恐嚇在下，那是打錯算盤了。」

玄衣老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咱們五個化身，出迎閣下，有兩個目的。」

俞秀凡道：「請教！」

玄衣老人道：「第一，咱們考驗閣下的智慧，算你運氣好，通過了這一關的考驗．但咱們還有第二個目的。」

俞秀凡道：「怎麼說？」

玄衣老人道：「第二關麼，咱們要考較閣下的武功了。」

俞秀凡道：「想當然耳！但不知五位是一

齊上呢，還是車輪大戰？」

玄衣老人道：「我們先有一人領教，俞少俠如是勝了，咱們就以四象陣法對付。」

俞秀凡道：「策劃得很精密，設計的也週到，不過，要看諸位的運氣如何了？」

玄衣老人踏上一步，說道：「在下先行出手。」

俞秀凡點點頭，道：「你亮兵刃罷！」

玄衣老人道：「你小心了。」

左手一揮，拍出一掌。

掌勢帶起了一股凌厲的暗勁，掌勢未到，潛力先至。

俞秀凡並未拔劍擊敵，却一吸氣，向旁側退開三尺。

玄衣老人冷笑一聲，拍出的左掌衣袖之中，突然暴射出一道寒芒。

疾如流星一般，刺向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實未料到，他的衣袖之內竟然藏着兵刃，匆忙間拔劍一封。

他出劍手法之快，天下武林中似已不作第二人想。

但對方佔盡先機，寒芒如閃電一般，俞秀凡的劍勢雖快，但也只勉强封住了前胸要害。

寒光吃劍勢一擋，斜斜向一側滑開。

只聽一聲嗤的輕響，寒芒劃着左臂而過，衣衫破裂，臂上也被劃了一道數寸長的血口。

鮮血淋漓而下。

玄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這袖裏刀如何？」

俞秀凡道：「很惡毒，也很卑下。」

玄衣老人怒道：「俞秀凡！你能夠活着到達此地，全是城主的仁慈，要是城主眞要下令把你處死，就算有十個俞秀凡，也早已魂歸地府。」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主，對在下並非仁慈，如是眞存了一份好生之德，那也希望把在下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玄衣老人接道：「你這人，簡直是不堪救藥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你已經失去了先機。」

玄衣老人冷哼一聲，右手一揮，短劍迎頭劈下。

俞秀凡對他已生出了極大的警惕之心，不敢稍存大意，就在那玄衣老人擧起右掌的同時，長劍也斬了過去。

一進一迎，快速至極。

只見到寒芒一閃，耳際間已响起那玄衣老人的慘叫之聲。

凝目望去，只見俞秀凡的長劍，由那玄衣老人的手中刺了進去，直透入一尺多深。

這一劍的方位，巧妙之極，劍循手心刺入，穿骨破肌，一尺多深，劍尖還未透出肉外。

站在一側的四個玄衣老人，看的臉色一變，神色間露出了畏怯之情。

俞秀凡冷冷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你的雙手和沒有衣服掩遮之處，就沒有保護的甲冑，你應該小心一些才是。」

極度的痛苦，使那玄衣老人的身軀，有些微微的顫抖。

但他却强行忍着，忽然一揮左手，一把長約九寸的匕首由袖中飛出，斬下了右臂。

冷冷說道：「俞秀凡！告訴老夫一件事，你用的什麼劍法？」

俞秀凡微微一怔，說道：「我用的劍法，是——」

這本是無招無式的劍法，俞秀凡一時間也想不出它叫什麼名字。

玄衣老人長歎一聲，道：「俞秀凡！你好惡毒，竟然叫老夫死不瞑目。不過，造化城主功參天地，你也難生離造化城！」

左手一揚，自斷咽喉而死。

俞秀凡右手震動，扔去劍上的一截手臂，歎息一聲，道：「很抱歉，老前輩！我很想告訴你，但我也不知道應該給這劍法起個什麼名字？」

就這一陣工夫，另外的四個玄衣老人，已然佈成了四象陣法，把俞秀凡困在中間。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四位準備合手而攻了？」

四個玄衣老人，神情肅然，各自擧起了右手。

俞秀凡忽然感覺自己已陷入了四隻手掌的圍困之中，全身方位，都在四隻掌指的籠罩之下。

四個玄衣老人的神情，十分嚴肅，隨着俞秀凡移動的身軀，緩緩移動雙手。

俞秀凡暗暗吁了一口氣，盤算目下的處境，不論對那一個出手，就可能受到另外三方面的攻擊。

而且，這種攻襲，有如洪流，狂潮一般，無法遏止。

也就是說，不論俞秀凡的劍法有多麼快速，也無法在殺死一人之後，抽回長劍，殺死另一個人，或是封擋另外三人的攻勢。

心中推算的結果，俞秀凡自覺以最快的速度，出劍收劍，最多能殺死兩個人，自己亦必在另外兩個人的攻襲之下，傷在兩人手下。

俞秀凡並不怕死，但他感覺到此時此情之下，自己還不能死。

不論付出多大的犧牲，他必需保下性命。

他開始考慮，準備犧牲一條左臂，或是一條腿，以求保全性命的辦法。

四個玄衣老人似乎也被俞秀凡的劍勢震住，一時間，也不敢出手。

雙方面暫時形成一個僵持之局。

無名氏回顧了石生山一眼，低聲說道：「石兄！咱們應該帮個忙了。」

石生山道：「咱們能帮忙麼？」

無名氏道：「試試看吧！」

石生山道：「公子的快速劍法，有如閃電一般，咱們不但帮不上忙，只怕反成了他的累贅。」

無名氏道：「石兄，公子的劍法，固然是快速無比，但這些玄衣老人，也都非常人物，他們的武功，恐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石生山道：「如是公子都無法對付的人，咱們又能如何？」

無名氏道：「不錯。咱們的武功是無法帮忙，咱們還有一點本錢。」

石生山道：「對陣相搏，以命拚命，全要憑眞功實學，除了武功之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

無名氏道：「咱們有一條命，可以替公子死。」

石生山道：「哦——」

無名氏道：「這四個玄衣老人的架式，分站了四個方位，看起來，似乎是要同時出手。俞公子的劍法雖快，但他也無法同時對付四個人。」

石生山道：「不錯。」

無名氏道：「所以，咱們替公子分担一下，你攻正南方位的玄衣老人，我攻正西方位，只要引開兩人，就算給公子帮了忙。」

石生山點點頭道：「好！你下令咱們立刻出手。」

無名氏低聲道：「石兄！記着！這些玄衣老人，都是武林第一流的高手，咱們必須全力施爲，至少，這一擊，要使兩個人分心對付咱們。」

（未完）

